

大冰原之魔（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北地狂魔，會戰江湖高手，孰料戰中有戰，局中有局，無窮風波自此掀起。究竟誰是眞正狂魔，誰是虛僞君子，着實撲朔迷離，無從揣測。本文故事文筆流暢，情節旖旎感人，是一篇不可多得之超級佳作，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44

編者話龍乘風今期的雪刀浪子故事——「大冰原之魔」，是一部他從事撰寫該故事以來自己也認爲滿意的傑作，不但有嚴謹結構超穎的題材，閱讀之下也會使你有撲朔迷離的感覺，無從揣測，但在結局之處，必然不由大歎觀止！有北地狂魔會戰江湖羣豪的壯觀場面，詎料戰中有戰，局中有局，無限休止的湖海巨波不斷掀起，奇謀詭計盡在雙方人馬連迭互逞，究竟誰是眞正狂魔？誰是虛僞君子？霎時難以分辨，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便有滿意的交代。

**　　**　　**

千門奇俠故事「大財團」與俠情故事「魔魔斷魂簫」兩大中篇今期刊出。前者是以現代社會背景作題材，千門鬥智，光怪陸離。奇俠出馬，揭露無遺。「魔魔斷魂簫」是一部哀艷俠情故事，一段悱惻纏綿的事跡向你娓娓道來，保証滿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馬騰作品——「在劫難逃」。內容講述一個行踪神秘的少女，接連截殺江淮八友中人，究爲何因？耐人尋味，請留意下期本刊。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4期
（總號128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 傳奇故事

大冰原之魔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銀梅別院大血戰

窗外漫天飛雪，但是在屋子裏却是熱烘烘的，就算穿着很輕薄的衣衫也不會着涼。

這是一間十分寬闊的大屋，屋子雖然殘舊一點，但最少還能擋得住這場已歷時三晝夜的大風雪。

現在，風勢已較爲暖和，但鵝毛般的雪片還是不停地飄洒着。

在這屋子裏，總共擺着八座炭爐，而且每一座炭爐都在燃燒着。

屋子裏有二十九個人，他們全是男人，但却年紀參差不齊，最年輕的一個小伙子看來還沒有十四歲，但最老的一個却連牙齒都只剩下三四枚，臉上皺紋更是又深又密，幾乎連眼睛都給皺痕擠得不見了。

這裏不但炭爐多，食物也多，在一張巨大的八仙桌上，現在最少有三十斤羊肉，五十隻或生或熟的鷄鴨、五盤臘肉、花生三桶、醬炒辣肉丁六碟等等。

在八仙桌下，又有酒瓶數十個，有些空掉了，有些還有一半，至於紋風未動，還沒拍開泥封的則只有五六罈。

由此可見，這裏的人都不愁餓扁了肚子，也由此可見，這張八仙桌巨大得實在驚人。

這時候，桌子旁邊正在躺着兩個人，一個人臉色青青，一個鼻子紅紅。

青臉的是個三十來歲的灰衣漢子，他的臉色本來不是這樣的，但由於喝了不少酒，所以就變成了現在這副樣子。

紅鼻的是個老頭兒，他的鼻子平時紅卜卜，現在更加紅得像個紅咀鸚鵡，而那鼻子的型狀也的確很像鸚鵡的咀。

所以，他也就給人叫做老鸚鵡。

老鸚鵡倒是眞的姓老，但本來叫老甚麼，江湖上也許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老鸚鵡是個很有趣的老人，他常說自己人老心不老，又說人老不妨，若心老就不如跳樓一死了之，免得越老越悲傷。

老鸚鵡也曾經跳過樓，但却不是自萌短見。

他那一次跳樓，是在洛陽金獅樓的三樓往下跳，這一跳他摔斷了左足脛骨，痛得殺豬也似的叫了起來。

他可不會硬充好漢，甚麼泰山崩於眼前面不變色，刮骨削肉不哼一聲，不皺兩眉這種事情，他向來都只當是放屁。

「疼就叫，悲傷就哭，急了就放它出來，不要鱉住！」這是老鸚鵡的性格。

至於那一次跳樓，他當然是大有苦衷了。

原來金獅樓三樓，經常都給三個惡霸包了下來，這三個惡霸眞是惡極了，那一天，有兩個「不懂規矩」的顧客，冒冒失失的走上了三樓，結果就給這些惡霸打斷了幾條胸骨，不見了半邊牙齒，還用燙熱的茶倒進他們的褲襠裏。

那時候，老鸚鵡正在三樓大灌迷湯，給他遇上了這種事情，當然是要抱打不平的。

但他爬上三樓，破口大罵了幾句之後，就知道這一次很不妙很不妙了。

原來他已喝了兩天酒，早就已經醉得手足酸軟，頭暈轉向，不要說是打架，便是吵架也得吵輸。

但那時候，這個醉得一塌糊塗的老鸚鵡已經騎上虎背，就算他不揍人，那三個惡霸也要把他大揍一頓。

所以，他只好奮發神威，打了再說。

初時，老鸚鵡的確很是威風，甚至其中一個惡霸的鼻子已給他打歪。

這個惡霸本來又年青，又英俊，但給打歪了鼻子後，樣子就變得極狠狽，又滑稽。

老鸚鵡忍不住大笑。

但這一笑，却使他的醉意冒升得更快，他才笑了幾聲，接着就彎下了腰吐個不停。

這一吐，來得極不合時宜，那三個惡霸瞎狀，知道機不可失，立即全力反擊，把老鸚鵡逼得手忙脚亂，最後，他只好從三樓往街上直跳下去。

若是別人，一定會認爲是奇恥大辱，就算不當作奇恥大辱，也會認爲這種事情大大的不光采。

但老鸚鵡却很古怪，別人不會提起的事，他却經常掛在嘴邊，唯恐旁人不曾知道。

這時候，他又把這件事向那灰衣漢子詳細敍述。

灰衣漢子聽得津津有味，笑道：「原來你的酒量並不怎麼好。」

老鸚鵡道：「就算不怎麼好，最少也不怎麼差了，難道你沒看見，今天我又喝了大半罈啦？」

灰衣漢子道：「你比我喝得稍多一些，那是事實，但比起唐竹權來，却又差得遠了。」

老鸚鵡抬起了頭，到處張望一番，道：「唐……唐竹權也在這裏嗎？」

灰衣漢子搖了搖頭，說：「他不在這裏。」

老鸚鵡問道：「他不在這裏又在那裏呢？」

灰衣漢子道：「也許在杭州，也許在長安。」

老鸚鵡道：「杭州有甚麼好？」

灰衣漢子說道：「杭州是他的家鄉，沒有杭州，就沒有唐老人，沒有唐老人，就不會生下了唐竹權這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嘿嘿，總有一天，我要找到這個大胖子……呃……和他呃……一較高下。」老鸚鵡看來又很醉了。

灰衣漢子嘆了一口氣：「我看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好了，免得出醜露乖。」

老鸚鵡哼了一聲，道：「我要教訓教訓他，同時更要問清楚，他為甚麼今天還不來？」

灰衣漢子道：「唐竹權為甚麼來到這裏？」

老鸚鵡道：「今天是咱們誅惡鋤奸的大日子，這大醉鬼平時自命英雄，怎麼如今却躲在江南享福，而不肯趕到這裏來跟咱們同生共死？」

灰衣漢子道：「這件事跟他毫無相干，他為甚麼要跑到這種地方來挨凍？」

老鸚鵡說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大冰原之魔在北方武林肆虐為患，他既然自命英雄，為甚麼不趕來助咱們一臂之力呢？」

灰衣漢子道：「但北方武林的事，應該由咱們北方人來解決。」

老鸚鵡冷笑道：「放屁，這種話是誰說的？」

灰衣漢子道：「北天王。」

老鸚鵡道：「若是北天王說的，那就不能算是放屁。」

灰衣漢子一怔：「哦？這又是甚麼道理？」

老鸚鵡道：「因為他是北天王，不但有財有勢，而且武功又高，我若說他的話是放屁，那麼他就一輩子都會記住我這個人了。」

灰衣漢子又問道：「他為甚麼要記住你？」

老鸚鵡道：「因為凡是得罪北天王的人，都會被列入他的黑名單內，而自此以後，這人就會和麻煩二字永遠結下了不解之緣。」

灰衣漢子道：「你很怕麻煩？」

老鸚鵡道：「怕極了，簡直是怕得要死，所以為了避免麻煩，北天王這個人是萬萬不能開罪的，不但不能當面得罪他，就是背後講他的壞處也是萬萬不可，因為這傢伙向來假仁假義，為人又極是小器，而且他耳目衆多，一不小心，就會給他抓住，他最擅長公報私仇，又或者是索性拉進石牢裏，宰了也沒有人知道。」

灰衣漢子點點頭，道：「我明白了，你以後可要小心一些，不要讓北天王把你抓住。」

當他們說到這裏的時候，屋子裏忽然沉寂下來。

因為這屋子又來了第三十個男人。

這人年約五旬，只見他顎下黑髯飄拂，面上膚色紅潤，神情看來顯得既嚴肅，又是威猛。

「北天王！」

「項前輩！」

「項大先生來了！」

× × ×

毫無疑問，北天王項大先生就是這屋子裏所有人的領袖。

當他出現之後，正在談話的人都停止下來，甚至沒有人繼續吃喝。

只有老鸚鵡例外，他左手捧着一瓶酒，嘴裏又咬着一條肥鷄腿。

他不理會別人，別人也不去理會他，但那個灰衣漢子却還是陪着他躺在地上，兩人面上的表情都是似笑非笑，看來十分古怪。

項大先生的目光也曾盯過他們，但很快就轉移到其他人面龐上。

過了好一會，項大先生咳嗽兩下，才道：「各位，這兩天大家都很辛苦了，但為了要消滅大冰原之魔，咱們是一定要有充份準備的。」

一個黑衣大漢立時應聲說道：「俺已吃飽多時，刀斧已磨得十分鋒利。」

這大漢叫高逵，擅用一柄斧和一把大鐵刀，外號是「拚了再說」。

這外號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至於這人性格如何，從這一點已不難想見了。

又有一個左邊臉頰上插着半截弩箭的白髮老者冷冷道：「就只怕冰魔怕了咱們這等陣勢，不敢闖入這座銀梅別院。」

衆人的視綫，立即轉移到這老者的臉上。

這老者姓蘇名天影，人稱「銀梅叟」，也就是這座銀梅別院的主人。

項大先生也目注着他，半晌才慢慢地道：「銀梅別院本來是一個很清雅的地方，但為了大冰原之魔，唉……」說到這裏，長長地嘆了口氣。

蘇天影白眉一揚，勃然道：「冰魔殺我老妻，奪我蘇家劍譜，現在就算再把銀梅別院夷為平地，也已經不算是怎麼一回事了！」

高逵盯着蘇天影，忍不住問：「蘇老英雄，你臉上的是甚麼東西？」

蘇天影立時面色一寒，但終於還是回答道：「是寒冰弩！」

高逵又問道：「是誰把它射在你臉上的？」

蘇天影咬牙道：「是冰魔的女兒韋霜霜。」

高逵道：「為甚麼不把弩箭拔出來？是不是一拔就會死？」

蘇天影的臉色又變了，變得更加難看。項大先生立時岔開話題，說道：「大冰原之魔韋雪魂說過今晚一定會來，各位可有甚麼高見？」

一個獨脚漢子冷冷一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韋魔若胆敢到此，大夥兒並肩子上把他剁成肉醬便是。」此言一出，衆皆點頭說好。

但接着，却又聽見一人冷笑道：「倘若韋魔單刀赴會，咱們是不是也三十個一塊兒上？」

獨脚漢子面色一變，瞧向那人。

只見那人躺在地上，一面說話一面喝酒，原來正是老鸚鵡。

獨脚漢子沉着臉，拄着一根鋼柺，向老鸚鵡那邊走了過去。

老鸚鵡乜斜着眼，懶洋洋地笑了笑：「金柺子，聽說這兩年來，你已把鐵柺熊王的鎖喉十八翻練成了？」

獨脚漢子道：「是又怎樣？」

老鸚鵡嘿嘿一笑，說道：「鐵柺熊王晚年收了一個你這樣的弟子，眞是可喜可賀。」

他身旁的灰衣漢子奇怪道：「這又有甚麼值得可喜可賀？」

老鸚鵡道：「鐵柺熊王是個著名的大笨熊，他經常說一個打一個才最公平，所以經常給強敵打得鼻青眼腫，甚至不成人形。」

那灰衣漢子「哦」了一聲，道：「笨是笨了一點，但却也有種得很。」

老鸚鵡冷笑道：「有種又有甚麼用？這條大笨熊最後還不是給黃河十八鬼拋進河底裏餵魚嗎？」

灰衣漢子嘆了口氣，道：「那眞是可惜。」

老鸚鵡道：「不可惜！不可惜！這種大笨熊一天死八百個都不值得可惜，而且他在臨死之前收了金拐子為徒，他那套鎖喉十八翻的鐵拐絕技，大概是永遠不會失傳的了。」

灰衣漢子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老鸚鵡冷冷一笑，道：「這道理簡單極了，金拐子雖然學會了鎖喉十八翻，但却沒有學會師父的笨脾氣。」

灰衣漢子道：「何謂之笨脾氣？」

老鸚鵡道：「堅持一個打一個才算英雄本色，這就是大笨熊的笨脾氣。」

灰衣漢子道：「這種笨脾氣，金拐子一定不會去學，因為他是個聰明人。」

老鸚鵡點了點頭，說道：「你說對了，所以這種人一定可以長命百歲，將來也一定可以把鎖喉十八翻的鐵拐絕技發揚光大。」

灰衣漢子道：「不錯，總而言之，大冰原之魔若是來了，不管他帶着千軍萬馬也好，孤家寡人單刀上陣也好，咱們都一塊兒上，三十人一條心，一定要把冰魔韋雪魂撕開七八十塊！」

老鸚鵡搖搖頭，道：「七八十塊太多了，把他撕開三十塊便已很足够。」

灰衣漢子道：「為甚麼要撕開三十塊？二十塊不可以嗎？」

老鸚鵡搖搖頭，說道：「二十塊不够分。」

灰衣漢子「啊」一聲笑道：「我明白了，咱們總共三十人，把冰魔撕開三十塊，每人就可以分獲一塊作為紀念。」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分明是在冷嘲熱諷金拐子。

金拐子的面皮再厚，也無法忍耐得住，正要動手，北天王項大先生已喝止道：「這兩廝都喝醉了，金兄弟休要跟他們一般見識。」

蘇天影也走了過來，勸道：「大敵當前，咱們萬萬不可自己傷了和氣。」

老鸚鵡淡淡一笑：「薑還是老的辣，就算想吃燉鸚鵡，最少也該忍耐一兩天才行。」他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目光却斜斜地望着了項大先生。

項大先生却已轉身背向着他，臉上連一點表情也沒有。

金拐子也冷哼一聲，悻悻然地退了開去。

就在這時，忽然一陣大風挾着雪片從北方一扇窗戶之外吹了進來。

雖然爐火還是十分旺盛，但屋子裏的氣溫還是立刻冷了下來。

衆人都是臉色一變，只見那扇窗子早已不知去向。

人人都在暗叫着說：「韋雪魂終於來了！」

× × ×

韋雪魂來了。

曾見過韋雪魂的人都說：「大原冰之魔好像很老，又好像還很年青，遠遠看去像是和尚，但站近一看却又完全不像。」

這些人沒有說錯。

韋雪魂總是喜歡穿着雪一般白的衣裳，連鞋子也是一樣。

他是沒有頭髮的，但却不是因為剃掉，而是天生下來就沒有半根煩惱絲。

雖然這樣，他仍然是一個很好看的男人。

他有一雙明亮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嘴唇不厚不薄，臉龐輪廓更是修長而又端正。

但他却是名震天下的大冰原之魔。

有人說：「冰魔是瘋子。」

有人說：「冰魔是見錢開眼，六親不認。」

有人說：「冰魔是天下間最厲害的騙子，也是作弊手法最高明的賭徒。」

也是人說：「冰魔喜歡喝人血，吃人肉。」

甚至有人說：「冰魔是妖怪化身，每到月圓之夜，就會姦殺良家婦女。」

冰魔實在可怕，他所練的冰魔手也同樣令人不寒而慄。

如今，大冰原之魔韋雪魂終於來了，他那張蒼白而冷冰冰的臉龐，已出現在每一個人的眼前。

在那霎眼間，誰都默不作聲，只有老鸚鵡仍然不斷骨嘟骨嘟地在喝酒。

冰魔已進入這屋子，他身上的衣衫是那麼雪白，又是那麼單薄。

項大先生終於乾笑兩聲，首先說：「韋兄，久違了。」

韋雪魂搖頭道：「不要跟我稱兄道弟，你不配。」

項大先生一上來就碰了大釘子，但却絕無惱怒之色，仍然笑吟吟地說：「項某雖然不配，但先禮後兵，總是比較好一點的。」

韋雪魂道：「你召集了多少人？」

項大先生道：「都在這裏，連項某在內，恰好三十個。」

韋雪魂道：「高手三人已足，庸材三千也是無用。」

項大先生答道：「此地絕無一個是庸材。」

韋雪魂道：「誰說沒有？依我看，你就是庸材中的庸材，你若還有半點自知之明，就該知道，自從風雪老祖仙逝之後，此地已無人能擋得住大冰原之魔！」

項大先生冷笑道：「只怕未必！」

韋雪魂冷冷道：「你眞蠢，要殺我這個姓韋的，怎麼不去找浪子？」

「浪子？雪刀浪子？」

「當然是雪刀浪子！」韋雪魂傲然道：「除了雪刀浪子，這裏又有誰配做冰魔之大敵？」

金拐子突然大喝一聲，接着揮拐殺出：「還我的腿來！」

他一面大喝，一面舞動鋼拐直刺冰魔

，一時之間，只聽見呼呼風響，韋雪魂的四週已盡是鋼拐的影子。

這兩年來，金拐子苦練鎖喉十八翻這套拐法，每一招都練得極是精純，但他居然胆敢率先上前跟冰魔火併，倒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原來金拐子曾經在冰魔手下吃了大虧，最後還損折了一條左腿，這一次銀梅別院大會戰，自是少不了他的份兒。

而他胆敢首先上前應戰，一來固然是想試一試鎖喉十八翻的威力，二來也是項大先生早有囑咐，着令他先發幾招，然後大夥兒會隨後接應。

金拐子此舉，雖然是危險一點，但只要能夠平安無事，日後在江湖上的名氣自會大大增加，他可以驕傲地說：「銀梅別院之戰，第一個動手的就是金某！」

所以，他一出手就是看來勇猛，其實却是守多於攻的絕招，甚麼「還我腿來」的說話，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韋雪魂接了幾招，高逵也已刀斧齊飛，奔殺而來。

「混蛋！俺砍死你！」高逵殺氣騰騰，要為師弟報仇。

原來他有個師弟叫吳火夫，半年前死在韋雪魂掌下，但眞相如何，却是誰都沒法知道。

高逵是很兇猛的，最少比金拐子更不要命，但他才攻了一招，百滙穴已給韋雪魂點住，登時全身僵硬地倒下。

蘇天影倏地大聲喝道：「對付這等妖孽，不必講甚麼江湖規矩，咱們並肩子上啊！」

他這麼一喝，最少有十餘人已動上了手。

金拐子見己方人多勢衆，而且又已齊齊動手，不禁為之鬆一口氣。

但老鷓鴣和那灰衣漢子仍然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蘇天影不斷吆喝呼叫，喊殺連天，但却一直沒有眞的逼近冰魔韋雪魂。

韋雪魂以寡敵衆，但衆人還是久攻不下。

金拐子早已越退越後，在他來說，這一戰自己已可功成身退了，當然，等到形勢再變，而大有便宜可檢的時候，他又一定會捲土重來的。

但就在他越退越後的時候，突然覺得脚底一痛，不禁「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他立刻坐在地上，只見一枚長長的釘子，從脚底一直穿過脚背，眞的痛得難以形容。

老鷓鴣却在這時爬了過來，道：「金兄弟，你這條獨一無二的脚怎麼啦？」

金拐子怒不可遏：「你……你……這個老烏龜！竟然用這種卑鄙的法子來暗算老子……」

老鷓鴣搖搖頭，說：「我不是老烏龜，是老鷓鴣，你不要認錯人了，還有，這釘子也不是我放在地上的，我若眞的要暗算別人，釘子就一定淬上劇毒。」

那灰衣漢子也爬了過來，笑咪咪的說：「老鷓鴣沒有騙人，這釘子是白衣姑娘放的。」

「白衣姑娘？」金拐子又驚又怒，脚上又是疼澈心肺，「甚麼白衣姑娘？」

老鷓鴣嘻嘻一笑：「白衣姑娘就是白衣姑娘，她多半也姓韋，而且還多半就是冰魔的女兒。」

「是韋霜霜！一定是韋霜霜！」金拐子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灰衣漢子笑了笑，道：「虎父無犬女，她只是給你一個小懲罰，叫你以後打算盤的時候不要過份精打細算。」

「奸細！原來你們都是冰魔父女的奸……」金拐子失聲叫了起來。

老鷓鴣立刻一拳打在他的臉上，喝道：「奸你媽個春秋王八屁，再胡說八道，就把你的舌頭拔了出來！」

金拐子沒料到老鷓鴣的拳頭居然又快又準，登時給打得鼻血長流，眼前金星亂墜。

灰衣漢子却拉着老鷓鴣緩緩地站起來，道：「你還走得動嗎？」

老鷓鴣回答道：「最多只能再走幾百里。」

灰衣漢子道：「這已很够了，咱們走罷。」

老鷓鴣道：「這裏還很熱鬧，為甚麼不留下來？」

灰衣漢子道：「打架有甚麼好看？不如到外面乘乘凉，吹吹海風。」

「你說甚麼？」老鷓鴣楞住半响，才接着說：「現在是甚麼天氣了？乘甚麼凉？外面也沒有海，又何來甚麼海風？」

灰衣漢子道：「這裏總比外面熱，所以外面就一定比屋子裏凉快，至於海風，它是無遠弗屆的，所以外面吹着的風，很可能就是從遠遠大海之上吹過來的。」

老鷓鴣嘆了一口氣：「都是醉話！」

灰衣漢子道：「醉總比流血好。」

老鷓鴣眨了眨眼，想了一會才回答道：「這話却很清醒，但却跟你的名字不相襯。」

灰衣漢子連忙搖手不迭：「不要談我的名字，它太腥，簡直是又腥又臭！」

老鷓鴣道：「不談就不談，現在想起來，老鷓鴣這個名字還不錯，最少比司馬血優勝三百五十九倍。」

灰衣漢子怔了怔，最後却長長地嘆了口氣，說：「不錯，司馬血這個名字眞的一無是處，我寧願自己叫做司馬水，或者是司馬粥。」

老鷓鴣笑起來，道：「不如就叫司馬粥水怎樣？」

司馬血哈哈一笑：「這名字也很好，眞的很好。」

× × ×

兩人相對大笑了一回，也不理會屋子裏的一戰打成怎樣，便自雙雙出外去了。

銀梅別院建在一座小山的半腰，山下有一小谷，遍植梅花，而且還開得很是燦爛。

可惜連日風雪，已把盛開着的梅花吹毀了大半。

老鷓鴣捧着一罎滿滿的女兒紅，忽然歌興大發，唱道：「江南之酒，到了北方想看梅花，却來是不合時宜，看哪，風雪太大了，這便如何是好？」

司馬血大笑：「唱得好！」

老鷓鴣道：「開腔大唱總比大開殺戒好！」

司馬血道：「此處風物雅緻，休提這個殺字。」

老鷓鴣道：「血字也不要提。」

司馬血道：「當然萬萬不能提。」

老鷓鴣道：「粥水賢弟說的甚是，老鷓鴣這次一定會記住了。」

偏偏就在這時，有人冷冷的叫了一聲：「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怔住，老鷓鴣也怔住。

兩人同時回頭，又同時看見了一個衣如白雪，明艷照人的長髮少女。

看她的樣子，一點也不像是正在生氣，但說起話來却是偏偏那樣寒氣逼人：「你陪着這個老頭兒在山下幹甚麼？」

司馬血皺着眉：「姑娘姓韋？」

白衣長髮少女冷冷道：「我就是你們口裏的魔女韋霜霜！」

司馬血道：「我可沒有這樣說過。」

韋霜霜冷哼一下，道：「你嘴邊不說，心裏却已在駡個不停。」

老鷓鴣立刻大搖其頭，說道：「妳錯了，粥水賢弟是個正人君子，他絕不會口是心非，隨便在心裏罵人。」

韋霜霜瞪了他一眼：「你做了殺手之王的跟班嗎？」

老鷓鴣道：「粥水賢弟從來不需要甚麼跟班，尤其是老跟班更用不着。」

韋霜霜冷冷道：「既然不是跟班，又何必老是為他講好說話？」

老鷓鴣呵呵一笑，道：「老鷓鴣只是說老實話，粥水賢弟的確——」

「少跟本姑娘裝瘋賣傻！」韋霜霜倏地喝道：「是司馬血就叫他司馬血，甚麼粥水飯水的，聽見了就教人想吐！」

老鷓鴣舌頭一伸，道：「看來，妳比父親還要兇好幾倍。」

司馬血淡淡一笑，道：「幸好她嘴裏兇巴巴，心腸還不算毒，否則蘇天影臉上中弩，金拐子脚插長釘，都一定再難活下去了。」

老鷓鴣道：「說不定韋姑娘還沒學過怎樣在暗器上餵毒，所以……」那知話猶末了，一道青芒已向他迎面射了過來。

老鷓鴣吃了一驚，立時偏身閃開，接着只聽見「奪」一聲响，他背後的梅樹已插着了一支鋼針。

這支鋼針已有大半插入了樹幹，老鷓鴣一瞧之下，不由得嚇了一跳：「這針好毒！」

韋霜霜道：「你看得出針上的是甚麼毒嗎？」

老鷓鴣吸了一口氣，緩緩道：「是碎骨斷筋膏？」

韋霜霜冷冷一笑：「總算你還有點見識，你想不想試試滋味如何？」

老鷓鴣急忙雙手亂搖，道：「不必客氣，這種毒針配製不易，若是用在我這副老骨頭身上，簡直就是大大的浪費。」

韋霜霜道：「這個你不必担心，這種毒針，本姑娘還有三百多支，就算在你身上插上十來支，也不妨事。」

老鷓鴣道：「不，還是省儉着使用的好。」

司馬血瞪着他，道：「何必怕成這副樣子？韋小姐若眞的要用毒針殺你，你早就躺下去了。」

老鷓鴣笑道：「我也不是眞的害怕，只是故意這麼說，逗逗她高興而已。」

韋霜霜陡地怒叫着說：「誰要你來逗我高興？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老鷓鴣道：「妳若只有三歲，我才沒勁兒來逗妳歡喜哩！」

韋霜霜怒道：「你為老不尊，口不擇言，該打！」說着，一個耳光就向老鷓鴣的臉上摑了過去。

啪！

這一記耳光清脆俐落，聲音也响亮極了。

但老鷓鴣挨了這一記耳光，却居然還在微笑，而且越笑越是詭異，一時之間，連司馬血也猜不透，摸不着頭腦。

韋霜霜本來還想再動手的，但見老鷓鴣這副模樣，不禁疑雲頓起，終於忍不住便問：「給打腫了半邊臉，還有甚麼值得好笑？」

老鷓鴣又是桀桀一笑，道：「不怕妳惡似毒黃蜂，終究還是難免作法自斃，栽倒在老鷓鴣的面皮上！」

司馬血奇道：「她栽倒在你的面皮上？這是甚麼意思？」

老鷓鴣冷笑道：「你聽過『吃砒霜毒老鼠』這句話沒有？」

司馬血點點頭，道：「聽過，但……但……莫非……莫非你的臉上居然也會有毒？」

老鷓鴣怪笑一聲，道：「你終於猜對了，我的臉上早已塗上了一種極之厲害的毒藥。」

司馬血道：「那是甚麼毒？」

老鷓鴣說道：「這種毒是從雲南傳入中土的，當地的土人，把它叫做『基那基賽』。」

「基那基賽？這是甚麼意思？」

「基那是氣死，基賽就是西施。」

「氣死西施？」

「對了，就是氣死西施。」老鷓鴣桀桀一笑，道：「這種毒藥，是專用來對付女人的，越是漂亮的女人，中了這種毒之後，很快就會變成母夜叉，醜八怪。」

司馬血道：「所以韋小姐打你的時候，你故意不閃不避，好讓她的纖纖玉手染上氣死西施？」

老鷓鴣笑道：「對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韋霜霜的臉色變了，她忽然大聲說：「你撒謊，世間上絕對沒有人會把毒藥塗在自己臉上來害人的！」

老鷓鴣笑了笑，道：「妳這句話也許不錯，但我不是人，只是一隻又老又可惡的老鷓鴣。」

韋霜霜給他氣死了，司馬血忙道：「不要吵嘴，就算是天大事情總可以慢慢商量。」

韋霜霜叫道：「不必商量了，我要把這隻又老又可惡的鷓鴣抽筋剝皮，然後蒸熟來吃！」

老鷓鴣狂笑一陣，道：「果然是虎父無犬女，老子吃人肉，女兒也吃人肉。」

韋霜霜怒道：「誰說你是個人？就連你自己都說自己只是一隻鷓鴣。」

老鷓鴣凝視着她：「妳眞的要把我抽筋剝皮，蒸熟來吃？」

韋霜霜咬了咬牙：「是的！」

老鸚鵡哈哈一笑，說道：「也好，也好！我成全妳這個願望便是，來呀，妳快點動手，遲了就連剝我的衣服都不够力氣啦。」

韋霜霜臉上一紅，啐道：「無恥老匹夫，誰要剝你的臭衣服！」

老鸚鵡瞪着眼，驚詫地說：「這可厲害了，難道妳隔着衣服，就可以把我抽筋剝皮嗎？」

「你——」韋霜霜又急又怒，正要動手對付老鸚鵡，司馬血已攔在兩人中間，微微笑道：「不要再針鋒相對了，韋小姐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又何苦跟這個喝醉了的老頭兒嘔氣？」

韋霜霜鼓起了腮：「是他卑鄙下流，用下三流的手法來毒害本姑娘！」

老鸚鵡哈哈笑道：「誰叫妳動不動就摑老鸚鵡的臉？」

韋霜霜道：「誰叫你爲老不尊，口不擇言？」

老鸚鵡道：「爲老不尊，最是快活寫意，我若爲老而尊，只怕早已入木三尺，躺在一坯黃土之下。」

司馬血道：「但你不該用基那基賽，胡亂嚇人！」

老鸚鵡道：「基那基賽的意思，並不是胡亂嚇人，而是氣死西施。」

司馬血道：「西施早已化作一堆枯骨，你要氣死西施，就得到陰司地府去找她吧！」

老鸚鵡吃驚地望着司馬血：「你怎麼了？居然這樣對我說話？」

司馬血道：「我怎麼了？我只是想你告訴韋小姐知道，你的臉上根本就沒有塗過甚麼毒藥！」

老鸚鵡一怔，接着却又訕訕地笑了起來。

韋霜霜立時睜大了眼睛，叫道：「老不死！原來你在使詐嚇人！」

老鸚鵡笑道：「嚇嚇人，是挺好玩的，而且又不曾把妳嚇死，倒是妳那一下耳括子貨眞價實，差點連老牙老齒都給妳打掉……呃……呃……不妙！這次糟啦……」說到這裏，面上突然浮現出驚悸之色。

司馬血皺了皺眉：「你又怎樣啦？」

「十八羅漢又不見一個了。」老鸚鵡苦着臉，從嘴裏吐出了一枚牙齒。

韋霜霜立刻鼓掌笑道：「總算蒼天有眼，其實這種老牙老齒，丟掉了一兩枚也不值得怎麼可惜！」

司馬血吐了口氣道：「誰都不必爲老鸚鵡担心，也許，這顆牙齒也是假的。」

老鸚鵡跳了起來，怒道：「誰說是假的？我爲甚麼要用假牙來騙你們？」

司馬血笑道：「說不定這是另一條奸計，目的是要讓韋小姐轉怒爲喜，不再跟你算帳。」

韋霜霜立刻板起臉孔，嘿嘿笑道：「我永遠都不會原諒這隻死老鸚鵡，總有一天，我會把他放在蒸籠裏蒸熟，然後拋去餵狗！」

老鸚鵡吃吃一笑：「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妳不是今天把我蒸熟，來日的事情，來日才去理會好了。」

就在這時候，一團黑影突然從山上直墮下來，只聽見「蓬」然一聲，一個人有如石頭般跌在雪地之上。

司馬血一怔，把那人揪起瞧了一瞧，奇道：「他是誰？」

老鸚鵡也瞧着那人，只見他面色慘白，嘴角沁血，面上還舖着一層似冰似雪的白氣。

「他是誰？」司馬血又喃喃地說：「在銀梅別院裏，從來都沒見過他。」

老鸚鵡道：「但這廝肯定是中了冰魔手而死的。」

司馬血臉色倏變，失聲道：「項大先生另有伏兵，銀梅別院絕對不止有二三十人。」

老鸚鵡眨了眨眼：「就算有千軍萬馬埋伏着又怎樣？難道咱們倒戈相向，反過來去帮那大冰原之魔嗎？」

韋霜霜怒道：「誰要你們來帮手了？我爹是天下無敵的大高手，項老賊有更多埋伏，也休想傷得了我爹一根頭髮！」

老鸚鵡點點頭道：「這話倒一點不假，因爲妳爹本來就連一根頭髮也沒有。」

韋霜霜氣得用力跺脚，但這時候也無暇跟他計較，一擰身便向銀梅別院飛掠過去。

碧血劍血染冰原

在銀梅別院裏，蘇天影正在用一塊黑布抹刀。

這是他自出道江湖以來唯一的刀，它的名字也叫銀梅。

銀梅刀曾經染上多少武林高手的鮮血，這一點，就連他自己也記不起來了。

今天，他決定用這把刀，親自把大冰原之魔的頭顱割下來，爲自己的兒子蘇守青報仇。

蘇天影有三個女兒，都已嫁了，但兒子却只有一個。

但韋雪魂却殺了他！

韋雪魂爲甚麼要殺蘇守青？

蘇天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韋雪魂就是兇手，蘇守青是給冰魔手所殺的。

蘇天影立刻就帶着銀梅別院的十八個高手去找尋韋雪魂。

要找尋韋雪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整整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在莫哈爾河下游的一個小荒鎭裏找到他。

可是，韋雪魂武功之高，實在遠出他的意料之外，這一次大興問罪之師，非但不能爲蘇守青報仇，反而又有十二個銀梅別院的高手死在荒鎭裏。

蘇天影震駭極了，而就在那時候，他看見了一個赤着脚的白衣少女跑了過來，他本來不知道這少女是誰，但那少女却向韋雪魂叫了一聲：「爹！」

蘇天影心中大怒，忖道：「冰魔殺我兒，我也宰了他的女兒抵命！」惡念一起，銀梅刀便向那白衣少女揮砍過去。

但也就在那時，突聽「颯」一聲響，一支弩箭已射向他的面頰上。

蘇天影做夢也想不到，在這白衣少女身上竟然藏有用機簧發射的弩箭筒，而且她使用的手法又快又準，銀梅刀還沒攻過去，弩箭已射了過來。

蘇天影又驚又怒，知道再纏下去必然凶多吉少，只好狠狠地沒命奔逃。

直到現在，那支弩箭仍然插在他的臉上。

每隔十天，蘇天影就要用藥膏敷在傷口附近，來防止傷勢惡化。

此仇此恨，怎能不報？

後來，項大先生對他說：「韋雪魂仇家極多，咱們大可以聯成一氣，合力來剿滅他。」

蘇天影大爲贊成，並由項大先生主持這一次剿魔壯擧。

蘇天影要找冰魔，大不容易，但項大先生却消息通靈，很快就派人找到了韋雪魂。

韋雪魂接到了挑戰書，立刻就答應下來。

雙方約戰地點，就在銀梅別院裏。

對於蘇天影來說，這是勝負存亡的一戰，他再以不能失敗。

他也有自知之明，知道憑自己的力量，絕不足以扳倒韋雪魂，但再加上項大先生和其他援手，這一戰的形勢就截然不同了。

× × ×

韋雪魂已陷入重圍之中，而且圍困着他的居然有百餘人之衆。

項大先生和蘇天影並未小覷了冰魔，當戰鬥開始後，立刻就有批援手，分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湧入銀梅別院。

韋雪魂武功再高，但以一敵百，實在是過份衆寡懸殊了。

而且最後才掩殺而至的四批援手，他們人人出手狠絕，但求傷敵不顧性命，簡直就像是死士。

項大先生神情肅殺，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戰況。

在大混戰中，一個黑衫老者突然走了過來，睜眉突目地瞧着項大先生。

項大先生皺了皺眉：「邵寨主，有甚麼不對？」

那黑衫老者，乃是江北獨狠峯十二大寨總瓢把子邵武曲。邵武曲人稱「江北老狼」，掌上功夫極是了得，他這一次來到銀梅別院，是因爲「拚了再說」高逵力邀他參與，而且十二大寨也有幾位高手死在韋雪魂的掌下。

這時候只見邵武曲滿面怒容，氣忿忿地說：「項大先生，你太不尊重咱們。」

項大先生面色一沉，冷冷道：「邵寨主何出此言？」

邵武曲道：「咱們原本只有三十人，怎麼忽然又來了逾百兔崽子。」

項大先生沉聲道：「不是兔崽子，是江湖上的一流好手！」

「好他奶奶個屁！」邵武曲怒道：「這些兔崽子，全是黑道下三濫的脚色，連採花淫賊也最少有十幾個。」

項大先生哼了一聲，道：「英雄莫問出處，若揭起底細，邵寨主也不見得是個正人君子。」

邵武曲道：「邵某再差勁，也比這羣兔崽子優勝千百倍！」

項大先生喝道：「邵武曲，你休再損人！」

邵武曲道：「項大，邵某一直以爲你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誰知道你只是一味倚多爲勝，還要勾結邪魔外道，哼！百幾個人打一個，就算能够把冰魔碎屍萬段，咱們的臉又該擱到甚麼地方？」

項大先生冷笑道：「若是單打獨鬥，只怕江湖上人人都要死在冰魔手裏。」

邵武曲道：「縱然要齊心協力對付冰魔也不該有邪惡之輩跟咱們混在一起。」

項大先生冷冷道：「好啊，你可以馬上離開銀梅別院，今天這樁事情就算沒有你的份兒好了。」

邵武曲佛然道：「就算你不說，邵某也不會再留於此！」言罷！拂袖而去。

但他才轉身走出三丈，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突然同時有人逼了過來，這四個人逼近的速度極快，而且每人的手裏都有一面四四方方的盾牌。

「鐵盾四絕！」邵武曲怒叫一聲，身子同時立刻向上飛躍。

他這一躍足有丈五六高，更把全身內力運凝於右掌，由上而下向北方那人迎頭擊下。

邵武曲掌上功夫了得，這一掌又是怒中而發，威力自然非同小可，但那人却絕不閃避，只是用鐵盾向上一擋，便擋住他這盛怒而發的一擊。

邵武曲被鐵盾擋住了一掌，身形已急速下墜，而就在此時，東西兩面鐵盾却同時向他的身上猛撞過來。

這兩面鐵盾來勢極快，邵武曲閃避不及，只好雙掌齊飛，運勁把鐵盾擋住，但這兩面鐵盾撞力沉猛，他一擋之下，只覺雙腕奇疼無比，竟然兩手都給鐵盾硬生生撞斷。

邵武曲驚怒交集，却又罵了一句：「項大老匹夫——」但他才罵到這裏，又有兩面鐵盾分從前後猛撞過來。

只聽得一陣骨裂聲響，邵武曲已給這兩面鐵盾夾在中間，等到鐵盾又再分開後，他已全身癱瘓地倒了下去。

項大先生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注意着韋雪魂。

韋雪魂雖然身陷重圍，但却不斷有人給他抓住，有些給他一掌震死，有些給他大力一拋，從銀梅別院越過圍牆直往山後摔了下去。

可是，圍在他身邊的高手還是太多了，這些高手有如流水行雲接踵而來，似乎是越殺越多，就像是螞蟻一樣。

但打到後來，先前聚集在銀梅別院的高手都已紛紛退下。

這時候，他們只剩下八九人而已。

這些高手在江湖俱頗負盛名，而且多半都是爲人正派，平時十分注重武林規矩，這一次項大先生召集衆人聯手來對付冰魔，衆人都是經過深思熟慮之下才參與其事的。」

按照這些武林豪客的脾性，雙方決鬥，應該以一對一才算公平，但項大先生却指出：「環顧北方武林，能够戰勝冰魔的高手，不是已經撒手塵寰，便是退隱江湖，不問世事，所以要憑一人之力消滅冰魔，實在難乎其難，所以大家必須齊心協力，才可替天行道把韋雪魂擊殺！」

項大先生這幾句話，却也不無道理，是以羣豪之中，縱有心高氣傲之輩，却也

無法加以反駁。

可是，形勢發展下來，却還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他們可沒想到，當衆人與冰魔接戰之後，居然又陸續有大批援手殺到。

本來兩陣交鋒，有援手趕到的一方，必然會大感振奮才對，但羣豪以多欺少，心裏早已感到不是味兒，其後更有大量黑道高手參戰，更使他們異常驚詫，甚至是大爲憤怒。

邵武曲脾氣剛烈，瞧不過眼，上前跟項大先生爭論，但却給鐵盾四絕用鐵盾活活夾死。

邵武曲在羣豪之中，極具威望，但却死得不明不白，羣豪都是大爲不滿，已有人戟指罵道：「項大，你勾結邪魔外道害死邵寨主，這是甚麼居心？」

另一人冷笑道：「這當然是居心叵測啦！」

又有一人道：「冰魔雖然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項大擅作主張，分明是不尊重咱們，這一仗打下去大家只會徒然受損，倒不如乾脆散夥可也！」

前先那人道：「合該如此！」

項大先生面色森冷，半晌才冷笑道：「哼！爾等無知小輩，胆敢在大戰之中瞎說胡言，擾亂士氣，留來何用，都給我殺了！」

羣豪相顧駭然，一人立時破口大罵：「項老賊，直至如今，俺才知道你是個——」但這人想罵甚麼，大家都聽不見了，因爲鐵盾四絕的鐵盾又已殺至，只聽見一陣令毛管直豎的聲音響起，這人的頭顱已給兩面鐵盾夾爆，連腦漿也飛濺了出來。

這下子形勢突變，原本只是冰魔單獨抗拒之戰，已演變成爲兩個戰團。

羣豪雖然不會與冰魔携手作戰，但這時候却也絕不會再去襲擊他。

但項大先生顯然早有預謀，那些忽然掩殺而至的黑道高手，仍然佔着頗大的優勢。

沒有人會帮着冰魔作戰，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女兒韋霜霜。

× × ×

韋霜霜本來已走了，但如今又去而復返。

韋雪魂看見女兒，立刻就喝道：「這裏沒妳的事，快回家燒兩桶熱水，待我殺掉這裏所有人之後，好好地洗淨身上的血腥。」

韋霜霜搖搖頭：「這樣不好。」

韋雪魂怒道：「甚麼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快滾！」

韋霜霜道：「項大陰險可惡，我要陪爹一起對付這些惡人。」

兩人一面說，一面動手殺敵，但圍上來的人還是十分之多。

只聽見韋雪魂又道：「區區一個項長莊算得上甚麼？說到惡人，妳爹是天下第一，餘人又何足論？」

韋霜霜道：「項長莊雖無大才，但却慣於暗箭傷人，况且雙拳難敵四手，如今更是以百欺一，簡直不知羞恥爲何物。」

韋雪魂道：「就算我這雙拳頭不中用，再加上妳這兩隻小手却又如何？」

韋霜霜笑道：「多一雙手，自然是多了一倍力量。」笑談之間，又已揮動着一把銀七首，劃破了一個惡漢的咽喉。

韋雪魂看見了，却反而大不高興：「女兒家動不動就揮動武器殺人，將來怎嫁得出去？」

韋霜霜道：「我本來就是註定嫁不出去的。」

「胡說！」韋雪魂道：「妳怎會嫁不出去？」

韋霜霜道：「你是天下第一大惡人，誰敢娶你的女兒？」

韋雪魂哈哈一笑：「我惡一點不打緊，妳不要學個十足十便是了。」

韋霜霜也學他一般哈哈一笑：「十足十是學不來的，但是九成九却是一定少不了。」

韋雪魂笑了笑，道：「其實女人兇一點也不錯，一來可以管得住丈夫，二來對着了家翁家婆也不愁會吃虧，甚麼三從四德，簡直就是一派胡言。」

韋霸霜道：「丈夫不好，可以休了他，倘若要天天管住，煩也煩死了。」

韋雪魂道：「天下間只有休妻，可沒聽過連丈夫也可以休之哉的。」

韋霜霜道：「丈夫可以休妻，妻子怎麼不可以休夫？」

韋雪魂哈哈一笑：「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父女兩人談笑用兵，又已解決了十幾個敵人。

可是，圍攻上來的人還是十分多，就像是一羣不要命的餓狗。

項大先生和蘇天影仍想在作壁上觀！

兩人的臉上都露出了奸詐的微笑。

這時候，老鸚鵡也回來了。

他慢條斯理，醉態可掬的走到項大先生身旁，笑嘻嘻的說：「外邊不好玩，太冷也太孤清。」

項大先生盯着他，冷然道：「你帶來的朋友在那裏？」

老鸚鵡道：「醉倒啦！醉得不省人事，險些還在老鸚鵡身上吐得滿天神佛。」

項大先生道：「看起來他似乎武功不俗。」

老鸚鵡道：「看你也像個一身是胆之輩，怎麼却躲在一角不上前參戰？」

項大先生乾笑着：「你又如何？」

老鸚鵡嘆了口氣：「我老了，而且喝了不少酒，現在連走路也東歪西倒，又怎能去對付冰魔？」

項大先生道：「這也是個好主意。」

老鸚鵡道：「甚麼好主意？」

項大先生冷笑道：「明知大敵當前，却故意喝得天昏地暗，然後借醉一走了之，這主意眞有高明得很。」

老鸚鵡呵呵一笑：「老鸚鵡若眞有借酒而遁之意，又怎會去而復返！」

項大先生哼了一聲，道：「也許你弄假成眞，眞的喝醉了。」

老鸚鵡搖手不迭：「老鸚鵡沒有醉，老鸚鵡一直都很清醒，所以也只有像我老鸚鵡這種人，才會一早就看穿你的假面具。」他一時說自己連走路也東歪西倒，一時又說自己一直都很清醒，到底那句話才正確一些，只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蘇天影忽然咳嗽兩聲，捋鬚說道：「

既然你很清醒，何以還不動手？」

金鸚鵡道：「動手，動手幹嗎？君子動口不動手，我又爲甚麼要動手了，哈哈……哈哈……」他在大笑兩聲之餘，却突然一口痰涎吐在蘇天影的臉上。

蘇天影雖然江湖經驗極是豐富，但怎樣也料不到老鸚鵡會有此一着，登時臉上一塌糊塗，嘔心到了極點。

他在大怒之下，立刻呼的一掌向老鸚鵡當胸劈至，他這一掌來勢極兇，老鸚鵡「啊呀」叫了一聲，連忙提足後躍閃身避開。

蘇天影勢如瘋漢，一掌不中又立即撲上，突然間脚下一個踉蹌，立時便跌倒下來。

原來在老鸚鵡閃開敵人第一掌之際，一個灰衣漢子已從背後掩來，一下子就擧脚絆跌了蘇天影。

這下動作看似簡單，但能够把蘇天影那樣的人物絆跌，却又是絕不尋常了。

蘇天影雖然一跌即起，但這一驚也是非同小可，立時轉身瞪着那人，喝道：「你是誰？」

那灰衣漢子嘆了一聲：「你一定要知道？」

蘇天影道：「你不敢說？」

灰衣漢子道：「不是不敢，而是不想說。」

項大先生倏地喝道：「不說也得說，除非你立刻變成了死人！」

灰衣漢子又嘆了口氣，道：「既然這樣，我只好說了，我姓司馬，單名一個血字。」

蘇天影面色倏變：「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淡淡道：「不要担心，在我眼裏，你現在連一文錢也不值。」

老鸚鵡立刻道：「我出價十兩，要你幹了他！」

司馬血道：「十兩不幹。」

老鸚鵡道：「十萬兩怎樣？」

司馬血道：「賒帳也是免問。」

蘇天影吸了一口氣，道：「你爲甚麼跑到這裏來？」

司馬血道：「在下是個喜歡四處亂跑的人，由於近來太沉悶了，聽說府上將會有一場盛會，所以就跟着老鸚鵡來了。」

蘇天影怒道：「老鸚鵡是個多事的王八！」

司馬血道：「你罵得對，却還不够狠，這個老王八早就該拿去餵食屍鷹。」

老鸚鵡白眉一蹙，「喂」了一聲道：「你這算是甚麼朋友？」

司馬血道：「你若是我的朋友，就不會說我已經醉得不省人事。」

蘇天影道：「不管你清醒不清醒，此地不宜久留。」

司馬血道：「這裏有甚麼不好？」

蘇天影道：「難道你沒看見，這裏正在厮殺得天崩地裂嗎？」

司馬血道：「一切都看見了，果然又亂又可怕，唉，你們眞是天生的一對害人精。」

項大先生道：「誅滅奸邪，替天行道又有何不對？」

司馬血道：「可是這裏的奸邪人物，未免是太多太多了，好像鐵盾四絕、折柳太歲、湘北六煞這些大大小小的魔頭，又怎會突然出現在銀梅別院，還跟咱們的人打了起來？」

項大先生盯着他，忽然叫道：「你們聽見了沒有？」

立刻有十一個人一齊聲應道：「聽見了！」

這十一人正是鐵盾四絕，折柳太歲楚一空及湘北六煞。

楚一空是著名的採花大盜，而湘北六煞乃由一僧二婆三矮組成，所謂一僧是指天殺和尚，二婆是千釵婆莫六姑及萬絕婆舒幼艷，還有三矮則是湘北地堂門的高氏昆仲。

高氏昆仲的老大叫高不盡，老二高不窮，老三是高不屈，這三人在六煞之中雖然最矮，但武功却是最高，尤其是高不盡的潑殺無敵刀法，更是神出鬼沒，往往一刀就把敵人置諸死命。

這十一個窮兇極惡之輩齊聲回應，那種聲勢着實相當嚇人，但司馬血却只是淡淡一笑，對老鸚鵡說：「今天只怕要大大虧本了。」

老鸚鵡道：「你又不是做生意的商家，虧甚麼本？」

司馬血道：「我殺人是收費的，而且絕不便宜，但今天，看來非要免費殺人不可。」

却聽一人大叫道：「不必免費，殺一個，一萬兩，殺足十一個，洒家就付足十一萬！」

這個突然大叫的人，正給楚一空逼得手忙脚亂，他年約六旬，看來衣衫襤褸，面有菜色，好像吃不飽睡不足的樣子。

但這人絕對不窮，他不但不窮，而且還有兩間古董店，一家鏢局，無數房舍產業及逾千畝良田。

在這裏，絕大多數人都認識他，只有司馬血反而不知道。

老鸚鵡聽見他這麼說，立時眉飛色舞地對司馬血說：「這次你發財啦，他就是山西鉅富石家鏢局總鏢頭，也是人稱『一笑揮萬金』的石元霸石老英雄。」

原來石元霸在一年前失了一趟鏢，不但鏢銀盡失，還損失了三個鏢師和十幾個趟子手，而更令他悲痛的，就是他最疼愛的弟子蕭湖也給刦鏢者所殺。

事後，一切都證實，刦鏢者就是大冰原之魔韋雪魂！

所以，石元霸也來到了銀梅別院。

老鸚鵡是個很奇怪的人，他自己絕不貪財，就算身上多了幾兩銀子也要花掉才心安理得，有一次，他在一個偏僻的山谷裏找到了三千兩銀子，結果不到三天就花掉了。

但眞正花掉這三千兩銀子的並不是老鸚鵡，因爲他把銀子都派給了窮人。

他從來沒指望自己會大發橫財，但却希望別人發財，而且越發財越好。

所以，他現在巴不得司馬血馬上殺了那十一個惡人，來領取十一萬兩的殺人酬金。

石元霸一出手就是十一萬兩的獎賞，但司馬血却沒有興奮的樣子。

一萬兩殺一個人雖然絕不算少，但司

馬血却有另一個綽號，叫「百萬殺手」。這「百萬」的意思，當然並不是說他曾經殺過一百萬人，而是說他曾經殺過一個很重要的江湖人物，結果在事成後獲得了一百萬兩的報酬。

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但司馬血却也和老鸚鵡一樣，花錢比潑水還快，不到半年就把一百萬兩銀子花掉了。

所以，儘管他所得到的酬金十分驚人，但他還是經常鬧窮，有時候還要捱餓。

幸好蒼天有眼，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司馬血餓死。

現在，他又鬧窮病了，他身上有十兩銀子，但却是老鸚鵡借給他的。對於司馬血，老鸚鵡有一個永不改變原則，就是借的多少都可以，但一定要他償還。

老鸚鵡把錢送給窮人，是永遠用不着他們清還的。因爲那不是借，而是送。

但他決不把錢送給司馬血，因爲司馬血並不是個眞正的窮人。

所以，司馬血向老鸚鵡借錢，是非還不可的，而且還要計算利息。

老鸚鵡不但要向殺手之王計算利息，而且利息還十分驚人。

有一次，司馬血向老鸚鵡借了五兩銀子，等到他要還債的時候，連同利息一計，就合共該銀一萬二千八百九十三両正！

這眞是驚人之極的高利貸，但司馬血却連眉頭也不皺一下，立刻就如數照付如儀。當時，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長嘆一聲，說：「這眞是一本萬利的生意！」

但司馬血却搖頭道：「你算錯了，他若是一本萬利，我就要還給老鸚鵡五萬兩！」

唐竹權大不服氣，立刻反駁：「你也算錯了，你若只還他五萬兩，老鸚鵡除了本錢之外就只能淨賺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兩，還不能算是眞眞正正的一本萬利。」

司馬血沒有再跟唐竹權抝下去，因爲他知道這一次是唐竹權贏了。

現在，司馬血又有機會賺錢，而且也是非賺不可的，否則，他欠下老鸚鵡的錢債就會越來越多，說不定欠到一百幾十萬兩，那就不容易淸還了。

直到今天，司馬血欠下老鸚鵡的十兩銀子錢債，已變成五千八百多兩，但若到了明天，也許就會接近一萬兩之譜。

而老鸚鵡也在催促他，希望他快點把鐵盾四絕等凶人一一解决。

但司馬血也在提醒老鸚鵡：「要保證這一樁生意能够順利收取銀子，石元霸可不能死。」

老鸚鵡點頭不迭：「這個自然，這個自然，石元霸若給歹人殺了，這筆殺人酬金就無從收取了。」他也很合作，立刻就跑到石元霸身旁護着。

楚一空也不想跟老鸚鵡交手，他只想會一會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

殺手之王司馬血這七個字，楚一空聞名久矣，他早就想看看殺手司馬血的毒蛇劍法，畢竟厲害到怎樣的程度。

楚一空的劍很快，又快又準。

他的劍已在電光火石刹那間，射向了司馬血的咽喉。

司馬血却在這時，在他的耳朶邊輕輕吹一口氣，同時說道：「一萬兩！」

楚一空的目光忽然呆滯下來，他搖搖頭，說：「我不是一萬兩，我是楚……」

他沒有再說下去，因爲就在這刻間，他忽然哭了起來。誰也想不到楚一空會哭，就連他自己也想不到，萬萬的想不到。

但等到他看見自己胸膛上已染滿鮮血的時候，他就忍不住立刻哭了。

這陣哭聲充滿驚惶，也充滿了絕望。

這聲音實在很難聽。幸而這哭聲並不長久，他只是哭了一會就倒了下去，然後就再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響來。

楚一空的哭聲剛停下來，便有兩個人在笑，但這兩人的笑聲却比楚一空的哭聲還更可怖得多。

發笑的是兩個老婦，正是千釵婆莫六姑及萬絕婆舒幼艷。

莫六姑身材瘦小，在她那一頭銀髮之上，少說也插着三四十根髮釵，這些髮釵有些無毒，但有些却奇毒無比。

莫六姑被稱爲千釵婆，因爲她不但頭上插滿髮釵，身上也藏着無數金釵、銀釵和玉釵。

這些尖銳的釵子，既是莫六姑的武器，也是莫六姑的暗器。

而萬絕婆舒幼艷，她的個子遠比莫六姑粗壯，一雙手掌甚至比絕大多數的男人還要闊大，而憑她的腕力，大概用一隻手就可以把一個七尺昂藏的大漢活活揑死。

湘北六煞的「二婆」，當然也不是易與的脚色。

沒有人知道她們在笑甚麼，但人人都想把自己的耳朶堵塞起來。

聽「二婆」齊齊發笑，簡直就是活受罪，連司馬血也受不了。

殺手司馬，本來是個很冷靜的殺手，但在這時候，這位殺手之王却用雙手掩住左右兩邊耳朶，臉上更露出了不勝煩擾之色。

「二婆」越笑越可怖，而千釵婆的「釵光分影大法」也已展開了襲擊。

玉釵、金釵、銀釵有如飛蝗般飛向司馬血，這些釵子雖然很好看，但却也是很可怕的殺人武器。

而在髮釵亂飛之際，舒幼艷也從另一個方向攻了過來。

她出手沉實兇狠，一掌就是一掌，一招就是一招，不求半點花巧，只講求如何把敵人斃於掌下。

千釵婆的髮釵已把司馬血逼退至西北一角，而萬絕婆也配合得很絕，早就撲向那一個位置，把司馬血退路完全封死。

但司馬血的聲音，却又在這時候响起，他說：「又二萬兩！」

千釵婆莫六姑罵道：「放——」但下面那個不雅的字還沒出口，司馬血的劍已穿入了她的咽喉。

司馬血竟然從無數毒釵之間標了過來，然後用碧血劍殺掉千釵婆的。

莫六姑倒下了，但舒幼艷却比她倒下得更快。

「二婆」都只是看見紅光一閃，就分別先後中劍倒下，而這一先一後，也只差極短暫的時間而已。

老鸚鵡興奮地叫了起來，道：「幹得好，還有八個！」

鐵盾四絕已擺出陣式，用四面大鐵盾把司馬血圍困着。

而天殺和尚和地堂門的高氏昆仲，則在鐵盾陣外虎視眈眈。

但就在這時，項大先生和蘇天影也已雙雙出手，他們並不是對付司馬血，而是向老鸚鵡和石元霸。

石元霸早已成爲强弩之末，而且武功本來就比不上這兩人。

所以，只有老鸚鵡獨力抗拒着。

但他以一敵二，而且對手又是項大先生和蘇天影，形勢自然不妙。

只聽見項大先生冷冷一笑，目注石元霸說：「石老闆雖然家財千萬，却可惜完全不懂明哲保身之道，眞乃愚不可及！」

蘇天影獰笑道：「待老夫把他幹掉，司馬血就收不到銀子啦。」

但他這句話才說完，忽聽「颯」一聲，一支短小的弩箭已射在他的額角上。

蘇天影呆住了，他當然認得這支弩箭，因爲在他的面頰上，已經有了一支。

那一支弩箭沒把他射死，已是邀天之大幸，誰知道這一次復仇大會，他又再中了一支。

這一支弩箭，當然又是韋霜霜的傑作，而蘇天影怎樣也想不到，韋霜霜在陷入重圍之後，居然還能用弩箭來對付自己。

不但蘇天影想不到，項大先生顯然也是爲之一陣錯愕。

蘇天影這次再中弩箭，肯定是返魂無術了，他緩緩地倒下，但却還是沒有看見韋霜霜的影子。

項大先生眼睛裏終於露出了一絲恐懼之色。因爲到了這時候，韋雪魂父女還是那麼厲害，想把他們置諸死地，看來比想像中還要困難得多。

而且司馬血也不容易打發！

但項大先生仍然沒有就此罷休，最少，他先要殺了老鸚鵡。

驀地，在銀梅別院外面，傳來了三下尖銳的哨聲。

哨聲一响，那些黑道上的大小魔頭便紛紛撤退。

項大先生也沒有再纏着老鸚鵡，反而老鸚鵡不肯放過他，追上去要跟他拚命。

但司馬血已拉住老鸚鵡，笑道：「算啦，窮寇莫追，你還是省點氣力好了。」

却聽見一人喝道：「這奸賊假仁假義，豈可不追不殺！」衆人一望，却是大冰原之魔韋雪魂展動身形，直追了出去。

他看來還是那麼敏捷，全身上下都散發着銳厲之氣。

韋雪魂的手裏有刀，但這把刀却不是他自己的。

在這場大混戰裏，想找一把刀實在是太容易了，因爲幾乎處處都有傷亡者遺留下來的兵刄。

項大先生聽見韋雪魂那一聲叫喝，不禁臉如土色，拚命向山下狂奔下去。

以北天王那樣身份的武林高手，居然也會給人追得如此狼狽，未嘗不是一件怪事。但只要知道追殺他的是甚麼人，那又會覺得絕對不足以爲奇了。

項大先生輕功本事極高，但韋雪魂還是很快就追了上來。

項大先生知道再也躱不開去，只好硬着頭皮回身一掌掃向韋雪魂。

韋雪魂喝道：「憑你這點微末功夫，想雄霸北方武林，眞是做夢！」說着，也呼的一掌拍了出去。

兩人雙掌相交，項大先生登時後退五步，只覺胸口一甜，一口鮮血已從嘴裏湧了出來。

「這……這不是冰魔手的功夫！」項大先生慘笑一聲。

韋雪魂冷冷一笑：「我精通十七家門派掌法，這是點蒼派的天玄掌。」

項大先生咳嗽一聲，不住的點頭，道：「你說得對，憑項某的功夫，的確不配稱霸於北武林，但你也休想！」

韋雪魂哈哈一笑，道：「我可連想也沒有想過。」

項大先生說道：「你今天非要殺我不可？」

韋雪魂道：「不是我非殺你不可，而是你想把我諸該死命，所以，我只好被逼殺掉你這位北天王了。」

項大先生長嘆一聲：「既然這樣，你動手罷。」

韋雪魂立刻揮刀，一刀就把他的頭顱砍了下來。

項大先生不是沒閃避。他還不想死。

但他避不開韋雪魂這一刀。

× × ×

血灑在雪地上立刻就凝結了。

冰一般的血，看來更是鮮明奪目，威震北方的項大先生，就這樣弄掉了腦袋。

但韋雪魂並未感到有半點高興，他只是神情沉重地，把項大先生的頭顱帶回銀梅別院。

他把這顆頭顱掛在大廳一道橫樑之下，然後對大家說：「這不是將帥，甚至不是車馬砲，他只是一隻微不足道的小卒子而已。」

說完，他就帶着韋霜霜走了。

老鸚鵡呆呆地瞧着韋雪魂的背影，直至這影子完全消失在外邊雪地後，老鸚鵡才長長的吐出口氣。

石元霸忽然說：「冰魔不是人，他若是個人，早就已經死在這裏。」

老鸚鵡道：「他不是人，又是甚麼？難道是個神仙！」

石元霸道：「他也不是神仙，他是個沒有人能殺得了的鬼怪！」

老鸚鵡聽見這句話，既沒有贊同，也沒有說不對。

但司馬血却大不以爲然，他不斷地搖頭，道：「韋雪魂不是甚麼鬼怪，只是一個武功深不可測的絕世高手，而且，現在若有人要殺他，絕不會是一件難比登天的事。」

老鸚鵡道：「現在誰能殺得韋魔？」

司馬血道：「你也可以，而且一定可以。」

老鸚鵡乾笑道：「你不要挖苦老鸚鵡啦，剛才我連項大也打不過，但項大却又給韋雪魂輕易地割掉了腦袋，嘿嘿，就照這條方子一算，韋魔大概用一根指頭就可以把老鸚鵡搓成肉醬了。」

司馬血搖搖頭，道：「你這種算法大大的不對。」

老鸚鵡一怔：「怎會不對？」

司馬血道：「最主要關鍵，就是現在的情況，已和剛才大不相同了。」

老鸚鵡莫名其妙，石元霸也同樣很想知道司馬血爲甚麼這樣說。

但司馬血却沒有再開口，只是輕輕地用手撫摸着碧血劍。

石元霸沒有催促他，却在懷裏掏出了一叠已皺了的銀票。

老鸚鵡一看見這叠銀票，不禁連眼都直了，這些銀票雖然都給弄皺，但却還是可以十足兌換白花花銀子的。

他把三張銀票交給了司馬血，道：「一張一萬兩，另外兩張都是五萬兩，合共就是十一萬之數。」

司馬血道：「但那十一個惡人，我只幹掉了六個。」

老鸚鵡點點頭，道：「姓高的三個混蛋，天殺和尚和鐵盾四絕的老大都給溜走了。」

石元霸道：「但殺手之王將來一定可以把他們一一解決。」

司馬血道：「你果然是個很慷慨的人，但在下却不明白，你身上怎會帶着這許多銀票？」

石元霸道：「我是個賭徒，這是我的賭本。」

司馬血道：「你的賭本可不少。」

石元霸說道：「人生本來就是無數次的賭博，既然要賭，當然是賭本越雄厚越好。」

司馬血道：「我也是個賭徒。」

石元霸道：「聽說你賭得比我還要兇呢。」

司馬血道：「有了銀子，賭得再兇也不成問題，反正輸掉的又不是命。」

石元霸道：「但你的銀子却是用性命才能賺回來的。」

司馬血道：「但我這條性命直到現在還沒有輸掉。」

石元霸道：「那眞是鴻福齊天。」

老鸚鵡道：「這都是託老鸚鵡的鴻福，他才能勉強活到現在。」

司馬血道：「所以，我若想自殺，也不必動手殺害自己，只要首先把你送上西天，我很快就會活不成了。」

老鸚鵡嚇了一跳，忙道：「你千萬不要自萌短見，正是螻蟻尚且貪生……」

司馬血笑了笑，把銀票在手中幌了幌：「有十一萬兩銀票在手，又誰會捨得離開這個世界？」

老鸚鵡道：「但你還欠下石老英雄五條人命。」

司馬血道：「這不成問題，就算殺不够五個，最少也還可以殺掉四個。」

老鸚鵡一怔：「還有一個你又怎樣抵數？」

司馬血道：「若只差一個，就用你來抵數好了。」

老鸚鵡搖搖頭：「不行，一定不行，老鸚鵡皮厚肉老，連一兩都不值，怎可以當作一萬兩的貨色來交差？你這種如意算盤，是絕對打不通的。」

石元霸哈哈一笑：「誰說老鸚鵡的命不值錢，依我看，你一個人少最值得三百萬兩。」

老鸚鵡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從橫廊向外面飛掠了出去。

石元霸一怔：「他是誰？」

司馬血臉色寒冷如冰，冷冷道：「金枴子。」

石元霸道：「他要幹甚麼？」

司馬血道：「因爲他已明白了一件事，所以非出去不可。」

老鸚鵡道：「他明白了甚麼事？很重要嗎？」

司馬血冷冷一笑：「當然很重要，但現在我不能說，再見了。」

「再見了？」老鸚鵡一楞，正要追問下去，司馬血已跑得不知所踪。

× × ×

北風又在怒吼，雪片也越來越多。

金枴子一直在風雪裏追尋着兩個人的踪跡。

他終於追上了。

他在一個廢屋裏，看見了韋雪魂盤膝而坐，而在韋雪魂的背後，也有另一個人這樣盤膝打坐着。

那是韋霜霜。

她用兩隻手掌，抵在韋雪魂的背心，兩人的臉色都很蒼白，尤其是韋雪魂，他的面龐簡直已完全沒有一絲血色。

金枴子立刻隱伏在牆外，眼睛裏閃爍着狡獪而兇狠的光芒。

他是個聰明絕頂的人，從司馬血和老鸚鵡的說話裏，他已聽出韋雪魂已受了極嚴重的內傷。

韋雪魂雖然曾經很輕易地，就把項大先生的頭顱割了下來，但其實，那時候他已受傷不輕，但項大先生却不知道。

當項大先生面對着韋雪魂之際，心中早已先自怯了一大半，所以韋雪魂在重傷之中，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把他擊殺掉。

但他受了傷，却瞞不過這司馬血的眼睛，而司馬血雖然沒有直接說出來，但金枴子却已猜到了。

所以金枴子悄悄的追了出來，看看是否有機會可以把大冰原之魔擊殺。

他終於追上了冰魔父女，但他還是沒有輕舉妄動，常言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獅虎垂死，餘威猶在。」這十六個大字，金枴子是永遠記在心頭的。

這時候，他隱伏在牆外，只聽見韋雪魂的呼吸十分粗濁，那裏還像是一個武功修爲已臻化境的絕世高手。

過了一會，金枴子又聽見韋雪魂對韋霜霜說：「妳不要……不要再虛耗內力……我……我已沒事啦。」

韋霜霜沒有作聲。

韋雪魂突然重重地咳嗽了一聲，金枴子偷窺過去，只見他胸前都已染滿了血，那是他剛才一咳之下咯吐出來的。

「爹，」韋霜霜叫了起來，她的聲音裏充滿了惶恐之意：「你中了甚麼邪門的掌力？」

韋雪魂搖搖頭：「不，那人的掌力，絕不是邪魔外道的功夫……」

韋霜霜道：「這是甚麼功夫，那人到底是誰？」

韋雪魂又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說到這裏，又是「哇」的一聲，再吐出了一大口鮮血來。

韋霜霜更吃驚了，她抱着父親，說：「我揹你去找大夫！」

韋雪魂笑了笑，道：「傻丫頭，這裏到處都是冰天雪地，那裏會有甚麼大夫？而且，就算給你找到了一般的江湖郎中，又管甚麼用？」

韋霜霜說道：「我……我可以和你去醫谷，命令時九公，一定要他把你的傷治好。」

韋雪魂道：「若治不好又怎樣？」

韋霜霜道：「就算是治得稍慢，我也把整座醫谷夷爲平地，他們又怎敢治不好你的傷勢？」

韋雪魂哈哈一笑：「眞不愧是大冰原之魔的女兒，我若能够捱得到醫谷去，也算是醫谷的人倒足三輩子的楣了。」

韋霜霜道：「我們現在就去，大概七八天就可以趕到。」

「七八天？」韋雪魂道：「這裏距離醫谷，少說也有七八千里，就算眞有一匹千里馬，也不可能在七八天之內趕得到醫谷去。」

韋霜霜眨了眨眼：「大不了再遲幾天，你一定會沒事的。」

韋雪魂嘆了口氣，又搖搖頭，說：「妳爹是不會去醫谷的。」

韋霜霜道：「爲甚麼？」

韋雪魂道：「因爲醫谷在江南。」

韋霜霜道：「江南又怎樣？」

韋雪魂道：「你難道忘了爹的綽號了嗎？」

韋霜霜道：「你是大冰原之雄！」

韋雪魂道：「不，妳爹不是英雄，而是一個魔鬼，所以，人人都叫妳爹爲大冰原之魔。」

韋霜霜搖頭道：「他們都弄錯了，你該是大冰原之雄才對。」

韋雪魂笑道：「妳爹滿手血腥，殺人無數，又怎能算是英雄？」

韋霜霜道：「英雄也一樣殺人的，他們保護好人，但却爲了殲滅壞人而大開殺戒。」

韋雪魂又笑了，但笑聲却越來越是軟弱無力，韋霜霜大吃一驚，叫道：「爹，你要振作一點，我們還要到江南去！」

「不去江南，不去江南！」韋雪魂嘶啞着聲音，說：「我是大冰原之魔，死也要死在冰天雪地裏……」

到了這時候，金枴子已可以肯定，冰魔所受到的劍傷，已達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

他終於現身，用一雙陰森森的目光，盯着韋氏父女兩人的臉龐。

韋霜霜陡地霍聲站了起來，叱道：「你是甚麼人？」

金枴子嘿嘿一笑：「我當然是個好人，最少，我一定會爲你的老子挖個好坑來埋葬他。」

韋霜霜大怒：「斗胆！」

金枴子道：「若沒有胆量，也不會向冰魔挑戰。」

韋霜霜道：「我爹不屑跟你這種鄙下的小人動手，快滾！」

金枴子打個哈哈，怪聲怪氣地說：「他不是不屑動手，而是動不了手！」

韋雪魂突然也巍顫顫地站了起來，瞪着眼向金枴子說：「你要甚麼，儘管開口罷！」

金枴子乾笑着：「我現在甚麼都不想要，只想要了你的女兒。」

話猶未了，忽聽見「颯」一聲響，一支弩箭已迎面向金枴子射了過來。

但金枴子的反應也是快絕，只見他左邊銅枴輕輕一揚，已把韋霜霜射出來的弩箭擋飛開去。

「韋小姐，妳這一套用來對付蘇天影還可以，他畢竟老了，一個又老又糊塗的人，總是最容易着了女人的道兒。」

韋霜霜大怒，兩柄匕首同時從腕中電射而出，直取金拐子咽喉。

她這一手功夫又快又漂亮，而且也很實用，是厲害之極的殺手鐧招數！

但金枴子身形來去如風，以韋霜霜那樣的身手，居然連他的衣角都未曾沾着。

韋雪魂倏地叫道：「別再打——」但他才叫了四個字，已支持不住栽倒下去。

韋霜霜驚怒交集，對金枴子更是之恨切骨，但她剛才用內力爲韋雪魂治傷，一時間如何能恢復過來，而她這一驚一怒之下，出手更是大失方寸，不到十招，反而落在了下風，形勢岌岌可危之極。

金枴子得意洋洋，心想：「這次一下子就把韋雪魂父女雙雙解決，以後江湖之上，又還有誰敢小覷了老子！」那知心念未已，一道暗紅光芒已從天而降，直沒入了金枴子的咽喉。

金枴子在躊躇滿志之際，突然全身冰冷如雪。

他在臨死前看見了一張冷峻的臉，那是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自從這一天開始，江湖上就消失了這個人的踪影。

金枴子不見了，連屍體也給餓狼拖走了。

但韋雪魂父女，還有殺手之王司馬血，也同樣不知所踪。

不久，江湖上傳說紛紜，而且每一種傳說都是繪聲繪影，言之鑿鑿，就像是大家都曾經親眼目睹一樣。

但眞實的情況怎樣，却誰也不知道。

千兩白銀一只舊箱子

江南的春天總是來到特別早。

和煦的陽光，照着老鸚鵡的臉龐，使他面上的皺紋看來又更深邃了不少。

還沒到晌午時份，他已有了七八分醉意，所以儘管街道很寬闊，他還是從左歪着走到右，又由右方搖搖擺擺地差點沒撞進了人家的屋子。

這裏是杭州，此地不但風物宜人，而且酒鬼也好像特別多。

有人說，這都是拜杭州唐門大少爺所賜。

在杭州，官府大人是誰，未必人盡皆識，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這個人，却是連三歲小孩也會說一聲：「久仰大名，如雷貫耳。」

老鸚鵡從北方南下至此，就是想找唐竹權。

但當他來到杭州後，却見不着唐竹權，唐家的人說：「大少爺外出去了。」

「他去了甚麼地方？」

唐家的人回答說：「除了他身上的虱子之外，只怕誰都很難知道他的行踪。」

老鸚鵡一怔：「他身上有虱子嗎？」

唐家的人說：「以前沒有，但近來他跟丐帮的叫化子來往甚密，所以不多不少總有好幾隻附在身上。」

老鸚鵡道：「你數過了？」

唐家的人搖搖頭：「沒有。」

老鸚鵡道：「既沒數過，怎知道他身上只有幾隻虱子？依我看，沒有一萬也最少有八九千，而且虱蛋另外。」

「虱蛋？」那唐家的人呆住了。

老鸚鵡一本正經地說：「你沒見過虱蛋嗎？」

那唐家的人搖搖頭，老鸚鵡便說：「虱子是由虱蛋孵化出來的，虱子雖然可惡、但虱蛋却是天下第一美食，用來炒蝦仁，更是妙不可言。」

「蝦仁炒虱蛋？」

「對了，蝦仁不必多，五六十隻就够了。」

「虱蛋呢？」

「一斤左右。」

「一斤虱蛋有多少隻？」

「一斤有多少，我可不知道，但一錢重虱蛋，只怕已有好幾萬隻。」

唐家的人氣得咳了，那可不是因為生氣，而是覺得這老頭兒醉得很有趣。

老鸚鵡找不着唐竹權，他只好快快而退。

他在街上遊遊蕩蕩，忽然有人抓住了他的手：「小弟弟，你過來，過來。」

老鸚鵡哈哈一笑：「我不是小弟弟，我已年逾花甲，叫老鸚鵡。」

那人乾笑道：「但跟老夫一比，你就年輕得要命了。老夫今年剛滿一百歲，而且今天剛好是我的生日。」

老鸚鵡陡地一呆，向那人望去。

那人看來眞的已經很老了，但有沒有一百歲，却是頗有疑問。

但老鸚鵡也不去理會這一點，就算那人說自己已經三百歲，他也只會點點頭而已。

「原來今天是老兄的百齡壽誕，那很好，值得慶賀慶賀之至。」老鸚鵡笑着說道。

那老人却搖搖頭，嘆息着說道：「慶賀個屁，今天不用捱餓已經阿彌陀佛得很啦。」

老鸚鵡道：「你為甚麼會捱餓？」

老人道：「這都是賭之過。」

「賭之過？」老鸚鵡道：「原來老兄手風欠順，輸光了錢？」

老人道：「對了，打從上個月起，老夫就交上了霉運，押大開小，押小開大，賭牌九更離奇，莊家一點老夫就蹩十，老夫拿了地槓莊家却有天王，總之落花流水，輸個不亦樂乎就是了。」

老鸚鵡道：「那麼，老兄總共輸了多少？」

老人道：「不要提啦，總之命中註定，要捱窮抵餓來渡過這百歲生日。」

老鸚鵡笑了笑，道：「那倒未必，今天就由小弟來做個東道，咱們到酒家大吃一頓如何？」

老人雙目陡地一亮，喜道：「他媽的，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老鸚鵡道：「怎會不算數？嗯，老兄高姓大名？」

老人道：「宰了你。」

老鸚鵡吃了一驚：「你為甚麼要宰了我？」

老人搖搖頭，道：「你誤會了，老夫是姓宰，名了你。」

老鸚鵡奇道：「你這名字怎麼如此古怪？」

宰了你笑道：「老夫本來姓宰名一刀，但這名字已在五年前輸掉了。」

老鸚鵡更是大奇：「名字又不是銀子，怎會輸掉？」

宰了你道：「賭博這種事情，最是他媽的荒謬不過，有人賭金子銀子，也有人賭捱拳吃棒，誰輸了誰就得捱揍，甚至有人乾脆連性命也在賭桌上賭了，那麼輸掉一個名字又有甚麼稀奇？」

老鸚鵡道：「是誰贏了你的名字？」

宰了你嘆道：「不要提啦，反正是陰溝裏翻船也就是了，總之，你以後千千萬萬不能叫老夫做宰一刀，否則給贏家知道了，就會說老夫輸了賴帳，那才面目無光得很。」

老鸚鵡笑道：「老兄賭得够直，小弟佩服佩服。」

宰了你道：「光是談，那是不行的，再談下去，老夫可要給餓死啦。」

老鸚鵡道：「對！前面有一間酒家，咱們快進去塡飽肚子再說。」

兩人一面說，一面向那酒家走過去，但就在這時，背後遠處忽然有人大喝：「宰了你，老娘現在就要宰了你！」

兩人回頭一望，只見一個粗衣婦人，正手舞屠刀，潑喇喇地奔殺過來。

老鸚鵡吃了一驚，道：「不妙，來了一個發了瘋的女人！」

宰了你咳嗽兩聲，道：「不要怕，這婆娘是杭州十大瘋婦之一，但她不懂武功，所以排名最末，憑你的手段，足够對付她有餘，老夫餓得很，先要進酒家吃點東西，否則馬上就要當場餓死。」他說得很快，幾乎就像是在玩「急口令」。

他說得快，跑得更快，話剛說完，已走得不知去向。

老鸚鵡皺着眉，喃喃地說道：「一百歲的老怪物還跑得這麼快，當眞是老當益壯……」

這時候，那粗衣婦人已殺將過來，老鸚鵡怕她一刀就把宰了你揮為兩段，連忙伸手一攔，道：「我的姑奶奶，有話請慢慢說，又何必揮刀追殺，大動肝火？」

粗衣婦人「呸」一聲，罵道：「老娘追殺沒良心的奸夫老公，干你祖爺爺個龜屁事？」

「咳咳！咳咳！……」老鸚鵡給她氣咳了：「宰了你是妳的奸夫？還是妳的老公？」

粗衣婦人道：「原本是奸夫，後來便是老公。」

老鸚鵡一怔，半晌才道：「妳倒很老實。」

粗衣婦人瞪着眼睛：「老娘老實不老實干你祖爺爺個龜屁事？快讓開，不然連你也一起砍翻了。」

老鸚鵡一拍胸膛，道：「妳要砍便砍，老鸚鵡天不怕地不怕，難道還會怕了妳這個瘋婦？」

粗衣婦人怒道：「老娘操你祖爺爺個龜屁灰孫子，誰說老娘發瘋？」

老鸚鵡道：「當然是妳以前的奸夫，現在的老公。」

粗衣婦人罵道：「他祖爺爺個龜屁鳥漢，四十多歲人還沒正沒經，又說老娘是個瘋婦，眞是沒你娘鳥興，非砍開九二一十八截不可。」

老鸚鵡一怔，道：「甚麼四十多歲？妳老公已整整一百歲啦。」

粗衣婦人瞪着眼，道：「一百歲？你說老娘的老公已經一百歲？」

老鸚鵡看見她臉色不善，忙道：「這不是我說的。」

粗衣婦人一揮鋼鑄屠刀：「不是你說，又是誰說？」

老鸚鵡道：「當然又是妳以前的奸夫，現在的好老公了。」

「好老公？好他祖爺爺個龜屁！」粗衣婦人道：「你若聽信他的說話，簡直就是自尋死路，這龜屁王八句句胡言，他只比老娘大兩歲，老娘才四十三，他又何來一百歲如此高壽？」

老鸚鵡一呆，道：「但他看來也不像只有四十五歲罷？」

粗衣婦人說道：「他的臉上塗了易容膏，又把黑髮染得雪白，連那些皺紋都是假的！」

老鸚鵡奇道：「他為何要這樣幹？」

粗衣婦人道：「這龜屁王八到處招搖撞騙，結下的樑子比鬍子還多，他若不左變右變，經常以不同的面目出現，早就給仇家砍翻了！」

老鸚鵡一怔，繼而嘆道：「唉，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

「知你祖爺爺個龜屁！」粗衣婦人屠刀一圈，道：「你連這龜屁王八的口面也沒有弄清楚，還眞的以為他已一百歲，眞是比驢子還蠢。」

老鸚鵡又嘆了口氣，道：「既然這樣，你們夫婦倆口子的事情，老鸚鵡不管便是。」

粗衣婦人立時喝道：「還不滾開，老娘就連你也一起砍翻了！」

老鸚鵡不斷地搖搖頭，嘆道：「老鸚鵡一定會滾開，遠遠的滾開！」

他才側了側身子，粗衣婦人已像旋風般衝進那酒家。

老鸚鵡心中冷笑一下，忖道：「跟老鸚鵡磨菇了這許久，宰了你大概早就溜之大吉啦。」想到這裏，忽然心中一動，摸摸腰間，立時便又失聲叫了起來：「糟啦，銀子都不見了！」不問而知，這是宰了你的傑作。

「也奶奶的，這廝果然是祖爺爺個龜屁放出來的，居然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鸚鵡怒氣冲冲的，立刻向那酒家走過去。

但他還沒有走到門前，酒家裏已有一個人撞撞跌跌的衝了出來。

老鸚鵡雖然剛才有了七八分醉意，但一雙眼睛現在又已明亮起來，他一眼就看見，這人正是宰了你。

「宰老賊……不！姓宰的小子……咦，他媽的你怎麼了？」老鸚鵡忽然吃了一驚，原來宰了你從酒家裏撞跌出來，一張臉已變成青藍之色。

宰了你目光呆滯地望着老鸚鵡，過了好一會才道：「是我偷了你的銀子，我還給你好了……」

老鸚鵡立時罵道：「少說廢話，你中了甚麼毒？」說着，伸手點了宰了你身上八處穴道。

宰了你搖搖頭，道：「沒用啦，這毒好厲害，就算你把我全身穴道點住，也阻止不了它的。」

老鸚鵡道：「是誰下的毒手？」

宰了你苦笑一聲，道：「是不笑神君呂鶩。」

「呂鶩？」老鸚鵡面色陡地一寒：「這東西根本就不是個人！」

宰了你道：「我也不是個人，但那潑婆娘却是個女中豪傑。」

老鸚鵡道：「你是說你老婆？」

宰了你道：「與其說是老婆，不如說是姘婦還更貼切一點。」

老鸚鵡道：「她看見你沒有？」

宰了你道：「看見了，而且也遇上了呂鶩。」

話猶未了，酒家裏已傳出激烈的兵刃交戰聲。

老鸚鵡道：「你的姘婦是誰？」

宰了你道：「她叫吳大環，江湖上的人都叫她『女屠夫』。」

老鸚鵡哼了一聲，道：「眞是不倫不類，既然叫『屠夫』，當然就是個男人，為甚麼又要在上面加一個『女』字？」

宰了你點點頭，道：「我也是這麼說，丈夫、老夫、大夫、車伕、脚伕和屠夫都是男人，在這些稱呼上面加上一個女字，眞是不倫不類之至。」

老鸚鵡又問道：「你那姘婦的武功怎樣？」

宰了你道：「當然比我高明，否則我也不會畏姘婦如畏猛虎。」

老鸚鵡說道：「唉！你眞是一條笨蟲，既知武功不如人，就不該找一個這樣的姘婦。」

宰了你嘆了口氣，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種種因由，却是數也數之不清的。」

老鸚鵡道：「照你看，你那姘婦打得過呂鶩嗎？」

宰了你道：「我看不出，但呂鶩陰險歹毒，只怕她防不勝防。」

老鸚鵡道：「你為人狡猾多端，如今遇上了呂鶩這種人，正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宰了你道：「我快要死啦，你又何苦還再落井下石？」

老鸚鵡道：「老鸚鵡善觀氣色，瞧你這副長相，長命百歲是很難了，但活到八九十歲，一定不會有甚麼問題。」

宰了你一怔，接着怪笑道：「你這不是說回頭去嗎？難道你已忘記，老夫今天已一百歲了？」

老鸚鵡瞪着他，不禁怒形於色罵道：「他媽的，眞是死性不改，照老鸚鵡看，如無意外，你很快就要入土為安了，為甚

麼還要騙人？」

宰了你一怔，道：「騙人？我騙誰來着？」

老鸚鵡冷笑道：「你才四十多歲，爲甚麼要用這種法子來騙人？」

宰了你又是一呆。

他瞧着老鸚鵡看了半天，才尷尬地一笑：「是大環告訴你知道的？」

老鸚鵡道：「是又怎樣？是不是想揍她一頓？」

宰了你道：「以前很想，幾乎天天都想。」

老鸚鵡道：「現在又怎樣？」

宰了你道：「她雖然看來很兇，但其實却是個心地很善良的女人。」

老鸚鵡道：「但她怎會贏得女屠夫這個外號？」

宰了你道：「十二年前，在渡金灘一役，她左右雙刀連殺十七人。」

老鸚鵡又問道：「這十七個是些甚麼人？」

宰了你道：「雷州四惡、青萍三怪、還有渡金灘西岸金駝寨的十個强盜。」

老鸚鵡「啊」的一聲：「殺得好！」

宰了你道：「的確殺得好，眞不愧是吳大環，但今天，她可能會死在呂鶖的九毒追魂尺下。」

老鸚鵡道：「呂鶖！老鸚鵡操他祖奶奶！」

宰了你道：「操他祖奶奶是沒有用的，把他宰掉才是正經。」

老鸚鵡點點頭，大聲道：「姓宰的，你放心，一千一萬個他媽的儘管放心，吳大環今天一定不會有事，倒是不笑神君，老鸚鵡要他大哭而死！」

宰了你哈哈一笑，道：「有你老人家出馬，我當然是一千一萬個放……放屁了……哈哈……你不要生氣，我只會在放心的時候才會放屁……哈哈……唷！」

老鸚鵡臉色一變，叫道：「姓宰的混蛋，振作一點！」

但宰了你沒有回答，甚至連頭也垂了下去。

老鸚鵡呆呆地瞧着他，過了很久很久才嘆了口氣，喃喃道：「他媽的，眞的不行了！」

他突然轉身連發十七八拳。

這十七八拳並無半點意義，因爲他背後根本就沒有任何敵人。

這只是一種發洩。

也就在這時侯，吳大環已在酒家裏吼叫：「姓宰的王八，你家姑奶奶給人欺負，你怎麼還不趕來助戰，是不是想老娘一命嗚呼，另娶別人？」

老鸚鵡立時罵道：「姑奶奶少放屁，妳的奸夫老公已經嚥氣啦，又還能助甚麼戰！」

吳大環怒道：「死老匹夫，這種玩笑老娘最討厭！」

老鸚鵡怒氣沖沖地闖進酒家裏，只見店堂內桌椅東翻西倒，碗碟茶壺摔破不計其數。

吳大環惡戰呂鶖，兩人都動上了眞火，只見吳大環頭髮散亂，目露血絲，神態兇悍之極。

老鸚鵡一衝進酒家，呂鶖巳用九毒追魂尺掃了過來。

呂鶖是個冷血魔王，他號稱不笑神君，倒是名副其實，最少，連他的十幾個妻妾，都沒有見過他曾經笑過一次。

老鸚鵡却是恰恰相反，他喜歡笑，也喜歡看見別人高高興興的樣子。

對於呂鶖這種人，他當然是絕不欣賞的。

老鸚鵡立刻就跟呂鶖展開了激戰，吳大環却反而溜了出去。

她溜出去之後，不久就放聲大哭，不問而知，那是爲了宰了你之死。老鸚鵡暗暗嘆了口氣：「妳現在可相信老鸚鵡的說話啦。」

吳大環哭了好一會，馬上又再衝了回來，悲慟地說道：「你這殺千刀，連笑都笑不出來的活殭屍，老娘今天非要跟你拚個明白不可！」

呂鶖冷冷道：「妳要拚，我一定奉陪，就只怕妳的本事不够！」

吳大環怒道：「就算你連老娘也一起砍翻了，你將來也一樣不得好死！」

呂鶖冷冷道：「將來不得好死，那是將來的事，但我現在還是活得很好，但妳這個女屠夫，今天却是非死不可了。」

老鸚鵡「呸」一聲，對吳大環說：「妳不要聽這兎崽子放屁，有老鸚鵡在這裏，他想胡作非爲，還沒有那麼容易。」

呂鶖道：「宰了你夫婦跟呂某的糾葛，你這個局外人是不清楚的，奉勸你一句，你還是早早離開此地，也許還可以再活二三十年。」

老鸚鵡狂笑道：「你若把老鸚鵡當作貪生怕死之輩，那眞是錯得厲害之極，早在幾十年前，我天天打架，日日拚命，但到現在還是活得逍遙自在，就算今天偶然失手嗚呼哀哉，死在你這個活殭屍的尺下，那也不算甚麼，大不了十八年後又是他媽的一條好漢！」

呂鶖冷冷道：「既然你倆都巳活得不耐煩，就讓地堂門把兩位送進陰曹地府去好了。」

「地堂門？」只見老鸚鵡的眼色倏地一變。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店堂內巳響起了三個人的笑聲。

這三個人雖然都很矮小，但笑聲却是極其響亮。

呂鶖却還是緊繃着臉，就像這裏所有人都欠他十萬兩銀子沒還似的。

老鸚鵡一聽見這三個矮子的笑聲，心中就巳暗叫不妙：「這次糟了，老鸚鵡醉了酒，只怕打不過這三個矮怪物。」其實他醉不醉，現在的情况都是同樣的大大不妙。

只見一個穿着黑衣的矮子，跨着「大步」走了過來，昂着頭對老鸚鵡說：「眞是有緣千里能相會，你跑到這裏幹嗎？」

老鸚鵡眨了眨眼，冷笑道：「干你屁事？」

黑衣矮子哈哈一笑：「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想找唐竹權。」

另一個白衣矮子道：「難道他找唐竹權拚酒嗎？」

黑衣矮子道：「憑這老糊塗的酒量，又怎配跟天下第一大醉鬼拚酒？他來找唐

竹權，是想探聽探聽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消息。」

白衣矮子道：「唐竹權會有司馬血的消息嗎？」

黑衣矮子道：「司馬血是唐竹權的生死之交，司馬血出了事，這個大胖子不着急才怪。」

白衣矮子道：「着急又怎樣，不見得就一定會有他的消息。」

黑衣矮子道：「但對老鸚鵡來說，這最少也是一條綫索。」

白衣矮子嘿嘿一笑，說道：「天下間也只有他這一種笨人，才會跑到杭州來送死。」

老鸚鵡大怒：「爾等矮怪瘋人，今天要你見識見識老鸚鵡的驚人手段。」

這三個矮子正是地堂門的高氏昆仲，老鸚鵡這一罵之下，三人也動了肝火，三人三刀同時向老鸚鵡揮擊過去。

吳大環早巳落在下風，她不但帮不了老鸚鵡，自己也巳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

三矮刀出如風，着着都攻向老鸚鵡的要害，老鸚鵡心中嘆了口氣，忖道：「今番眞是英雄末路，誰也救不得我也。」

他心裏大嘆倒霉，但嘴裏却還是强硬得很：「甚麼地堂門，老鸚鵡就只當是放屁門，一點也沒放在心上！」

話猶未了，右腿巳吃了一刀，登時鮮血長流，高不盡桀桀一笑：「怎樣？滋味如何？」

「不中用！不中用！」老鸚鵡眞是死鴨子硬嘴巴，到了這時候還居然能够大笑一聲說：「江湖傳言，地堂門的潑殺無敵刀法神出鬼沒，往往一刀就可以把敵人送進陰曹地府裏，但老鸚鵡如今故意吃你一刀，還不是活得很好嗎！」

老二高不窮冷冷一笑：「你少高興，咱們要把你送上西天，自是易如反掌，但你冥頑不靈，又倚老賣老，所以咱們要你慢慢的死，多挨幾刀痛苦的滋味。」

老鸚鵡哈哈一笑：「眞是大言不慚……」說到這裏，左臂上又再挨了一刀。

吳大環又驚又怒，叫道：「你不要再充老英雄了，這裏的事本來就跟你沒有半點相干，快滾你奶奶的臭鴨蛋！」

老鸚鵡道：「我奶奶不賣臭鴨蛋，她是賣白菜的……唷……」如是者他又再多吃兩刀，雖然所傷並不十分嚴重，但却也流了不少血。

高氏昆仲越來越得意，高不屈怪笑道：「這老怪物越遲嚥氣越好！」

呂鶖却板着臉，道：「夜長夢多，還是速戰速決，把他幹掉了再說。」

高不屈哼一聲：「咱們自有分寸，不用你來指點。」

呂鶖面色一變：「我是一番好意，你怎麼這樣說話？」

高不屈道：「我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你不高興可以把耳朶塞起來。」

高不盡立時喝道：「老三，不要胡說八道，呂先生也有他的道理，還是先把這老傢伙幹掉罷！」

老鸚鵡格格一笑：「說得倒輕鬆！」其實他巳滿身血汚，行動遲緩，高氏昆仲要把他殺死，又焉有半點困難？

這時候，高不盡巳動了殺機，他終於使出了致命的潑殺無敵刀法！

× × ×

潑殺無敵刀全套招式有多少，江湖一般人都不大淸楚。

但這刀法兇悍潑辣，進攻的時候有如水銀瀉地，却是人人都知道的。

老鸚鵡一看見這刀法，心中就叫道：「啊呀，這一次可要千完萬完了。」

他知道這一刀自己勢難避過，也就索性閉上了眼睛，等待着死神的降臨。

只聽見「颯」的一聲，一股鮮血直射了出來，老鸚鵡不禁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司馬血，你自己要多多保重了。」

說完了這句話之後，忽然大感奇怪：「怎麼死人還能講話？」睜開眼睛一看，却是不禁爲之怔住。

原來他還沒有死，倒是高不盡的面龐巳染滿了鮮血，而兩眼的神情更是吃驚到了極點。

但這也是他這一生裏最後的一次吃驚，他很快就倒了下去，但一對眼睛還是睜得那麼大。

高不窮和高不屈面上的表情也是差不多，兩人都驚怒交集地瞪着一個人。

這人手裏有刀，刀鋒銀亮如雪，刀柄却是古銅色的。

這柄刀明明在一瞬息之間就把高不盡殺了，但刀鋒上却連半點鮮血也沒有。

高不窮忽然怪叫了一聲：「是風雪之刀！」

高不屈怒道：「這個暗算老大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高不窮悲聲說道：「不是他又還會是誰？」

老鸚鵡忍不住怒道：「甚麼暗算，他又不是放暗器，只是看見老鸚鵡形勢危急，所以才仗義出手相救而已。」

那人淡淡一笑，道：「在下本來就是個無行浪子。就算承認是暗襲高不盡，那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高不屈吼叫道：「果然是他奶奶的雪刀浪子龍城壁，咱們兄弟今天跟你沒完沒了。」

龍城壁笑了笑，道：「我也是這麼想，遇上了你們這種人，倒是寧可殺錯，不可放過。」

老鸚鵡道：「沒殺錯！沒殺錯！殺少一個半個才是他媽的千錯萬錯，雖說上天有好生之德，但若讓這些矮怪物溜走了，將來又不知會有多少無辜者死在他們的刀下。」

龍城壁道：「老先生今天若死在這裏，也當眞冤枉得很，你若不是喝酒太多了，也不會弄得滿身傷痕。」

老鸚鵡訕訕一笑，道：「龍老弟教訓得對，老鸚鵡從今以後，滴酒不沾唇邊便是。」

龍城壁笑道：「滴酒不沾，那可太嚴重了，只要是適而可止，就算喝三五七斤也不成問題。」

老鸚鵡大喜，忙道：「對！凡事總要適可而止，龍老弟不愧是武林奇葩，老鸚鵡不勝佩服之至。」

高不窮和高不屈巳是忍無可忍，突然分從左右，揮刀向龍城壁劊了過去。

這兩人雖然身材矮小，但高氏昆仲能在武林獨當一面，倒也不是浪得虛名，這時候兩刀雙雙施展開來，確有一番驚人的威勢。

龍城璧淡淡一笑，不等雙刀攻近，人已倒退後七尺，高不窮怒喝一聲，刀尖一挺，颯颯颯的連續刺出三刀。

這三刀快如閃電，銳厲之極，而高不屈也已配合着他的攻勢，以滾地下盤刀法疾削龍城璧雙足。

龍城璧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以兩位的刀法，比起高老大來說，眞是差得太遠了。」

高不窮怒道：「你少放……」

下面那個不雅的字還沒有說出，右腕已突然一涼，手裏的刀鐺聲跌落在地上。

他呆住了。

他不但不見了刀，甚至連右掌也不見了。

高不屈也是一樣，兩人都在剎那之間，同時給風雪之刀削掉了右掌。

老鷓鴣看得與高采烈，大笑着拍掌：「砍得好！砍得好！你們要老鷓鴣慢慢的死，現在天理循環，浪子也要你們嚐試一下這種滋味！」

龍城璧搖搖頭，道：「但我現在又改變主意了。」

老鷓鴣一怔：「改變主意？你不想殺他們了？」

龍城璧道：「不錯。」

老鷓鴣道：「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兩個矮怪留在世上，始終是一對禍胎。」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話雖如此，但今日高氏昆仲的下場，已經夠慘了。」

老鷓鴣冷笑一聲：「這是自作孽，不可活，要怪就只好怪他們兄弟三人多行不義，到頭來終於得到了這種報應。」

龍城璧說道：「報應不爽，那是對的，但是他們的父親高天行，却是個好好先生。」

「高天行？」老鷓鴣一笑：「是不是有『鐵肩君子』之譽的高五先生？」

龍城璧點點頭，說道：「正是鐵肩君子。」

老鷓鴣奇道：「鐵肩君子怎會生下了這三個妖怪？」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這只好怨高五先生英年早逝，以致無人管敎這三個兒子，但他們畢竟是高五先生的血脈，在下實在不想趕盡殺絕。」

高不窮額上靑筋暴現：「你不殺咱們，總有一天會後悔的！」

龍城璧冷冷一呆：「姓高的，你倆哥兒回去好好的想清楚，若還不知悔改，大可以再苦練左手刀法，來找在下報仇。」

高不屈已疼得死去活來，顫聲對高不窮道：「不要再跟他嚕囌了，來日方長，咱們走着瞧罷！」

兩人都已斷掉右掌，知道再纏下去只有送死的份兒，只好狠狠地走了。

呂鴦看見形勢逆轉，也不敢逗留下去，吳大環已戰至筋疲力竭，當然是留不住他的，但呂鴦甫欲撤退，龍城璧却已把他攔住。

「呂神君，你不是要殺掉他們嗎？」

龍城璧目光鋒利如刀，語氣也是充滿了肅殺的意味。

呂鴦冷冷道：「龍城璧，這裏的事情，你還是少管爲妙。」

龍城璧道：「但我偏偏喜歡插手一管，那又怎樣？」

呂鴦說道：「這只怕對你沒有半點好處。」

龍城璧道：「在下是個脾氣古怪的傢伙，一生以來做了無數件對自己完全沒有好處的傻事。」

呂鴦冷笑一聲：「替別人在火中取栗，雖然可以贏得旁人喝采，但自己所付出的代價却是太大了，那又何苦而來？」

龍城璧道：「但世間上偏偏就有我這種傻子，對於做這種事情樂此不疲。」

呂鴦說道：「你何不學你老子，他早已封刀歸隱，對江湖上的事情一概不聞不問。」

龍城璧道：「家嚴有他老人家自己的一套，我學不來，也不必去學。」

呂鴦道：「你若聰明一點，就會覺得你老子比你幸福得多。」

龍城璧道：「但我認爲自己現在相當不錯，生活平淡固然也是一種樂趣，但他老人家在年輕的時候，也同樣到處闖蕩，快意恩仇。」

呂鴦又問道：「你現在是不是要殺了我？」

龍城璧回答道：「我並不喜歡隨便殺人。」

呂鴦道：「但你若要殺我，隨時都可以找到七八條大道理，正是師出有名，就算殺了我，別人也不會有所非議的。」

龍城璧淡然一笑：「旁人非議與否，在下一向很少理會，正是我行我素，顧慮多幹起事情來就越不順利。」

呂鴦道：「但你却攔住了我的去路，這算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道：「我只想問你一句話，只要你老老實實回答，我立刻就讓你走。」

呂鴦目中露出了忿然之色。

對他來說，這種說話已經是一種侮辱，而且還相當嚴重。

但他還是忍耐下來。

因爲他知道，憑自己的武功，絕對無法在八條龍刀法之下得以倖免。

「好，你問！」呂鴦終於說。

龍城璧沉吟了一會，才道：「是誰要逼殺大冰原之魔韋雪魂？」

呂鴦的臉色立刻變了。

他拚命地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你爲甚麼要爲這個人而隱瞞？」

呂鴦吸了一口氣，忽然目光一閃，道：「江湖上要殺韋魔的人不知凡幾，你這一問又有誰能清楚地回答？」

龍城璧說道：「不！這是一個相當特別的人，他和其他一般要殺韋雪魂的人不同。」

呂鴦道：「他有甚麼特別？」

龍城璧道：「這人擁有極龐大的勢力，甚至可以打跨整個中原武林，成爲中原霸主。」

呂鴦道：「這人是誰？這人是誰？」

龍城璧道：「這正是我現在很想知道的，而尊駕却一定會知道答案。」

呂鴦又拚命地搖頭，道：「我不知道，眞的完全不知道，你找錯人了。」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你若甚麼都不知道，爲甚麼要追殺宰了這夫婦？」

呂鴦道：「那是因爲我跟這對渾人有過節。」

龍城璧道：「是甚麼過節？」

呂鴦道：「這倆夫婦以前殺了我的兒子。」

龍城璧冷冷一笑：「荒唐，你根本就沒有兒子！」

呂鴦道：「是乾兒子！」

龍城璧道：「你沒有兒子，也沒有乾兒子，你殺他們絕不是爲了要報仇！」

呂鴦臉色灰白，額上已簌簌地淌着黃豆般大小的汗水。

龍城璧沒有放鬆，又再緊逼着問：「是誰要你對付他們？我要聽老實話！」

呂鴦忽然跪了下來。

這一着大出龍城璧意料之外，誰也想不到，不笑神君居然也會有屈膝的時候。

龍城璧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喝道：「你這是幹甚麼的？」

呂鴦哭喪着臉，道：「我現在算是求求你，千萬千萬不要逼我說出那個人的名字。」

龍城璧道：「爲甚麼不能說？是不是一說你就會死？」

呂鴦道：「死，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龍城璧冷冷道：「我總不相信，天下間沒有任何人能把這惡魔收拾。」

呂鴦目光一閃：「你是在說韋魔？」

龍城璧喝道：「韋雪魂不是眞正的惡魔！」

呂鴦道：「但人人都說……」

龍城璧截然道：「人人都說着的事情，未必就一定正確！」

呂鴦點點頭，喃喃道：「你也許是對的……」

龍城璧道：「姓呂的，你本來也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爲甚麼竟然變得這樣懦怯？」

呂鴦咬了咬牙，道：「你……你就當我是個怕死的懦夫好了。」

「不！你不會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龍城璧沉聲道：「就算你不是正人君子，就算你是個心狠手辣的魔王，但你最少絕對不會是那種會怕面對死亡的人，尤其是屈膝向敵人下跪，更萬萬不是不笑神君呂鴦應有的作風。」

呂鴦笑了，這位號稱不笑神君的武林高手居然也會破例地一笑。

但這一笑實在又酸又苦，也有太多蒼涼的意味。

他抬起了臉，對龍城璧說：「浪子，我求求你甚麼都不要再問，你若不滿意，可以一刀把我殺掉算了！」

龍城璧牢牢地凝視着他，過了很久很久才道：「我知道，你是爲了仙曼。」

呂鴦又震駭住了，他顫聲說道：「你……你在說仙曼……誰是仙曼？那一個仙曼？」

龍城璧道：「你不會不知道的，呂仙曼是你唯一的女兒，也是你的命根子！」

呂鴦緩緩地站了起來，目光却遙注在遠方：「不錯，仙曼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命根子，我可以死，也可以成爲懦夫，但她一定要活着！」

仙曼是個怎樣的女孩？

老鷓鴣不知道。

但他却看得出，仙曼的確是呂鴦生命的一部份。

她是呂鴦生命的延續，但在呂鴦的眼中看來，她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還更重要千萬倍。

老鷓鴣忽然嘆了口氣，因爲他發覺，自己對呂鴦的瞭解，實在遠不如龍城璧來得那樣深切。

但龍城璧又怎會知道的？

莫非他早已很注意呂鴦？

這時候，吳大環已休息了好一會，她的體力也已恢復了不少。

她突然狂吼着跳起，嘶聲叫道：「姓呂的，老娘今天不殺你誓不爲人！」

但她才叫出這一句話，老鷓鴣已伸出手點了她天膠、志室、氣海三大要穴。

吳大環一怔，只覺得全身不能動彈，但嘴巴還是可以說話，立時破口大罵：「死老甲魚，你暗算姑奶奶，將來一定他媽的不得——」

老鷓鴣沒有讓她再說下去，指頭一伸，又把她的啞穴也一併點了。

吳大環生氣極了，但她全身動彈不得，就算想發作也發作不來。

龍城璧望了她一眼，嘆道：「現在讓妳冷靜一點也是好的。」

吳大環心中罵道：「都是一丘之貉，老娘現在想不冷靜一點也不行啦！」

龍城璧的目光又注視着呂鴦：「我知道，仙曼正在黑衣大夫的手裏，她有甚麼病？」

呂鴦霍然回過頭，望着龍城璧說：「你怎知道仙曼的事？」

龍城璧淡淡道：「我本來就是個好管閒事的人，但我首先注意的人並不是你，也不是令嬡，而是黑衣大夫裘潤。」

呂鴦呆了半响，才緩緩地說：「不錯，仙曼現時還在裘潤的家裏，也只有裘潤才能治好我的女兒的頑疾。」

龍城璧道：「裘潤醫術不錯，但走的却是旁門左道的路子。」

呂鴦嘆道：「不管怎樣，他已是仙曼能夠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龍城璧道：「你怎不去醫谷求助？」

呂鴦乾咳兩聲，道：「那是沒有用處的，仙曼的病，就算是時九公親自出手，只怕也是愛莫能助。」

龍城璧道：「她不是患病，而是中了某種奇毒！」

呂鴦的身子陡地一陣發抖。

他沒有承認，但也沒有否認，這就差不多等於是默認了。

龍城璧瞧着他，過了半晌，又緩緩地說：「黑衣大夫也叫黑心大夫，就算他肯治好令嬡，只怕你也要付出相當重大的代價。」

呂鴦長嘆一聲，道：「雖然如此，呂某也是在所不計了。」

龍城璧道：「但你一直爲人所利用，

到頭來若還是救不了仙曼，那又如何？」

呂蒍怒道：「不會的！他們的承諾，又豈能不遵守？」

龍城璧道：「他們是誰？」

呂蒍搖搖頭：「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說！」

龍城璧道：「你眞是不肯說？」

呂蒍道：「易地而處，你也會像我這樣。」

龍城璧啞然了。

他再也不能逼呂蒍，也許不是不能，而是不忍。

「你走罷。」龍城璧輕輕地揮了揮手：「但願你的抉擇是正確的。」

呂蒍望了龍城璧一會，忽然說：「浪子，你果然名不虛傳，再見了。」

龍城璧一笑，這一笑看來也是充滿着無可奈何的意味。

呂蒍走了，高氏昆仲也走了。

活的受創而逃，死了的也巳給抬走，這酒家在不久之前是好好的，但在這半個時辰之內，却巳變成了只有血腥氣味的死域。

誰也不願意在這種地方逗留。

龍城璧和老鷃鵡也是一樣，但當兩人望着吳大環的時候，心中不期然地生出了一股歉意。

雖然，他們都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但這種感覺還是無法抑制下來。

× × ×

在黃樹鎭，最熱鬧的地點就是鎭北的一片廣場，尤其是在淸晨時份，這裏更是有如大雜會一般，少說也有七八十個販賣雜物的攤子擠在一起。

這一天上午也不例外，不但原來的小販一檔不缺，同時還出現了一個賣箱子的怪人。

這怪人大概四十歲左右年紀，穿着一件異常寬大的破棉襖，臉色白中帶灰，似乎正在生病。

今天，天還沒有亮，他就巳盤膝坐在痳石橋旁邊，在他的面前，擺放着一隻四四方方的木箱，而在木箱旁邊，又豎起了一個木牌子，寫道：「箱子平沽，白銀千兩。」

最早發現此人此箱的，是賣炸豆腐的焦四伯，他一看之下，差點沒當場把自己捧着的兩盤豆腐壓偏。

但他沒有說甚麼，只是輕輕地嘆一口氣，就捧着豆腐走開。

接着，賣菜三婆、梳頭六姑、豬肉阿焯、針綫巧姐也相繼來了，他們面上的反應雖然並不一樣，但心裏想着的都是那一句話：「瘋了！準是想錢想瘋了。」

梳頭六姑還悄悄的對巧姐說：「那箱子又破又笨拙，就算送給老娘放梳子也嫌骯髒。」

豬肉阿焯却是個嬉皮笑臉的傢伙，他終於忍不住上前，問那怪人：「這箱子爲甚麼要一千兩才肯賣？」

賣箱怪人淡淡地一笑，說：「不爲甚麼，因爲我認爲它可以賣一千兩。」

豬肉阿焯問道：「箱子裏面有甚麼東西？」

賣箱怪人道：「不能說。」

阿焯道：「這東西很値錢嗎？」

賣箱怪人道：「不知道。」

阿焯道：「莫非裏面裝滿了奇珍異寶，所以非要一千兩不可？」

賣箱怪人道：「你想看看嗎？」

阿焯喜孜孜地說：「當然想。」

賣箱怪人道：「那麼請拿來。」

「拿來？」阿焯一怔，道：「拿甚麼來？」

賣箱怪人道：「一千兩銀子。」

阿焯笑了笑，道：「我何來這許多銀子？」

賣箱子人冷笑道：「你怎會連一千兩銀子也沒有？」

阿焯道：「沒有就是沒有，我若有一千兩，也不必在這裏賣豬肉啦。」

賣箱怪人道：「既然沒有銀子，何以故意前來兜搭？」

阿焯笑道：「你是賣箱子的，我是賣豬肉的，雖然大家賣的東西不一樣，但總算都是同行……」

「同行如敵國！」賣箱怪人截然道：「所以你賣你的，我賣我的，誰都不要干擾對方才是。」

阿焯談到這裏，巳有點興緻索然的感覺，正要打退堂鼓，忽然鼻子一陣劇痛，居然給賣箱怪人在面上重重地打了一拳。

阿焯又驚又怒，一摸鼻子，只覺滿手濕濡，原來巳給打得鼻血長流。

「你爲甚麼打人？」他怒氣冲冲也要回敬賣箱怪人一拳，但他的拳頭還沒打出去，頭上居然巳給人打了一記爆栗。

阿焯更加吃驚，但這一記爆栗却又不是賣箱怪人打他的。

阿焯回頭一望，只見背後站着了一個黑衣人。

這黑衣人頭上戴着寬邊的竹笠，而這頂竹笠也同樣是髹得漆黑的。

阿焯本來還是一肚子怒火，但等到他瞧淸楚這人是誰的時候，臉上的表情立刻就完全改變了。

他連忙彎腰鞠躬，陪笑着道：「裘老闆，您早。」

黑衣人「唔」的應了一聲，道：「這裏沒有你的事，快回去賣你的豬肉。」

阿焯又連忙點頭不迭，道：「是的！是的！小的應該賣豬肉，不該多管別人的閒事。」說完，匆匆忙忙地退了下去。

黑衣人趕走了阿焯，目光注視在怪人面前那口箱子之上，他看了很久，才說：「是不是一千兩就賣了？」

賣箱怪人道：「不錯，這是貨眞價實，童叟無欺的買賣。」

黑衣人點點頭，道：「這箱子只賣一千兩，不算貴，一點也不算貴。」

賣箱怪人道：「你買下了？」

黑衣人道：「我是個生意人，遇上了便宜貨，怎可以放過。」

賣箱怪人道：「如此甚好，你給我銀子，我就給你箱子。」

黑衣人道：「我沒帶銀子出來，可以到舍下收取嗎？」

賣箱怪人道：「這個不成問題。」說着，緩緩地站直了身子，跟隨着黑衣人離開了廣場。

豬肉阿焯怔住了。

賣菜三婆、梳頭六姑、針綫巧姐也是大感意外。

他們都知道，那個黑衣人就是一錢藥局的老闆裘潤，裘潤又被稱爲黑衣大夫，他是個著名的老奸巨猾，又怎會用一千兩來買一口木箱子？

衆人自然難免議論紛紛了，但他們又怎能想像得到事情的眞相？

千年雪木五毒蠱

一錢藥局是黃樹鎭裏最大的藥局，也是鎭內所有行業中最大的一間店舖。

裘潤的宅院就在這藥局的後面。

賣箱怪人雙手捧着箱子，一直跟在裘潤的背後向前走。

不久，兩人來到一座樓房門外，這裏地上舖滿着細砂，兩旁都擺放着兵器架。

毫無疑問，這裏經常有人在練武，但現在却只有裘潤和那個賣箱怪人。

裘潤把怪人帶到這裏，才慢慢地轉過了身子，道：「尊駕貴姓？」

賣箱怪人道：「我是來賣掉這口箱子的，我叫甚麼名字，你不必理會。」

裘潤道：「但我認爲非問不可。」

賣箱怪人道：「爲甚麼非問不可？」

裘潤生道：「像你這一口箱子，只賣一千兩實在是太少了。」

賣箱怪人道：「那又怎樣？」

裘潤亘：「所以，我懷疑這是賊贓，所以才會以這種低廉的價錢出售。」

賣箱怪人道：「你認爲它値多少？」

裘潤道：「你若把這口箱子拿到醫谷，最少可以賣得一萬兩，甚至二三萬兩也不是奇事。」

賣箱怪人道：「這口箱子怎會這樣値錢？」

裘潤道：「箱子的手工雖然很拙劣，但它是用千年雪木造成的。」

賣箱怪人道：「千年雪木又是甚麼東西？」

裘潤道：「它是一種矮小的樹木，生長極慢，每一百年才會增高一尺左右。」

賣箱怪人道：「這種樹木珍貴嗎？」

裘潤道：「當然珍貴，在醫者的眼中，它甚至比千年雪蓮還更難求。」

賣箱怪人道：「但却有個怪人，把這種稀罕之極的木料造成一口箱子。」

裘潤道：「這人是誰？」

賣箱怪人道：「不是我。」

裘潤道：「當然不是你，因爲照我看，這口箱子最少巳完成了超過五十年。」

賣箱怪人道：「不錯，你的眼光眞準，不愧是鼎鼎大名的黑衣大夫。」

麥潤道：「你早巳知道我需要這口箱子？」

賣箱怪人道：「只要是想治好『神痲五毒蠱』的人，都會很需要這口箱子。」

裘潤道：「但我不一定眞的很需要千年雪木。」

賣箱怪人冷冷一笑，道：「可是，我却知道你答應了呂蒍，要淸除他女兒所中的神痲五毒蠱。」

裘潤淡淡一笑，道：「你對裘某的事情，倒是知道得不少，但我却連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賣箱怪人道：「你不必知道，我只是一個賣箱子的人而巳。」

裘潤道：「你絕不是爲了一千兩而勞碌奔波。」

賣箱怪人道：「那麼你認爲我的目的是甚麼？」

裘潤面色一寒，道：「你是來殺我的殺手！」

賣箱怪人冷然道：「我若要殺你，何以一直沒有動手？」



高不窮吼叫道：「是風雪之刀！」

裘潤道：「因為你沒有把握，所以直到現在還不敢動手！」

賣箱怪人道：「這倒好笑了，我若一直不動手，豈非必然無功而退？」

裘潤道：「不，你最少還有一個機會的。」

賣箱怪人道：「你認為這機會在那裏，是不是這一口箱子？」

「不錯，」裘潤冷冷道：「只要我一打開這口箱子，你的機會就來了。」

賣箱怪人冷然一笑：「你敢肯定，這口木箱子裏一定暗藏機關？」

裘潤嘿嘿一笑：「難道你敢否認？」

賣箱怪人嘆了一口氣，道：「你以為我是甚麼人？要用這種第八流的手段才能殺得了你？」

裘潤道：「我知道你是誰，你就是隴西『毒殺手』花千變！」

「花千變？」賣箱怪人陡地大笑：「你說我就是隴西的毒殺手花千變？」

裘潤冷冷一笑，道：「你這種手段，可瞞不過裘某的眼睛，而且世間上，也只有花千變，才會擁有這一口箱子！」

賣箱怪人道：「你知道這一口箱子的來歷？」

裘潤道：「當然知道，造這一口箱子的人，是風雪老祖，他在五十年前把這口箱子造好，保存了三十年之後，就送給了『武林詩君子』花夢人。」

賣箱怪人點點頭，道：「花夢人雖以詩劍名動江湖，但他的詩詞和劍法，其實都並不怎麼出色，倒是君子二字，可以當之而無愧。」

裘潤道：「所以風雪老祖才會把這口箱子送給花夢人。」

賣箱怪人冷冷一笑，道：「而花千變的父親，就是這位武林詩君子，所以你就以為，當花夢人去世後，這口箱子必然會落在花千變的手上。」

裘潤冷哼道：「難道不是這樣嗎？」

賣箱怪人嘿嘿一笑，道：「本來的確是這樣的，但後來却又有了變化。」

裘潤道：「甚麼變化？」

賣箱怪人道：「花千變在劍法方面，不錯是青出於藍，遠勝乃父花夢人甚多，但他父親是個君子，而他却是一個冷血禽獸！」

裘潤道：「職業殺手不能有情，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賣箱怪人哼了一聲，道：「但他連老弱婦孺都殺！」

裘潤皺了皺眉，道：「也許，他有苦衷！」

賣箱怪人道：「不必為這種冷血禽獸辯護了，總而言之，他該殺！」

裘潤吸了一口氣，道：「你眞的不是花千變？」

賣箱怪人道：「我若是花千變，又怎會自己大罵自己？」

裘潤冷冷道：「人心難測，誰知道你心裏有甚麼鬼主意？」

賣箱怪人道：「這口箱子本來已是花千變之物，但我却認為他不配擁有千年雪木這等稀世奇珍，所以就跑到隴西千花閣，把這個冷血禽獸一掌斃了！」

裘潤冷然說道：「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你殺人奪箱，這種手段也不見得如何光采！」

賣箱怪人道：「幸好我跟君子二字，本來就是相距千千萬萬里，休說殺一個花千變，便是把一千一萬個花千變殺了，天下間又有誰能把我怎樣？」

裘潤冷笑道：「尊駕好大的口氣，這份胆色，我看只怕連韋雪魂也要給你比了下去！」

賣箱怪人道：「你以為我是大冰原之魔的黨羽？」

裘潤目光閃動，沉聲道：「雖不中亦不遠矣！」

賣箱怪人搖搖頭，道：「但我可以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並不是韋雪魂的任何黨羽，從前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絕不會是。」

裘潤沉默了半晌，忽然臉色驟然一變，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後倒退了兩步。

「你……你……你……難道你就是韋雪魂？」

賣箱怪人沒有回答，却忽然把頭髮一扯。

他這一扯也並不如何用力，但就這麼一扯之下，他頭上所有的頭髮都已掉落了下來，立刻露出了一顆光禿禿滑不留手的腦袋。

裘潤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灰白。

他早已知道這個賣箱怪人大有來歷，但却怎樣也想不到，這人竟然就是大冰原之魔韋雪魂！

× × ×

裘潤從未見過韋雪魂，但這時候，他已知道韋雪魂正站在自己的眼前。

這人若非韋雪魂，又有誰會是韋雪魂呢？

裘潤在這一瞬間，已一連罵了自己七八十遍混蛋笨蟲。

他若早一點知道這人就是大冰原之魔，又豈敢引狼入室，把韋雪魂帶到自己家裏來？

當然，他做夢也想不到，韋雪魂不但到了江南，而且還看上了這一間藥局。

裘潤雖然平時工於心計，處事也頗有手段，但等到他知道眼前這人就是韋雪魂之後，却還是難免大失方寸，連說話也不大靈活起來。

韋雪魂冷冷的望着他，一直望了很久很久才緩緩地說道：「你還買不買這口箱子？」

裘潤雙手亂搖，道：「不！不買！這口箱子我是買不起的。」

韋雪魂冷冷道：「難道你連一千兩也付不起？」

裘潤吸了一口氣，道：「一千兩我是付得起的，但它並不只值這個價錢。」

韋雪魂道：「你是不敢買？」

裘潤道：「不是不敢，而是不配。」

他的語氣再也沒有半點驕傲。

在韋雪魂的面前，他已經變得微不足道。

韋雪魂這才滿意地一笑：「很好，最少你還知道自己不配跟我談生意，否則你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塊大冰雪。」

裘潤的臉一陣痙攣，「冰魔手」這一門功夫，他是早已聽聞多時的。

他不敢再作聲，更加不敢發動任何攻擊。

只聽見韋雪魂咳嗽兩聲，接着說道：「你的主子是不是已到了江南？」

裘潤乾笑道：「我有甚麼主子？你大概是看錯了罷？」

韋雪魂倏地喝道：「不要在我面前裝蒜，你以為你的秘密可以隱瞞一世，那可是做夢！」

裘潤道：「我有甚麼秘密？」

韋雪魂冷笑道：「你在黃樹鎮可以呼風喚雨，連在這裏雄霸了二十餘年的黃家三絕都給你趕走，但這眞是你自己那麼厲害嗎？說穿了，還不是狐假虎威而已！」

裘潤的臉上已沒有一些血色，他楞住了很久，才茫然道：「某是狐，那麼老虎又是誰？」

韋雪魂冷冷道：「當然是你的主子，也就在江湖上號稱『仁義無雙』的葛艷陽葛大俠！」

裘潤又呆了一會，但接着却又狂笑起來：「韋先生，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葛艷陽是甚麼人？裘潤又是甚麼人？簡直是天南地北，怎可以拉在一起相提並論？」

韋雪魂冷笑道：「憑你這塊材料，當然不配跟葛艷陽相提並論，他若是皇帝，那麼你只能算是一個小太監而已。」

裘潤笑聲倏止，臉色又再難看了好幾分。

韋雪魂冷冷的盯着他，又說：「這個把月以來，葛艷陽到處找尋我的踪跡，你是他的狗爪子，今天若能把我擒住或者是毒殺，那可是一件莫大的功勞。」

裘潤搖搖頭，說道：「我沒有這種本領。」

韋雪魂冷冷道：「人貴自知，你能夠知道這一點，總算還不太笨。」

裘潤道：「千年雪木我是買不成的了，但尊駕想要甚麼却是不妨開口。」

韋雪魂目光一寒，道：「我若說要你這條狗命呢？」

裘潤嘆道：「雖然你已來了，我又還有甚麼話好說？」

他這句話並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普天之下，又有幾人能單獨對抗這位大冰原之魔？

對抗固難，就算想逃避也是絕不容易的事。

韋雪魂嘿嘿一笑，道：「你懂得這樣說，今天我就饒你一命。」

裘潤鬆了一口氣，說道：「如此多謝了。」

韋雪魂說道：「但你必須答應我兩件事。」

裘潤道：「請說。」

韋雪魂道：「第一：把呂仙曼放了，還要清除她的體內的蠱毒。」

裘潤道：「若有千年雪木煎藥服下，她一定會復原得更快。」言下之意，是說就算沒有千年雪木，他也同樣可以治好呂仙曼的。

韋雪魂這才滿意地點點頭，接道：「第二：你要治好另一個人的傷。」

裘潤一怔：「這人是誰？」

韋雪魂冷冷道：「你不必理會，也無權過問。」

裘潤道：「我若不答應又怎樣？是不是必死無疑？」

韋雪魂道：「這答案你已經說出來了，相信你還想活下去罷？」

裘潤長長嘆了口氣，道：「但我不明白，呂仙曼又不是妳的女兒，你又何必為了她來到這裏冒險？」

韋雪魂道：「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冒險，只是順道救她出險而已。」

裘潤道：「人人都說你是大冰原之魔，想不到却都這等菩薩心腸。」

韋雪魂喝道：「少說廢話，照我的說話去幹！」

裘潤却還是站在那裏，似乎不想依照韋雪魂的說話行事。

韋雪魂的瞳孔忽然收縮，因為他已察覺到背後來了一個人。

這人到底是誰？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殺氣？

這種殺氣雖然無影無形，但韋雪魂却已深深的察覺得到。

若不是這個人的突然出現，裘潤的態度絕不會改變過來。

裘潤本已懾於韋雪魂的聲威，但這人一來，他的胆量又變大了。

裘潤的面上露出了興奮之色，就像是一個遇溺的人忽然抓住了一塊浮木。

韋雪魂終於緩緩地轉過身子，目光如刀地瞧着那人。

那人也瞧着韋雪魂，而且一直氣定神閒，面露笑容。

雖然那人在笑，但從他那烱烱目光之中，却又使人感覺到一種無比的權威和肅嚴之氣，直逼而來。

「仁義無雙葛艷陽！」韋雪魂冷冷地叫出了那人的外號和名字。

那人仍然在微笑，又向韋雪魂微微地點了點頭，道：「韋兄，你果然已到了江南。」

韋雪魂冷冷一笑，道：「江南風貌雖然迷人，但我實在不喜歡在這裏看見你這副嘴臉。」

葛艷陽哈哈一笑，道：「葛某雖然年紀不輕，但自信長相還不怎麼難看，韋兄又何出此言？豈非存心讓葛某難過嗎？」

韋雪魂道：「銀梅別院一戰，你曾經易容參戰，當時我雖然給你打得重傷，但還是想不到，名滿天下的仁心堡堡主葛大俠居然也混在殺手羣裏！」

葛艷陽「唔」的一聲，說：「那一戰你居然不死，的確令人驚佩。」

韋雪魂道：「若當時有兩個葛艷陽，我這個冰魔早就屍首無存了。」

葛艷陽道：「葛艷陽只能有一個，就像是閣下那樣的人材，世間上又怎可能再有第二位？」

韋雪魂道：「韋某在江湖之上惡跡昭彰，你要殺我，本是堂而皇之光明正大的事，何以却要弄得如此閃縮，生恐別人知道？」

葛艷陽哈哈一笑，道：「把你視為江湖大惡魔之輩雖然為數極多，但也有某一部份眼睛雪亮之輩，認為你並不是眞正的壞蛋。」

韋雪魂冷哼一聲：「難道他們居然會把我當作是大大好人了？」

葛艷陽道：「好人是不嗜殺的，你當然不配被稱爲好人。」

韋雪魂道：「旣然不是好人，那就是壞人啦。」

葛艷陽搖搖頭，道：「若這樣說，却未免是太武斷了，韋兄雖然殺性極重，但却並不是爲了一己私慾而殺人。」

韋雪魂冷笑道：「莫非韋某殺人，居然是爲了武林公益嗎？」

葛艷陽道：「在他們這些人的眼中看來，的確如此，也就是他們嘴裏經常說的四個字：『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韋雪魂仰天大笑：「葛堡主，你這不是把我捧上半天了嗎？」

葛艷陽搖搖頭，道：「把你捧上半天的並不是葛某，而是那一羣眼睛雪亮的武林高手。」

韋雪魂道：「這倒奇了，難道葛堡主也認爲那些人的看法很正確？」

葛艷陽道：「若說一句大公無私的說話，他們的確沒有看錯人。」

韋雪魂道：「但你並不是大公無私的眞正君子。」

葛艷陽道：「做一個眞正的君子，必須淡薄名利，而且還要有所犧牲。」

韋雪魂道：「在一般江湖人眼裏，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他們才會把你譽爲『仁義無雙』。」

葛艷陽道：「要得到這個稱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韋雪魂道：「沽名釣譽，本來就比做賊還要吃力。」

葛艷陽道：「雖然吃力，但却也樂趣無窮。」

韋雪魂道：「葛堡主對於這種事樂此不疲，但韋某却連想一想也會覺得嘔心，所以，我乾脆把自己變成一個人見人怕的大魔頭。」

葛艷陽說道：「要做一個人見人怕的大魔頭，同樣絕不簡單，別的不說，只要武功稍差一點，大魔頭很容易就會變成寃大頭，隨時隨地都會死在那些俠士們的手裏。」

韋雪魂道：「你就是江湖中鼎鼎大名的老俠士，聽說下一屆的武林盟主，一定非你莫屬了。」

葛艷陽淡淡道：「現在還是未免言之過早。」他這句話可不是謙遜，而是認爲「此事只爭遲早而已」。

韋雪魂冷冷一笑，道：「你要做武林盟主便做個够，却又爲何非殺我不可？」

葛艷陽聽見這一句話，面色倏地一沉，道：「這只好怪你太多殺戳，幾乎每一個月都要大開殺戒一兩次！」

韋雪魂道：「我殺我的，跟你又有甚麼相干？」

葛艷陽說道：「若是你殺你的，葛某自然是一概不管，也懶得去理會，但韋兄所殺的，却是葛某的伙伴，葛某的精銳部屬！」

韋雪魂冷笑道：「韋某從來沒有殺過仁心堡裏任何一人。」

葛艷陽道：「但葛某的伙伴和部屬，又豈僅只有仁心堡中人而已？」

韋雪魂道：「如此說來，葛堡主早已在江湖之上，遍植龐大的勢力了？」

葛艷陽說道：「要成大業，自然是要有強大力量作爲支撐，否則一切都只是空談！」

韋雪魂說道：「葛堡主胸懷大志，只怕就算是做了武林盟主，也不會就此而滿足。」

葛艷陽道：「那也是將來的事，只怕你沒有機會可以看得見了。」

韋雪魂冷冷道：「葛堡主言下之意，是在今天之內便可把我殺掉？」

葛艷陽道：「你是葛某大敵，如今狹路相逢，又豈容你活着離開黃樹鎭？」

韋雪魂道：「銀梅別院一戰，葛堡主遣派項大先生佈下天羅地網，而你也曾親自參戰，但却還是未能把我這條性命取去，難道你已經忘掉了？」

葛艷陽道：「此事至今仍然歷歷在目，又怎會忘記？正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天葛某旣有决心殺你，自然又有另外一套辦法。」

韋雪魂道：「我不懂。」

葛艷陽怪笑說道：「你很快就會明白了。」

說到這裏，鋪滿着細砂的場子忽然響起一陣車輪滾動的聲音。

韋雪魂的眼色倏地變了。

因爲他看見了一輛囚車，而車裏囚禁着的人，赫然正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韋雪魂看見了司馬血，但司馬血却沒有看見他。

原來這位名震江湖的殺手之王，已陷入昏迷的狀態中。

但韋雪魂並未衝動，反而比剛才還更沉着，還更冷靜得多。

他知道，這時候萬萬不能再走錯一步，否則司馬血的性命就很難再保得住。

在這輛囚車的兩旁，分別站立着幾個黑衣武士，而且還有兩把利刀架在司馬血的脖子上。

葛艷陽的笑聲又再響起：「韋兄，你是不是要裘大夫去治好他的傷？」

韋雪魂沉着臉，道：「你早已知道咱們在甚麼地方？」

葛艷陽笑道：「要查悉三位的下落，雖然頗爲困難，但却遠不是絕無可能的事情。」

韋雪魂道：「你的本事眞大，居然連殺手之王也給囚禁着。」

葛艷陽道：「這算不上甚麼，而且司馬血已受了傷，要活捉他自然不是一件難事。」

韋雪魂道：「自從銀梅別院之戰，這位司馬兄弟一直陪在韋某父女左右，初時是我身受重傷，但他先用碧血靈芝丸把我的性命保住，繼而把我帶到江南送入醫谷，現在，我的傷已好了，但在七八天前，他却又跟江南金砂帮的十一位高手厮殺，以致身受重傷。」

葛艷陽冷冷道：「金砂帮的人，也就是葛某的部屬，他可不算糊塗。」

韋雪魂道：「離開銀梅別院後，咱們一直暗中調查那一戰的眞相，終於證實了主謀者正是尊駕這位葛堡主，而那金砂帮帮主，其實也就是仁心堡刑堂堂主！」

葛艷陽道：「以司馬血的脾性，自然

非要對付金砂老人不可。」

金砂老人就是金砂帮帮主，司馬血本來只想擒制住他，再逼問多一點內情。

但火併金砂帮之後，司馬血只是單獨行事，沒有讓韋氏父女知道。

那一戰，金砂帮雖然損折高手不少，但司馬血孤身犯險，結果也是身受重傷，情況危殆。

尙幸韋霜霜及時跟了上來，兩人力拚之下才能殺出重圍，但司馬血傷勢不輕，就算想把他送往醫谷也恐怕會來不及。

於是，韋雪魂便立卽想到了黑衣大夫裘潤。

裘潤在黃樹鎭，由他出手相救，也許還可以趕得及保住司馬血的性命。

誰知形勢突變，韋雪魂離開了女兒和司馬血後，葛艷陽立刻就派人把司馬血擒了回來。

司馬血已成爲俘虜，霜霜又怎樣？

韋雪魂面上雖然還很鎭定，但內心却是焦急不已。

葛艷陽望着他，嘴角露出了得意洋洋的微笑，過了很久，他才緩緩地說：「這位殺手之王，對你們韋家父女來說，眞是情深義重之極，看來，他和一般的冷血殺手，的確是大不相同。」

韋雪魂臉色一沉，道：「你要甚麼條件才能放了他？」

葛艷陽哈哈一笑：「你現在很想跟葛某談條件嗎？」

韋雪魂道：「我是一個爽快的人！」

葛艷陽道：「我就是欣賞你這種爽快的脾氣，事到如今，大家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令嬡很乖巧，咱們雖然抓住了司馬血，但她却已逃了出去。」

韋雪魂心中一寬，但面上的表情還是冷冷淡淡的：「你們出動了多少人去對付我女兒？」

葛艷陽微微一笑，道：「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大概三十餘人左右。」

韋雪魂冷哼着說道：「虧你以名門正派，仁義無雙的大俠自居，但是對着咱們韋家父女，却只能一味倚多爲勝，眞不要臉！」

葛艷陽道：「但葛某處事周詳，一般江湖中人，又怎知道得這許多秘密？」

韋雪魂道：「如今最少我已知道，裘潤也知道。」

葛艷陽道：「裘潤他不敢說，而你却是不會說的。」

韋雪魂道：「而且，就算我說出這種事，別人也不會相信。」

葛艷陽道：「人貴自知，你現在大概後悔自己成爲了一代大魔頭罷？」

韋雪魂道：「我現在只後悔一件事，就是沒有把司馬血趕走，以致釀成這個局面。」

葛艷陽道：「你這樣說，未免是對司馬血太不瞭解了，像他這種人，只要決定了要做某件事，就算强如你我，也是無法加以阻攔的。」

韋雪魂道：「所以，就算我想把他趕走，也只會徒勞無功。」

葛艷陽點點頭，說道：「上天下地，唯一可以把他趕走的，也許就只有死神而已。」

韋雪魂道：「但他並不該死。」

葛艷陽道：「他的確並不該死，該死的是你，但也許是我。」

韋雪魂道：「不管是你該死還是我該死，總之司馬血是一點也不該死的人。」

葛艷陽道：「所以我沒有下命令殺了他。」

韋雪魂道：「但他現在看來已和死人沒有甚麼太大的分別。」

葛艷陽道：「是的，但他最少還沒有嚥氣。」

韋雪魂道：「在這輛囚車裏，他還能活多久？」

葛艷陽望了司馬血一眼，過了一會才說：「也許一兩天，也許只能再活幾個時辰。」

韋雪魂又問道：「你要怎樣才能放了他！」

葛艷陽狡猾地一笑，然後又沉默了很久，才說：「一命換一命，你說公平不公平？」

韋雪魂點點頭：「聽來公平得很。」

葛艷陽道：「你懂得這麼說，那就好辦了，只要你留下來，我就放了殺手司馬血。」

韋雪魂道：「司馬血已暈迷不醒，就算你放了他他也走不動。」

葛艷陽道：「你可以先把他帶走，然後才再回來。」

韋雪魂嘿嘿一笑：「你不怕我去如黃鶴嗎？」

葛艷陽道：「因爲你並不是一隻黃鶴，而是大冰原之魔，所以，只要是你答應過的事情，葛某人是絕對放心，毫不懷疑的。」

韋雪魂瞳孔收縮：「你眞的對我有這種信心？」

葛艷陽冷冷一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戰場上，只會相信朋友而不肯相信敵人的人，往往會慘敗倒下。」

韋雪魂道：「朋友不可信，反而敵人可信？」

葛艷陽道：「任何事情，最不智的做法就是斷章取義，朋友有可信有不可信，敵人也是一樣，那是要看那一種朋友，和那一種敵人才能立下判語的。」

韋雪魂凝視着他，忽然說：「你眞的不怕縱虎歸山，日後鑄成大錯？」

葛艷陽道：「這就要賭一賭了。」

韋雪魂道：「想不到以你那樣的人，居然也會賭一賭運氣。」

葛艷陽搖搖頭，道：「我賭的並不是運氣，而是賭一賭自己的眼光，倘若自己目光如豆，看錯了，而致吃了大虧，那也是心甘情願，與人無尤的。」

韋雪魂道：「不愧是葛艷陽，旣然這樣，我走了。」

葛艷陽道：「你不但要帶着司馬血走，也要連黑衣大夫也一併帶走。」

裘潤大吃一驚，忙道：「葛堡主，這怎麼可以？」

葛艷陽面色一沉：「爲甚麼不可以？他若不把你帶走，就算放了司馬血又有甚麼用？」

韋雪魂冷冷地點了點頭，道：「葛堡主說的不錯，若沒有裘大夫悉心治療，這

位殺手之王只怕很難活到明天。」

袭潤的臉色蒼白如雪，正待開口說話，葛艷陽已揮了揮手，說道：「不必多言了，快檢拾好你的藥囊，然後陪韋先生上路。」

袭潤呆了一呆，知道再求情也是沒用，只好苦着臉點頭道：「屬下，遵命。」

葛艷陽又說：「嗯！你還要記着一件事。」

袭潤道：「請堡主吩咐。」

葛艷陽道：「司馬血的性命，現在已變成你的性命，你明白了沒有？」

袭潤一怔，隨即又點頭如搗蒜，迭聲說：「屬下明白，屬下明白！」

葛艷陽的意思是說：「若司馬血的傷治不好，你也活不成了。」

這是命令，也是一種威逼，但却絕不會是虛言恫嚇。

袭潤生平殺人無數，活人也不少，但却以這一次最是無可奈何。

尤其是要陪伴着大冰原之魔一塊兒去，那更是一種難言的恐怖滋味。

正當袭潤準備檢拾藥囊的時候，韋雪魂又對葛艷陽說：「呂鴦的女兒，聽說也在這裏。」

葛艷陽沉吟半晌，才道：「不錯，但抓住這個女娃娃來要脅呂鴦，却不是葛某的主意。」

韋雪魂冷冷道：「這一點我倒是信得過的，像呂鴦那樣的脚色，也不值得用這麼痲煩的手段來拉攏。」

葛艷陽道：「你想葛某連呂仙曼也放了？」

韋雪魂道：「不錯。」

葛艷陽道：「如此一來，却變成以二換一了。」

韋雪魂道：「你認爲不公平？」

葛艷陽哈哈一笑：「區區一個呂仙曼，又算得上甚麼？既然韋兄要順道救她，葛某也自然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說到這裏，向袭潤瞪了一眼：「還不把呂小姐放了？」

袭潤忙應聲道：「屬下遵命！屬下遵命！」

韋雪魂等到袭潤進入樓內後，才輕輕地嘆了口氣，道：「本來，他也算得上是一號人物，但在葛堡主面前，他却簡直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一個東西。」

葛艷陽說道：「但他還是拚命的向上爬。」

韋雪魂道：「你會給他向上爬的機會嗎？」

葛艷陽道：「當然會，否則，葛某又怎能駕馭麾下衆多高手？」

韋雪魂道：「只怕他一輩子都不會滿足。」

葛艷陽道：「也只有一輩子都不會滿足的人，才會成爲奴隸。」

「奴隸？你的奴隸？」

「從表面看來，他似乎是葛某的奴隸，但實際上，眞正奴役着他的並不是我這位葛堡主，而是名利和權力。」

「名、利、權力！」韋雪魂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這都是男人致命缺點所在。」

葛艷陽點點頭，道：「除此之外，形形式式的各種嗜好，也可以奴役着任何一個人。」

韋雪魂道：「不錯，就像我這個大冰原之魔，我最大的缺點就是嗜殺。」

葛艷陽道：「其實，你殺的都是壞人，其中還包括不少僞君子。」

韋雪魂道：「你呢？你是否承認自己也是個僞君子？」

葛艷陽道：「在別的地方，又或者在別人的面前，我當然不會承認。」

韋雪魂道：「現在呢？」

葛艷陽道：「我的事早就瞞不過你，那又何必還再裝模作樣？」

韋雪魂道：「你果然不愧是大奸大惡的仁義無雙僞君子！」

葛艷陽捋鬚一笑：「你過獎了。」

這時候，袭潤已帶着一個臉色青白的紅裙少女走了出來。

在袭潤的背上，還揹着了一個藥囊。

韋雪魂滿意地微笑，目注着葛艷陽道：「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葛艷陽道：「本來是不可以的，因爲我實在很想在今天內就殺了你。」

韋雪魂道：「你現在再改變主意仍然來得及。」

葛艷陽搖搖頭，道：「這並不合乎葛某做事的原則，我的話既然已說出口，就得貫徹一致地繼續下去，你去罷。」

韋雪魂沉默了一會，才說道：「你的眼光眞的確不錯，我會回來的，一定會再回來的！」

就是這樣，韋雪魂走了，他還帶走了司馬血和呂仙曼，同時也帶走了黑衣大夫袭潤。

葛艷陽目送着這四個人離開了一錢藥局，臉上的神情一片冷漠。

× × ×

在一條陰暗的巷子裏，有兩個醉漢懶洋洋地躺在溝渠邊。

溝渠本來是又腥又臭的地方，但這兩個醉漢來了之後，整條溝渠的氣味就改變了。

因爲他們帶來的酒太多，居然把幾十斤酒到處亂潑，以致溝渠裏的髒水都變成了芬芳馥郁的美酒。

這兩個醉漢，一個奇胖無比，而另外一個剛好相反，簡直是面無四両肉，彷彿一陣大風吹來也可以把他吹上半天似的。

兩人躺在這條陰暗的巷子裏，環境雖然一點也不高尚，但身邊却有十幾罎陳年佳釀，還有鷄鴨七八隻，牛肉羊肉各兩大盤。

只聽見瘦醉漢忽然哈哈一笑，道：「瞧，又有星星在頭上垂涎三尺啦。」

胖醉漢道：「不要說是星星，便是月亮裏的嫦娥，她看見咱們這麼享福，也一定很想下凡而來，參與一份。」

瘦醉漢搖搖頭：「嫦娥有甚麼好？她不懂喝酒，最好是李白重現人間，才配跟咱們在此對飲！」

胖醉漢道：「李白雖然是喝酒能手，但他是詩仙，一醉便要吟哦詩詞，老子可應付不來。」

瘦醉漢道：「李白吟詩，你却要一要唐門五絕指法助興，豈不甚好？」

胖醉漢搖搖頭：「唐門五絕指法雖好，但現在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正是英雄無用武之地，又正是恨天無柱，恨地無環，眞是苦煞老子也！」

瘦醉漢道：「常言道，練功千日，用在一朝，況且唐兄這手五絕指法，已降服過無數魑魅魍魎，現在休息片刻，那也是天經地義之事。」

胖醉漢嘆了口氣，道：「倘若天下太平，江湖上無風無浪，老子自然也就樂於安逸一點，但老鍾，如今可不是太平盛世啊！唉！眞是一言難盡，莫堪提！莫堪提！」說着，又長嘆兩聲，咕嘟咕嘟地喝了幾口美酒。

原來這奇胖無比的醉漢，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而在他身邊的「老鍾」，乃是長安杭州酒家鍾掌櫃的堂弟鍾萬斗。

鍾掌櫃爲人比較嚴肅，平時不苟言笑，跟唐竹權很少說話。

尤其是卓五姑死後（詳情請閱「君子報仇」一文），鍾掌櫃更是鬱鬱寡歡，雖然如常工作，但一副臉色通常却並不怎麼好看。

唐竹權並沒有怪他，而且也很爲他難過。

但鍾萬斗却和鍾掌櫃截然不同。

鍾萬斗的祖父「遊俠」鍾奉先，父親是「賭王」鍾存義，而他則被稱爲「無酒不歡」。

只要聽聽他的外號，就不難想像得到他是個怎樣的人。

「無酒不歡」遇上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那眞是大將碰大將，天王遇天王，兩人不喝個天崩地裂才是怪事。

本來，他們是在杭州樓喝酒吃肉的，但後來却給鍾掌櫃趕了出去。

唐竹權是杭州樓的老闆，但鍾掌櫃脾氣一發作，就連老闆也要退避三舍。

唐竹權無奈，只好和鍾萬斗在街上到處亂逛，後來兩人又跟另一間酒家的老闆賭錢，結果居然大有斬獲。

唐竹權大獲勝利之後，却不要銀子，只是僱用了一輛馬車，在那酒家裏捧走了二百多斤陳年佳釀，又拿走了煮熟了的鷄鴨和牛羊肉。

那酒家的老闆莫名其妙，心想：「你杭州樓裏又不缺乏這些東西，何必要在我這裏弄得天翻地覆？」但這老闆輸了一千二百多両銀子，而唐竹權所拿的酒肉才只值二百多両，比對之下那是大大便宜，所以他不但沒有生氣，而且還暗呼不幸中之大幸。

唐竹權和鍾萬斗拿走了這許多酒肉，也懶得去找甚麼高雅的地方來慢慢享用，只是隨便地來到這條巷子，就在這裏大快朶頤。

兩人東拉西扯，胡說八道了一會，忽然有個叫化子走了過來。

鍾萬斗瞪了他一眼：「你是不是想吃喝一頓？」

那叫化子眨了眨眼，搖搖頭道：「不想。」

鍾萬斗道：「爲甚麼不想？難道你沒看見這裏放滿了佳餚美酒？」

叫化子笑了笑，道：「我的眼睛又不瞎，鼻子也靈得很，又怎會不知道？」

鍾萬斗道：「那麼你走過來幹嗎？難道想挨揍？」

叫化子道：「你爲甚麼要揍我？」

鍾萬斗道：「我怎會揍你？你又不是我的兒子。」

叫化子道：「你既不會揍我，我又怎會挨揍？」

鍾萬斗道：「我雖然不揍叫化子，但是唐大老闆的心情却很惡劣，剛才他還在說甚麼恨天無柱，恨地無環，而你却在這時候跑上來嚕嚕囌囌，這豈不是自討苦吃嗎？」

叫化子淡然一笑：「唐大老闆雖然悶得發慌，但我既非天之柱，地之環，他又怎會對我有甚不客氣之舉？」

鍾萬斗搖頭道：「你此言差矣……」

「差你奶奶個熊！」唐竹權忽然怪聲叫道：「你不懂就少放屁，老子看見這叫化子，簡直比抓了雙天至尊還更高興，虧你還在這裏胡說八道，大放厥詞。」

鍾萬斗一怔：「你平時不是很討厭叫化子的嗎？」

唐竹權乜斜着眼道：「叫化子就像是女人，你懂不懂？」

「叫化子像女人？」鍾萬斗陡地呆住：「你這麼說，老鍾更加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唐竹權道：「女人有些很可愛，但有些則很討厭，甚至是很可怕的，你明白了沒有？」

鍾萬斗摸了摸腦袋，似懂非懂地說：「大概好像是的。」

唐竹權也不管他懂也不懂，接着又說道：「叫化子也和女人一樣，雖然有些很討厭，就像是拍之不盡，驅之不散的蒼蠅，但也有不少叫化子相當可愛，簡直比陳年的女兒紅還好得多。」

那叫化子笑道：「你千萬不要把我當作女兒紅一口喝掉才好。」

唐竹權「呸」的一聲，道：「少臭美！你以爲自己眞是個香寶寶？」

叫化子笑了笑，道：「丐帮裏面沒有香寶寶，只有臭叫化。」

鍾萬斗盯着他，說道：「你是丐帮中人？」

叫化子道：「是的。」

鍾萬斗道：「聽說貴帮有個叫化，他的消息特別靈通，連丐帮帮主都自嘆不如，這是不是眞的？」

叫化子還沒有回答，唐竹權已搶着說：「當然是眞的。」

鍾萬斗道：「聽說這叫化子姓丁，叫丁黑狗，倒不知道爲甚麼把名字弄得如此難聽。」

唐竹權冷笑一聲：「難道你的名字又很動聽了？」

鍾萬斗道：「總算不差。」

那叫化子微微一笑，道：「丁黑狗之所以叫丁黑狗，原因有三。」

鍾萬斗大感興趣，道：「一個名字居然有三個原因，這倒要洗耳恭聽。」

叫化子道：「第一個原因，是因爲丁黑狗的老子也姓丁，所以他就跟着父親姓丁了。」

鍾萬斗一怔，不禁大失所望：「這一點不算有趣，老鍾的老子也是姓鍾的，就

等於唐大胖子的老子也姓唐一樣，根本就不是甚麼秘密。」

叫化子道：「我只是說原因之一，而不是跟你談甚麼秘密？」

鍾萬斗皺了皺眉，道：「那麼原因之二又是怎樣的？」

叫化子道：「第二個原因，是丁黑狗的皮膚比常人黝黑得多，至於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爲他在狗年出生的，所以就叫做丁黑狗。」

鍾萬斗「啊」的一聲，說道：「原來如此。」

叫化子道：「你還有甚麼難聽的說話沒有？」

鍾萬斗道：「你好像有點不高興？」

叫化子道：「你說丁黑狗這個名字不好聽，我自然想高興也高興不來。」

鍾萬斗一怔：「你跟丁黑狗是好朋友嗎？」

叫化子搖搖頭：「不是。」

鍾萬斗道：「丁黑狗是你的親戚？」

叫化子又搖搖頭：「也不是。」

鍾萬斗道：「既然不是，那又何必不高興？」

叫化子瞪着他，忽然大聲道：「你這條笨豬聽着，我就是丁黑狗！」

鍾萬斗陡地一呆，但他隨即又笑了起來：「我的好叫化哥哥，你不要跟我這個醉像伙開玩笑了，閣下皮細肉白，又怎麼是那個丁黑狗？」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老子以爲你還很清醒，原來早已醉得他奶奶的一塌糊塗。」他一面說，一面用衣袖往叫化子的臉上大力一抹。

一抹之下，只見一層白色的粉末立時撲簌簌地從叫化子的臉上掉落下來。

唐竹權再抹得幾下，叫化子面上的顏色馬上就變了。

他的臉不再是「皮細肉白」，而是黑得有如石墨一般。

鍾萬斗不禁「啊呀」一聲叫了起來，接着失聲道：「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幸虧老鍾只是說你的名字難聽，並未有其他諸多得罪，尙祈勿怪！勿怪！」

丁黑狗哼哼兩聲，道：「不怪！不怪！我何必怪你來着？」

唐竹權道：「老鍾言出無狀，是該罰之至的，來來，由老子出主意，罰他喝掉這罎酒如何？」

鍾萬斗忙道：「眞是該罰之至，老鍾甘願受罰！」

但丁黑狗却立刻把那罎酒搶了過來，冷笑道：「罰酒鬼喝酒，就等於把魚兒拋進河裏說是要淹死牠！」

唐竹權道：「罰他喝酒不行，那麼又該如何才能算是向你賠罪？」

丁黑狗道：「罰他不喝酒一個月，那才管用。」

鍾萬斗嚇了一跳，忙道：「這個不可以，萬萬不可以！」

唐竹權也是眉頭大皺，道：「這個懲罰，未免是太嚴酷一些……」

丁黑狗冷冷道：「你居然幫着他，也是有罪，同樣要罰禁止喝酒三十天！」

唐竹權冷冷一笑：「丁老弟，你在跟老子開甚麼玩笑？」

丁黑狗臉色一寒：「唐大少爺，這一次我是認眞的，在一個月之內，老鍾固然不能喝酒，連你也是一樣！」

唐竹權道：「丁老弟，你以爲老子會答應嗎？」

丁黑狗道：「你會答應的，因爲這是一樁交易。」

「交易？」

「不錯。」

「你用什麼來跟老子談買賣？」

「一個你很想知道的消息。」

唐竹權格格一笑，道：「是不是又發現了千年美酒？」

丁黑狗道：「這一次不是酒，而是有關於一個人的消息。」

唐竹權又是格格一笑，但他才笑了一半，忽然就沉着臉，道：「你說的是不是司馬血？」

丁黑狗道：「不是他還有誰？」

唐竹權立刻怪叫起來：「老子的老祖宗，你怎麼不早一點說？司馬血那小子怎麼了？聽說他已在北方給人宰掉，是不是眞的？」

丁黑狗道：「我現在不說。」

唐竹權一怔：「老子的老祖宗，你還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打開悶葫蘆？」

丁黑狗道：「這很容易，只要你和老鍾一起罰誓，在一個月之內不再喝酒，我就把司馬血現在的情況說給你知道。」

鍾萬斗哈哈一笑，說道：「丁老兄，你這可是白費心機了，唐大胖子嗜酒如命，又怎麼會罰這個要命的誓？哈哈……哈哈……」

孰料笑聲未已，唐竹權已昂首向天大聲說：「皇天在上，杭州唐竹權在此當天立誓，誓言一個月之內決不喝酒，如有違背，天誅地滅五雷轟頂死不全屍！」

鍾萬斗立刻嚇了一跳，連臉都立刻發白了：「我的胖爺爺，你瘋了！」

唐竹權怒道：「你才他媽的瘋了，老子立誓不喝酒，干你屁事！」

鍾萬斗連忙點頭，道：「你說得對，的確不干我事，再見！」

他說完這一聲「再見」，立刻就像兔子般向巷外疾奔出去。

但他還沒有奔出巷子，一隻肥大得驚人的手已把他抓了回來。

鍾萬斗苦着臉，回過頭望着唐行權，「這……這是甚麼意思？」

唐竹權道：「老子立誓雖然不干你事，但丁黑狗已說得明明白白，他一定要你也立誓不喝酒三十天，才把司馬血的事情說出來。」

鍾萬斗苦笑着道：「我看還是免了也罷？」

「免你娘個寃魂不散！」唐竹權怒道：「你究竟是不是老子的朋友？」

「當然是你的朋友。」

「是肝胆之交還是酒肉朋友？」

「當然是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這就是了，老子能够立這個誓，你爲甚麼不可以依樣葫蘆，再說，在一個月之內，連老子都不喝酒了，你獨自喝酒又有甚麼鳥趣味？」

鍾萬斗說他不過，知道再難倖免，也就只好照着唐竹權一般立下了毒誓。

丁黑狗這才滿意地一笑，而鍾萬斗却瞪着他，恨不得在他的臉上，連打五六十拳。

「快說！快說！」唐竹權又在催促丁黑狗。

丁黑狗道：「現在想不說也不行啦，司馬血如今大大不妙。」

唐竹權吃了一驚：「他死了沒有？」

丁黑狗道：「雖然活着，却也跟死人差不多少。」

唐竹權怒道：「是誰把他害成那樣子的？」

丁黑狗說道：「也許是他自己害了自己。」

唐竹權「呸」一聲：「胡說，他怎會自己害自己？」

丁黑狗嘆道：「也不知道是誰的指使，他居然單人匹馬，就闖入金砂帮的總壇，打了一場大仗。」

唐竹權怒道：「他奶奶的熊，原來是金砂帮的狗崽子，老子去找他們算帳！」

丁黑狗道：「算甚麼帳？你以爲金砂帮的人很輕鬆很快活？」

唐竹權想了一想，道：「不錯，也許金砂帮的狗崽子現在比司馬血還更慘！」

丁黑狗道：「而且金砂帮也不是司馬血的唯一敵人。」

唐竹權道：「怎麼如此複雜？」

丁黑狗道：「眞相只怕比你我想像中更複雜千百倍，你現在甚麼都不要再問，跟我走！」

「跟你走？走往哪兒去？」

「去見司馬血！」丁黑狗又盯着鍾萬斗，道：「你去不去？」

「當然去！」鍾萬斗嘆了口氣：「反正毒誓已罰過了，就算去見閻王也嚇不倒老鍾。」

唐竹權也嘆了口氣，說：「現在老子明白了，丁老弟實在是一片苦心。」

鍾萬斗冷冷一笑：「甚麼苦心甜心的，老鍾可不明不白。」

唐竹權正色道：「連司馬血都陰溝裏翻了船，咱們若還沉醉在醉鄉裏，說不定不到三天就會死得不明不白！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鍾萬斗陡地一呆，過了半晌才嘆道：「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反正事已至此，老鍾就算陪着你赴湯蹈火，也是活該之至。」

唐竹權哈哈一笑，用力地拍拍鍾萬斗的肩膊：「老子早就知道，你是個講義氣的好東西！」

「好東西？」鍾萬斗苦笑。

「當然是好東西，」唐竹權道：「總之，你肯陪老子赴湯蹈火，老子將來一定不會讓你吃虧的。」

鍾萬斗道：「除了痲煩之外，老鍾實在想不出你還有甚麼可以送給我的。」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老子正是想送一件痲煩頂透的東西給你。」

鍾萬斗正要搖頭，但却又忽然目光大亮，道：「你這件痲煩頂透的東西是不是頂級高粱？」

唐竹權道：「不是頂級高粱，而是比頂級高粱還更高級許多的塞外名釀。」

鍾萬斗精神陡地一振：「那是萬里飄香？」

唐竹權也是眉飛色舞：「當然就是萬里飄香，老實說，老子想喝這酒早已想得快要發瘋了，想不到居然有人不遠千里，送了兩百斤給老子的老子！」

鍾萬斗深深地吸一口氣：「那眞是太美妙啦，但人家把這酒送給你老子唐老祖宗，可不是送給你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呀。」

唐竹權格格一笑：「酒在唐家，難道老子還會弄不出來嗎？」

鍾萬斗聞言，簡直是樂不可支，連忙說道：「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就回杭州去吧。」

唐竹權道：「你忘了自己罰了甚麼毒誓嗎？」

鍾萬斗一呆，登時冷了一截：「眞的要一個月不喝酒？」

唐竹權道：「舉頭三尺有神靈，你不怕天誅地滅？不怕五雷轟頂嗎？」

鍾萬斗長嘆一聲：「也罷，萬里飄香這四個字，就請唐大少爺在一個月之後才再提起好了。」

丁黑狗瞧着這兩個醉鬼，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 × ×

這一夜似乎特別漫長，連吹來的風也好像比以往更寒冷。

在一處幽靜的湖畔上，零星地散佈着八九幢房子，這時候，天下一片漆黑，就只有最靠近湖水的一幢茅舍裏，還閃動着微弱的燈光。

在這燈光照耀下，一個袍色雪白，頭上光滑的人正在吃素。

在這夜深時候，居然還會有人親自下廚，爲自己煮幾道可口的素菜來吃。

這眞是一樁怪事，甚至連韋雪魂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會做出這件事情來。

韋雪魂喜歡吃素，但是並不經常吃。

他還說：「就算有一天我做了和尙，也一定戒不了腥葷。」

他不但吃肉，甚至有時候吃人肉。

八年前他吃過一次，兩年前又吃過一次，至於今年，他沒有吃過人肉，但却喝過人血。

八年前他吃的人是曹大毒，那是因爲曹大毒曾經吃過人，所以韋雪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吃。

但韋雪魂却說：「曹大毒吃的是少女肉，他先姦後殺，復再割肉而啖之，眞是滋味無窮，但這淫賊的肉却又粗又韌，一點也不可口。」

兩年前，韋雪魂吃的人是「天山神俠」巢固。

巢固在天山一帶極負俠名，但韋雪魂却把他整個人用炭火烤熟了，然後慢慢地吃了他一條右臂。

巢固這條右臂曾經殺人無數，最後還包括他的師父和師母。

他又把師妹欺騙了，最後還把師妹賣到青樓去做娼妓。

但是這無損於巢固的俠名，因爲他幹得乾淨俐落，誰也不知道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可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沒有人

知道的秘密，却偏偏就讓大冰原之魔知道了。

於是，冰魔兇性大發，把巢固烤熟而吃之。

他沒有對人數說巢固的罪狀，但却故意讓別人看見自己怎樣烤熟巢固，和怎樣吃掉巢固的右臂。

此事一傳，大冰原之魔的凶名，又再增加了無限恐怖的氣息。

韋雪魂一點也不在乎，有時候，連他自己都在罵自己：「姓韋的，你眞是冷血瘋子！該死有餘！」

但今年，他喝血却是爲了救人。

在一座荒山裏，他看見一個幾歲大的孩子，給一尾五色血舌蛇咬傷，立刻毫不遲疑地上前吮啜着那個孩子的傷口，但是他吮啜得太快太急切了，居然喝了兩口毒血。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非死不可，但韋雪魂功力湛深，最後還是可以把毒血從體內逼了出來。

饒是如此，他也病了兩個月，險些還要了他的性命。

但他沒有後悔，只是答應霜霜：「我下次一定會小心一些。」

爲了這件事，霜霜瘦了，那是因爲她担心得連飯也不想吃之故。

霜霜也懂得煮素菜，而且功夫了得，韋雪魂以往總是讚不絕口的。

但現在，霜霜不見了，所以他只能親自下厨。

× × ×

素菜早已冷透，錫壺裏曾經溫燙了的酒却已喝光。

一縷晨光，自湖面東方斜斜飛來，一直飛射到韋雪魂的臉上。

他臉上沒有半點表情，看來就像是一尊石像。

驀地，有人敲門。

這人敲門的聲音很細小，但當木門被推開後，却出現了一個幾乎有一丈高的巨人。

韋雪魂望着他那寬濶的臉，只見他的臉色有如古銅一般，看來更是威武、更是可畏。

巨人站在門外，沒有進來。

也許，這小茅舍根本就容納不下這個天生異稟的巨人。

韋雪魂望了他很久，才輕輕的嘆了口氣：「巨奴，這兩天辛苦你了。」

那巨人搖搖頭，道：「奴才並不覺得辛苦。」

韋雪魂說道：「你久居北地，這一次爲了咱們父女而南下中原，一定會很不習慣。」

巨奴道：「只要奴才能找到了主人，就算死也死得舒舒服服。」

韋雪魂道：「當日我沒有把你帶走，一來固然是形勢緊迫，二來也是不想你來到這裏受苦。」

巨奴道：「奴才不怕吃苦，就只怕主人不再喜歡奴才。」

韋雪魂嘆道：「你對我忠心耿耿，我又怎麼會不知道？而你也總算是找到咱們了。」

巨奴道：「但小姐又再度跟主人失散，這便如何是好？」

韋雪魂道：「霜霜她的武功不弱，縱然勝不過敵人，但是要保住性命還不是難事。」

巨奴道：「就只怕小姐缺乏江湖經驗，中了別人的暗算。」

韋雪魂道：「霜霜精明冷靜，旁人就算想暗算她也沒那麼容易得手。」

巨奴道：「主人說的是，奴才顯然是過份憂慮了。」

韋雪魂默然片刻，過了一會才說：「呂鶯的女兒怎樣了？」

巨奴道：「經過黑衣大夫全力搶救，面色已比兩天前好得多，相信到了今天就會沒事。」

韋雪魂冷冷一笑：「裘潤胆子再大，這次也不敢再要花樣。」

巨奴聽了點點頭，又道：「但殺手司馬傷勢非輕，只怕不容易在短期之內完全康復過來。」

韋雪魂嘆息一聲：「這一點，已是意料中事。」

巨奴道：「但主人可以放心，司馬先生傷勢雖重，但這條性命已不會有甚麼危險了。」

韋雪魂道：「把他送往醫谷，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巨奴道：「兩天前就算想送他往醫谷也來不及了，但現在却又不同。」

韋雪魂道：「我正有這個意思。」

巨奴道：「黑衣大夫又如何發落？是不是讓他沿途照顧着司馬先生，一直送到醫谷爲止？」

韋雪魂道：「這個自然。」

巨奴道：「然後又怎樣？」

韋雪魂冷冷一笑：「過橋抽板，把這混蛋一刀宰了！」

巨奴道：「以奴才的武功，要殺裘潤絕對不難，但葛艷陽那裏，主人却又如何交待？」

韋雪魂道：「我只答應過自己回去，即使殺了裘潤也不算食言。」

巨奴道：「話雖如此，但屆時葛艷陽一定會對你怨毒更深。」

韋雪魂說道：「殺不殺裘潤，他都一定不會放過我，那麼，我又何必作此婦人之仁？」

巨奴道：「主人這次再晤葛艷陽，眞的打算束手待斃，全不反抗？」

韋雪魂冷然道：「大丈夫言出九鼎，我既說過以一命換取司馬血一命，而葛艷陽又肯信任於我，那麼我就得遵守諾言，不能反悔。」

巨奴目注着他，一雙鐵鈎般的眼睛已紅得像是鮮血。

韋雪魂沉默了一會，終於揮了揮手，道：「你先叫呂仙曼走罷。」

巨奴道：「呂小姐已走了。」

韋雪魂道：「那也好，她是個無辜的，但願以後會過着幸福的日子。」

巨奴道：「呂仙曼若有幸福的一生，那也全是主人所賜。」

韋雪魂却說道：「你不要再誇耀我的功勞了，這幾年來，我殺人遠比救人爲多呢。」

巨奴道：「主人殺人，其實也就是救人。」

韋雪魂笑了笑：「殺人就是殺人，又怎會變成是救人了？」

巨奴說道：「主人殺掉了世間上所有的壞人，從而救了千千萬萬善良百姓的性命。」

韋雪魂不由嘆息一聲，道：「只可惜壞人是永遠殺之不盡的，那就像是蚊子，你就算天天殺幾百隻，但過了幾十年之後，蚊子還是在你眼前飛來飛去，而且還好像有多沒少。」

巨奴道：「縱然明知如此，但眼前還是殺一隻少一隻，而且不殺不快。」

韋雪魂不禁又笑了，他怔怔地望着巨奴，忽然問道：「你今年是不是三十九歲了？」

巨奴點了點頭，說道：「主人記得很清楚。」

韋雪魂道：「但這許多年以來，我一直還是把你看作只有十九歲。」

巨奴道：「奴才愚昧，所以在主人的眼裏，總是像沒有長大過似的。」

韋雪魂道：「不錯，但却不是因爲你愚昧，而是另有原因。」

巨奴道：「是甚麼原因，主人可否賜告？」

韋雪魂沉吟半响，才緩緩地說：「你可知道，在父母眼裏，兒女總是成長得特別慢的？就像是霜霜，她現在已經亭亭玉立了，但我還是沒有忘記，她正在開始學走路時的樣子。」

巨奴怔住了，他那粗大的嘴唇噏動着，但却未能再說出任何一個字。

只聽見韋雪魂又接着說：「你雖然比我高大得多，但在我的眼裏，却一直把你當作是自己的兒子，而不是甚麼奴才，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巨奴呆住，忽然間虎目迸出兩行熱淚，身子猛烈地顫抖不已。

韋雪魂却在微笑。

一般江湖中人，又怎能想像得到，凶名赫赫的大冰原之魔，居然也會有這種慈祥的笑容。

但巨奴却已深切地體會着了，一時之間，他簡直是不知所措，最後，他終於跪了下來，俯伏在韋雪魂的脚下。

韋雪魂慢慢地站了起來，用手在巨奴的背上輕輕撫摸了幾下。

巨奴的背也在發燙，整個人如在烘爐之中猛烈地燃燒。

他忽然哭了起來，說：「主人，奴才只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並不値得主人如此厚愛。」

韋雪魂倏地喝道：「這是甚麼話，你現在開始，你姓韋，叫韋巨，而我就是你的乾爹。」

巨奴儍住了，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以爲自己正在做夢。

但這不是夢，這是眞的。

韋雪魂已把他扶了起來，又用雪白的袍袖爲他拭乾了眼淚。

「韋巨！你怎麼還不叫我一聲。」

「乾爹！」韋巨終於迸出了這兩個字來。

這時候，陽光又移動，照射在韋巨那張充滿激動情緒的臉龐上。

太冰原之神浩氣長存

一命換一命，大冰原之魔又再崔護重來。

還是那片舖滿了細砂的練武場，一切景象都和三天前沒有半點分別。

但韋雪魂的衣衫已變了，他不再穿着破舊的襖子，也不再捧着那口用千年雪木造成的箱子。

他又再是袍白如雪，頂上光秃秃滑不留手的大冰原之魔。

葛艷陽早已坐在一張太師椅之上，等候着他的來臨。

這是他的賭博。

他賭的不是運氣，而是仁義無雙葛大堡主的眼光。

「你贏了，自己贏了自己。」韋雪魂神態平靜，彷彿這件事情根本與他毫無相干。

葛艷陽也是這副樣子。

釣大魚的高手，縱然在力搏之際也同樣冷靜如常，只有釣着小魚的人才會刮刮亂叫。

韋雪魂若是一條魚，那麼這條魚的份量，一定已足够拖跨世間上絕大多數本領高强的釣者。

葛艷陽比誰都更清楚這一點，所以他現在比誰都還更冷靜。

釣者必須有餌。

葛艷陽的餌是甚麼？

他曾釣過不少「魚」。

有時候，他用金錢爲餌，有時候用美色，而對付那些野心勃勃的「魚」，最好的餌就是給「魚兒」一份權力！

但對付韋雪魂這條特別大的「魚兒」，葛艷陽用的餌是殺手之王司馬血，然後，還得再加上「信諾」二字。

只有重感情的「魚兒」，才會捨己救人。也只有把「信諾」看得比性命還更重要的「魚兒」，才會明白「信諾」裏包着鋒利的鈎子，還不顧一切地把它吞進肚子裏。

這種「魚兒」雖然有如鳳毛麟角，但却並不等於絕對沒有。

韋雪魂就是這種「魚兒」。

× × ×

有一句話人人皆知，那是：「請君入甕」。

現在，葛艷陽就是用這種方法，很客氣地把韋雪魂請進了甕中。

這個「甕」，其實就是那輛囚車。

囚車很堅固，因爲它用的材料並不是木頭，而是海底寒鐵。

海底寒鐵極珍貴，也極難求。

能够找着三幾斤海底寒鐵來鑄造兵刄，已是一般江湖中人夢寐以求的美事，但葛艷陽神通廣大，居然用幾百斤海底寒鐵來造成一輛囚車，這就更加令人驚奇了。

但韋雪魂却沒有這種感覺。

就算有一天，他看見葛艷陽用金子鑄造一座大山，他也不會感到驚詫。

因爲那是葛艷陽所幹的。葛艷陽實在是一個武林奇人，既然是奇人，那麼他做出任何奇事也就不足爲奇了。

同樣地，韋雪魂也是奇人，甚至奇人

中的奇人。

他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他若不肯「自動入甕」，就算是葛艷陽，也絕不容易把他關進那輛用海底鐵鑄造的囚車裏。

但韋雪魂却自己鑽了進去。

接着，葛艷陽親身走了過來，把囚車鎖好。

韋雪魂沒有半點異動，神態平靜而自然。

葛艷陽瞧着他，一直瞧了很久很久，才說：「你眞是武林奇人，一個笨得出奇的奇笨之人。」

× × ×

這一天，天朗氣淸，萬里無雲。

在醫谷東南對開的一條大道上，出現了一輛黑套馬車。

馬車行駛速度緩慢，趕車者似乎一點也不着急。

他是一個巨人，坐在車轅上好像連馬車也快要給他壓跨了。

這巨人正是韋巨。

韋巨是故意讓馬車緩緩地行走的，但這並不是說他一點也不着急。

相反地，他早已心急如焚，恨不得在眨眼間就可以趕到醫谷裏。

司馬血就在車廂裏，裘潤也在旁邊照顧着身受重傷的殺手之王。

正因爲司馬血的傷勢是那麼嚴重，所以韋巨不能不把行車的速度減慢，以免在車廂裏的司馬血再受到劇烈的震動，而影响及他的傷勢。

現在，醫谷已在眼前，韋巨忽然把馬車勒停，然後打開車廂門，把裘潤叫了出來。

裘潤立刻下了車，一臉誠惶誠恐的樣子。

韋巨冷冷的瞧着他，道：「司馬先生的傷勢怎樣了？」

裘潤道：「沒有惡化。」

韋巨道：「這麼說，也就是等於沒有起色了。」

裘潤道：「那也不是，只不過在旅途之上，不容易平靜地觀察出來而已。」

韋巨「唔」地應了一聲，向車廂裏的司馬血瞧了一會，才道：「總算平安大吉，裘大夫的功勞着實不少。」

裘潤道：「在下豈敢居功，那只是司馬先生鴻福齊天而已。」

韋巨冷冷一笑：「你這張嘴巴，似乎比醫術還更高明得多。」

裘潤忙道：「兄台說笑了。」

韋巨搖搖頭：「我沒心情跟你說笑，既然你這張嘴巴如此有用，何不割下來給司馬先生當作藥材煎服？」

裘潤臉色刷地發白，說聲道：「這……這……眞是太有趣了……世間上那有人這麼幹的？」

韋巨冷冷一笑：「沒有人幹的事，我偏要幹，快把嘴巴割下來，免得讓我來動手。」

裘潤驚怒欲絕，倏地吼叫道：「你欺人太甚了，看掌！」

吼叫聲中，右掌已呼聲直拍出去，而且一掌就已擊在韋巨的胸膛上。

裘潤練的是開山震天掌，雖然目前還只是練到第六層境界，但要碎碑裂石，還是可以輕而易擧的。

誰知道他這一掌雖然擊中韋巨的胸膛，但却不像是擊中肌肉，也不像是擊中石頭，而是彷彿擊在一道厚厚的鋼牆上。

鋼牆又怎擊得破？

而他這一掌的力道既擊不進去，那就只會反彈回來，讓他自己來承受着。

裘潤早已知道這巨人並不尋常，但還是沒有想到這一掌非但傷不了他，還會反彈過來震傷了自己。

裘潤的右掌幾乎是立刻就斷折掉的。

他震駭了，他仰視着韋巨，忽然失足跌倒下去。

他本來只是斷了右掌，而這一跌也絕不會把他跌死，但是韋巨却在這時候大吼一聲。

這一聲吼叫聲色俱厲，與裘潤剛才那一聲吼叫相比，眞有雷公與貓公之別。

裘潤本已心驚肉跳，再給韋巨如此一吼，當場心胆俱裂，七竅流血而死。

韋巨却還怕他死得不够透徹，又再在他胸口上打了十七八掌，直至肯定此人已嚥氣後，才把他一脚踢了開去。

突聽一人嘆了口氣，道：「你吼甚麼啦？是不是連我也想嚇死了。」

那是司馬血的聲音。

韋巨聞言，又驚又喜，急忙上前把他扶着：「我叫韋巨，是大冰原之神的乾兒子。」

「大冰原之神的乾兒子？」

「嗯，你說對了，也有人叫我乾爹是大冰原之魔，但那是冤枉的，我乾爹不是魔，而是神仙一般的人物……」

就在這時候，醫谷裏已有十幾騎人馬湧了出來看個究竟。

當先一人，赫然正是白髮蒼蒼，擁有天下第一號神醫之譽的時九公！

× × ×

曾經平靜了很久的醫谷，忽然又再熱鬧起來。

倘若只是來了一個韋巨，只是爲了一個受了傷的殺手之王司馬血，這份「熱鬧」自然極其有限。

但接着，江湖上的風雲人物又再接二連三地出現在醫谷裏。

首先，是老鸚鵡來了，與他同行的還有吳大環。

接着，龍城璧騎着猴子馬而來，當他知道司馬血也在醫谷之後，心頭總算放下了一塊大石。

然後，丐帮丁黑狗，帶着唐竹權和鍾萬斗而來，時九公大喜，頻叫：「抬酒來，抬三百斤好酒來！」

誰知唐、鍾二人均自搖頭。

唐竹權道：「三兩也不喝。」

鍾萬斗接道：「就算喝三滴也是龜兒子。」

時九公大奇，正莫名其妙間，忽聽門房報知：「杭州老祖宗，偷腦袋大俠衞空空聯袂而來。」

時九公「恍然大悟」，目注唐竹權笑道：「原來你早就知道唐老人也會到此，所以做個乖兒子不肯喝酒。」

唐竹權「呸」一聲，說道：「你懂個屁！」

時九公哈哈一笑，道：「老夫甚麼都

懂，就是對屁之所知極其有限，久聞唐大少爺屁功厲害，他日有空閒一定要多多請教。」

笑聲未已，一個白衣少女從天而降，她雖然長得花容月貌，但却黛眉深鎖，顯見情緒甚是惡劣。

韋巨一看見她，却是高興得直跳起來，大聲叫道：「小姐，奴才在這裏！」雖然韋雪魂已認了他爲義子，但這時候他一開口，還是前一聲「小姐」，後一句「奴才」。

原來那白衣少女正是韋霜霜。

韋霜霜看見韋巨在醫谷之中，不禁鬆了一口氣，說：「我在路上聽見途人說，有一個身如鐵塔的巨漢駕駛着馬車直往醫谷，所以才趕來瞧瞧。」

韋巨喜道：「小姐來得正好，司馬先生也在這裏。」

韋霜霜忙道：「他怎麼了？」

時九公哈哈一笑，道：「有老夫在，司馬血當然很快就會平安大吉，妳瞎担心甚麼？若要談心肝寶貝肺腑之言，那就要稍等三幾天才可以嘍！」

韋霜霜臉上登時一紅，她是見過時九公的，時九公這麼一笑，就連他那樣洒脫的女孩子也受不了。

忽聽唐竹權大聲叫道：「今天這裏怎麼啦，亂七八糟的，主持大師往那裏躲着去了。」

鍾萬斗瞪了他一眼：「甚麼主持大師？你又把這裏當作是少林寺嗎？」

唐竹權哈哈一笑，道：「老子闖慣了少林寺，這是衆所週知的，正是一時嘴舌爽快，把谷主說成主持大師，實在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佛」聲甫落，背後已响起了「銀扇金刀」許竅之的咳嗽聲。

唐竹權猛然回頭，同時啊呀一聲，咧嘴笑道：「提起曹操，曹操便到，許谷主，這裏局勢大亂，正要你來維持維持。」

許竅之點點頭，淡淡道：「唐大少爺言之有理，這裏實在太亂了，所以應該先把搗亂的人轟出去！」

唐竹權眼睛一瞪，忙道：「老子沒有搗亂。」

許竅之微微一笑：「唐大少爺當然不會在這裏搗亂，但你若看見誰在胡說八道，就請代勞將他趕出醫谷！」

唐竹權訕訕一笑，只好說：「老子遵命！」衆人聽見這四個字無不一陣失笑。

只有唐老人、韋巨和吳大環三人不笑，而韋霜霜早已去瞧司馬血，沒有逗留下來。

老鸚鵡忽然咳嗽兩聲：「這幾天來，有一個人勞碌奔波，查出了一樁很嚴重的事。」

鍾萬斗立時應聲道：「那人是誰？」

「雪刀浪子！」老鸚鵡說。

羣雄的視綫，立刻全都轉移在龍城璧的臉上。

龍城璧目光閃動，終於沉聲說道：「大家可曾聽過有關韋雪魂的故事？」

這一次，每一個人都在點頭，連吳大環、韋巨甚至是唐老人也不例外。

龍城璧沉默了片刻，才又再緩緩地接着說：「但最瞭解韋雪魂的人，各位可知道是誰？」

沒有人點頭了，倒是大搖腦袋的人不計其數。

鍾萬斗却忍不住大聲道：「是不是你最瞭解他？」

龍城璧搖搖頭，說道：「當然不是在下。」

鍾萬斗道：「那麼這人又是誰？」

龍城璧道：「這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仁義無雙的葛艷陽先生。」

衆人都是大感意外，而韋巨却立時大聲叫道：「不錯，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羣雄又是怔住了，只有衞空空和唐老人正在微微地點頭，似是同意龍城璧和韋巨的說話。

時九公忍不住道：「此事的來龍去脈，龍老弟說清楚一點行不行？」

龍城璧道：「我一定會把一切說得很清楚很清楚，因爲這是關係整個武林安危的嚴重事情！」

鍾萬斗又怪叫道：「眞的有那麼嚴重嗎？」

唐竹權立刻對許竅之說：「這瘦東西一味大呼小叫，算不算存心搗亂？」

許竅之淡淡一笑，望了鍾萬斗一眼，鍾萬斗吃吃一笑，立刻閉嘴不語。

接着，每一個人都靜心聆聽龍城璧的說話。

他這一番談話，不但極其重要，甚至令人聽來有驚心動魄之感。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武俠小說
第一集
秦紅著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曾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　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因為他正關析着整個武林大局，而且最主要的話題，正是落在韋雪魂和葛艷陽兩人的身上！

× × ×

仁心堡，又有天下第一堡之譽。

事實上，在當世武林，這座堡壘的確是天下無雙，就連稱霸江湖已達三百年的蝴蝶堡也及不上它這份森嚴恢宏的氣象。

在仁心堡，共分前三樓與後三樓，又有左城池與右城池之設。

近十餘年來，仁心堡在武林中聲譽日隆，但誰也想不到，這座天下第一堡已變成了「魔窟」！

在「後三樓」的地窖就是秘密刑場，這時候，一個血漬斑斑的漢子，正被兩個粗魯的大漢從牢房裏拖了出來。

這漢子顯然曾經慘受無窮折磨，只見他左眼已給打瞎，鼻子已爆裂得不成鼻型，連嘴唇也有七八支鋼針插在上面。

這人赫然竟是不笑神君呂鶩！

× × ×

呂鶩已成階下之囚，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樣來到仁心堡的。

他甚至不知道這裏就是仁心堡。

他只記得在十幾天之前，當他與女兒仙曼重逢後，不到幾個時辰就給人一掌打暈了。

他不知道這一掌是誰的傑作，但這人的武功，毫無疑問遠在自己之上。

而當他清醒過的時候，已躺在這種神秘而充滿恐怖氣氛的牢房裏。

初時，他還以為這裏是衙縣裏的大牢，但其後，他就知道不對了。

此後，一連十幾天，每一天他都會給酷刑折磨，而且每一種酷刑都是絕不相同的。

他知道這一次非死不可了，而且還會死得很慘很慘。

但他却不知道，為甚麼會有無數刑罰加在自己的身上。

直至這一天，他又給拖了出來，而在刑室的中央，早已坐着了一個臉色陰沉的人。

「葛艷陽！果然是你！」這幾個字，呂鶩沒有叫出來，但却在心裏狂吼着。

他不是不想叫，也不是不敢叫，而是連場酷刑，已使他再無罵人的力量。

罵人也是需要力氣的，但呂鶩現在却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

兩個赤着脚，兇神惡煞的大漢把他拖到葛艷陽面前，就把他放了下來。

雖然呂鶩已沒有半點氣力，但在他的頸子上，還是套着一副沉重的枷鎖。

現在，他只能躺在地上，連頭也抬不起來。

葛艷陽却望着他，還不斷在搖頭嘆息，擺出了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

「呂神君，你受驚了。」他用足尖來移動呂鶩的臉，好讓呂鶩能够看見自己。

呂鶩昂着頭，用一隻充滿怨毒的眼睛瞪着他。

這種目光着實恐怖，着實令人不寒而慄。

但葛艷陽却一點也不害怕，反而覺得很是有趣：「聽說這三兩天，你連粥水都不肯喝了，是不是想早一點死在這裏？」

呂鶩張開了嘴巴，很費力才罵出了兩個字：「老賊！」

葛艷陽哈哈一笑：「你認錯人了，我不姓老，名字也不只有一個賊字，我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葛艷陽，武林中人人都說我是個仁義無雙的大俠士！」

呂鶩又罵了一聲：「無恥！」

葛艷陽又是一陣狂笑。

「你又罵錯人了，仁義無雙的葛堡主怎會無恥，難道你不知道，我很快就成為武林盟主，繼而雄霸中原武林嗎？」

「做夢！」

「不是做夢，一切都是眞的，」葛艷陽得意地一笑，說：「連大冰原之魔也栽在我手裏，普天之下，又還有誰可以避得我的一擊？」

他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已有人大聲叫道：「我還沒有死！」

呂鶩聽見這一聲呼叫，忍不住用盡全力移動着臉龐，來看看那人。

那人正是大冰原之魔韋雪魂！

他本是武林中人視如鬼魅的「大惡魔」，但現在，他的處境跟呂鶩只怕已是相去不遠。

韋雪魂仍然被羈禁在那輛囚車裏，但臉色却比剛進入囚車的時候蒼白得多。

這種蒼白，已簡直不能算是一個活人的臉。

甚至連死人都沒有他現在這張臉那麼難看。

只有他的眼睛和嘴唇，有着一種奇特的火紅色，但却只會令人看來更加可怖。

葛艷陽哈哈一笑，對呂鶩說：「他就是名震南北的大冰原之魔韋雪魂，在他還沒有鑽進這輛囚車之前，世間上也許就只有我才能殺得了他！」

呂鶩的身子忽然在顫抖。

他這一次顫抖是因為害怕，但他並不是為了自己而害怕。

他是為韋雪魂而担憂。

沒有韋雪魂，他女兒可能已經死了。

韋雪魂是仙曼的救命恩人，但現在也已落得如此田地。

呂鶩眞想大哭一場，為這位大冰原之魔而哭。

但他哭不出來，因為他連哭的力氣也沒有了。

葛艷陽却在笑。

「呂鶩，你應該值得驕傲的，最少，你現在跟冰魔大可以平起平坐，還可以在他的臉上吐一口濃痰，罵他一千句一萬句龜兒子！」

呂鶩果然立刻就吐了，但他吐的並不是濃痰，而是濃血。

韋雪魂立刻大聲說：「快點死掉！不要再活受罪！」

但呂鶩吐出了這一口血之後，却還是用獨眼瞪着他，並未嚥氣。

葛艷陽哈哈大笑，對韋雪魂說：「你可知道，他為甚麼還能活着？」

韋雪魂道：「我知道，因為他還想看一看仙曼！」

葛艷陽笑道：「你說的不錯，你又何嘗不是很想再見一見韋霜霜？」

韋霜霜瞳孔收縮，心裏却在刺痛。

「但你們都沒有機會了，除非……」

「除非怎樣？」韋雪魂明知這一問十分愚蠢，但還是忍不住說了出來。

「把練冰魔手的秘訣唸出來！」葛艷陽終於說出了他的野心。

韋雪魂陡地大笑，笑得連眼淚也迸了出來。

葛艷陽大怒：「你笑甚麼？」

韋雪魂又笑了很久，才說：「我現在已經知道自己是個奇笨得出奇的笨人，但笨人笨事豈可再度重演？」

葛艷陽哼一聲：「但你不肯再笨一次，這一輩子就再也看不見霜霜了。」

韋雪魂道：「韋某生平殺人無數，正是滿手血腥，一身罪孽，就算臨死之前不能父女再見一面，那也是因果循環，合情合理之極。」

葛艷陽冷笑道：「這種想法，才是愚不可及。」

韋雪魂道：「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反正我本來就是武林奇人，笨得出奇的奇笨之人。」

「人再笨，也可以活下去，但一嚥氣，那就縱有千萬雄心壯志，也得付諸東流了。」

「少放屁！」

「這是甚麼話？你從前並不是那樣粗俗的人，為甚麼忽然變了？」

「我快變成死人了，又有甚麼話不可以說？不敢說？」

呂鶩嘶聲一笑，道：「說得好！」

葛艷陽大怒，一掌向他的頭顱上疾拍下去，呂鶩自忖必死，又是哈哈一笑，一點也沒感到害怕。但就在這時，一道雪亮的刀光從天而降，急斬葛艷陽天門。

對葛艷陽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

仁心堡門禁森嚴，連蒼蠅也不能擅飛進來，又怎會突然出現了刺客？

若不是刺客突至，這一刀光又是從何而來？

× × ×

普天之下，沒有任何一個刺客可以一刀就殺了葛艷陽。

即使是刀王刀聖，刀中至尊也不能。

龍城璧亦然。

他砍向葛艷陽的一刀，是龍捲西風。

這一刀威力無窮，不少武林高手都敗在這一刀之下。但葛艷陽不是一般高手，他是高手中的高手，否則也沒有資格問鼎下一屆的武林盟主。

但龍城璧那一刀，仍令他吃驚不已。

「你是……」

「龍城璧！」

「雪刀浪子？」

「不錯，這裏環境似乎不怎麼好，血腥味太濃厚了。」

「好像是的。」

「我是個浪子，在甚麼地方出現都不成問題，但葛堡主是仁義無雙的武林前輩，怎會也在這私牢裏動手動脚起來！」

葛艷陽冷冷一笑，道：「仁心堡有不少奇珍異寶，但這裏偏偏甚麼也沒有，你何苦偷偷摸摸的來到這個鬼地方？」

龍城璧道：「你把我當作是鼠摸狗盜，那是人之常情，可惜我不是。」

葛艷陽冷冷一笑：「不是鼠摸狗盜，難道是武林盟主不成？」

「你說的不錯，就算他現在不是，將來也一定會成為武林盟主，而不是你這位仁義無雙的葛堡主！」刑堂上又响起了另一個人粗豪的嗓子，來者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葛艷陽的眼色不禁變色了。

「你們到底來了多少人？」

「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總之够殺有餘！」又是另一個人的聲音，那是滑稽古怪的鍾萬斗。

葛艷陽傻住了。

這刑堂在地窖裏，一直以來，他認為這裏是極其隱蔽的地方。

不要說是外人，就是仁心堡的高手，也沒有幾人可以擅自進出。

但忽然之間，這裏熱鬧得就像個墟市，而且來的都是令人頭疼的傢伙。

「田志勇，你滾出來！」葛艷陽忽然怒吼着叫了起來。

田志勇是仁心堡的總管，一直以來，葛艷陽都很信任他。

但今天堡裏竟然出現了這種事，田總管實在難辭其咎。

他一叫喊，田總管就來了。

田總管是在兩個人陪同之下一起出現的，這兩人赫然竟是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和杭州老祖宗唐老人。

「葛堡主，你是不是想懲罰我？」田總管目注着葛艷陽，面上居然沒有絲毫懼色。

倒是葛艷陽駭極了。

他驚怒地指着田志勇，顫聲道：「原來你不是疏忽職守，而是引狼入室！」

田總管搖搖頭：「你說錯了，我引來的不是狼，而是一羣眞正仁義無雙的江湖奇俠。」

葛艷陽道：「廢話，除了葛某之外，誰配稱為仁義無雙？」

田總管冷冷一笑：「以前，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漸漸就發覺，你並不是一個眞正的俠士，更不是大仁大義的君子。」

葛艷陽道：「我有我的見地，你怎會明白？」

田總管道：「我的確不明白，其實你將來一定可以成為武林盟主的，但何以連這個寶座也未能使你心滿意足？」

葛艷陽忽然仰天一笑：「武林盟主又怎樣？他只能管得了白道中人，但對於邪魔外道歷屆武林盟主又能管得了多少！」

田總管道：「所以，你要雄霸整個武林，連北極寒苦之地也不放過。」

葛艷陽獰笑道：「古往今來，唯眞正的大英雄才能有這份魄力和壯志！」

田總管道：「若為武林同道利益着想，這種壯志的確不錯，但你却只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和權力而到處掀起腥風血雨！」

葛艷陽怒道：「你沒這個資格來說這種話！」

唐老人臉色一沉：「田總管的說話正確之極，誰敢說他不對？」

葛艷陽環視四周一眼，忽然兇性大發：「好哇，你們這些大英雄，大俠士既然已闖了進來，葛某今天就奉陪到底，你們誰先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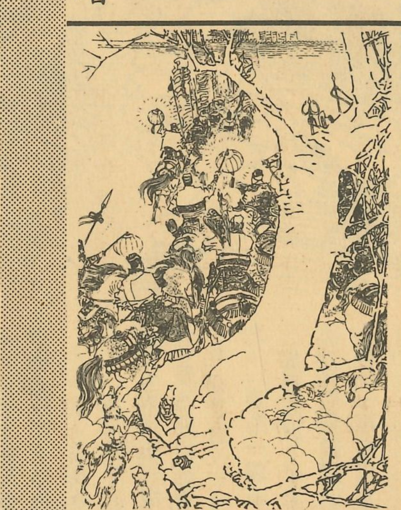
唐老人道：「我們誰也不必動手。」

葛艷陽一怔：「這又是甚麼意思？」

古代歷史傳奇人物連環圖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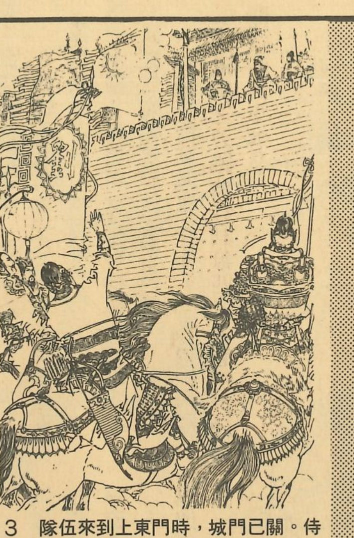
郅惲拒開城門

周中揚・編繪



1　公元三七年的一天深夜，洛陽東門外的大道上，人喊馬嘶，鷹啼犬吠，燈籠火把像一條長龍，緩緩地向洛陽城去。

2　原來是漢武帝劉秀帶了親信近臣出城打獵，因興緻很高，一時忘了時間，直到深夜才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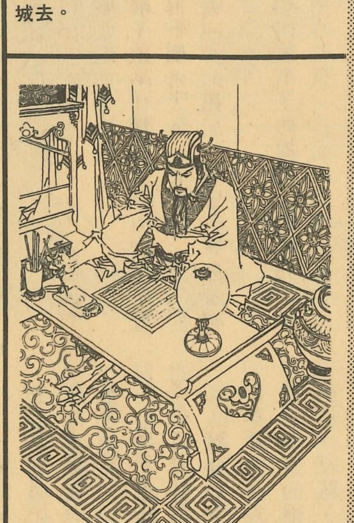
3　隊伍來到上東門時，城門已關。侍從們對着城上大嚷："開門！快開門！"管城門的叫郅惲，在城頭道："進城時間早過了。要開門，明晨五更。這是法令！"

4　侍從們又喊又罵："你這個小小的城門官，不怕死嗎？皇上打獵回來要進城，你敢不開！"郅惲道："皇上日理萬機，哪有工夫去遊樂，你們不要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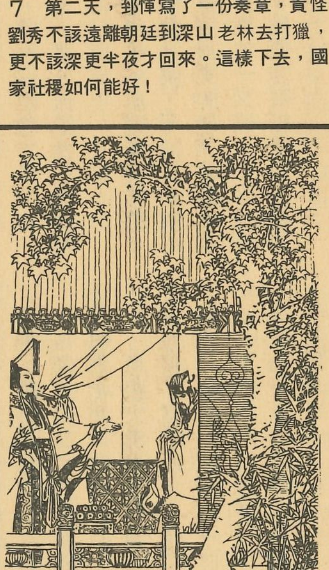


5　劉秀聽到吵鬧聲，問明緣由，親自來到城下叫郅惲開門。火光中，郅惲依稀認得是劉秀，但嘴裏却說："城高天黑，看不清楚，不能隨便開門。"

6　劉秀無奈，只好叫隨從轉道東中門。管東中門的城門官一聽皇上駕到，慌忙開了城門，恭恭敬敬將劉秀一行迎進城去。



7　第二天，郅惲寫了一份奏章，責怪劉秀不該遠離朝廷到深山老林去打獵，更不該深更半夜才回來。這樣下去，國家社稷如何能好！



8　劉秀看了奏章，很讚賞郅惲嚴於職守、耿直敢言的精神，賞了他一百匹布，並承認自己的不是。同時還把那個管東中門的城門官降了職。

唐老人接說道：「你自戕謝罪江湖好了。」

葛艷陽狂笑道：「眞是做夢！葛某是天下第一高手，又有誰能傷得了我一根毫髮？」

突聽一人冷喝道：「有韋某在，誰敢自詡是天下第一高手？」

葛艷陽哈哈大笑。

「但你身在囚車之中，而囚車鑰匙又在葛某身上，你想衝破囚籠來跟我動手，豈不是做白日夢嗎？」

龍城璧却搖搖頭，道：「你這種想法眞是大錯。」

葛艷陽倏地一驚，目光凝注着龍城璧手裏的刀。

那是風雪之刀！上天下地，獨一無二，無堅不摧的風雪之刀。

但那輛囚車却是用海底寒鐵鑄成的。

風雪之刀雖然鋒利無匹，但它可以砍開這輛囚車嗎？

答案很難說。

因爲要砍斷海底寒鐵，單憑鋒利的雪刀是不足夠的，還要有強勁的內力貫注在刀鋒上才行。

若這一刀砍下，而又砍不斷海底寒鐵的話，說不定會連雪刀也爲之震斷的。

所以，這一砍無疑也是一場賭博。

但龍城璧毫不猶疑就賭了，他這一次，賭的也不是運氣，而是自己的內力。

雪刀一揮，每個人都全神貫注地凝視着。

這實在是很令人心弦震動的一刹那！

× × ×

刀光一揮再揮，囚車立刻濺出了極其燦爛奪目的星火。

刀光甫落，一條白色的影子就從囚車裏衝了出來。

唐竹權、鍾萬斗齊聲喝采，大冰原之魔居然又再殺出來了。

葛艷陽面如土色，他只好咬牙揮掌應戰。

他現在已後悔，爲甚麼不早一點把韋雪魂殺掉。

當然，他一直不殺韋雪魂，是另有圖謀的。

冰魔手這一門武功，葛艷陽不一定會學，但却很想知道練這一門武功的秘訣。

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即使像葛艷陽那樣的人也在所不免。

但冰魔手的練功秘訣還沒逼問出來，韋雪魂已衝破囚籠，向他直襲而至！

這變化實在難以想像。

葛艷陽忽然覺得，自己已不再是釣者，而是一條正在網中掙扎的魚兒。

× × ×

葛艷陽是高手中的高手，連唐老人看見了他的武功，也自嘆不如。

唐竹權悄悄走到龍城璧身邊，說：「你看這一仗誰會得勝？」

龍城璧搖搖頭：「很難說。」

唐竹權道：「若是由你來對付葛艷陽呢？」

龍城璧道：「在三百招內，他殺不了我。」

唐竹權又問道：「但三百招之後又怎樣？」

龍城璧道：「他最少有九分勝算，而我只能陷入九死一生的凶險局面。」

唐竹權吸了口氣，道：「這老兒眞不簡單。」

龍城璧道：「他若是泛泛之輩，也就不是仁義無雙葛艷陽了。」

就在這時候，韋雪魂的右掌已和葛艷陽的右掌緊貼在一起。

唐老人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現在，天下間再也沒有人可以把他們分開了。」

他這句話才說完，葛艷陽的身子已籠罩着一層薄薄的冰雪。

他臉上的神情異常可怖，就像是一具已乾枯了的僵屍。

韋雪魂的身上沒有冰雪，但原本蒼白的臉龐却變成了紫紅之色。

漸漸地，這紫紅之色越變越深，終於變成了一片紫黑！

但很奇怪，韋雪魂是微笑着死去的。

× × ×

晚風吹來，仁心堡在夜幕下倍覺淒清孤寂。

這裏現在再也沒有堡主。

最少，在短暫時期之內，仁心堡是不可能出現另一位堡主了。

這座天下第一堡，就暫時交由唐老人和田志勇主管。

武林盟主和丐帮帮主，甚至少林、武當掌門，也紛紛兼程趕到這裏，繼續查察事情的眞相。

呂仙曼又再找到了父親。

呂鶱本來以爲自己必死無疑，但出乎意料地，他不但沒有喪身在刑堂裏，還可以親眼目睹葛艷陽怎樣變成一塊大冰雪。

但他沒有高興，那是因爲韋雪魂也陪着同歸於盡了。

至於韋霜霜，她是陪着呂仙曼一起到仁心堡的，雖然田志勇早已暗中大開方便之門，但她倆還是遇上了一批兇悍的黑道高手，幾經苦戰才能與羣雄會合。

可是，韋雪魂已在這場最後的決戰裏含笑而逝。

韋霜霜沒有哭。

她只是推開了葛艷陽僵硬結冰的身子，然後抱走了韋雪魂的屍體離去。

韋巨這時候才殺入堡中，他看見韋霜霜抱着韋雪魂正向自己走了過來，不禁儍住了。

韋霜霜望着他，淒然一笑：「你的主人已經死了。」

韋巨立刻跪下，不斷地磕拜，嘴裏唸唸有辭，但韋霜霜却不知道他到底在說甚麼。

她也不知道，巨奴已不再是巨奴，而是已經成爲了韋雪魂的義子。

韋巨也沒有說出這件事。

此後，他還是對着霜霜自稱「奴才」，但對霜霜的稱呼却改了一改，改爲「主人」。

大冰原之魔雖然從此在武林裏消失，但他的事蹟却永遠不會被人忘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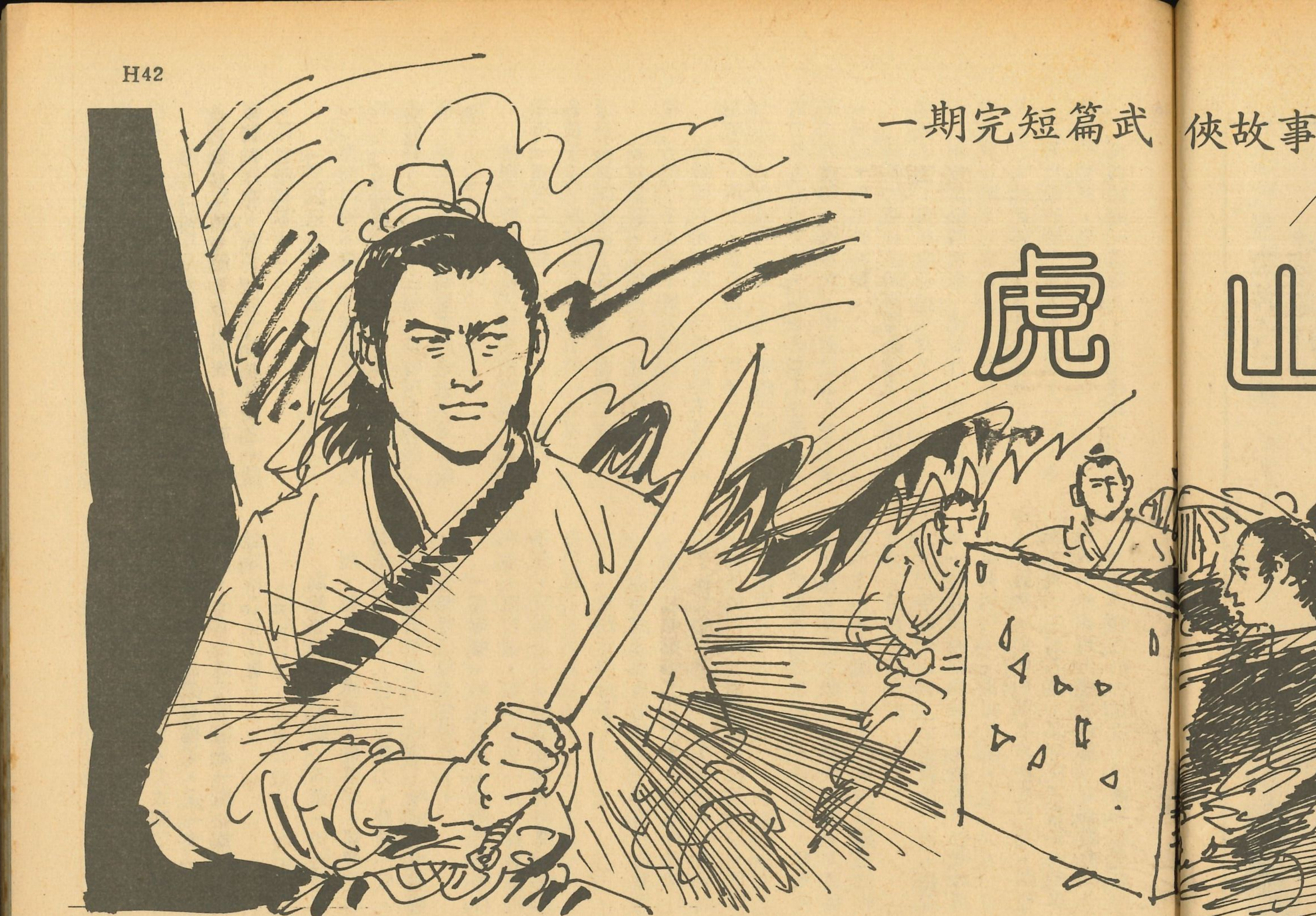
半年後，韋霜霜重回大冰原，在她前面有「巨奴」，而身邊的人却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全文完）

一期完短篇武俠故事

虎山行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巧陰謀一石二鳥　一條龍血染黃沙

黃昏時分，晚霞燒天，遠近的村落，炊烟嫋嫋，牧童的歌謠此起彼落，即使是晚歸的羊羣，亦已趕下了山崗，背山的人家，更早已點上了燈。

太行山下的官道上，此刻已經闃無人跡。

却見兩輛被帳幕密封着的馬車，及一輛轎頂式的車子，在前後六人的簇擁護衞下，正在頂着逆風趕路，希望能在天大黑前，到達前面的宿頭。

前面的兩輛馬車十分沉重，車輪輾過，發出隆隆之聲，整個車子也吱吱呀呀，響個不停，馬兒在皮鞭的抽打下放蹄疾馳，紅棕色的毛早已被汗水濕透。

後面的轎車則輕巧多了，裏面不時傳出少女打鬧嬉戲的嬌笑聲。

三輛車子上，均插着黃色的旗子，旗子的正中有一個斗大的「羅」字，羅字的上方，另有「神武鏢局」四字，原來是神武鏢局的鏢車。

看前面兩輛車子的模樣，明眼人一望即知是扎手的紅貨，後面的嬌客，自然也不會是普通的人物，神武鏢局却僅僅派出兩名鏢師，四名趟子手，豈非咄咄怪事！

而且，趟子手並未打着旗子，在前面開道探路，鏢師亦毫無戒濯之心，六個人四前二後，僅是隨車伴行而已，與一般鏢車臨危履薄的情形，大異其趣。

車轎上的簾子掀起一個角來，露出一張俏麗的少女臉龐，望一望天色，嬌聲說道：「喂，我家小姐說，天都快黑了，怎麼還不投宿住店，聽說這個地方是大盜一條龍石恨天的地盤，萬一出了岔子怎麼辦呢？」

一名鏢師緊走幾步，肅容滿面的道：「石恨天是俠盜，是大俠，不同於一般的鷄鳴狗盜，只搶貪官汚吏，奸商惡賈，從來不曾搶過善良百姓的一文錢，正因爲這是石大俠的地盤，我們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多趕一段路。」

餘音尚在耳朵裏打轉，前面塵頭起處，像飛鏢一樣，射來一隊快馬，馬首之人的馬頭上，插着一面有一條金龍的旗子！

走在前面的趟子手，急忙停住脚步，命車把式將車趕到一邊去，好讓一條龍的馬隊過去。那知，馬隊來至切近，却全部翻身下馬攏上來，將去路堵死。

來人一共是十二騎，十二條漢子都是一色的黑色緊身衣，個個虎背熊腰，威武標悍，一句話還沒有說，便已亮出傢伙，神色之間極不友善。

兩名鏢師覺出氣氛不對，飛快的迎上去，其中一個抱着雙拳，堆下一臉的笑容，道：「敢問那一位是石大俠？」

爲首的黑臉大漢虎目一瞪，瞄了後面的三輛馬車一眼，從鼻孔裏冷哼了一聲，愛理不理的說道：「我們的頭兒今天沒有來。」

鏢師一聽說石恨天沒來，心情頓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字斟句酌的說道：「我們羅總鏢頭素仰石大俠的俠名，行前曾經一再交代，務必要拜山謁見，一睹虎顏……」

他這話說得眞是技巧，一則打出了神武鏢局總鏢頭「鐵掌金鈎」羅四海的旗號，再則又拍足了石恨天的馬屁，而主要的目的則是想探明對方的眞正來意。

黑臉大漢倒也乾脆，鏢師言猶未盡，便直接了當的說：「我們已經來了，省得朋友們再去投帖拜山。」

兩位鏢師互換了一個眼色，還是那一位先前發話的鏢師說道：「諸位打那兒來？要到那兒去？」

黑臉大漢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目光始終在鏢車上打轉，聲音生硬有力：「打山上來，目標就是你們，這三輛鏢車我們頭兒要了。」

鏢師聞言大吃一驚，下意識的握住劍柄，惶聲說道：「什麼？你們要刦鏢？」

「朋友說話客氣點，是『要』，不是『刦』，換句話說，只要各位看得起我們頭兒，够聰明，不反抗，我們只要鏢車，絕不傷人。」

「石恨天譽滿黃河兩岸，」另一名鏢師疑雲滿面的說：「是一條龍，一條鐵錚錚的血性漢子，老夫不信他會做這種敗壞名節的事。」

「榮譽塞不飽肚子，名節也發不了財，除暴安良，刦富濟貧，都只不過是遮人耳目的戲法罷了，何必當眞，識相的快點去逃命，才是最佳的選擇。」

「鏢在人在，鏢失人亡！」兩位鏢師突然換上一副堅毅的神色，齊聲說道：「這是我們神武鏢局成立近百年來的一貫傳統。」

黑臉大漢的臉色也變了，眉宇之間有了煞氣，眸光之內冒出了兇芒，原來提在手中的大刀已提高至腰際，聲音冷如臘月裏的寒霜：「錢財乃身外之物，生命可是一輩子的事，希望別拿自己的性命來當兒戲。」

察言觀色，已覺事有不妙，四名趟子手成了一字排開，早先發話的鏢師拔劍橫胸，卓立在路當中，怒聲說道：「也希望閣下三思而行，別壞了一條龍的名頭！」

人羣中乍然衝出一個暴牙闊嘴，斜乜眼睛的漢子來，歪着嘴，乜着眼，粗聲大氣的說道：「張頭目，別跟他們窮磨牙，解決掉這六個傢伙，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就是咱們的了。」

也不管姓張的頭目意下如何，手中的一把鬼頭刀，帶起一團耀眼的光圈，刷！照準對面的鏢師劈頭就砍！

他這兒一發動，其餘的十名勁裝漢子，也一齊電縱而出，就在這一條僅可容兩輛馬車通過的狹隘山路上，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十二名大漢，個個身懷絕技，甫一接觸，便採取壓迫式的猛攻猛衝的打法，還不到十招，神武鏢局排出來的一字陣勢已被扭曲，四名趟子手防守的兩翼，明顯的凹下去。

一聲發自人心最底層的嗥叫，從右翼傳來，一名趟子手的腹部挨了一刀，熱騰騰的血液，有如噴泉一般噴出來，接着是糞便與腸肚，他眼睛已經發黑，牙齒都咬碎了，仍自兜着肚子，鼓足最後的一口氣，砍出最後的一刀。

人之將死，力大如牛，又是連人帶刀一齊上，單看他咬牙切齒，瞪眼皺眉的樣子，就令人毛骨悚然，何況這是他最後的一刀，也可能是他畢生最厲害的一刀，聲勢的確嚇人，正面的兩名對手未敢硬接，齊向左右閃開。

這一刀，猛銳絕倫，怎奈他傷勢太重，猶如一枚爆竹，其威力僅局限於爆發的刹那，一擊未中，再也沒迴旋變招的機會，直如盲人瞎馬，向前直衝上去。

「他媽的，你找死！」

一名勁裝大漢在身後再添一刀，外加一脚，趟子手接連幾個踉蹌，撞上石壁，仰面栽倒，一張臉皮開肉綻，像極了一個爛柹子。

另一名趟子手睹狀，氣得雙目鼓突，手中的一根三四十斤重的生鐵棒，舞得虎虎生風，一陣瘋狂的掃劈砸打……

雙手難敵四掌，好漢抵不住人多，尤其對手的武功高出甚多，猛可間，噹！一聲金鐵交鳴之聲過處，迸出無數火星，生鐵棒已被兩把鋼刀架住。

「奶奶的，你也該上路了！」

還是那一名勁裝大漢，逮住機會抽冷子就是一刀，趟子手發出一聲殺豬的喊叫，腹部冒出一股血箭，鼓足餘勇，揮掌猛往他頭上罩，可惜後繼乏力，甫抓住他的天靈蓋，勁裝大漢的刀一陣睹攪和，在他的腹部劃了一個十字，趟子手傷處噴出一團團的血泡沫，整個身子立如煮熟的麵條似的軟坍下去。

一轉眼的工夫就死了兩個人，右翼屏障全失，勁裝大漢像水銀瀉地般抄過來，直撲鏢車，兩名鏢師一高一低，一胖一瘦

，高胖者也就是早先發話的那位鏢師，眼見情勢危急，猛可間橫跨五尺，一口氣攻出十二劍。

這十二劍都是殺手絕招，又是在盛怒之下全力施展，劍氣吞吐閃爍，宛如十二條翻滾的龍，四名勁裝大漢攻勢爲之一滯，再也前進不得。

「還我兄弟們的命來！」

鏢師得理不饒人，雙腿半彎，一面吼叫，一面跳躍，一面出招，就像是一隻發瘋的獅子，再攻十三劍，終將四名勁裝大漢，硬生生的逼回到原來的地方，堵住缺口。

然而，就在他拚死奮戰的同時，耳畔爆出一聲撕肝裂肺一樣的慘叫，左翼的一名趟子手，抱着插在心口上的一把短刀，歪歪斜斜的後退了五步，仰面栽下去！

不旋踵間，哀鳴再起，血光再現，最後一名趟子手也身中數刀而亡。

轉瞬間六死其四，矮瘦鏢師不得不向左跨移，兩丈多寬的路面，對手又復多達十二人，合他們二人之力，雖然已將吃奶的力氣都施出來了，却始終抵不住對方波浪式的攻勢，沒多久，兩翼已有人兜上來，形成半包圍的態勢。

姓張的頭目這時冷聲說道：「兩位，別死心眼，現在脫身還來得及！」

兩位鏢師喘着氣，淌着汗，異口同聲的重複着剛才的那句話：「鏢在人在，鏢失人亡，神武鏢局沒有貪生怕死的人！」

斜乜眼的漢子跳着脚說道：「好，你他媽的想死，老夫就成全你！」

面前閃過一道電光，明晃晃的大刀，夾着一股刺耳的嘯聲，從矮瘦鏢師的頭頂斬下來，高胖鏢師鋼牙一咬，舉起右手的鐵鐧阻擋，張頭目的大刀又攻到了，鏢師只好再以左手的鐵鐧擋架，這一來，門戶大開，一名大漢反手握着一柄匕首，照準鏢師的心窩猛戳。

「住手！」

高胖鏢師睹狀大駭，不顧一切的掃來一劍，斬斷了大漢的半隻手掌。矮瘦鏢師却承受不起二人巨大的壓力，雙臂一軟，兩把鋼刀順勢切下，咔唰！咔唰！兩聲響，兩條膀臂已被人齊肩卸下。

一聲慘嚎，兩股血箭，矮瘦鏢師痛得在地上直打滾，眼中漆黑一片，神智渾沌不清，冥冥之中，似已看到奈何橋，瞧見鬼門關……

「我跟你們拚了！」

高胖鏢師氣極怒極，一陣盲目的亂劈，居然被他挑飛了一支劍，而他自己却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挨了好幾刀，一身是血，而他的同伴，被張頭目添了一刀，早已魂歸離恨天。

他似是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猛地彈身而起，暴退十餘丈，手扶車轎，大聲嚷嚷道：「唐小姐，老夫已無力保護三位的安全，請趕快逃命去……」

吧字尚未出口，猛覺背後一涼，接着是一陣骨頭碎裂的聲音，被那斜乜眼的漢子從背後劈開，當場了帳。

此刻，前面的兩名車把式已死，斜乜眼的漢子手起刀落，又解決了最後一名車把式，然後用力撕下轎簾，看到裏面坐着三位花不楞登的大姑娘，已經舉起來的大刀，忙又抽回去。

張頭目在三丈外叱喝道：「裏面有沒有人？」

斜乜眼舔舔嘴唇，道：「有三個大美人。」

「女人是禍水，殺掉算了。」

「美得很，殺掉多可惜，不如就給頭兒，咱們說不定還可以分一碗湯。」

「哼，狗改不了吃屎，由着你吧！」

命人趕着大車，走在前面，其餘的人翻身上馬，走在後邊，姓張的頭目臨去前，還特意取出三面一條龍的小旗子來，分別插在三具屍體的心口上。

就在這一行十二人呼嘯而去後不久，暮色蒼茫中，從相反的方向，又飛來兩匹馬，跳下來一個手執旱烟袋，鬚髮全白的乾巴老頭，及一個手提狼牙杵，少了一隻耳朵的中年人。

二人牽着馬，仔細檢查每一位死者，結果發現左邊有一名趟子手一息尚存，見有人經過，夢囈似的道：「請通知神武鏢局的羅……羅總鏢師，我們……我們是是被一條龍……石恨天手下……刼殺的。」

白髮老頭耐心的聽完他的話，冷冷的笑笑，倏的舉起旱烟袋，拳大的烟鍋猛一敲，趟子手連喊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便腦袋開花。

獨耳中年人愣了一愣，道：「大哥，留下一個活口不是更好嗎？」

白髮老頭發出一聲令人毛髮直豎的冷笑，一雙老眼瞇得剩下兩條縫，道：「二弟，我們必須要作最壞的打算，死無對證最安全。」

探懷取出三面一條龍的小旗子，插在沒有旗子的三具屍體上，再仔細的作最後的巡禮，認爲萬無一失時，這才與獨耳中年人上馬絕塵而去。

× × ×

第二天的下午。

簡陋樸實的石家，正沐浴在暖洋洋的陽光裏，院子裏有一隻母鷄領着一羣小鷄，在牆脚上刨土找蟲子吃，一隻大黃狗就倒在門口晒太陽。

廚房內有淘米洗菜的聲音，而淘米洗菜的人，赫然竟是鼎鼎大名的一條龍石恨天。

「嘩啦啦！」一個不小心，石恨天打翻了一隻碗，吵醒了正在小睡的老太太，拄着龍頭柺杖，來到廚房裏，慈祥可親的說道：「恨天，爲娘的早就說過，這種活兒是女人的事，你們男人是做不了的，這下可好了，忙沒有幫上，白白的打碎一隻碗。」

石恨天攙着母親坐下來，陪着笑臉道：「娘，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孩兒慢慢的學，一定可以學會的。」

老太太佯怒道：「不必學了，你如果眞有這份孝心，就趕快給我討一房媳婦回來。」

這樣的話，石恨天已經聽得太多太多了，苦笑一下，道：「娘，婚姻是終身大事，不像淘米煮飯，那有那麼方便。」

「有什麼不方便，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娘是說小鳳！」

「是呀，冷姑娘這孩子爲娘的挺喜歡

的，對我又很孝順，每一次來我們家都有說不完的話，你們又是結拜兄妹，將來成爲夫妻，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

「可是，孩兒已經是結過婚的人了，這樣對小鳳未免太委屈。」

「傻孩子，你與婉琳只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還沒有圓房，婉琳就死了，跟沒有成親有什麼兩樣，更何況你們本來就是天生地設的一對小夫妻，完全是被周金山生生拆散的。」

一提起這一段傷心的往事，石恨天就顯得異常激憤，沉重的歎息一聲，默然不語。

老太太可不放鬆，繼續說道：「恨天，這件事你到底有沒有向小鳳提過？」

石恨天低着頭說：「沒有。」

老太太略帶惱怒的道：「你不好意思開口，是不是？下次小鳳來的時候，由爲娘的來說好了。」

石恨天急了，道：「娘，不要，找個機會，還是由孩兒自己來說吧。」

老太太慈祥的笑笑，道：「都二十幾的人了，還害臊，好吧，這種事本來就應該由你自己來說，要是讓爲娘的來說，那才眞叫委屈人家冷姑娘呢。」

言畢，站起身來，在石恨天的攙扶下，步入佛堂。

淨手上香後，老太太便跪在佛前，敲響木魚，誦起佛經來。

香烟繚繞，梵唱如歌，清脆而有節奏的木魚聲使人塵念頓消，如置身虛無中。

驀然，院子裏的大黃狗「汪汪」的叫起來，石恨天出門一看，見一位身著灰袍，手提金鈎劍，年約六旬開外的老者已走進院子裏來，身後另外還緊跟着四名携刀佩劍的中年人，其中一人的手上，持着一面神武鏢局的鏢旗。

一條龍石恨天快步迎上去，滿臉堆笑的抱拳說道：「啊，是羅總鏢師，歡迎，歡迎，今天是什麼風把你這個大忙人吹來了？」

鐵掌金鈎羅四海拱手還禮，客氣話一過，馬上開門見山的說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老夫是專程來請罪的。」

石恨天聽得一呆道：「羅總鏢師這話是什麼意思？石某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羅四海臉色陰沉沉的，聲音在平和中有些壓抑不住的顫抖：「石大俠，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以你一條龍的名頭，老夫相信，不應該是個敢作敢不當的人吧？」

石恨天滿頭霧水的道：「羅總鏢頭，我還是聽不懂，你乾脆挑明了吧，別再打啞謎。」

羅四海沉聲說道：「老夫是爲昨晚的那一件殺人搶刼案而來。」

「哦？什麼地方發生殺人搶刼的案子了？」

「就在距此不遠的官道上。」

「是貴鏢局的鏢車被刼？」

「九條人命，十萬兩鏢銀，外加三位姑娘。」

「這種傷天害人的事，是誰幹的？」

「每一具屍體的身上，都插着一面旗子。」

「什麼旗子？」

「就是你石大俠慣用的一條龍旗子。」

鐵掌金鈎羅四海取出一面帶血的旗子，交給石恨天，接着又說：「這是石大俠的信物，不會錯吧？其餘的五面仍留在現場，歡迎石大俠親自去看。」

石恨天仔細的端詳一下旗子，道：「沒有錯，一條龍是石某的標誌，恨天在向窮苦人家分送銀兩時，習慣上都附有這樣的旗子，換句話說，這種旗子流落在民間的爲數不少，再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別人也可以僞造。」

羅四海雙眉一挑，道：「聽石大俠的口氣，好像否認這件殺人越貨的血案，與石兄有關？」

石恨天笑道：「事實上，石某已經有好一陣子不曾在江湖上走動了。」

羅四海的臉色仍然很難看，目光不停的朝院子裏掃來掃去，道：「容老夫說句放肆的話，在這方圓百里之內，除你石大俠外，還沒有人有足够的本事，將敝局的兩位鏢師、四名趟子手趕盡殺絕，根據種種情況判斷，此事縱然與你石大俠本人無關，也應該是貴屬所爲。」

語音一頓，勉强的擠出一絲笑容，聲音突然提高了一些，又道：「老夫有自知之明，即使我們五個人一齊上，也不見得是你石大俠的對手，所以，老夫此來的主要目的，並不想討回那十萬兩鏢銀，只是想請石兄高抬貴手，放回唐小姐及兩位婢女，否則，即使將我們這五條命搭上去，也絕不善罷甘休！」

說至最後，已是怒容滿面，身後的四個人跨步而上，分站左右，已拔出刀劍，擺出一副準備放手一搏的架式。

空氣驟然緊張起來，石恨天却仍然從容不迫的說道：「請羅總暫息雷霆，此事必然是有人存心嫁禍，敝屬絕對不可能參予其事。」

「石兄何敢如此肯定？貴屬之中也許免不了有害羣之馬。」

「因爲山上的朋友早已遣散，那還有害羣之馬！」

「什麼？你是說山上的弟兄們已經不在了？」

「早在一個月前就已遣散，現在就剩下石某孤家寡人一個了。」

「那這樁血案究竟是何人所爲？」

「這正是恨天想要請教的，此非談話之所，請屋裏坐，咱們再慢慢的談。」

肅客入內，大家面對面坐在長板櫈上，石恨天親自爲客人倒了五杯茶，然後便鄭重其事的說道：「首先我想知道，這一趟鏢是在那裏接的？」

鐵掌金鈎羅四海據實的說道：「在太原。」

「十萬兩鏢銀欲運往何處？」

「魯西東昌府。」

「毫無疑問，鏢銀的主人就是那位唐小姐？」

「不，鏢銀是一位皮貨商人的。」

「那唐小姐又是怎麼回事？」

「我們接下鏢銀後不久，唐小姐便帶着兩名婢女，來到鏢局，言明要我們護送他們主僕到邯鄲去，由於是順路，老夫未加考慮便一口答應下來。」

「關於這位唐小姐的來歷羅老總清楚嗎？」

「這位唐小姐叫唐英英，據她自己說，是前任太原知府唐大夫人的掌珠，來太原是爲了探望故舊，邯鄲是她的老家。」

「唐英英是否携有貴重物品？」

「帶有明珠五顆。」

「已交與貴鏢局？」

「由她自己保管。」

「明珠五顆，鏢銀十萬，再加上三位嬌客，羅老英雄怎麼僅僅派了六個人來護鏢，不覺得太單薄？」

羅四海啜了一口茶，潤潤嗓子道：「主要是拜石大俠威名所賜，這一路向來異常平靜，所以只派了兩位鏢師，四名趟子手，誰想到事出意外，居然有人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你一條龍的脚底下作案。」

石恨天眉峯一蹙，道：「此去太原，要二日的脚程，羅老總怎麼這麼快就得到消息了？」

「並非事先得到消息，老夫是押運另一趟鏢，碰巧遇上的。」

「另一趟鏢現在何處？」

「已上路，老夫特別抽調出兩位鏢師，兩名趟子手來專程拜訪。」

「想找石某討回一個公道，甚至要拚命？」

「石大俠言重了，如今看來，這純粹是一個誤會，不過，依老夫猜想，會不會是已遣散的弟兄們，打着一條龍的旗號幹的？」

「這一推斷，石某不敢完全推翻，但可能性不大，倒是我很懷疑這是別人的一石二鳥之計。」

「什麼一石二鳥之計？」

「嫁禍給我，引起神武鏢局與在下的火併，甚至還有其他更大的陰謀。」

鐵掌金鈎羅四海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道：「如此說來，陰謀者的用心可謂極爲惡毒，敢請石大俠出面主持，追查一切。」

一條龍石恨天朗聲說道：「陰謀者顯然是衝着我石恨天來的，石某想置身事外也不可能，無須羅老總相催，在下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羅四海聞言大喜，起身說道：「事情急如燃眉，既蒙石大俠慨允鼎助，咱們就立刻動身如何？」

石恨天以行動代替了答覆，稟明母親，帶着大刀，立與鐵掌金鈎羅四海等人結伴而去。

先至血案現場察看一遍，並無任何新發現，再逐一審視一下死者，全部清一色死於刀傷，也看不出來是何人所爲。羅四海派了一位鏢師，命他就近僱一輛車，將屍體運回太原去，其餘的五人一逕往東行去。

所幸，車輪鐵上鑄有「神武鏢局」的字樣，不難掌握歹徒的去向，大家一路緊追，太陽快下山的時候，已經奔出七八十里。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現車輪的痕跡中斷了，羅四海不由的喊了一聲糟，道：「前面岔路甚多，四通八達，這下可麻煩了。」

石恨天細加審查一下附近的環境，見十丈之內車痕、蹄印，足跡十勢零亂，皺着眉頭說：「歹徒甚是狡猾，一定是在這裏換過車，咱們仔細找找看，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此處一面靠山，一面是一條深溝，石恨天展目望去，馬上在山溝裏看見三輛破碎的車。

「羅老總，這大槪就是貴局的鏢車了吧？」

「不錯，咱們鏢局的車與衆不同，錯不了。」

二人尋路步下山溝，兩輛鏢車已碎，鏢銀自然不可能仍留在車上，另一輛車轎落在蔓草堆中，倒還完整。

石恨天一頭鑽進轎裏去，沒見到唐英英主僕，也沒有她們的屍體，却在車轎的木壁上，發現一首被人用尖刀刻上去的打油詩：

一管旱烟袋
一支狠牙杵
欲明賊去處
請向虎山行

旱烟袋、狠牙杵、虎山，石恨天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道：「羅老總，這位唐小姐的確是位有心人，而且是位才女，居然能將耳聞目見之事寫成一首詩，事情到此已經挑明了。」

鐵掌金鈎羅四海上前一看，一直緊皺的眉頭終於舒展開來，惡狠狠的道：「好啊，原來是虎山雙煞九尾狐狸通九天，與狠牙杵白玉明幹的，老夫即使拚着這條老命不要，也要將虎山踏成平地！」

×　　×　　×

虎山，在冀南，是太行山的一條主要支脈，羣山峻嶺之巓，有一個山寨，正是九尾狐狸通九天，以及狠牙杵白玉明的巢穴。

這日中午，山寨內正在興高采烈的喜慶豐收，山門之外突然來了五位不速之客，一名斜乜眼的大漢上前堵住去路，神氣活現的道：「走走走！你們來幹什麼？」

石恨天搶上去兩步，盡量將怒火往下壓，故作心平氣和的道：「咱們是來拜訪大寨主通九爺的。」

斜乜眼大漢看到拿在趟子手手上的鏢旗了，神色微微一變，道：「你們是神武鏢局的？」

鐵掌金鈎羅四海指着石恨天說道：「老夫是羅四海，這位是一條龍石恨天石大俠。」

石恨天三個字，就好像三支尖錐，刺穿了斜乜眼的脚掌心，猛地跳了起來，不由自主的退了三四步，驚惶失色的道：「你……你就是一條龍石恨天？」

石恨天點了點頭，臉上還殘留着些許笑容，說道：「可否麻煩這位兄台通報一聲？」

斜乜眼的漢子不等他把話說完，人已經一溜烟似的走了，石恨天等人脚下也沒停，接踵跟進去，幾名守門的嘍囉口裏窮喳呼，却沒有一個人敢上來阻擋。

前面有一棟大樓，門楣上有歪七扭八的兩個大字：「虎堂」，虎堂內聚集了不少人，正在大排筵席，大吃大喝，每一個人的面前，至少擺放着有兩錠元寶，姓張的頭目打開一箱鏢銀，仍在繼續給大家分銀子。

大寨主九尾狐狸通九天，與二寨主狠牙杵白玉明，一聽說石恨天來訪，臉色大變，急匆匆的携手迎出去。

通九天老遠就堆下了一臉的笑容，雙拳高舉過眉，笑呵呵的說道：「稀客，稀客，石大俠與羅老鏢頭都是大忙人，今天怎麼有空來到我們這個小山寨，快請那邊坐。」

說話中，不停的做着手勢，企圖將客人引到別處去，石恨天却不吃這一套，舉步直往虎堂裏闖。

虎堂內一陣騷動，大家忙着收銀子，姓張的頭目將木箱拖至牆角去，命人在前面排下一道肉屛風，結果依然被石、羅二人看了個一淸二楚。

九尾狐狸通九天，將錯就錯，將客人揖讓至首位落坐，令人撤換了一副杯筷，還滿滿的斟了七杯酒，舉杯說道：「殘羹剩菜，不成敬意，來，來，我們兄弟敬大家一杯。」

言畢，立與狠牙杵白玉明一飲而盡。

石恨天却示意大家滴酒別沾，沉聲說道：「謝了，我們已經用過午飯，也不想久留，如果一切順利，打算馬上就走。」

通九天一怔，說道：「石大俠有急事麼？」

石恨天道：「好說，是想向通九爺求個人情。」

九尾狐狸通九天笑道：「石大俠領袖綠林，望重江湖，有什麼事直管吩咐就是，不必客氣。」

石恨天直接了當的說道：「欲向通九爺討十萬兩鏢銀，三位姑娘，以及六條人命。」

事到如今，通九天仍意圖狡賴，道：「老夫不明白石大俠這話是什麼意思。」

一直不曾開口的羅四海，這時候怒氣冲冲的說道：「通九天，見眞人不說假話，貴寨弟兄們適才所分的銀子是從那裏來的？」

通九天一面催促大家喝酒，一面不疾不徐的說道：「石大俠給道上定下了很多的規矩，這是前幾日洗刦了一位貪官得來的。」

羅四海目注牆角，語冷如冰：「可是，裝銀子的木箱却是敝鏢局的東西，神武鏢局的馬就拴在貴寨的馬棚裏，這一點通九爺如何自圓其說？」

通九天依舊掛着一臉的笑容，道：「天底下相似的東西太多，羅兄可能是看走眼了。」

羅四海雙目一瞪，道：「神武鏢局的東西，絕對不會看走眼，不妨將那隻鏢箱拿過來，老夫指給你看。」

九尾狐狸通九天又給自己及白玉明斟了一杯酒，笑道：「可以，可以，木箱子可以看，馬匹可以看，甚至歡迎在虎山寨內搜上一搜，但請先盡此杯。」

舉杯一幌，立與白玉明照了杯子。

通九天人稱九尾狐狸，素以陰險奸詐聞名，石恨天見他再三催促自己喝酒，不由心中犯疑，抽冷子將一杯酒潑灑在地。

酒落石地，立時冒起一股青烟，雪白的岩石板，登時變成紫黑之色，原來是絕毒無比的毒酒。

石恨天不禁大怒，推桌而起，怒不可當的道：「通九天，你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通九天一聲吆喝，命人堵住所有的門，其餘的人也一湧而上，將石恨天等人團團圍起來，陰惻惻的冷笑道：「既然進入我虎山寨，就只有死路一條，喝毒酒原是想賞你們一個全屍，現在恐怕只有粉身碎骨了。」

石恨天是何等人物，豈會被他唬住，雙目閃閃發光，死盯住通九天、白玉明，威風凜凜的說道：「大丈夫行事理當磊落坦蕩，你們既敢公然行搶，爲何要打出我一條龍的旗號？」

始終沒有開口的白玉明，這時特意將手中的狼牙杵幌動了一下，摸着失去的右耳，聲色俱厲的說道：「老夫這一隻耳朵就足以說明一切。」

不提他這一隻耳朵還好，一提起來石恨天就不由的氣往上衝，道：「白玉明，你魚肉鄉里，搶刦良民，割掉你的一隻耳朶，只是薄懲，原想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想不到你反而變本加厲，意欲栽誣石某，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強龍不壓地頭蛇，狼牙杵白玉明可懼意全無，命屬下嘍囉將包圍圈縮小，嘿嘿冷笑道：「石恨天，打出你的旗號，原打算你們火併一場也就算了，沒料到會結伴找上虎山寨，是不是看中此地的風水好，想同葬虎山？」

九尾狐狸通九天點燃了旱烟袋，咕嚕咕嚕抽了兩口，接着說道：「這一次的行動，老夫自認爲天衣無縫，二位憑什麼判定是本寨所爲？」

石恨天說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任憑你們詭計多端，終究是會有綻漏洞，咱們別磨嘴皮子，應該談談正事了。」

通九天眉尖一挑，道：「現在還有什麼正事好談？」

「當然有，只要通九爺肯將唐姑娘主僕、十萬兩鏢銀如數交出來，並且嚴懲肇事者，相信羅總鏢頭可以網開一面，不會深究的。」

「假如老夫說不呢？」

「希望你能考慮到後果的嚴重性。」

「在行動之前，老夫就考慮過了。」

「通九爺的口氣，似是不惜寨毀人亡了？」

「應該說是老夫決心要將你們毀滅在虎山寨。」

「憑賢昆仲，恐怕還不配。」

「配不配馬上就可以分曉。」

「通九天，凡事盼能三思，不要一意孤行。」

「石恨天，你斷了道上朋友的生路，今天就認命吧！」

二人針鋒相對，話不投機，氣氛登時緊張起來，九尾狐狸通九天驀然暴退五步，大喝一聲：「打！」

虎山寨的嘍囉們蓄勢已久，早已扣好了各種暗器，通九天這廂話還沒有落地，無數的暗器便如雨點子似的射向石恨天等人。

彼此近在咫尺，暗器出手就到，處境眞可謂險到極點，鐵掌金鈎羅四海等人一齊亮出兵刃，在週身佈下一道刀墻劍幕。

一條龍石恨天更絕，掀起一張圓桌面

來，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像一陣旋風一樣，繞着神武鏢局的人轉了一個圈圈。

圓桌面上像是爆米花，更似是落冰雹，絕大多數的暗器全部釘打在木板上。

石恨天好妙的身手，猛地一聲獅子吼，以全力將圓桌面擲出去，接着又呼！呼！呼！連劈三掌。

這三掌威力好大，桌面立刻四分五裂，木條、碎片箭也似的向四處激射，樓內秩序大亂，慘叫之聲不絕，有那閃避不及者，一人木箭穿心，一人腦袋開花，另一人更慘，全身變成了馬蜂窩。

尚未正式交手，便已經丟了三條命，九尾狐狸通九天的鼻子都氣歪了，三四尺長的旱烟袋夾着一縷勁風，照準石恨天的頭顱砸過來。

通九天的旱烟袋係以純銅打造，設計之初就是爲了當兵器來使用，烟鍋足有拳頭那麽大，勁風呼嘯聲中，石恨天頭皮發炸，急切間刀光一閃，噹！的一聲，火星四濺，石恨天已亮出七環寶刀，硬將九尾狐狸的旱烟袋架住了。

一撞之力勁道十足，七環寶刀又是千古名刀，通九天的烟鍋立被砍出一道半寸多深的口子，人也被巨大的反彈之力震退三四步。

石恨天同樣也虎口發痲，身子搖幌了二三下，突自斜刺裏爆出一聲：「殺！」

白玉明的狼牙杵已近在面前尺許之處。

噹！又是一聲金鐵交鳴之聲，羅四海的金鈎劍及時出手，從半路上將白玉明的狼牙杵截下來。

神武鏢局的一名鏢師，及兩名趟子手，這時候也早與虎山寨的嘍囉們幹上了，打得難分難解。

刀光劍影，拳來脚往，塲中喊殺震天，血雨腥風，包圍的人數愈來愈少，包圍的圈子却愈來愈大，在石恨天一輪橫衝直闖的攻勢下，虎山寨的陣勢漸呈零亂，已瀕崩潰的邊緣。

狼牙杵對上了金鈎劍，不知怎麽攪的，兩件帶鈎的兵器突然絞在一起，誰也擺不脫誰，羅四海全力劈出一掌，被白玉明巧妙躲開，白玉明扣好一把毒針，作勢欲發。

彼此對面而立，毒針一打出，羅四海即使有十條命恐怕也活不了，石恨天睹狀大駭，「猛虎開山」、「刀劈星斗」，猛攻二刀，逼退了通九天，陡地回轉刀鋒，咔嚓！白玉明冷不防挨了一刀，慘叫聲中，一隻左掌已被齊腕斬斷。

痛得他殺豬似的吼叫不止，一張臉已扭曲得變了樣，抽出狼牙杵，劈頭蓋面砸下去，石恨天硬往上撞，「嗆啷啷」的一陣脆響，接連削斷了三根狼牙，兩件兵刃又架在了半空中。

羅四海動作好快，金鈎劍電掣而出，已將白玉明的脖子勾住，殺機滿面的說道：「白玉明，唐小姐主僕現在何處？」

白玉明嚇得魂不附體，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通九天的大烟鍋已瘋狂攻到，疾取羅四海握劍的右手腕，企圖救下白玉明，情急事危，羅四海根本連思考的機會都沒有，金鈎劍猛往回抽，白玉明的脖子上血如泉湧，氣管被割斷一半，直往外面冒血泡。

白玉明雙腿發軟，心頭一片冰凉，狼牙杵早已脫手，跟着金鈎劍猛往後退，這一來正好撞上了通九天的旱烟袋，九尾狐狸救人不成，反而害了白玉明，說時遲，那時快，通！腦殼碎裂，漿糊似的腦漿與血絲齊飛，可憐白玉明連慘叫一聲都來不及，便匆匆忙忙的上了黃泉路。

白玉明死了，虎山寨的嘍囉也所剩無幾，通九天眼見大勢不妙，乍然作了一個撤退的手勢，從烟鍋內噴出一股黃色的濃烟。

「迷魂烟！」

「迷魂烟！」

石恨天與羅四海同時驚呼出聲，拉着大家暴退一丈多。

這「迷魂烟」十分霸道，入鼻即暈，輕則昏眩，重則喪命，石恨天可一點也不敢輕敵大意，脚一沾地，便即縱起，從側面奪門而出。

脚底抹油，簡直比飛還快，通九天甫衝出前門，就被石恨天堵住了，少頃，羅四海等四人也飛快趕到，虎山寨的人反而被人包圍起來。

由於惱怒過度，石恨天的一張臉已經變成豬肝色，雙目之中佈滿濃濃的殺機，一字一咬牙的說道：「通九天，石某並不想趕盡殺絕，現在將三位姑娘交出來還不算晚。」

通九天的一雙賊眼，骨碌碌的轉來轉去，腦子裏不停的打着鬼主意，冷森森的說道：「你做夢，三個丫頭片子早已骨化飛灰，命歸九幽。」

幽字出口，旱烟袋已閃電攻到，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但見勁風呼嘯，暗力如山，就好像有數十支旱烟袋排山倒海而來，蚊蚋不入，滴水不漏，只聽見石恨天寶刀上的七個金環叮噹作响，却始終攻不進去。

不禁激起了石恨天的萬丈豪情，心想如果連一隻野狐狸都治不住，自己就別想在江湖上混了，暗將功力提足十成十，嗨！嗨！嗨！三聲吼，盡全力猛砍三刀，不僅砍破了通九天的烟袋陣，火星激射中，還砍掉了半邊烟鍋。

至此，九尾狐狸已鬥志全失，腦子裏再也沒有工夫轉害人的念頭，而是想如何活命逃生，伸手抹了一把汗，虛幌一招，驀的彈身而起，企圖空遁。

「納命來！」

在石恨天的面前，那還有他活命的機會，咬着尾巴卯上去，身如神龍擺尾一般搖了幾下，金環響處，刀光暴閃，九尾狐狸通九天已被腰斬而亡。

一聲淒厲絕倫的哀嚎劃破長空，姓張的頭目也死在羅四海的金鈎劍下。

這時，虎山寨的嘍囉僅僅還剩下五個人，一再突圍不成，與神武鏢局的人纏鬥不休，石恨天一把抓住其中一人的膀臂，厲色說道：「說，你有沒有參加刦鏢的行動？」

此人空有一副虎背熊腰的架子，骨子裏却是一個標準的膿包，嚇得屁滾尿流，全身打哆嗦，結結巴巴的說道：「我……我……我沒有。」

石恨天嗤之以鼻，道：「你們之中有誰參加了？」

手指着斜乜眼大漢，牙齒直打顫，虎背之人道：「他參加了。」

不待石恨天開口，羅四海一聲暴喝，金鈎劍已取下了斜乜眼吃飯的傢伙。

看得另外三個人心胆俱裂，那還敢再逞強鬥勝，一齊丟下兵刃，心甘情願的作了階下囚。

石恨天繼續追問那虎背之人：「還有沒有誰參加？」

虎背之人道：「沒有了，我們四個人都沒有參加。」

「被抓來的三位姑娘，是否真的已經被害？」

「還活着，我們寨主原打算留作壓寨夫人。」

「現在那裏？」

「就囚禁在寨子裏。」

「帶我們去！」

「是！是！」

押着四名嘍囉，繞至後寨，靠山崖邊上，有一間沒有窗子的石屋，石屋的門口站着一個人，石恨天已來至面前，那人竟然未曾動一下，羅四海上前問話，亦充耳不聞，一名趟子手推了他一把，噗通！一聲倒下了，原來早已被人點了死穴。

這事甚是突兀，石恨天不由一楞，石牢的鐵門是虛掩着，一推就開，所幸裏面果然被綑綁着三位姑娘，這才放下大半個心來。

鐵掌金鈎羅四海快步上前，先給三位姑娘鬆了綁，那位唐英英的確是位大美人，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瞅了石恨天一眼，起身揉揉手腕，活動一下筋骨，然後落落大方的說道：「謝謝羅總鏢師救命之恩，你們天亮之前如果還不來，我們主僕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說至傷心之處，不禁爲之動容，眸中含了滿眶熱淚。

鐵掌金鈎羅四海哂然一笑，道：「言重了，保護姑娘的安全，是老夫的責任，慚愧未能善盡職守，累三位受驚，該謝的應該是這位仗義相助的石大俠。」

唐英英望着石恨天，福了一福，嬌滴滴的道：「謝謝石大俠。」

石恨天回應了兩句客氣話，報以一陣爽朗的笑聲，步出石屋，指着死者道：「姑娘可知這個人是怎麽死的？」

唐英英搖搖頭道：「不知道。」

石恨天皺着眉頭，道：「難道連半點動靜都不曉得？」

唐英英想一想，道：「好像聽到有開門的聲音，却無人推門走進來，隔沒多久，你們就進來了。」

石恨天的眉頭皺得更緊，轉對羅四海道：「羅老英雄可曾另請了高人助拳！」

羅四海鄭重否認，石恨天更加迷惑，道：「這就奇了，看出這出手之人的手法，明明是武林高手所爲，却又不肯公然現身，真弄不懂這位朋友安的是什麽心？」

刦鏢之事，至此本當已告一段落，竟突然又冒出這麽一樁懸案來，欣慰之餘，不免又蒙上一層陰影。

要做的事太多，大家皆無暇多想，神武鏢局的人在忙着尋找鏢箱，及從死者的身上找回鏢銀。僅餘的四名虎山寨的活人，則在石恨天的命令下，在寨外挖了一個大坑，準備埋葬通九天等人。

待尋回鏢銀，葬好死者，天色早已大黑，大家只好在虎山寨過夜。

詎料，第二天一早起來，却發生了一宗命案，一名趟子手被人吊在了一棵大樹上。

放下來，石恨天經加審視，馬上發現，是被人先點中死穴，然後才吊到樹上去的，屍體還軟軟的，餘溫猶存，下手的時間，顯然就在天亮之前不久。

另一名趟子手氣得暴跳如雷，抓來一個嘍囉就是一頓狠揍，却被石恨天阻止了，道：「他並非兇手，幹嘛要揍他。」

神武鏢局的鏢師聽得一楞，道：「何以見得他不是兇手？」

石恨天振振有詞的說道：「此人點穴的手法十分高明，與看守石屋的那名嘍囉，顯係同一人所爲，而且還是一位武林高人。」

鐵掌金鈎羅四海看看死者，瞧瞧在塲的人，臉色變得異常凝重，憂心忡忡的道：「會是誰呢？目的何在？」

石恨天同樣狐疑滿面，心裏直犯嘀咕，將聲音壓得很低，只有羅四海一人聽得到：「石某很懷疑，有一個更大的陰謀可能正在進行中。」

羅四海眉峯緊蹙，心事重重的道：「石大俠，原以爲事情到此，已可告一段落，現在看起來，前途佈滿荊棘，另一個更大的刦難可能正在等着我們，敝鏢局目下又僅僅剩下我們三個人，實不足以保護唐小姐的安全，可否偏勞石大俠，再護送我一程？」

唐英英瞟了石恨天一眼，馬上接口說道：「是嘛，好人要做到底，送佛要送上西天，如果石大俠需要特別的費用，我可以另加。」

一條龍石恨天哈哈一笑，道：「姑娘說那裏話，能够與唐小姐同行，是我的榮幸，石某答應送三位到邯鄲就是。但不知姑娘的五粒明珠是否安然？神武鏢局的這位死者又當如何處理？」

唐英英探手入懷，取出一個錦緞小囊來，打開來露出五粒晶光閃亮的明珠，笑盈盈的說道：「明珠在此，虎山寨的土匪還不曾搜到我身上來便完了，這完全是石大俠的恩賜。」

羅四海聞言大喜，一面命人準備車輛，一面說道：「趟子手的遺體，決定暫留虎山寨，回程時再行運返，倒是通九天的這幾名嘍囉應該如何發落，還請石大俠示下。」

石恨天胸有成竹的對四名嘍囉說道：「你們現在就可以回家去了，希望從即刻起，放下屠刀，棄惡從善，別再爲非作歹，打家刦舍，如果不知悔悟，再被我碰上，就沒有這麽輕鬆了。」

四名嘍囉如獲大赦，謝石恨天的不殺之恩後，便即喜糾糾的結伴離去。

馬車已套好了，前面兩輛敞車裝鏢銀，另一輛裝了一個帆布篷子，供唐英英主僕乘坐，插上鏢旗，還特別加了一面石恨天的一條龍旗幟，立即駛離虎山，取道南下。

×　×　×

一條龍的旗幟果然有效，羣邪退避，

百惡遠走，一路上再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故，當晚便越過內邱縣，落腳在官莊的一家騾馬大店內。

羅四海可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訂了三間上房，將鏢車就停在客房的外面，還將惟一的一名趟子手留下來小心守着，然後才領着鏢師與石恨天走進前廳的膳堂。

點了幾樣可口的菜餚，正津津有味的吃喝間，膳堂裏的食客也漸漸多起來了，而且多一半是暗藏傢伙的武林人物。

武林人物不公開携刀佩劍，必有特殊的原因，也因而更加強了羅四海的戒心，與石恨天對飲了一盅，把玩着酒杯，小聲說道：「石大俠，這些人的出現，應非偶然，今天說不定會有一塲好戲上演，不知其中可有熟識之人。」

百恨天環目四下一望，全是陌生的面孔，便搖搖頭，說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非至萬不得，咱們還是按兵不動的好。」

就那麽三言兩語的工夫，又湧進來兩批武林人物，無巧不巧地，前後到達的江湖朋友，正好分據在石恨天四週的四副座頭上，形成一個包圍的態勢。

石恨天亦未在意，繼續吃喝着，羅四海的目光則死釘住鏢車不放，口中沉聲說道：「何鏢師，你如果吃飽的話，快去換老趙來吃，順便去看一看唐小姐主僕。」

何鏢師聞言頷首一諾，狼吞虎嚥般地塞飽肚了，便匆匆步出膳堂。

一名猴臉尖腮的醉漢，提着半罈子酒，忽然歪歪斜斜的走過來，一屁股坐在何鏢師的位子上，自告奮勇的倒了兩碗酒，對羅四海說道：「敢問這位老英雄，可是太原神武鏢局的羅總鏢頭？」

羅四海抱拳說道：「老夫羅四海，這位兄台是……」

猴臉尖腮的醉漢避而不答，自顧自的說道：「聽說老鏢師這次保了十萬兩白銀，五顆明珠，要去魯西東昌府，這麽貴重的東西，只有三四個人不覺得太單薄？」

十萬兩白銀是明鏢，消息外洩並不足為奇，五顆明珠却是暗鏢，他怎麽會曉得？羅四海不由的愕然一驚，指着石恨天，故作鎮靜的道：「夠了，有石大俠在，誰也不敢怎麽樣！」

原以為只要打出石恨天的旗號來，對方一定會大吃一驚，知所收斂，沒料到猴臉尖腮的醉漢却毫無異樣的表情，反而追問一句：「是那一位石大俠？」

羅四海一怔，不得不加重語氣，道：「就是一條龍石恨天石大俠，閣下不會沒有聽說過吧？」

猴臉尖腮的醉漢冷眼瞄了石恨天一眼，冷冷的說道：「嗯，略有所聞！」

石恨天在北六省，可以稱得上是家喻戶曉，響叮噹的人物，對方却僅僅是「略有所聞」，不是孤陋寡聞，就是存心藐視，察言觀色，以後者的成份居多。

不是嗎猴臉尖腮的醉漢並未理會石恨天，端起酒來，衝着羅四海一幌，道：「羅老英雄，我敬你一碗。」

也不管羅四海是否願意，咕咚咕咚喝了個乾。

人家以禮相待，羅四海實在沒有理由拒絕，只好陪着他乾了一碗酒。

舔舔酒漬，轉過頭來，猴臉尖腮醉漢又倒了兩碗酒來，這才漫不經心的對着石恨天說道：「石大俠，來，我也敬你一碗。」

一個「也」字，無疑大大地貶低了石恨天的身價，一條龍並未將心上放，反而主動的跟他碰碰碗，一飲而盡。

這一來，却惹來了意外的痲煩，四副座頭上又湧來四個人，搬來四罈子酒，大家爭着要敬羅四海與石恨天。

事實巳經擺明，這根本不是敬酒，而是找碴兒。

石恨天雙眉一挑，計上心來，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喝酒就喝酒，有什麽了不起，命店小二送來兩罈子酒，以掌為刀，打開泥封，威風凜凜的道：「要喝就喝一罈了，喝一個痛快，那一位陪石某人？」

一罈子酒足有十來斤重，除非海量之人，誰也不敢輕意嘗試，大家面面相覷，相互推讓，無人敢挺身而出。

「我來！」

發話者是一名五旬開外的灰衣老頭，越衆而前，捧起酒罈子來就是一陣牛飲。

石恨天的武功稱霸江湖，酒量同樣也是第一流的，不過片刻功夫，便喝光了一罈子的酒，而且面不改色。

人羣中擠進一個塌鼻子的傢伙來，粗聲大氣的道：「石大俠好酒量，老夫再敬你一罈子。」

「慢着！」

一聲嬌叱，一條倩影，金鳳凰冷小鳳像一陣風似的來到石恨天身邊，指着那青衣老頭道：「閣下的酒量也不錯，我來敬你一罈子如何。」

青衣老頭的酒量還在石恨天之下，這時巳面紅耳赤，暈頭轉向，再也消受不了，聞言搖搖幌幌的縮到後面去。

塌鼻子的傢伙冷哼一聲，道：「你們專門對付一個人，這樣不公平。」

冷小鳳眉頭一揚，雙眼一瞪，拍着桌子說道：「你們單挑石恨天一個，就算是公平？」

「妳是誰？」

「冷小鳳！」

「什麽？妳就是那個江湖女混混金鳳凰冷小鳳？」

「不錯，承江湖上的朋友抬愛，送了我們一首打油詩：『武林稱雌雄，江湖定一尊，女的冷小鳳，男的石恨天。』」

「哼，聞名勝似見面，見面不如聞名，充其量妳也不過是一個女流氓罷了。」

「放肆！」

一句「女流氓」惹怒了冷小鳳，提起一罈子酒來砸過去，罈碎酒溢，塌鼻子的傢伙當塲頭破血流，抱着腦袋痛得他直跳脚。

「上！」

却激怒了塌鼻子的同伴，灰衣老頭一聲吆喝，大家一齊拔劍取刀，準備放手大幹。

可是，他們動作快，石恨天與冷小鳳更快，刀劍更快還沒有拔出來，石、冷二人同聲喊：「打！」每人的手腕上便巳插上一柄飛刀。

每一柄飛刀的尾部，皆繫着一面小旗子，不是金鳳旗，便是一條龍，挨刀的人

個個相顧失色，紛紛退避，呼痛喊疼之聲不絕。

驚動了四座上的武林人物，相繼推桌而起，蠢蠢欲動，冷小鳳又巳扣好了一把飛刀，殺氣騰騰的道：「我們不想惹事，但也決不怕事，那位如果想鬧事，儘管衝着我冷小鳳來。」

她雙目如電，橫掃全塲，竟沒有一個人敢動一動，冷小鳳接着又道：「假如不敢鬧事，就趁早夾着尾巴滾，否則，包管你們吃不了兜着走。」

「住手！」

怒吼聲中，石恨天閃電衝出，有人拔刀而上，欲從身後偷襲冷小鳳，刀才遞出一半，便被石恨天一把將手腕扣住了，當下猛一拖，「滾！」再添一脚，這一脚好大的力道，接連撞翻兩張桌子，滾到門口去了。

「找死！」

另一人又要拔刀，冷小鳳適時打出三支飛刀，穿透手掌，插在右脅上，立時血流如注，慘叫不巳，一張臉頓成了死灰之色。

冷小鳳並未就此罷手，提起一罈子酒來，向四面射出無數水箭，口中不停的叱着：「滾！滾！滾！」

金鳳凰威風八面，果然無人敢再輕捋虎鬚，一個個急急如喪家之犬，紛紛抱頭鼠竄，一霎時，所有的武林人物便走避一空。

這時候，趟子手才走進來，大家換了一副座頭，又重新點菜入座。

石恨天道：「小鳳，妳跑到冀南來做什麽？」

冷小鳳一邊吃喝，一邊說道：「我到家裏去找你，大娘說你跟羅總鏢師走了，便隨後追下來，直至虎山寨才追上。」

「妳怎麽知道我們在虎山寨！」

「我看到車轎上那一首打油詩了。」

「囉，如此說來，看守石屋那名嘍囉是死在妳的手下了，神武鏢局的人又是何人所為？」

「小妹並未上虎山！」冷小鳳含情脈脈的望着他，說道：「是你們離開後才追上的。」

「當時為何不現身出來，相信一定有特別的原因？」

「當然，因為我發現有不少武林人物，在暗中釘你們的梢，故而在暗中跟着他們，未曾公然現身。」

「就是剛才這一批傢伙？」

「不止，更多的人仍隱身在暗中。」

「他們也是從虎山才釘上的！」

「可能更遠！」

「目的何在？」

「可能是為了鏢銀，為了明珠，或者有更大的陰謀也說不定。」

禍事接二連三，羅四海憂心如焚，張口欲待言語，忽見唐英英的一名婢女姍姍的走進來，對石恨天畢恭畢敬的說道：「石大俠，我家小姐請你過去一下。」

石恨天一楞，道：「有什麽事嗎？」

女婢道：「我家小姐有幾句話，想跟石大俠當面說。」

一條龍望着金鳳凰，冷小鳳給他抛了一個同意的眼色，石恨天立與女婢走出膳堂，來到唐英英所住的客房內。

唐英英換了一身水藍色的宮裝，外罩一件粉紅色的坎肩，在燈光照射下，膚白似雪，益發顯得明艷照人。

室內置一小几，上面擺着四樣可口小菜，一壺美酒，兩副杯筷，石恨天一踏進房門，唐英英便笑盈盈的迎上來，連聲說請，並做出請他入座的手勢。

石恨天並未入座，站着說道：「姑娘還沒有用飯？」

領他進來的婢女搶先說道：「我家小姐特別交代店家，做了幾樣最可口的小菜，想請石大俠喝一盅，以示謝意。」

石恨天歉然一笑，道：「眞對不起，在下巳經吃過了。」

唐英英不勝嬌柔的道：「水酒一杯，只不過聊表寸心，希望大俠勿却是幸。」

「謝了，目前暗潮洶湧，石某很担心今夜會有事故發生。」

「不會的，憑石大俠的本事，幾個小毛賊，相信不敢在你的面前張牙舞爪。」

「唐小姐，妳有所不知，表面上的一批人雖不足為患，高手藏在暗中，却不能不防，姑娘身懷瑰寶的消息巳外漏，務請小心收好才是。」

一提到瑰寶，唐英英好像突然想到一件大事，拿來錦囊，取出一粒明珠來，雙手交給石恨天，鄭重其事的說道：「我說過要另加費用，願以明珠一粒相贈，乞望笑納。」

石恨天拒不接受，唐英英却執意要送，以無比誠懇的語氣說道：「石大俠，這是一顆珠寶，帶在身上，有驅邪辟毒，逢凶化吉的妙用，就算你不願意收受，亦請大俠暫時留在身邊，等到邯鄲時再還給我好了。」

聽唐英英這麽一說，拒絕的話實在不好意思再出口，石恨天只好勉為其難的收下來，納入衣袋中，道：「如此，石某就恭敬不如從命了，一到邯鄲，再原璧奉還就是。」

唐英英笑道：「你放錯地方了，要想發生驅邪辟毒，逢凶化吉的妙用，必須放在貼肉的地方才行。」說着，取出明珠，拉開石恨天的衣領丟進去。

只覺得一陣清涼直透腑肺，精神為之一爽。

× × ×

一宿無話，大家輪流守夜，幸未發生任何意外。

直至天亮以後，用過早餐，準備要上路時才發現，守最後一班的趟子手，巳死在鏢車上。

老趙就坐在車座上，神態安詳，有如打盹，同樣是被人點中死穴致命，奇怪的是，車上的鏢銀居然毫釐未損。

出手之人的目的何在，簡直令人莫測高深。

何鏢師淚如泉湧的道：「總鏢師，為了這一趟鏢，我們前前後後巳經死了十一個人，現在該怎麽辦？」

鐵掌金鈎羅四海振動一下手中的金鈎劍，強將滿眶的熱淚往肚裏吞，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我們開的是鏢局，此行的任務是將唐小姐主僕送至邯鄲，將鏢銀送到東昌府，只要我羅四海還有一口氣在

，決不改變。」

「可是，已死去這麽多人，這……」

「我羅四海還沒有死，絕不半途而廢，你如果害怕，即刻回返太原，老夫絕不怪你。」

「老鏢師，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純粹是爲鏢局及老鏢師着想！」

「那就套車吧。」

「老趙的遺體該怎麽處理？」

「買一副棺材，就帶着走。」

套定馬車，駛離客棧，就近買了一副上好的棺木，殮妥老趙，繼續南下。

人手不足，石恨天只好權充車把式，與冷小鳳並排坐在第一輛鏢車上，何鏢師駕第二輛，羅四海殿後，一路上，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皆默然無語，一味的揮鞭疾行。

直至打過尖，約莫未牌時分，石恨天才首先打破沉默，叫了一聲：「小鳳。」

冷小鳳回過頭來，眨着大眼睛，輕輕地「嗯」了一聲，靜待下文。

想起母親的叮嚀，石恨天就顯得很不自在，儘管與小鳳相交已久，相愛亦深，但他自認爲畢竟是跟何婉琳結過婚的人，總覺得對不起冷小鳳，婚姻之事實在羞於啓齒，遲疑再三後，才以試探性的語氣說道：「我娘有沒有跟妳說什麽？」

冷小鳳投來企盼的一瞥，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柔情似水般地說道：「大娘什麽也沒有說，她老人家表示，你好像有話要對我說。」

別看他平時一跺脚，半個武林都會發抖，一提到男女間事，石恨天却嫩得很，連舌頭都不靈光了，囁囁嚅嚅的說道：「是呀，是有事想跟你談一談，是關於……關於……」

冷小鳳心頭卜卜亂跳，正期待他說下去，石恨天「關於」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出來，冷小鳳怔怔然道：「是關於什麽，你倒是說清楚呀。」

石恨天沉吟一下，正想吐出心聲，後方鞭聲貫耳，塵土蔽天，怒矢一般射來兩匹快馬，越過羅四海、何鏢師，拔下了神武鏢局的鏢旗，及一條龍的旗子，在石恨天、冷小鳳的頭頂上爆出兩個清脆的鞭花，從二人車旁擦過，絕塵而去。

「站住！」

「站住！」

這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關老爺面前要大刀，從來沒有人敢在他們的面前如此公然挑釁，怒吼聲中，人去如電，咬着尾巴追下去。

二人施展出絕頂輕功，速度比馬還要快，猛追百十餘丈，衝過一個三岔路口，在一道山谷口上，已追至馬後三丈許處。

猛可間，石恨天一個縱躍，宛若一隻從天而降的大老鷹，驚險萬分的落坐在馬背上。

冷小鳳却沒有這麽幸運，被馬上之人反手掃來一鞭，以毫釐之差落下馬背來。

好妙的身法，冷小鳳急切間抓住馬尾，飛起一腿，通！馬上之人挨了一脚，滾下馬背去，冷小鳳凌空來了個大迴旋，穩穩的坐在馬身上。

石恨天屁股未穩，前面便攻來一刀，刀風颯然，擦頂而過，石恨天的頭皮直發炸，猛地劈出一掌，其勢有如拍岸驚濤。

此刻，石恨天才看清楚，坐在前面之人，正是昨夜鬧事的那個塌鼻子的傢伙，此人馬術精良，一個翻滾，躲到馬肚子下面去，單手緊扣着馬鞍，石恨天睹狀踩了一脚，塌鼻子傢伙却從另一頭竄上來，砍來一刀，石恨天拔刀迎戰，噹！二刀相撞，火星迸裂。

石恨天這一刀威猛絕倫，削斷了對方的刀不算，餘威所及，又斬斷了馬兒的脊樑骨，一聲嘶鳴仆下去，二人一齊縱離馬背，落在丈許之外。

與冷小鳳纏鬥的是那個猴臉尖腮的漢子，並未眞的落下馬背，同樣是鑽在了馬腹下面，拉住冷小鳳的腿用力猛拖，冷小鳳拔劍就刺，沒刺中猴臉尖腮的漢子，却在馬肚子上捅了一劍。

一時，鮮血與糞便齊湧，急如噴泉，弄得猴臉漢子全身都是血污尿屎，急忙鬆手飛出去。

馬兒受創，哀鳴不已，四蹄一陣亂跳後，終於不支倒地，冷小鳳身若乳燕似的一飄，落在石恨天身邊。

石恨天面籠寒霜一臉煞氣，怒冲冲的說道：「明人不做暗事，光棍不走絕路，二位究竟是何路數，請先把話說清楚。」

塌鼻子傢伙與猴臉尖腮的漢子，連半個屁還沒有放，二人互換一個眼色，拔腿就朝山谷裏飛奔而去。

石恨天與冷小鳳當然不肯就此罷手，發足追下去，怎奈山谷內溝壑交錯，巨石橫陳，地形十分複雜，一口氣追下去二三里地，竟然連一個也沒有逮着。

正狂奔間，突然碰到兩根拇指粗細的繩子，橫在一道谷口上，二人還沒有弄懂是怎麽回事，石後冒出四個人來，一陣快速游走，兩條繩子已在二人的身子繞了四圈。

這顯然是事先設計好的，二人四手，連刀帶劍，整個上半身全被綑綁起來。

石恨天、冷小鳳雖說是多年知己，但像這樣面面相對，肌膚相接，緊緊的貼在一起，却是破題兒第一遭，不由皆心如鹿跳，一陣意馬心猿，正好給了對手一個大好的機會，剎那間，繩子又加了兩圈，上半身已被綁死，只有四條腿還勉強可以移動。

一陣哈哈大笑聲中，灰衣老頭從一棵大樹上跳下來，接着又出現七八個，全部都是昨夜曾出現客店膳堂的人。

石恨天臉色一沉，道：「還有沒有？都出來吧。」

灰衣老頭陰笑一聲道：「沒有了，全部到齊。」

石恨天道：「你是說，神武鏢局的兩名趟子都是閣下一人的傑作？」

灰衣老頭道：「好說，雕蟲小技，不值方家一笑。」

冷小鳳哼了一聲，道：「胡說，據我所知，你們還有人隱藏在暗中。」

灰衣老頭的鼠目瞇成兩條小縫，笑的聲音格格格的，像極了叫春的鴿子，道：「二位已成甕中之鼈，就憑我們這一撥子人已足够料理。」

石恨天喝問道：「閣下何人？」

灰衣老頭冷森森的道：「對一個將死

之人，沒有通名報姓的必要。」

石恨天劍眉雙挑，道：「老匹夫，你以爲就憑這兩條破蔴繩，就能够制得住石某兄妹？」

灰衣老頭嘿嘿冷笑道：「假如再加上兩把刀兩支劍，情形就不同了。」

手一揮，口中喊殺，立有四個人手執刀劍衝上來，打算下手行兇。

石恨天臨危不亂，噤聲說道：「小鳳，氣提丹田，功行腹臂，咱們用盡全力來震！」

冷小鳳會意，如言照辦，二人同時嗨！的一聲，「錚——」全力一震之下，力道驚人，蔴繩被震得寸寸段段，絲絲縷縷，四個拉繩子的人頓失憑依，齊皆一屁股坐下去。

刀劍已砍上身來，石恨天適時揮出一刀，兩支長劍一毀一脫手，兩名大漢嚇一跳，轉身就逃，怒吼聲中，石恨天揮出第二刀，慘嗥聲中，血雨暴現，立時一死一傷。

噹！兩柄大刀被冷小鳳的寶劍架住了，用力猛一推，抽劍回斬，刷！的一聲，寶劍橫胸而過，在二人的胸脯上劃了兩道深可見骨的血口子。

二人不約而同的喊了一聲：「我的媽呀！」捧着胸脯退下去。

暴風雨來的快，去的也快，灰衣老頭眼見偷鷄不成蝕把米，立即率衆向山谷裏逃去。

石恨天拔腿欲追，冷小鳳道：「大哥，我一個人追下去就够了，你快回去看看鏢車吧，別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計。」

不管石恨天是否同意，當先一溜烟似的追去，石恨天覺得事有蹊蹺，灰衣老頭的確逃得太快了，當下略一猶豫，道：「小鳳，窮寇勿追，追不上就算了。」隨即轉身往來路奔去。

還沒有奔出山谷，遠遠望去，就見到有一羣人正在圍攻鐵掌金鈎羅四海，待石恨天全力趕到時，羣魔一哄而散，羅四海已重傷倒地不起。

羅四海身中一掌數刀，傷勢並無大碍，僅傷及皮肉而已，嚴重的是心口上的那一掌，已傷到內腑。

石恨天上前說道：「老鏢師，這羣傢伙是那條綫上的？」

羅四海勉強支撐着站起來，有氣無力的道：「爲首之人黑巾幪面，看不出他的路數來，其他的都是嘍囉，來路不明。」

石恨天雙目一翻，立有所悟，道：「既然是黑巾幪面，十九是你我熟識之人，但不知此人功力如何？」

羅四海不假思索的道：「略勝老夫一籌，如果石大俠再遲來一步，老夫這條命八成就會丟在此地。」

「老鏢師跑來此地作甚？」

「老夫是想來助二位一臂之力，不料却被人從半路截下來。」

「鏢車呢？」

「在後面。」

「糟了，如果石恨天的判斷不錯，敵人可能施的是連環計，鏢車說不定已經出事了。」

話落人起，急向前衝，羅四海傷情太重，衝沒有兩步便栽倒了，石恨天只好將他揹起來。

鏢車已遙遙在望，就停在三岔路上，有一個人跌跌撞撞的迎上來，另有一人隨後緊追不捨，但瞬即便消失在叢樹中，前面的那個人也馬上伏下。

石恨天三步併作兩步走，上前一看，見是何鏢師，忙道：「何鏢師，這是誰幹的？」

何鏢師的背上插着兩把短刀，已是奄奄一息，聞言費力的抬起頭來，道：「是……是……是……」

接連說了三個是字，結果還是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便告氣絕身亡。

石恨天的肺都氣炸了，揹着羅四海，挾着何鏢師，以最快的速度，奔回至鏢車停放之處。

是意外，也是奇蹟，十萬兩鏢銀居然一兩也沒有丟。

唐英英主僕三人，也依然好端端的坐在車上。

將羅四海放上車去，打開棺材，請何鏢師與老趙同眠，對縮在一起，惶作一團的唐英英主僕說道：「唐姑娘，剛才的事你們看到沒有？」

唐英英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指着車前不遠的一灘血漬，道：「看到了，何鏢師的第一刀就是在這裏挨的，眞嚇死人。」

「兇手是誰？」

「不認識。」

「一共幾個？」

「我們只見到一個人。」

「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的，橫眉豎眼，一看就曉得不是好東西。」

「他有沒有說要搶鏢銀？」

「沒有，他是從身後偷襲的，何鏢師挨了一刀後，向前飛奔，他在後面追，可能是發現石大俠回來了，再補了一刀，便從樹林子裏逃走了。」

石恨天望着右面的官道，說：「謝謝妳，唐姑娘，請不必驚惶，邯鄲很快就到了，無論如何會將三位送到目的地的。」

唐英英指着左面的一條路，道：「石大俠，寒舍並不在邯鄲城內，就在前面不遠的一個山莊裏。」

石恨天望着二名女婢，道：「這樣更好，將三位送到家，石某就放心了，但不知有那一位會駕車？目下人手不足，必須有一位出來帮忙才行。」

唐英英拍着一名婢女的肩膀，道：「她會，阿梅出身農家，駕車的技術聽說比她哥哥還要好。」

石恨天聞言大喜，就請阿梅駕着唐英英的車走在前面領路，羅四海鼓起餘勇，勉強跟在中間，石恨天在路上留下一個暗記，以免小鳳迷失，駕着最後一輛鏢車殿後，折向左邊山路駛去。

× × ×

阿梅駕車的技術的確不錯，又是熟路，申牌甫起，便到達山村，駛進村尾的一幢深宅大院去。

雪白的圍牆，足有二丈二三，高樓聳立，畫棟雕樑，紅磚綠瓦，美不勝收，富豪之家，端的不同凡俗。

早已驚動了宅子裏的人，從四面八方湧上來一大羣。

奇怪，出來的人沒有老娘老奶，沒有老爺老公，也不見婢女僕嫗，清一色全是身穿勁裝，持刀執劍的彪形大漢，而且，黑漆大門已上了門，團團圍上來。

石恨天一見情況不對，跳下車來，往羅四海身旁一站，道：「總鏢師，看來我們上了人家的惡當，闖進賊窩來了，等一下不管發生什麽事，全由石某人扛下來，你千萬不要逞強鬥勝，免得傷情惡化。」

拔出七環寶刀，映着陽光，幻出一道彩虹，石恨天目注剛剛走下車的唐英英，朗聲說道：「唐姑娘，毫無疑問，這一切的一切，完全是妳一手策劃安排的？」

唐英英笑盈盈的，邊走邊說道：「不完全是，通九天老匹夫的那一段，並不在姑娘我的計劃之內，也因而使原來的打算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妳最初作何打算？」

「找上神武鏢局，最初僅僅只是爲了這十萬兩鏢銀。」

「如果單單是爲了鏢銀，一路上妳的機會多得是，爲什麽不下手？」

「由你們親自送上門來不更好嗎？同時，由於你一條龍的出現，我的計劃也臨時有了改變。」

「妳想要怎麽樣？」

「想套一頭肥羊，殺你石恨天。」

「欲殺石某人，盡可挑明了幹，何必要害死一位鏢師，二名趟子手，甚至差點連羅四海的老命也搭上去。」

「道理很簡單，姑奶奶希望踏進此來的，只有你一個人，免得碍手碍脚。」

「如此說來，」憤怒的火苗已由心頭升起，石恨天橫刀當胸，吐字如刀：「引開冷小鳳，也在妳的計劃之中？」

「當然，」唐英英的嘴角撇下一絲冷笑，「如果一切順利，她此時應已命歸黃泉。」

「可惜羅四海一息尚存，妳的陰謀並未完全得逞。」

「對你來說，羅四海是個累贅，沒有什麽好得意的。」

「事到如今，姑娘，我似乎有必要再請教一次，妳是誰？」

「姑娘我是叫英英，不過不姓唐。」

「姓什麽？」

「鐵！」

「鐵？」

「沒錯，我叫鐵英英。」

「鐵英英？魯山飛龍寨主『神刀』鐵虎，以及『毒婆子』花五娘，是妳的什麽人？」

「是家父母。」

「魯山飛龍寨，遠在山東，你們是什麽時候遷來邯鄲的？」

隨着一陣洪鐘似的笑聲，從樓內走出一個鬚髮灰白，身穿錦緞長袍，腰裏繫着一條白色腰帶，手中提着一口大刀的老者，石恨天一看便認得他正是飛龍寨主神刀鐵虎。

鐵虎的身後緊跟着兩個人，那個徐娘半老，風韻存的女人乃是毒婆子五花娘，另一個身着花衫，一臉邪氣，年約二十五六的男女，便是採花賊鐵大龍。

一行三人，一直走到石恨天面前丈許之處停下來，神刀鐵虎大模大樣的道：「這個地方，是老夫臨時『借』來的，最初的目的，只是爲了羅四海的十萬兩鏢銀，沒料到通九天會橫插一脚，將你石恨天引出來，於是才改了計劃，請君入甕，此處是你的葬身之地。」

鐵掌金鈎羅四海掃了神刀鐵虎一眼，道：「石大俠，我想起來，剛才老夫就是傷在鐵老兒手下的，小心他的刀，尤其是他的『九陰掌』！」

情勢實在險惡萬分，鐵家的四個人，已令他們感到吃不消，何況還有一大羣飛龍寨的打手，兼之羅四海重創在身，帮不上忙不打緊，說不定還需要石恨天的保護，更加危機重重，道：「羅老，此刻什麽也別管，趕快運功調息，我盡可能的跟他拖時間，一旦動起手來，石某勢必無法面面俱到。」

羅四海當然瞭解自己的處境，只要動上手，石恨天絕對無法兼顧，當即鄭重的說道：「請石大俠放手去幹就是，不必顧忌老夫的安危，只要能除掉這股山賊，老夫死而無憾。」

二人聲調很低，鐵虎只見到他們嘴唇在動，却聽不清楚在說些什麽，猛地一振手中大刀，大踏步的衝上來，道：「閻王要你五更死，决不留命到明天，石恨天，咱們該動手了。」

石恨天作了一個阻止的手勢，道：「且慢，石某尚有一事請教。」

神刀鐵虎一怔，問道：「你還有什麽事？」

「你千方百計的誘石某來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爲什麽？」

「爲了我兒的那一條命根子。」

「鐵大龍是個採花賊，專門姦淫豆蔻年華的良家少女，石某僅僅割掉他的一條命根子，可以算得上是從輕發落。」

毒婆子花五娘嬌叱一聲，上前說道：「哼，斷了我們鐵家的後嗣香烟，還算是從輕發落？」

石恨天昂首說道：「去掉禍根饒了他一命，總算還給你留下一個兒子，不然再胡作非爲下去，遲早會被亂棍打死。」

鐵大龍去勢三年，懷恨極深，連聲音也變成娘娘腔，尖聲細語的道：「石恨天，別耍嘴皮子，準備納命吧。」呼地一掌劈來，勢如長河怒濤。

石恨天反手還擊，硬將他翻滾的掌浪撞回去，道：「別忙，有幾句話我想應該當面稟明，若再一意孤行，你們鐵家損失的必然不再只是一條命根子，很可能賠上四條命！」

鐵英英抿嘴一笑，搖着屁股走過來，道：「石恨天，你最好別打拖時間的歪主意，時間對你絕對不利。」

石恨天望一望正在運氣療傷的羅四海，從容不迫的道：「此話怎講？」

「還記得送你一顆明珠的事吧？」

「謝謝姑娘厚賜。」

「明珠現在何處？」

「尚在石某身上。」

「坦白告訴你，那並非瑰寶，而是毒珠，家母是用毒的專家，她老人家調製的蝕骨消功藥，獨步武林，相信你早已有個耳聞，不妨提一口眞氣試試看，你此刻的功力，一定達不到三成。」

石恨天起初還不信，暗中一提氣，天哪！四肢百骸全部使不上勁，功力眞的僅僅剩下三四成。

這一驚非同小可，一股寒氣直從心底最底層升上來，但表面上却依然不露痕跡，探手入懷，取出毒珠，全力擲出去。

這一擲，力道十足，擦過三個人的頭頂，嘭！撞上石壁，立告爆裂，冒出一團青烟。

石恨天力持鎮靜的朗聲說道：「鐵姑娘勿故作驚人之語，區區一粒毒珠，還奈何不了我石恨天。」

鐵大龍見他聲洪氣壯，威風八面，一點也沒有功力受損的跡象，心裏不由的疑慮叢生，望着花五娘，道：「娘的蝕骨消功藥會不會是失效了？」

毒婆子花五娘密切注視着石恨天面部的細微變化，道：「姓石的小子完全是假裝的，他此時連咱們的一個嘍囉也鬥不過了。」

「嗆啷啷」一聲，石恨天故意抖動一下手中的七環寶刀，表示自己的功力仍在，欲收嚇阻之功，却激起了鐵大龍的萬丈豪情，刷的拔劍而出，連攻七劍。

人的名，樹的影，石恨天的名頭實在太大，這七劍够快也够狠，就是距離不够，鐵大龍恨不能將他碎屍萬段，却不敢太接近。

石恨天穩如泰山，一動不動。

不是他不想動，而是不敢動，一動之下，就必須要了鐵大龍的命，多浪費一招，多消耗一分功力，就會增加一分危險。

「鐵大龍，別玩假的，要幹就玩眞的嘛。」

「幹就幹，難道老子會怕你不成。」

說幹眞幹，又是一輪快攻，距離果然拉近了，挺劍分心就刺，猛可間，石恨天一聲獅子吼，七環寶刀帶起一片刺耳的刀聲，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照準鐵大龍的肩膀砍下去。

而他自己却門戶大開，根本不曾理會鐵大龍的那一劍。這是非常冒險的打法，因爲石恨天別無選擇。

也是速度的比賽，誰快誰就是贏家。輸家只有一條路——死！

刀阻鐵虎乍然也發現到這種危險局面，想阻止已經來不及，乍然，咔嚓！一聲，骨碎肉裂，石恨天好大的力氣，直從鐵大龍的左肩砍到右脅，當場屍分二處，血流一灘。

鐵大龍的劍也刺到了石恨天的心口上，可惜後繼無力，僅只刺破一層皮。

「還我兒命來！」

「還我兒命來！」

鐵虎、花五娘急怒攻心，雙雙縱出，攻來一劍一刀。

噹！金鐵交鳴，火光如星，石恨天拚足全力，硬將鐵虎夫婦的刀劍震退二三尺，而他自己已瀕油盡燈乾的絕境，必須靠着鏢車，才能穩住搖搖欲墜的身子。

身後，貼上一隻手掌來，羅四海不顧自己重創之身，欲助他一掌眞元。

鐵虎却不明究裏，單憑適才那一刀，覺得石恨天功力仍在，疑雲滿面的望着花五娘，道：「眞他媽的邪門，莫非毒珠失效不成？」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花五娘以肯定的語氣說道：「不可能，咱們再攻三招便知道了。」

二人同時進招，其勢有如瀉電奔馬，石恨天頭暈目眩，視綫已告不清，看在他眼中的，是無數的人影，無數的刀劍，當下鼓足所有的力氣，不問青紅皂白，揮出他最後的一刀。

噹！一聲巨震，居然震醒了石恨天渾沌的頭腦與視綫，也奇蹟似的將鐵虎要命的一刀架住了。鐵虎愕然一驚：「納命來！」劈面一掌印上來，石恨天完全基於本能的反應，發掌還擊。

神刀鐵虎的「九陰掌」走的是陰柔的路子，看似平平淡淡，實則暗藏殺手，強勁絕倫，石恨天的「烈陽掌」純粹是陽剛的功夫，五指如鐵，剛猛凌厲，兩掌一出，便撞擊在一起，立刻爆出一片撕錦裂帛，磨金碎石的聲音。

刷！花五娘的劍可沒閑着，早已刺上身來，羅四海咬着牙，忍着痛，拿起金鈎劍，硬將毒婆子要命的一招接下來。

「老匹夫，你這是自尋死路！」

毒婆子花五娘猛一加力，羅四海有如承受千斤重壓，額頭青筋暴現，雙臂劇烈顫抖，屁股下面的鏢車都也在吱吱作響，終於，臂一軟，身一歪，癱軟在鏢車下面去了。

花五娘的這一劍好大的力氣，直砍進老趙的棺木裏三寸多深，連劍也拔不出來了。

石恨天與鐵虎，仍刀刀相抗，掌掌相撞，豆大的汗珠，從兩個人的頭頂滾下來，雙足深陷，四目暴凸，可以清楚聽到手指關節「卡巴！卡巴！」的聲音，雙方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

嗨！鐵虎使出全力，猛衝猛撞，轟然巨震聲中，兩掌倏然分開，神刀鐵虎跌跌撞撞的退下去。石恨天更慘，將鏢車撞得一歪，口中鮮血狂噴，像是煮熟了的麵條，軟塌塌的栽倒下去。

却在他將倒未倒的那一瞬間，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力氣，將七環寶刀擲出去。

也許合該神刀鐵虎命絕，正當他暈頭轉向，七葷八素的當口，七環寶刀竟不偏不倚的插在他的心口上，僅慘嚎了半聲，便倒地完蛋。

油已盡，燈已枯，石恨天已用完了所有的氣力，也昏死過去。

情勢急轉直下，現在，石恨天與羅四海等於是兩個活死人，即使是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人，照樣可以掐死他們，死神似乎已經在向他們招手，奈何橋好像就近在眼前，就算有逃命的機會也走不動了。

果然，毒婆子花五娘已拔出寶劍，猛刺石恨天，鐵英英也大踏步衝向羅四海。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牆頭上突然傳來一聲嬌叱：「住手！」

發話之初，冷小鳳尚在牆頭上，話一落地，連翻三個觔斗，人已到了塲中，大家根本還沒有看清楚是誰，只聽到來人喊：「打！」一下子就打出六支飛刀，射向六個不同的方向。

快！狠！準！兼而有之，鐵英英躱過二刀，被第三刀射中右臂，花五娘的劍上挨了一刀，歪了四寸，毒婆子身手妙極，反應靈敏，另二刀被她倒地翻滾避開了。

可是，金鳳凰實在太厲害，花五娘才從地上爬起來，冷小鳳已取下石恨天的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奇峯突起，變幻莫測，飛龍寨的弟兄們想表現也找不到機會，眼見寨主蒙難，夫人被制，正打算一顯身手，脚下才一挪動，就被冷小鳳發現了，道：「別動，你們派在外面的人已全部了帳，想活命的最佳抉擇就是不逞能，誰要是逞能，我第一個就殺掉這個毒婆娘！」

塲中鴉雀無聲，沒人敢再進一寸，羅四海急不及待的說道：「冷姑娘，先別殺她，石大俠中了花五娘的蝕骨消功藥，快叫她交出解藥來。」

冷小鳳玉腕一沉，輕輕的鋸了一下，花五娘的脖子上馬上冒出一股鮮紅的血，道：「毒婆子，妳聽到沒有，不需要我重複，不交出解藥來，姑奶奶現在就鋸掉妳半個脖子。」

花五娘好硬的骨頭，鮮血已染紅了她的半件上衣，却始終不發一言。母女連心，鐵英英可沉不住氣了，取出一隻小磁瓶，道：「解藥在這兒，可以給你們，但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冷小鳳揚眉說道：「妳說說看。」

「以解藥，換取飛龍寨所有的人安全離開。」

「如果我不答應呢？」

「毀掉解藥，放手一搏。」

「妳不要妳老娘的命了？」

「彼此衆寡懸殊，你們至少會賠上兩條命！」

衡情度勢，冷小鳳很快的作了一番盤算，道：「嗯，妳很會打算盤，計算得很精確，我答應了。」

左手迅捷出招，連點了花五娘全身八處大穴，先將她拖到一邊去，然後取過解藥，倒出兩粒來，強迫鐵英英服下去，久久見無異狀，這才安心的給石恨天服用。

大約經過半個多時辰，將近黃昏時，石恨天連吐了一口黑血，始告完全清醒。

鐵英英見此情狀，即刻開口說道：「請覆行承諾，解開家母的穴道，我們要告辭了。」

金鳳凰冷小鳳杏眼一瞪，沒好氣的道：「急甚麼？」

鐵英英聞言大怒，翻臉道：「怎麼？妳反悔了？」

冷小鳳道：「笑話，我冷小鳳向來一言九鼎，答應過的事絕不改變，只要解藥沒問題，隨時可以放人。」

含情脈脈望了石恨天一眼，接道：「恨天，你運氣看看，還碍不碍事？」

石恨天運氣一週天後起身甩甩臂，彈彈腿，道：「已經不碍事放他們走吧。」

冷小鳳釋然一笑，立將毒婆子的穴道解開。

甦醒後，花五娘可毫不領情，命人將丈夫、兒子的屍體揹起來，惡狠狠的道：「今天老娘認栽了，不過山不轉路轉，這筆帳總有一天我會加倍討回來，再見！」

「哼！」

冷小鳳冷哼一聲，也懶得跟她斤斤計較，眼看着鐵英英母女領着二十幾名嘍囉，打開大門，踏着夕陽，往東揚長而去。

（全文完）

民初俠情技擊小說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大帥夫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電和齊六爺在談判桌上，談判銀行董事長的讓位問題，齊六爺終於答應，甘居副董事長。白電滿意地離開，在齊公館門口，衛大帥的手下先將白電的弟兄「小上海」一鎗殺，見白電出來向他開了一鎗，幸被尹秦揚將他救了，還將紂王勒死，原來尹秦揚來找白電想找工作幹的，適逢其會救了白電……在衛公館的豪華大廳裏，朱公子叫衛大帥到天津躱避風頭，離開上海，衛大帥懷疑他是內奸，叫金狼用鎗制服他，認爲放走洗蓮和殺死崔寬是他幹的，朱公子否認，反將金狼打傷揚長而去。此時廳裏出現一個蒙面人，說出白電是錢超凡的私生子……

神秘大血獅　竟是親兄弟

蒙面人道：「老虎固然咬人，但狗也不是甚麼善良的傢伙。」

衛大帥說道：「但是這條老狗是我養的！」

蒙面人道：「但這條狗却有豺狼的心肝，更有狐狸一般奸猾的頭腦，這種狗就算你割下自己的肉來餵養，到頭來你還是會給狗牙咬得遍體鱗傷，甚至連喉管也會給咬斷！」

「錢超凡，你這個他媽的狗養雜種！」衛大帥的眼睛已紅得像是狗血一樣：「老子可以把你捧上天，也可以把你踩成肉醬！」

蒙面人冷冷道：「你一直以爲最大的敵人是血獅帮，其實錢市長才是最要命的一個老混蛋！」

衛大帥又罵了七八句粗話，才道：「你有甚麼好主意，快說！」

蒙面人道：「先把錢超凡引出來，然後在一個隱秘的地方把他做了！」

衛大帥想了想，說道：「一刀就幹了他，實在未免太便宜，老子要他慢慢的死掉！」

蒙面人道：「現在不是尋開心的時候，老錢這條狗多活一天，咱們的處境就多一分危險。」

衛大帥「唔」一聲，道：「你說得不錯，正是夜長夢多，不管那小伙子姓白姓錢還是姓蔡，總之把錢老狗幹掉了，他就再也兇不起來！」

蒙面人搖搖頭：「只怕未必，老錢深謀遠慮，爲了要擊敗大血獅和你，他早已暗中爲這個私生子培植勢力，否則，這人怎會在短短三兩日之間，就在上海鬧得天翻地覆，鷄犬不寧？」

衛大帥沉默了一會，道：「你的意思是說，就算錢超凡死了，白電這小子還會繼續兇下去？」

蒙面人冷冷一笑，道：「只怕會比現在更兇十倍！」

衛大帥道：「這麼說，錢老狗豈不是殺不得？」

蒙面人又說道：「不是殺不得，而是不能讓那雜種知道他老子是死在咱們的手下。」

衞大帥的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借刀殺人？」

幪面人道：「不錯。」

衞大帥道：「借誰的刀？」

幪面人道：「借敵之刀來殺敵人，永遠都是最划得來的如意算盤。」

衞大帥目光漸漸收縮，面上露出了一種殘酷的笑容：「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想借獅咬狗！」

幪面人陰森地一笑，道：「不錯，那羣病獅兇得太久了，這次正好要他們嚐一嚐小瘋狗報父仇的滋味！」

衞大帥道：「很好，這件事就讓你去幹！」

幪面人却搖搖頭，道：「這件事，我不能出面，再說，要引錢超凡出來，還是非你不行。」

衞大帥道：「我可以有幾百種藉口把老錢引出來，但要借獅咬狗……」

幪面人立刻接道：「這一套功夫，有一個人最是在行。」

衞大帥臉色一沉：「你說的可是朱世恆？」

「不是這個叛徒，」幪面人大搖其頭，道：「這個人一點也靠不住，就算你放了他，我還是遲早要取他的性命，以絕後患。」

對於朱公子這件事，衞大帥並沒有再和幪面人爭辯，他只是問：「你認爲誰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蒙面人默然半晌，才一字一字地說：「趙仰亭！」

衞大帥「啊」一聲，終於慢慢的點了點頭：「你果然很清楚老趙這個人的本領在甚麼地方。」

蒙面人乾笑了兩下，但却沒有再說甚麼。

不久，他就從沙發背後的一條暗道走了。

蒙面人離去後，衞大帥立刻就搖了一個電話。

「是趙老三嗎？」

「我就是，大帥有甚麼囑咐？」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馬上趕到我這裏來！」

「這個……這個……」

「甚麼這個那個的，難道你兩條腿走不動了？他奶奶個熊！」

就在這時候，電話裏却傳來了另一個人低沉的聲音：「趙三爺本來還可以走動的，但你既然這樣罵他，那麼我就成全成全好了。」

衞大帥面色倏變，怒道：「你是甚麼人？爲甚麼會在趙三爺的房子裏出現？老子操——」

但他還沒有罵完，就已聽見趙仰亭發出了一陣撕心裂肺也似的慘叫。

那人低沉的聲音又在電話裏響起：「眞是萬二分的對不住，趙三爺的兩條腿果然眞的斷了，你要不要親自來看看？」

衞大帥面如紙白，忽然重重把電話擱斷。

「來人哪！」他憤怒地狂吼：「把所有人的力量都集中在一起，咱們要趕到賭場去！」

× × ×

衞大帥的賭場在法租界裏，一直都被人譽爲最大，也最安全的賭場。

但當衞大帥帶着二十八個手下趕到這裏的時候，賭場裏已變成了一堆又一堆的廢物。

他幾乎找不到一張完整的桌椅，連輪盤桌裏的輪盤也已變成了十七八件碎片。

很明顯地，這裏曾經成爲一座戰場，而且戰況還一定異常激烈。

地上有人，躺滿了人。

這些人有些面目全非，有些手折足斷，有些胸插利刄，也有些脖子上還纏着手指般粗幼的鐵鍊……

這些躺着的人，多半是衞大帥所認識的。

他們都是賭場裏的荷官、打手。

而那些衞大帥並不認識的人，他們的臂上都繫着一條黃色的布，布上還用血來繪畫着一頭獅子！

「血獅帮！」衞大帥的手下已有人失聲叫了出來。

衞大帥立刻瞪着那人，怒聲道：「血獅帮又怎樣？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他嘴裏這樣罵人，但自己的臉色却也是一片青白。

這是他的賭場，但如今已完全被毀掉了，包括他的手下在內。

趙三爺呢？這個賭場大總管又怎樣了呢？

× × ×

趙三爺是個很懂得享受的人，在賭場裏，有一間房子是他這位大總管專用的。

這房子很寬敞，但裏面的傢俱並不多，除了一套酸枝桌椅之外，房子裏就只有兩座古玩架和七八幅字畫。

對他來說，能够天天對着古玩架上的古玩和牆上掛着的字畫，就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在趙三爺的家裏，當然有更多的古玩和字畫，但他最喜歡的幾件精品，都擺放在這間房子裏。

他一向認爲，這裏是個極安全的地方，除了瘋子之外，誰也不敢偷進來盜寶。

多年以來，他這種看法都是很正確的，直到現在似乎還是一樣。

最少，沒有人偷進來，也沒有人來盜寶。

但這裏是不是極安全的地方？

不！因爲雖然沒有人偷進來，但却有人闖進來。

雖然沒有人盜寶，但却有人殺寶！

「殺寶」這兩個字也許十分古怪，甚至是不倫不類，但當趙三爺看見「仙翁放鶴圖」給人用毛筆醮血在上面加繪一隻大獅子的時候，心裏就有這種感受：「老天！俺的寶貝給殺了也！」

他又親眼看見自己平時愛不釋手的古玩，一件一件被毀爛，有些給摔個粉碎，有些被鎚子敲得不知變成甚麼形狀。

他以爲，自己也會給這些兇徒殺了。

但「殺寶」的人並沒有殺他，只是把他的兩條腿打斷。

趙三爺俯伏在桌上，涙流滿面，身子

一直不斷地在發抖。

衞大帥看見趙三爺這副樣子，眞是既驚且怒。

「血獅帮那夥混蛋在甚麼地方？」他喝問。

趙三爺顫抖着說：「不……不……知道……」

衞大帥怒道：「你到底有甚麼是知道的？」

趙三爺搖搖頭，道：「我……我甚麼都不知道。」

「老子操你娘個鳥！」衞大帥突然掏出一柄手槍，直指在他的額角上：「你甚麼東西都不知道，又丢了老子的賭場，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趙三爺目露吃驚之色，接着却又凄然一笑，道：「大帥罵得很對，仰亭庸碌無能，如今又廢了一雙腿，的確是生不如死，大帥，你就開槍把我殺了罷……」

衞大帥冷聲喝道：「你眞的完全不怕死？」

趙三爺嘆道：「仰亭就算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到這時候也是無話可說了。」

衞大帥冷冷一笑，道：「甚麼無話可說？眞是少放他媽的臭狗屁！」

趙三爺道：「是大血獅把仰亭害成這副樣子的，求衞大帥作主！」

衞大帥滿面怒容，道：「大血獅，老子一直都沒有開罪過你，但你却咄咄逼人，眞是欺人太甚！」

趙三爺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傷人心，這種事本來就是無可計算的。」

衞大帥道：「這件事，老子知道應該怎樣處置了，你也不必担心，只要好好休養，你總會復原過來的。」

趙三爺凄然地笑了笑，無言可對。

衞大帥却臉色一沉，走了。

× × ×

世局瞬息萬變，衞大帥在屢戰失利之餘，終於完全崩潰下來。

金狠死了，朱公子走了，趙三爺也已變成一個殘廢的人。

但這都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衞夫人再不會回到他的身邊。

雲玉霞有她的理想，也遇上了她最鍾愛的一個男人——白電！

白電有他的魅力，但最令雲玉霞心動的，還是他的那份眞情。

雲玉霞並不是那種朝秦暮楚的女人，她若是這種人，早已不會留在衞大帥的身邊。

但這時候白電已完全侵佔了她的心靈，在她的心目中，白電已完全取代了衞大帥的位置。

也許，衞大帥在雲玉霞生命裏，根本就沒有「愛情」兩個字可言。

縱使有了易羣，「愛情」仍然未能在他們之間滋長。

爲了雲玉霞的離去，衞大帥有點神不守舍的感覺。

他派盧快找雲玉霞，但盧快却連衞易羣也帶走了。

衞易羣很想念母親，盧快却在這風雨飄搖多事之秋變節，投靠在白電麾下。

「既然夫人再也不會回到大帥身邊，我也願意跟隨着她。」盧快對白電說：「我看得出，衞大帥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個瘋子！」

白電嘆了一口氣，道：「這是自作孽，不可活！」

× × ×

衞大帥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嚴重打擊。以他這樣的人，可說是再也不能够失敗。

但命運之神却令他失敗了，就像當年令他成功一般容易。

就在盧快帶着衞易羣一起失踪三天之後，衞大帥終於殺了錢超凡。

錢超凡是市長，但衞大帥一動殺機，這個市長的性命立刻就保不住。

但衞大帥並沒「借獅咬狗」，他只是一用種最直接的方法把錢超凡置諸死地。

他把錢超凡叫到衞公館，然後一槍就把他殺掉，而且，這是衞大帥親自把他擊殺的。

可是，這消息直到兩天之後還沒有人知道，人們只知道錢市長失踪了，但失踪的眞正原因，却是誰也說不上來。

× × ×

殺人是一件很殘酷的事，即使是衞大帥那樣的人，也不會胡亂親自動手殺人。

但一連三天，衞大帥殺了十一個人，而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

他每殺一人，就說：「你是個叛徒，所以老子非要殺你不可！」

他一口氣殺了十一個人，就重覆着這句話總共十一次之多。

原來他已迷失了理智，恨不得殺掉自己身邊每一個人。

但他這種駭人聽聞的殺人行動，很快就驚動了大血獅。

大血獅一直都是個充滿神秘性的人物，就連血獅帮裏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眞正身份到底是誰。

而就在衞大帥胡亂殺人的時候，他把衞大帥所有的人都收買下來。

若在一個月之前，無論是誰想收買衞大帥的手下都絕不容易。

但這一次，大血獅很容易就成功了，因爲衞大帥簡直已經變成了一個嗜殺的瘋子。

就是這樣，衞大帥的勢力給瓦解了，甚至可以說是衆叛親離，再也無復當年盛勢。

但衞大帥還是很不甘心，他常常自言自語喃喃地說道：「誰是大血獅？大血獅又是甚麼人？」

他翻來覆去，唸來唸去都是這一兩句話；但大血獅的廬山眞面目，他還是無法可以一睹。

有一天，他在衞公館的大廳裏，又喃喃自語地說着這兩句說話。

那時候，已經是深夜兩點二十分了，廳裏的光綫十分黝暗，桌上只有一盞油燈在點燃着。

若在平時，衞大帥一定會把廳裏所有的燈光點燃着，但今天，他却不知從甚麼地方找來一盞這樣的油燈，然後就神情呆滯地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語。

過了一會，一個人悄悄地來到了他的身邊。

來的是那個蒙面人，他的聲音顯然比

衛大師冷靜得多。

「你失敗了。」蒙面人一開口就是這四個字。

衛大師瞪着蒙面人，又道：「誰是大血獅，大血獅是甚麼人？」

蒙面人道：「你一定要知道答案？」

衛大師道：「是的。」

蒙面人道：「但就算你知道大血獅是誰，你也無法再東山再起了。」

衛大師淒然一笑，又重複着那兩句話：「誰是大血獅，大血獅是甚麼人？」

蒙面人冷冷地說道：「你好像有點瘋了。」

衛大師沒有答話，而廳裏的燈光却在這時候逐一亮了起來。

燈光使衛大師有着目眩的感覺，但更令他吃驚的却是一個男人的出現。

他直勾勾地瞪視着那人，忽然怪聲叫道：「大血獅！你一定就是大血獅！」

那人神色森冷，聲音也是冷酷之極：「我並不是大血獅，我叫白電！」

衛大師目光陡地暴亮：「白電！白電！老子記起來了，你就是誘騙我妻子的混蛋！」

白電道：「你好像只是有點瘋，但在這件事情上還是相當清醒。」

衛大師哈哈一笑，但接着目光又呆滯起來，喃喃道：「誰是大血獅，大血獅是甚麼人？」

那蒙面人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無論大血獅是誰，現在對你來說都不太重要了。」

衛大師道：「不重要？爲甚麼說不重要？」

蒙面人道：「因爲你現在就要死了，一個快將死掉的人，又何必知道這許多事情？」

衛大師茫然地望着蒙面人，道：「我爲甚麼會死？」

蒙面人回答道：「那是因爲有一個很出色的殺手，奉命要在今晚之內把你置諸死地。」

衛大師道：「這個殺手是誰？」

白電道：「是我。」

衛大師哈哈一笑：「你又不是大血獅，爲甚麼要來殺老子？」

白電道：「我不能解釋這許多。」

衛大師道：「你若要殺就殺好了，老子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

白電說道：「你現在好像一點也沒有瘋。」

衛大師狂笑着，良久才又說：「誰是大血獅？大血獅是甚麼人？」

就在這時候，廳裏又响起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這人的聲音聽來很平淡，但却又似乎有着一種說不出沉重的壓逼力：「他就是大血獅，大血獅就是你的弟弟莫烈夫！鬼狐莫烈夫！」這人一面說，手指一面直指着那個蒙面人！

衛大師的反應却並不怎麼激烈，他只是向這人瞧了一眼，然後又盯着蒙面人，道：「你眞的就是大血獅？」

蒙面人乾笑着，沒有回答衛大師這一問。

他只是盯着這個突然出現的人，道：「朱世恆，你居然還有勇氣回來，眞是胆色超卓之極！」

朱公子却搖搖頭道：「若論胆色，我是怎麼說也比不上你這個『鬼狐』的。」

蒙面人忽然哈哈一笑，把面上的布罩子除下。

這人果然就是神出鬼沒的殺人掮客，江湖上人稱「鬼狐」的莫烈夫。

朱公子的目光忽然變得冷峻無比：「你在江湖上用莫烈夫這個名字，但實際上却姓衛，叫衛天烈！」

「鬼狐」又是哈哈一笑：「不錯，莫烈夫其實是衛天坤的弟弟，那又怎樣？」

朱公子道：「衛大師一直都很信任你，他做夢也想不到大血獅竟然就是自己的弟弟！」

鬼狐嘿嘿冷笑一聲：「他一直都在計算別人，利用別人，我只是跟着他學學而已！」

朱公子道：「但他是你親兄弟！」

鬼狐道：「他若不是我的兄弟，我也不會暗中帮了他十幾年之久。」

朱公子道：「你帮了他甚麼？」

鬼狐冷冷道：「若不是我暗中爲他解決了不少的人，他可以有這種成就嗎？」

朱公子道：「但你却又暗中弄鬼，攪出一個甚麼血獅帮來！」

鬼狐道：「那是因爲他只會利用我，全然不肯把我扶植上去。」

朱公子冷冷一笑：「你的理由一點也不充份，我知道，大帥一向待你不薄。」

鬼狐獰笑了兩聲，道：「他待我更好，那也只是假惺惺作態而已，而且，他若不倒下，我怎麼說也沒有可能跨在他的頭上。」

朱公子道：「所以，你就用盡一切方法來削弱他的勢力，凡是他身邊的得力助手，都成爲你殺害的對象。」

鬼狐說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當年他也是利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敵人的。」

朱公子說道：「但大師是你的親兄弟呀！」

鬼狐道：「就算我殺了他，也只不過是大義滅親而已，你在他身邊這許多年，總應該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朱公子道：「別人怎樣批評大師，我一概不管，但你沒有這個資格，我也同樣沒有這個資格。」

鬼狐嘿嘿一笑，目光凝注在白電的臉上，然後才慢慢的說：「唐阿邦，我想你大概一定有資格批評衛大師這個人罷？」

白電臉上木無表情，朱公子却直盯着他，冷冷道：「白電！你果然就是殺手唐阿邦！」

白電就是唐阿邦！殺手唐阿邦！

×　×　×

唐阿邦站在一張矮几旁邊，臉色看來也是有點青白。

衛大師在重重打擊之下，神智已是模糊不清，但他却還是聽見了「唐阿邦」這三個字。

「唐阿邦！哈哈！原來白電就是唐阿邦，老子敗在你的手下，也不算是怎麼寃枉。」

衛大師的聲音很古怪，他好像說得很認眞，但又像是根本完全不明白自己在說些甚麼。

唐阿邦冷冷的望着他，說：「我奉命殺你，而且還要把你逼得走投無路才動手，你明白嗎？」

衛大師點點頭：「老子明白。」

唐阿邦說道：「你無疑是個心狠手辣的人，但是比起衛天烈，却又算不上甚麼了。」

衛大師道：「他是大血獅，但大血獅又是誰？」說到這裏，忽然哈哈一笑。

他又糊塗起來了，連目光也漸漸變得呆滯、散渙。

鬼狐冷冷一笑，道：「我不會親手殺自己的弟兄，所以，這件事只好有勞唐阿邦了。」

唐阿邦却冷冷地搖頭，道：「對不起，我現在已改變了主意。」

「改變主意？」鬼狐臉色一沉：「這是甚麼意思？」

唐阿邦道：「我已騙了他的妻子，又怎能再殺這個人？」

「胡說！」鬼狐怒道：「這本來就是我們預早訂下來的計劃。」

唐阿邦說道：「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要我去殺衛大師的人，原來就是你自己！」

鬼狐道：「那又有什麼關係？」

唐阿邦冷冷道：「我早已說過，你不能騙我！」

鬼狐道：「我沒有騙過你，而且，你能够忽然擁有這麼龐大的勢力，實在是一件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唐阿邦道：「我在這裏，本來就有不少朋友！」

鬼狐道：「但最重要的還是錢，沒有錢，你又怎可能在短短幾日之內，震動了整個上海？」

唐阿邦道：「錢，你已花了不少，但眞的有效嗎？」

鬼狐道：「怎會沒有效？你看，現在衛大師已經倒下了，他的一切，現在都已是屬於我的。」

唐阿邦道：「哼！你眞是一個冷血的畜牲！」

鬼狐哈哈一笑，道：「不要再跟我開玩笑了，只要殺了衛天坤，你也可以帶着雲玉霞遠走高飛！」

唐阿邦冷冷道：「你以爲我對她動了眞情？」

鬼狐道：「戲假情眞，那也不是甚麼奇事，況且那婊子對你的確一往情深——」話猶未了，唐阿邦已向他怒撲過去。

唐阿邦的身子一躍起，鬼狐已疾退開去，同時大聲喝道：「你敢動我一根汗毛，你就永遠都不會知道誰害死了晶晶！」

聽見了這句話，原來已撲了出去的唐阿邦立刻收住了勢子，但兩眼仍然緊盯着鬼狐的臉。

鬼狐也盯着唐阿邦，兩人互相凝視了很久，鬼狐才說：「不管怎樣，你殺了大帥，我就把晶晶遇害的眞相說出來。」

唐阿邦立刻搖頭：「我不殺這個人，若眞的非殺不可，你自己親自動手！」

鬼狐面色一沉，道：「你是殺手，我不是。」

唐阿邦道：「但從現在這一分鐘開始，我不再做殺手了。」

鬼狐道：「難道你已忘掉那段窮困的日子？」

唐阿邦道：「那段日子再窮困，最少我直到現在仍然能够活着。」

鬼狐道：「但晶晶之死——」

唐阿邦截然道：「我會有辦法查出來的！」

鬼狐冷冷一笑，道：「你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除了我之外，誰都無法查出眞兇是甚麼人。」

但是就在這時候，衛大師突然怪笑起來。

鬼狐哼的一聲：「瘋瘋癲癲，眞是自作孽不可活！」

衛大師笑聲倏止，道：「我不可活，並不是因爲自作孽，而是因爲有一個你這樣的弟弟！」

鬼狐道：「勝負成敗往往繫諸一綫，而且你成功的日子也已太久了，也該到了休息的時候。」

衛大師臉色一寒，道：「就算我倒下了，這裏還輪不到你來掌管大權。」

鬼狐道：「誰來掌管大權，你不必多想，只要你不在這裏碍手碍脚就行了。」

衛大師哈哈一笑，道：「你以爲唐阿邦會全心全意爲你賣命嗎？」

鬼狐道：「他會取你的性命，一定會！」他的語氣充滿了自信。

但唐阿邦却搖頭道：「從現在開始，我不會爲你而殺任何人，晶晶一案，我自會查個水落石出！」

鬼狐眼色一變，低吼道：「你敢背叛我！」

唐阿邦冷笑道：「我並不是你的下屬，背叛三字却又從何談起？」

鬼狐瞳孔收縮，道：「我一直以爲自己沒有看錯人，但這一次却是錯了。」

唐阿邦道：「所以你現在最聰明的做法，就是早點離開這裏。」

鬼狐沉着臉，道：「好！我現在馬上就離開這裏，但你很快就會後悔，深切地後悔的！」

說完這兩句話之後，這位著名的殺人掮客就走了。

衛大師却在這時候咳嗽起來。

剛才，他有一小段時間是相當清醒的，但這一咳之下，他忽然又變成了一個呆子。

只聽見他喃喃地說道：「誰是大血獅？大血獅是甚麼人？」

朱公子嘆了口氣，目注唐阿邦說：「你們不斷打擊我的恩人，若換上是你，將會怎辦？」

唐阿邦道：「見一個這樣的人，就殺一個……但現在却不行了。」

「爲甚麼？」

「因爲我已厭倦了殺人！」

×　×　×

衛大師眞的瘋了！

初時，他在瘋瘋癲癲之餘，還能保持一段時間的清醒，但過了兩天，他越來越瘋了，甚至忽然抓起一柄大刀，窮追一條黃狗，說一定要宰了牠，爲天下蒼生消災解難云云。

宰殺了一條黃狗，本來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衞大帥沒有追到黃狗，却遇上了三個法國人。

這三個法國人是剛從巴黎來到上海的，他們早已聽說過衞大帥這個人，知道衞大帥在上海是個很了不起的大亨。

但他們怎樣也想不到，這個黑道大亨瘋了。

「殺！老子要殺掉你這個畜牲，爲天下蒼生消災……」但他才叫到這裏，一顆子彈已穿過兩眼之間。

衞大帥「唷」的叫了一聲，立刻就仆倒下去。

那三個法國人殺了衞大帥，還一連串罵了不少句法國粗話，才施施然的離去。

衞大帥硬挺挺地躺在地上，一雙眼睛睜得老大，直到一個人走過來把他的眼皮撥下，方才瞑目。

這人撥下衞大帥的眼皮後，立刻就向前追上去。

那三個法國人聽見背後響起急驟的脚步聲，也立時有了警覺，其中一人又已掏出了手槍，向那人的臉上瞄準。

他正要發射，突然額角給一件物事重重擊中，立刻疼得連手槍也握不穩，踉蹌地跌倒開去。

擊中他額角的是一塊又尖又硬的石頭，那法國人疼得幾乎昏倒。

擲出石頭的並不是奔走過來的人，而是另一個中國人。

怒奔而來的是朱公子，擲石頭的是白電——也就是殺手唐阿邦。

那個握槍的法國人跌倒開去，另外兩個法國人也已亮出了武器，其中一人還大喝：「我們是法國大使的好朋友！」

這人的中國話講得很好，但聲音却粗暴得像是一隻野牛，這時候，他手裏握着的是一柄短小的軍刀。

他不喜歡中國人，認爲中國人是落後的民族，他也看不起中國人的功夫，認爲那只不過是一種低劣的掩眼法而已。

但在這一天，他終於有機會可以領敎一下黃種人的武功了。

他那一聲呼喝才叫出，朱公子的人已飛起，一腿就蹬向他的面門。

這一腿蹬得很快，但那法國人也絕不客氣，一刀就向朱公子的小腿疾刺過去。

誰知朱公子這一腿還有變化，法國人的刀一刺出，朱公子的身子已經沉了下來，而這一腿直蹬之勢，也變作疾迅無倫的下勾腿，而且一下子就已把那個法國人勾跌。

另一個法國人不會中國話，但却懂得一點中國功夫，朱公子輕而易舉，就把他的朋友勾跌，可見這人是武學造詣實在不弱。

那法國人知道形勢不妙，立刻拔腿便跑，但他只是奔出八九尺，唐阿邦已攔在了他的面前。

那法國人的手裏也有刀，一見唐阿邦攔着自己，立時就揮刀急劃過去。

但唐阿邦又怎會放在眼內，不到三招幾式，又已把這個法國人打得鼻青臉腫，連頭也抬不起來。

倏地，兩下槍聲連續響起。

是朱公子在開槍。

唐阿邦吸了口氣，只見朱公子還想上前殺第三個法國人，但是唐阿邦却阻止了他。

朱公子臉色一寒：「這個豬玀，我一定要把他殺掉。」

唐阿邦問道：「是爲了替衞大帥報仇嗎？」

朱公子道：「不錯！」

唐阿邦嘆了一聲，道：「但這十幾年來，無數人死在他的手下，又有誰來爲那些寃魂報仇了？」

朱公子怔住。

唐阿邦已向那法國人不斷揮手，叫他馬上離開這裏。

那法國人雖然渾身腫疼，但還是一跛一拐的匆匆走了。

朱公子怔怔地望着唐阿邦，忽然道：「我實不明白你這個人。」

唐阿邦道：「就連我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朱公子道：「我的心有點冷。」

唐阿邦道：「是爲了大帥之死？」

朱公子道：「我不知道，我現在只想喝一點酒，你能不能奉陪？」

唐阿邦道：「我曾經是個酗酒鬼，但近來已很少喝。」

朱公子道：「你拒絕我的邀請？」

唐阿邦搖了搖頭，說道：「不，只要你高興，今天我可以陪你喝到爛醉如泥爲止。」

朱公子又怔了怔，接着就大笑起來，拉着唐阿邦的手大步離去。

× × ×

朱公子是個很捨得花錢的人，無論是吃喝玩樂，他的要求都很高，有時候甚至已達到了挑剔的程度。

但今天他很隨便，只是帶着唐阿邦來到了一間很細小的酒家裏。

「相逢小酒家！」朱公子喝了兩杯，說話更多了：「我們爲甚麼會相逢？相逢至此又有甚麼得失？」

唐阿邦道：「相逢就是緣份，就像我和晶晶。」

「晶晶？」朱公子目光一閃：「直到現在，你還是沒有忘記她？」

唐阿邦道：「我可以死，也可以醉，但這一輩子再也忘不掉這個女孩。」

朱公子咳嗽一聲，目注着他，半晌才慢慢的說道：「像你那個瀟洒不羣的男人，整個上海也就只有你一個。」

唐阿邦苦笑道：「但我只是一個酒徒、一個騙子、一個冷血的殺手！」

朱公子立刻不斷地搖頭：「你的血一點也不冷，但你爲甚麼要向一個可憐的女人施毒手？」

唐阿邦道：「你是說雲玉霞？」

朱公子點點頭，道：「不是她還有誰？你雖然並不是殺了她，但她若知道眞相，只怕會比死還更難受。」

唐阿邦道：「你認爲我一直都在欺騙她？利用她的感情來打擊衞大帥？」

朱公子道：「你敢否認這一點嗎？」

唐阿邦道：「爲甚麼不敢否認？」

朱公子生氣起來，吼着說道：「不要自欺欺人，你接近她，只是一個卑鄙惡毒的計劃！」

唐阿邦道：「是的，但這計劃並不是我的。」

朱公子道：「荒謬絕頂，你說過：你可以死，可以醉，但這一輩了再也忘不掉晶晶，既然這樣，雲玉霞在你心目中又還能有甚麼地位？講來講去，這只是一個卑鄙的騙局！」

唐阿邦道：「這騙局當然很卑鄙，但那時候我是身不由己！」

「鬼狐！」朱公子一拍桌子：「你怎會和鬼狐那樣的人混在一起？」

唐阿邦道：「你跟着衞天坤，也不見得就比我高明到甚麼地方去。」

朱公子語塞了。

唐阿邦嘆了口氣，道：「看來，我們都是澈底失敗的人。」

朱公子道：「且不要管成功失敗，你將來怎麼打算？」

唐阿邦說道：「先要找出害死晶晶的人！」

朱公子道：「有把握嗎？」

唐阿邦搖搖頭，道：「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籌莫展。」

朱公子道：「即使晶晶的事解決了，雲玉霞又怎樣？她還有一個兒子！」

唐阿邦吸了一口氣，道：「我會照顧他們。」

朱公子冷冷一笑，哼道：「你能够照顧他們多久？一天？一個月？還是一年兩年？」

唐阿邦道：「是一輩子。」

朱公子怒道：「這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就不是眞心喜歡她！」

唐阿邦道：「這一點，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你用不着費心。」

朱公子望着他，道：「我不容許任何人傷害他們，包括你在內！」

唐阿邦道：「你喝得太多了。」

朱公子道：「我很清醒，甚至是一輩子最清醒的時候，我看得出，你是一點也不喜歡她的。」

唐阿邦忽然瞳孔收縮，目光森冷地瞧着朱公子：「我明白了，我現在總算明白了！」

朱公子的身軀陡地一震，又深深地吸一口氣才道：「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唐阿邦指着他，道：「你早已愛上了衞夫人！」

朱公子呆住了，接着却忽然抓住了唐阿邦的衣襟，厲聲道：「你胡說甚麼？你敢再說一遍！」

唐阿邦却一點也不慌亂，還是異常鎮定地說：「你早已愛上了衞夫人！」

朱公子兩手一震，彷彿在深淵裏再遇上一股激流，簡直連想都不敢想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唐阿邦道：「自欺欺人，那是世間上最痛苦，也是最愚蠢的事。」

朱公子茫然地點頭，道：「不錯，自欺欺人的不是你，而是我，我爲甚麼一直都那麼愚蠢？」

唐阿邦道：「你不是眞的愚蠢，而是永遠都不敢做出背叛衞大帥的事。」

朱公子立刻搖頭，道：「不是不敢，而是不想，甚至從來想也沒有想過！」

唐阿邦嘆了口氣，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實在很難想像得到，你居然會是一個這樣死心眼的人，就連一手扶持你的衞大帥，他也曾對你起過疑心。」

朱公子苦笑一下，道：「這也難怪，我這個人看來的確不怎麼老實。」

唐阿邦道：「以貌取人，往往會把事情弄僵，就像你現在對我一樣。」

朱公子道：「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求你行行好，放過雲玉霞母子兩人！」

唐阿邦道：「你醉了，但你可以放心，我絕不會虧待他們。」

朱公子搖了搖頭：「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求你離開他們，以後再也不要和他們見面。」

唐阿邦臉色一變，斷然拒絕：「不！我已說過要照顧他倆一輩子。」

朱公子忽然脹紅了臉，道：「這世間上可以照顧他倆的人絕不只有你一個，最少還有我！」

「還有你？」唐阿直勾勾地看着他：「莫非你以爲雲玉霞會接受世間上每一個男人？」

朱公子道：「我會眞心眞意地對待她的。」

唐阿邦道：「很對不起，在這件事情上，我絕不能接納你的意見。」

朱公子嘴角露出了苦澀的笑容：「你一定要逼我殺你？」

唐阿邦道：「就算你殺了我，雲玉霞也不會和你在一起，我很瞭解她，她並不是那種隨便的女人。」

朱公子寒着臉，道：「感情是可以培養的。」

唐阿邦冷冷道：「我不同意你這種講法！」

朱公子呆了一呆，接着就說：「既然這樣，我們用武力來解決好了。」

唐阿邦搖頭，說：「這是沒有意思，也沒有半點用處的——」

但朱公子忽然就像隻發了狂的野牛，猛然地向他撞了過來。

唐阿邦立刻給他撞倒，兩人瞬即扭作一團，狠狠的打了一場架。

這已不是什麼武林高手比武，倒像是兩個醉漢正在扭打來宣洩心中的悶氣。

直到兩人都已筋疲力竭的時候，朱公子才喘着氣說：「你果然是個强者。」

唐阿邦揚了揚眉，說道：「嗯！你也不弱。」

朱公子休息了一會，忽然長嘆一聲，道：「這一架打得好，我現在總算是想通了。」

唐阿邦道：「你想通了甚麼？」

朱公子說道：「我的確配不上雲玉霞，只要你眞心眞意對待她，我已經很滿足了。」

唐阿邦道：「我有信心，我們在一起會很快樂的，當然是包括易羣在內。」

「但願如此，再見！」朱公子抹了抹嘴角的血：「我要走了。」

「走？走往哪裏？」

「最少我要離開上海，而且以後再也不會回來。」

「那很好，在這裏你有太多仇人。」

「但你不是我的仇人，而是朋友。」

（以下轉入第壹一八頁）

湖海雙英

湖海恩仇錄

金玉明·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隋光華、杜萬里授業於當代武林至尊的「劍老人」，兩人都是孤兒，劍老人傳授文才武功，學成之後，二人遵照師囑行道江湖，創業立身。當時已是明末清初，隋光華先回去看看刼後的故鄉，杜萬里來到金陵城，適遇妓寨天香院和玉女園爭奪一無辜少女，他協助玉女園主持人程大姑將天香院的主持人佟天九趕離金陵城，然後轉去杭州，程大姑知道佟天九想在佟家店截殺杜萬里，故先向佟天九說項，不要留難杜萬里，佟天九假意答應，施計想毒殺杜萬里，他手指雖中毒仍能脫離魔店，佟天九將程大姑綑綁，並派人去搜索杜萬里踪跡……

鐵腕除惡霸　約鬥地頭虫

佟天九的是十分聽話的點了程大姑的肩井穴，程大姑兩條手臂也眞的已不聽使喚，可是她還有兩條腿！

女人的兩條腿，大用能使你「鞠躬跪搗死而後已」，中用猛地一縮一登，叫你一滾三丈六，小用可以悄沒聲的息一走了之。

程大姑施展雙腿的小用，左一甩右一登，香船鞋兒甩的離開身子六尺五，她叫了，聲嬌而甜，醉人而骨酥，値守小子世面見的不多，被這種迷人心眼兒筋骨發癢的聲音勾進心房中。

程大姑說她一身穴道被封，動不能動，煩及値守小子帮帮忙替她穿上鞋子。

張艮進履，傳爲佳話，卒定終生大業，可見給人穿鞋是不怎麼體面的事，不過男人給美貌醉人的女子穿鞋，却又當別論，這是「隆恩」，焉敢却之。

値守小子蹲在地上給大姑穿鞋，猛覺香風暴襲太陽重穴，抬頭抬到一半，頭腦一陣緊疼，眼一翻，牙一咬，神色一變，立即人事不知。

佟天九手下較爲厲害的追風、火閃、天罡、地煞四七二十八人，如今領率百餘猛漢窮搜杜萬里在外。

這佟家舖佟天九的私宅中，僅餘普通丁壯値守，於是便宜了程大姑，順利的逃出佟宅。

雖說逃出佟宅，却並非就代表已經平安無事，佟家舖前鎭口後舖門，全有執槍提刀的丁壯嚴守，想逃出佟家舖，談何容易。

沉着和胆大心細，雖可克服任何困難，大姑的逃亡，也不例外。

首先她仔細想過，知道她是被囚被辱的人，只限於佟天九的親信。

再者佟天九以九太爺之尊，早已養成不容人違背的剛愎個性，行事由心，手下只知從命，無敢疑問者。

有這兩點事實，再加上高手盡出，程大姑決定冒險一試。

她鬆垂雙肩，極小心的不使任何人看出，坦然大方的踱出宅去，她的馬車仍在佟家老店外，她有心的經過幾名執刀巡行壯漢，果如所料，無人問及。

她心中暗喜，理直氣壯的問一名丁壯佟天九現在何處，丁壯告訴她說，現時在鎭外大路等候消息。

程大姑頓時計上心來，故意蹙眉道：「這個人也眞是的，說好要吩咐個手下爲我趕車先回金陵，到現在……哦對了，你可有其他要緊的事辦？」

丁壯回答並無要事，程大姑遂三言五語的暗示過已和佟天九成了一家，接着要這名丁壯給她暫充車夫，駕快車速回金陵辦理要事。

這漢子上了當，果然錯認是份上好差使，乘龍之機，駕車揚鞭動程。

程大姑說的好，走後鎭門，要近上二里路，雖是小道，能行馬車，駕車漢子自是唯命是從，竟順利的送走了程大姑。

× × ×

拂曉，各路人馬再次無功而返，又加上平空失去了程大姑，和程大姑的雙馬快車，使佟天九氣的七竅生烟，暴跳如雷，嚴囑不得停止搜索杜萬里下落事，然後帶着「火閃」七兄弟，快馬加鞭直急馳金陵。

程大姑早他半天已回到「玉女園」，急快的收拾好細軟，召集衆姊妹，將所有姑娘們的「賣身契」交還，每人發了一百兩紋銀，叫她們即刻離開，她和小珍帶足兩天的水糧，駕着雙馬快車，飛馳出金陵城。

那名送她回來的壯漢，程大姑並不害他，對他實講出內情，送他千兩銀子，他欣然遠走高飛，脫開了老奸巨猾的佟天九的魔掌！爲此他代程大姑拍開了穴道。

佟天九脚步剛剛踏進金陵，從前他那些鷹鷹犬犬已鼻子尖過逃亡的野狐狸，全候駕恭迎。

三言五語，獲知程大姑雙馬車出城的消息，佟天九馬不停蹄，指揮手下全速追趕，諭示十分清楚，分作三隊，人要活的，誰能完成使命，今後他就是金陵城「四天坊」和「天香院」及卽將成爲佟九太爺所有的「玉女園」的總負責人。

「天香院」和「玉女園」，誰也全知道是「溫柔鄉裏銷金窟」，那「四天坊」入息更大，是金陵城中最大的「賭坊」，如此重賞，自是人人恐後，於是個個爭先飛騎疾追。

× × ×

隋光華只比師弟杜萬里晚了一天的路程，杜萬里曾在金陵城「溫柔鄉」中留駐了三天，按說隋光華此時應該早已到達金陵才對，但他並沒能如期而至。

他感懷着無比的酸楚，悵然離開業已不屬於他的故鄉家園時，本是決定南遊先到金陵，不過在走出數里之後，想起一件事來，遂再次回轉，購了些香紙瓜菓，悄悄去了南山墳場。

他深知此去只怕終生難再回鄉，父母屍骨，已難覓葬，但列祖列宗南山祖塋尙在，應該恭誠一祭，一盡人子之心。

踏上南山墳場，雙眉已緊鎖作堆，墳頭土塌，裂隙通底，他拜祭過後，立刻找得工匠，親自監看，以石方重修墳墓，於是耗費了兩天時間。

他安步當車走到金陵城外的大道上，大姑和小珍的那輛雙馬快車，如潑風般恰好錯身飛馳而過。

他搖搖頭，心中想：人說江南女子多嬌嫻，怎地這女子豪野不亞北地胭脂，大道縱馳飛車如電，怪！

時正出進城門行人衆多，他微一沉思後，仍隨人衆緩往城中路行，突然耳邊傳來前行之五人的話聲，一人道：「看來佟九又叵來了！」

另一人哼了一聲：「這是他的地盤，怎肯眞的讓給外人。」

又一聲調壓低道：「聽說那位杜爺走了？」

先前開口的人，接話道：「這不用說就知道，杜爺不走，他佟九又沒有兩條命，豈敢回來？再說程大姑也用不着駕車飛馳亡命逃生了！」

另一人嘆口氣道：「那位杜爺可也眞是的，救人也不救到底，像佟九這種害人精，宰了他豈不更……」

又一人立刻接口道：「你眞是『站着說話不腰痛』，也不想想，這是金陵城，人家杜爺幹什麼爲金陵城的人而殺人？」

先前開口的人，這時一聲長嘆道：「秦兄說的不錯，咱們自己不能有這份決心除害，人家外鄉來的，更犯不上了，只是程大姑夠慘，我相信追騎就到，她逃不掉的！」

行人互談，隋光華却暗暗驚心！

他不用多想，似已料定所謂的「杜爺」是誰，因之脚步一緊到了前行五人身側，手一拱道：「借個光，請教一事。」

五行人一停步，姓秦的正好挨近隋光華，於是首先接笑道：「不客氣，這位要打聽什麼？」

隋光華道：「諸位剛才所談話之中，有位『杜爺』，可知他叫什麼名字？」

姓秦的面色一變，猶豫未答。

隋光華誠摯的又道：「不瞞諸位，我有個師弟姓杜，叫杜萬里，又叫……」

五位行人這次不約而同的說道：「沒錯啦，令師弟正是杜爺。」

隋光華接着至誠拜問事情經過，行人們遂把事發詳情說了一遍，隋光華劍眉不由皺起，適時，大隊快馬突自城中飛馳出來，行旅商販無不紛紛急向兩側閃避，隋光華等人，也躲向路邊。

那位最早開口談論佟九事情的人，悄悄對隋光華低語道：「這全是佟九的鷹犬，十有八九是追趕程大姑。」

隋光華臉色一變，姓秦的已接話道：「聽說程大姑的雙馬快極，希望這羣狗東西追不上……」

隋光華搖頭似乎自語般道：「雙馬再快，但拖着輛車，又有兩個人和不少東西，逃不掉的！」

話聲一停，他向五位行人再次一拱手，大步走進了金陵城。

× × ×

仍舊是那輛豪華而快的雙馬車。

雙馬車疾馳出城的時候，是清早，如今回來已近黃昏。

駕車的人換了，換上一名兇悍的大漢，人在轅上似乎自覺如同天神，得意的神

飛色舞，挺胸仰頭不可一世。

車兩旁，八名騎馬壯漢分兩列圍護，在蹄聲得得夕陽無限好之下，進了金陵。

雙馬車的車門兒緊掩着，誰也瞧不見車中的情形，不過凡是久居金陵城的人，無不心裏有數，清晨駕車遠逃的程大姑和曹小珍，只怕是已經成了半死人。

華燈初上的夫子廟地區，本就正是人多時候，這時更已人山人海。

不知是誰說過，人是世上最毒最陰險最刁猾，又是最仁厚最忠誠最心慈最有感情的動物！

如果人當眞這般，那眞成了「封神榜」上姜太公的坐騎——四不像！

可是偏偏人就是這般，古人中有一位聖哲，以拾個字將「人性」形容到了家，那就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凡是金陵城中，不屬於佟九一夥的安善良民，儘管口裏不敢表露出佟九最好即遭天報的意願，但心裏却是常常唸佛，希冀佟九果報就到。

像這些人，今夜就不該擁擠到夫子廟，遠遠的站作一堆的看熱鬧，因爲程大姑和曹小珍所身受的，是他們從良知上厭惡的，憤恨的，卑視的事情，也正是他們良知上時有衝動，思起仗義的事情，但是人性涼薄的一面，却促使他們興出「坐山觀虎鬥」的心情，人！可憐的人！

「天香院」不但大門四開，燈火輝煌，並且百彩環結，一片喜氣。

「玉女園」亦然，因之雙方之間的空場地區，竟亮如白晝。

佟九太爺就在這空闊地區上，設了座位巨案，够資格入座的，只佈一人，他也就不作虛假的獨席南設而高踞其上。

案頭，香茗乙盞，他座旁兩側及身後，站滿了他的鷹犬打手，他早已得報，程大姑成擒，雙馬快車即將回到「玉女園」，所以他有意的這般現身萬衆之前，表示出他的勢力，他的本領和他的威風！

轔轔車聲，得得蹄聲，雙馬快車已出現大街遠處一端，萬衆不由自動的閃開一道人巷，目注漸漸移近的快車。

快車已越過人巷，到了廣場，離佟九爺的座案不足十丈，佟九太爺從座中揮手，雙馬快車倏然而停！佟九太爺冷冷地開了口，道：「人怎樣了？」

駕車漢子早已一躍而下，躬禮道：「只是封了穴道，沒受絲毫傷損。」

「嗯！」佟九太爺再次揮手道：「扶下大姑來，在我身旁設座，快！」

程大姑被扶坐佟九身旁，佟九示意，有人拍開了程大姑的穴道。

佟九嘻嘻笑着對程大姑低聲道：「是誰代妳解開雙臂穴道的？」

程大姑雙臂穴道本是由那曾經被騙的漢子所爲，但程大姑不想害那漢子，遂冷冷地把頭一扭，不作回答。

佟九又問道：「上妳當代妳駕車回金陵的尹基，他現在何處？」

老賊刁猾而心思細密，這時問會問及此事。

「死啦！」程大姑故意沒好氣答話。

佟九一聲陰笑道：「先辦目下的事，然後我會追問出他的死活來，其實他最好還是已經死了！」

話聲一頓，倏地沉聲道：「來呀，把那罪魁禍首曹小珍，給老夫拖將出來。」

一名壯漢聞聲即動，自車中抓出小珍，一推一扔，小珍已摔落丈外，正是在佟九案前地上！

小珍穴道本和程大姑一樣，被擒時遭人封閉，適才壯漢乃佟天九手下「天罡」之一，功力不凡，抓她下車時順手拍解了穴道，所以摔倒之後，痛的悲號出聲，右肩衣衫擦破，皮破血出。

佟天九目光一掃小珍，射芒獰露，接再掃過遠遠這堆蝟集的人羣，一聲沉哼揚聲喝道：「曹小珍，妳本是賣身在『天香院』的妓女，竟勾結了個目無法紀的江湖匪徒杜萬里，巧言欺矇了『玉女園』東主程大姑，於是生出無邊是非，如今杜萬里業已遇敵遭人殺害，屍骨無存……」

程大姑剛要開口說話，她身後一名大漢雙手緊壓在她肩頭以上，低低說道：「大姑，九太爺早有吩咐，妳若一言不發，今後就是九太爺的紅人，否則仍然說不出半個字來，九太爺並將妳交給『追風』老弟兄，任他們找妳的樂子，妳該仔細想一想！」

程大姑不敢動了，佟天九話並沒停，道：「人死不再記仇，九太爺我就算放過了那件事，不過對妳這個賤人，却沒那麼容易罷休，來呀！先給我賞她三十皮鞭嘗嘗！」

令下，一名壯漢揚聲而應，持鞭而到，佟天九手指小珍再次諭示道：「實生生的給我打！」

大漢鞭已揚起，人羣中突然傳來一聲沉喝道：「且慢！」

話聲傳到時，天九案前，小珍身側，已平添了一位英挺而模樣老成的年輕人！

人羣中有幾位竟認識這個年輕人，但因事態嚴重，相約噤聲，他們就是早上進城時和隋光華交談的五名行人。

不用說，這年輕人正是隋光華。

隋光華行事不像杜萬里，一切是非經見過後方才伸手，他現在，已經摸淸了，小珍故事的所有問題。

佟天九沒有別的長處，江湖路走的多，眼力强過別人，乍見隋光華，心中就猛地一懍，但萬人之前又不能不保持尊嚴，遂雙眉一皺道：「年輕人，有什麼道理阻止老夫要辦的事？」

隋光華連個禮數全懶的行，冷冷地說道：「老丈可是佟天九，又名佟九，人稱爲什麼『九太爺』的？」

佟天九心裏發毛，嘴上够硬，道：「不錯，怎麼樣？」

隋光華道：「在下姓隋字光華，老丈口中所說的什麼的『匪徒杜萬里』，正是在下師弟！」

佟天九這次不僅心裏發毛了，眞的連一身上下的毛孔全「毛」了起來，話又不能不答，强提着業已失穩的聲調道：「是又如何？」

隋光華冷冷地說道：「要老丈還來兩件事情的公道，一是面當萬衆，拿出杜師弟身爲匪徒的證據，再就是，取出這位曹小珍姑娘的賣身契給衆人一看！」

佟天九知道這次絕不像上次，杜萬里好虛面子，三言五語了完事，再圖後面報

復的方策，現下這位隋公子，實落落的，硬生生的，一字一句的是理，討的是「證」，今夜沒有理、證拿出，休想三言兩語過關！

想到這裏，眼珠一轉計上心來道：「隋朋友……」

隋光華却厲聲的說道：「住口！在下沒有老丈這種專喝女人血，吃人肉飯的朋友！」

「哼！」佟天九也沉聲道：「不成朋友就更好說話了，你問老夫索討證據，憑什麼？」

隋光華從容的道：「憑是杜萬里的師兄！」

佟天九哈哈大笑道：「很好，只要你能找出人來，證明你果然是那杜萬里的師兄，老夫就還你有關杜萬里身爲盜匪的證據，至於曹小珍的事，年輕人，你似乎有點『狗抓耗子』多管閒事！」

隋光華並不惱火，手指地上的小珍道：「路不平，人人踏，就算是段閒事，在下却管定了！」

佟天九已示意手下「追風」「火閃」「天罡」「地煞」二十八名亡命强徒，暗中準備，然後冷冷地說道：「年輕人，只要你自認管的了，老夫由你，不過事要一件一件來，先說你的身份事，你可有人證麼？」

隋光華一聲冷笑，倏地轉身揚聲喊道：「夫子廟徐保正，在下知道你正在左側人羣中，請勞駕前來。」

徐保正是道地的老好人，也正因爲他是老好人，佟天九授意推他當這保正，大事佟天九自己作主，小事有心叫徐保正露臉，如此反而使夫子廟一帶，很少發生大的事故。

果如隋光華所說，徐保正在場，大家全認識他，不出面不行，咬着牙硬着頭皮走向前來。

隋光華適時又高聲喊道：「有請『瑞文紙筆莊』文掌櫃大駕。」

佟天九聽到隋光華呼喚「瑞文」掌櫃，心頭頓即一緊，雙眉也皺成一字。

「瑞文紙筆莊」掌櫃的「文瑞興」，是位道地的「旗人」，來頭極大，這時也自人羣中步出，走近隋光華時，停步開口道：「閣下好眼力，不知我文瑞興能帮什麼忙？」

隋光華一笑，自身畔取出一個硬皮筒兒，筒兒長尺二，粗寸許，赤紅，筒帽兒邊鑲金綫，十分考究。

筒上有金色正楷字跡，是——金蘭譜，筒下側的小金字乃「濟南文瑞齋製」。

隋光華先把筒兒交徐保正過目，然後遞向文瑞興道：「煩請文掌櫃檢定一下此物的製處。」

文瑞興接筒看罷道：「不錯，這是濟南文瑞齋的製品。」

隋光華拱手揚聲道：「請教，金陵城中可有地方買到？」

文瑞興搖頭道：「金陵城沒有這東西賣。」

隨光華叮問一句道：「何故？」

文瑞興道：「此物需要量少，價又甚貴，爲純小羊皮經精工製成，因之成品甚少，不銷外地。」

隋光華含笑拱手道：「再請一看筒內文譜。」

文瑞興又檢看過筒內文譜道：「不會錯，是濟南文瑞齋特製『羊皮』，和外面皮筒兒一樣，他處是買不到的。」

隋光華又一拱手道：「在下久仰文掌櫃乃貴行大行家，鑑檢之物，想來是不會有錯了？」

文瑞興正色道：「若有半分失誤，文某願負全責。」

隋光華恭敬一揖，然後將筒中文譜交徐保正道：「有煩保正大駕，高聲一唸這蘭譜文字。」

徐保正接過了那一份蘭譜，引借燈光高聲唸道：「誓立金蘭譜人隋光華，字揚威，杜鵬程，字萬里……」

隋光華接過譜去，捲放筒中，再將筒放好，目光倏變威嚴，緊迫着臉上神色陰晴不定的佟天九道：「佟老丈，蘭譜已證在下及盟弟身份，文掌櫃之言，可證物非金陵所有，斷難僞製混充，在下證物鑑定已實，老丈請還公道來。」

佟天九語塞，隋光華一聲冷哼接着又道：「曹姑娘身遭不幸，已極堪憐，老丈手下的『人口拐販』，巧欺詐騙將曹姑娘逼墮火坑，幸姑娘伶俐，逃到程大姑處，敝師弟正趕上老丈仗勢欺人的惡行，遂順手過問了這件事情，三日前，也在此地，老丈面當萬千鄉親，已將曹姑娘賣身文契交出，今朝何來文契憑驗？如果仍有文契，設非僞造亦係豪奪，佟老丈……」

話聲一頓突轉威厲，道：「面當萬千人證，爾若還不出個公道，恕在下不像敝師弟那樣仁厚，立將爾等功力點破，有徐保正作證，要爾親立文書，交割所有橫奪巧取到手的財產，充爲濟貧救災之用，佟天九，講！你要走那一條路？」

佟天九自知已經沒路可走了，果如隋光華所言，他不像那杜萬里，於是惱羞成怒厲聲喝道：「狂妄小子惹事生非，來人，給我打，一切後果由老夫負責！」

佟天九手下這二十八名武技功力不錯的漢子，十之八九爲江湖亡命之徒，本就早已不耐，這時聞令紛紛暴喊着攻上。

隋光華雙眉緊鎖，微微搖頭，他和杜萬里一樣，雖有十成自信，却無對敵經驗，自更談不到殺敵或是傷人了，一見這多人猛攻上來，說不心驚也有慌亂，慌亂下一聲大喝道：「誰敢欺上，是自己找死，莫怪……」

空言怎能阻住這羣亡命之徒的攻撲，當先已有五人撲臨身側，刀、槍、劍、鈎齊擧，不分上下的刺扎下來。

隋光華倏地飄退三丈，走時因見對方竟不顧忌文瑞興和徐保正，只好伸手各抓一人，飛射倒縱脫身於外。

佟天九固然已有多年沒有再與人搏戰，但在這羣手下中，他仍是功力最好，經驗最深的一個，頓即看出隋光華一身技藝功力，斷非手下能敵，逃生之念，由是而興。

隋光華這時放下驚魂未定的徐保正和文瑞興，歉然說道：「使兩位受驚了，請速退回人羣中，在下保證兩位不會再遭驚嚇。」

徐保正和文瑞興剛剛退去，暴撲而到

的惡徒已再次殺來，隋光華一聲冷哼，目光一掃遠遠坐着的佟天九，頓時得計，竟又倏忽飛退了三丈。

他一退再退，二十八名惡徒只當他已心生畏懼，越發呼嘯追上。

適時，隋光華猛地頓足拔身而起，一冲五丈，其疾如電自衆惡徒頭上飛越而過，雙臂空中微抖，橫空躍行已到佟天九的案前，伸手抓到！

佟天九心頭大震，左掌猛地抓住旁坐程大姑的手腕，一帶一甩一推，將程大姑拋向隋光華的右手！

他本人，猛地一翻，趁坐椅後倒之勢，雙足猛蹬巨案，倒飛而起落於兩丈五六的後方。

詎料隋光華伸手抓勢不停，空中接下程大姑，於巨案被蹬前傾的刹那，單足微點巨案，右臂順勢滑放，非但仍將程大姑穩穩放置原坐椅上，自己更捷逾石火追上佟天九，佟天九雙足落地尚未能够再次騰拔時，隋光華已立於身前三尺地方，招式不變，依然探手抓到！

佟天九逃已無及，右手掌上背上倏地遞出，以一式「陰手鎖骨」迎上隋光華的指掌！

隋光華一聲冷哂，遞出去的抓勢突地快了數倍，在佟天九掌心向上五指尚未合握的刹那，中指倏顫已點中佟天九的掌心，佟天九一聲痛號，手掌已穿，血滴濺飛似赤珠，一雙手頓失去作用！

隋光華再次冷哂出聲，左手食、中二指暴出，在佟天九「七坎」穴上一拈即起，人也倒飛而回，正迎上二十八名追撲過來的惡徒。

隋光華不再留情，人如旋風，倏地捲向二十八名惡徒，只見旋風化影閃飛過一人時，頓時傳出悶吼，當悶吼聲頻傳下，萬千鄉民方始看清，一個個驃悍大漢，竟接連着仆倒地上，倒臥有聲，砰！砰！不已，也僅霎眼工夫，除佟天九一人正全身顫抖不已木立場外，餘皆不起，在一陣寂靜之後，狂叫歡呼的掌聲，响如萬鼓齊擂，直震九霄！

移時聲停，隋光華正欲有所行動，徐保正已飛步而到，喘息着急急地悄聲道：「隋爺，人命關天，何況二十幾條性命，老漢知道隋爺您是爲地方除害……但……但……」

隋光華一笑道：「保正之意是……」

徐保正道：「老漢要抓住隋爺，隋爺您把老漢推倒，就此出城，越快越好。」

隋光華又是一笑道：「如此豈不給保正惹禍？」

徐保正急而低聲的道：「哎呀我的隋爺，有這萬民爲證，頂天老漢丟了這早不想幹的保正，沒甚麼緊要，隋爺速去！」

隋光華哈哈笑道：「保正善心在下心領，其實保正放心，在下並未殺人，他們全好好的，除佟天九掌中有傷外，其餘連半點傷痕都沒有！」

徐保正傻了，他無法相信這些話，最好的辦法，就是親自探看一番，於是心懷寒顫的步向最近倒臥的一人，俯身伸手於這人的鼻端。

探試下，徐保正提懸到咽喉的心，噗通一聲放落下來，擦着頭上的冷汗，搖着頭對隋光華道：「隋爺，你幾乎嚇出小老兒的苦胆來。」

隋光華一笑，倏忽挺胸抬頭目光緩緩掃向萬衆，接着以嘹亮的聲音一字字的說道：「佟九地方土棍，只因手下招收了一批江湖亡命，竟成貴地大害，如今在下已將彼等武技破去，彼輩非但不能再言武事，身體立將弱過普通良民，因此已不足威脅到大家的安全，只是敝師弟前可借鑑，在下決定將彼輩自此永遠逐出金陵，不知有否人反對？」

誰反對，一體高呼贊成。

隋光華微一頷首，對徐保正道：「請借條長索一用。」

長索取到，隋光華提着佟天九，以索綁住雙腕，然後方始冷冷地問佟天九道：「你想死抑或願意活？」

佟天九沒命的說他願活，更願答應隋光華一切條件，只求活命。

於是隋光華和佟天九約法三章，永生不得再到金陵，時限一月，佟天九淸結名下財產，只准取用十分之一，餘捐善堂充作義欵，佟天九完全答應。

隋光華不像杜萬里，行事審密愼思，由徐保正作證，佟天九出具了結甘願書，隋光華嚴誡那二十八名已失功力的江湖客，聲言再若獲知彼等爲惡，立誅不赦。

× × ×

金陵城多多少少乾凈了些，至少夫子廟區地，很少再見那些歪領子瞪眼睛的橫行人。

程大姑散了班子，「玉女園」房地賣了，半生積蓄，像佟天九一樣，只留十份之一作爲今後生活，餘皆捐充義擧。

曹小珍和程大姑，眞的結成姊妹，仍然住在金陵城中，姊妹過着樸素簡單而安適的生活。

隋光華押送佟天九出城，直到佟家舖，二十八名亡命客散盡，隋光華暗中監視佟天九半個月，最後才放心的邁向前程。

× × ×

杭州樓外樓上，今午座無虛席，主人是名震江浙的武林大豪阮青，一位亦盜亦俠慷慨豪爽的人物，「阮家堡」的堡主，也是江浙黑白兩道共欽的高手。

主客只有一位，年紀輕輕傳說武林稱爲「無敵一劍」的杜萬里。

陪客八位，無一不是名震武林成名多年的人物。

能勞動得阮青出面，而主客又正是杜萬里，不問即知，杭州必是已經發生過是非變故。

主、客及陪人，都已到場，酒滿樽，阮青捧盞而起，他一起身，不祗他這桌上的賓朋俱皆站起，其餘樓外樓上的酒客，虎的一聲全都起座。

有人沒起來，只有一個人，正是今朝主客杜萬里。

阮青雙眉微蹙，目光掃過杜萬里道：「杜朋友，老朽敬以此酒，作爲朋友和敝門崔二俠冰釋誤會……」

「且慢！」杜萬里揚聲說道：「堡主令人相召，事前雖有聲明，爲在下及貴堡崔二俠事，然尚未表明堡主心意，在下亦尚未有任何承諾，所以這誤會冰釋一句，似乎言之過早！」

阮青眉頭又是一皺道：「杜朋友請聽老朽一言，老朽在此有個規例，擧凡已由老朽出面歡飲，則天大的事等於已然散盡，所以……」

杜萬里推席而起道：「如此說來，是在下魯莽，萬幸在下尚未飲用點滴，就此告辭！」

這難堪不僅阮青無法下台，就是其他陪客貴賓，亦感覺杜萬里狂傲過份。

座中一位禿頭老者，把一張老臉拉長，冷蔑的掃着杜萬里道：「老朽痴長幾歲，討個大叫聲杜老弟，杜老弟，杭州不像金陵，崔二弟可更不是那個甚麼佟天九，我們阮老哥既然親自出面，對老弟你來說，已是給足了面子，杜老弟，俗話說交一朋友難，惹一寃家易，還望老弟三思。」

杜萬里話回的絕，道：「請恕在下狂妄，老丈又是何人？」

禿頭老者變了面色，說道：「適才入席，主人曾作了介紹，閣下難道沒有聽清楚？」

杜萬里冷冷一笑道：「擧凡在下認爲不願結識的人，介紹時根本不去注意！」

禿頭老者氣的全身顫抖道：「老夫禿鷹公孫洛，人稱『鷹爪無敵』！」

杜萬里非但不說久仰的客套話，反而頭一搖道：「鷹爪最厲害是長在巨鷹身上，但也難以『稱無敵』，一名獵人，三支神箭已足打發了這隻鷹兒！」

× × ×

「鷹爪無敵」公孫洛的一張臉，扭成難以形容的樣子，霍地轉向主人阮青道：「老朽必須請阮老哥多担待了，老朽無法終席，失儀無禮之處，他日登門謝罪。」

阮青剛要勸慰幾句，公孫洛已再次面對杜萬里說道：「老朽江浙地面，本就算不得甚麼人物，只是多少年來，却還無人胆敢這般折辱老朽，今朝爲阮老哥東主之宴，老朽身受再多委屈，亦應忍耐，姓杜的，錯過今午日子正多，你說個時間地點吧！」

阮青急忙相勸道：「公孫兄請息雷霆，一切還望看在小弟薄面，請坐請坐。」

公孫洛手指杜萬里才待開口，杜萬里此時竟然站起面向羣俠拱手道：「杜某剛才不願理會這位公孫老丈，可能已招致在座朋友們的不滿，其實不僅公孫老丈，誰要想和杜某談及那『崔嵐』的事，都會一樣！」

座中羣語聲動，包括主人阮青，全變了臉色。

杜萬里冷漠的橫掃過大衆，接着說道：「杜某也是江湖中人，誠如公孫老丈所說，豈有不知寃家宜解的道理，只是諸位找錯了對象，一心一意要和那位崔嵐二俠結寃成怨的，不是杜某！」

語出驚人，擧座愕然！

阮青長眉一皺，席間拱手道：「如此敢問杜朋友，聲言三日內必取崔二俠性命的又是那個？」

杜萬里若無其事的冷冷說道：「那是在下！」

嗤笑和怒哼冷嘲之聲，自四方傳來。

阮青揮手，頓即寂然，此人不愧爲江浙大豪，自有其服人的威嚴。

語聲沉寂後，阮青仍是十分溫和的問道：「限日必誅崔嵐二弟的既是杜朋友你，却又怎說和崔二弟一心成仇的……」

杜萬里接口道：「不錯，時限三日，那崔嵐若再無擧動，在下必將誅之，但與彼爲仇結寃之人，却非在下！」

阮青似乎懂了，一笑道：「原來如此，杜朋友，崔嵐二弟僅僅是受人利用，行事魯莽一些，雖說失手誤傷了那賣藝的古老頭兒，阮某願代負其全責，向古老丈求情和解，設能如此，杜朋友可能也看老朽面子……」

杜萬里突地把臉一正道：「阮堡主，您在江浙，俠名久揚，在下仰儀欽佩，但剛才的話，却有些兒言不由衷了！」

阮青一代大豪，生平無人敢像杜萬里這般當面直斥其非，因以座中人咸知必將生變。

詎料阮青只淡淡一笑，若無其事的問道：「老朽是誠坦之言，怎不由衷？」

杜萬里冷哼一聲道：「以崔嵐江湖經驗之深，又豈是他人三言五語可說動而利用了的？古老丈是一天涯落拓的可憐人，流落貴處，本武林一家之義，非只崔嵐應思周全，就是堡主似乎也該有所擧動，然助人事情，是否本份，在下過問不得，今崔嵐私法有虧，借故生非刀斬古老丈殘臂斷足，堡主僅以『失手誤傷』四字輕輕抹過，這怎是由衷之言？所謂『誠坦』二字，更是欺人自欺了！」

阮青笑道：「杜朋友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古毅並非普通江湖賣解者流，乃兩淮巨盜，官府緝捕有案者！」

杜萬里陡地目射寒光，緊迫阮青臉上道：「阮堡主，在下早知崔嵐乃堡主結義二弟，自古艱難唯死，大義滅親越發不易，但公道是非自在人心，堡主爲脫崔嵐罪惡，入人大罪，豈不令天下英雄齒冷？」

阮青面色變了，沉聲道：「杜朋友，緝捕有文，焉能任人反覆！」

杜萬里哈哈一笑道：「據在下所知，尊婿乃浙撫緝捕班頭，取一捕文，倒塡期日，寫上古毅名字，實吹灰事，不過在下借此提堡主個醒兒，崔嵐、古毅成仇，實有內情，而兩淮不遠，有人可證古毅淸白，況事已被在下趕上，並已過問，在下自信尚有除害之能，沉舟之志，不畏蛇鼠陰謀！」

好個老奸巨猾的阮青，心寒胆顫所謀外洩，頓知目下已難騙過杜萬里，立即作出駭愕神色道：「杜朋友，老朽老實的說，的是有心將大事化小，以全結盟之義，不過絕非杜朋友所說，以無恥手段迫令古毅和解之事，更不知尚有內情，如杜朋友不信，老朽當衆聲明，不再過問崔、古二人之事！」

杜萬里更乾脆，他本就站起後未再入座，當席拱手道：「堡主能够如此，最好最好！」

擧座雖然全以驚駭詫異的眼光盯注着阮青，阮青却能視若不見，接口道：「非只如此，老朽當席言明，祈盼在座賓朋，自此也休再聞問崔嵐之事，這席酒，權當老朽爲杜朋友接風……」

杜萬里拱手退步道：「在下心領，就此拜謝，告辭！」

他說走就走，面當杭州一地羣雄，大

踏步坦然遠去。

阮青見杜萬里下樓走遠，略以沉思，抱拳對羣雄道：「各位仍請盡興，恕老朽暫時失陪。」

話聲一停，低低地對仲這桌上的人道：「事已急，即同堡中共商大計！」

仲走了，身後緊跟着四名手下。

席間衆人，包括那禿鷹公孫洛，彼此示意後，分將開來慢慢散去，等待席中發現主席上已無人在時，他們早已分途到了「阮家堡」。

「阮家堡」城外十里，好地方，山明水秀，阮青是巨富，附　田地山莊，幾幾乎有十有八九是他的產業。

阮青返堡，立下嚴諭，候公孫洛等人到後，即閉堡門，謝絕一切訪客，嚴守堡中各處，如果發現不明來歷之人入堡，阻而誅之！

堡中花廳，建於塘中，四外荷花，水深三丈，寬皆十丈，任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若無荷塘小舟，勢難一躍而過。

該到的全到了，計有主人阮青，禿鷹公孫洛，「閃電手」赫飛，「天羅」馬騰，「地網」馬達，「陰陽學究」于三手，「鬼旋風」袁魁，「神力恨天」呂秉奇，「霹靂火閃」宋星明，「天雨」彭承和罪魁禍首的「毒丈夫」崔嵐！

別小看了這十個人，別因爲他們僅僅成名江浙就錯料了其他　其實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位，都足以被稱爲武林頂尖兒的高手而無愧！

他們之所以忍在江浙，不使武技功力傳揚整個武林，是一種手段，保護他們每一個人的手段！

「阮家堡」在武林中，是有它的地位的，但並非以武技或其他武林功、藝傳名，而是堡主阮青的樂善慷慨，換取到武林各大門戶的敬重，他的慷慨，令各路綠林英豪感其情而重其人，於是阮青左右逢源，久之爲黑、白兩道排解糾紛，公平持正，事後更代墊財物，代賠損失，屈己從人，不幾年，阮家堡成了金湯之地，不論黑白兩道人物，莫不欽服，大凡有事已經阮青過問，是非即成鐵案，無人違抗。

雖飛也曾有人說過，阮青實武林巨惡，樂善慷慨其外，陰狠卑惡其中，惜無事證人證，自難令人相信。

公孫洛似乎是世居杭州，家裏經營絲綢布匹，和蘇州各「機房」（專製上等絲品，貢緞，如同今日之大紡織廠商）都有來往。

赫然人稱「閃電手」，是杭州「紅鷹鏢局」的東主之一。

馬騰、馬達親兄弟，外號天羅、地網，紅鷹鏢局兩位總鏢頭。

「陰陽學究」于三手，是阮家堡的總管，但這位總管並不眞的管事，是阮青言必聽、計則從的第一親信。

袁魁和呂秉奇，是杭州有名的兩位傷科郎中，經營一家夠大的藥舖，據說他們的「狗皮膏藥」還眞靈！

「霹靂火閃」宋星明，是「宋家武場」的主人，設場授徒，論身份，是這些人當中比較低下的一個。

「天雨」彭承，杭州「彭氏錢莊」的主人，家財無數，結交官府走動衙門，頗有勢力。

但是不管怎麽說，以「阮家堡」堡主身份，日常伴遊的都是上述等人，在武林各大門戶高手看來，阮青本無大志，尤其成名多年，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高的功力武技，推而斷之，只怕不甚高明，這等樣人，能知樂善而不已，難能可貴，如此，自然無人再去注意地探聽他的一切！

至於綠林中人，設有需求，阮青向不謝拒，遇事先人一步，誰還多事去開罪這樣一位好朋友！

這就是阮青如日中天，永不會倒的幾大原因之一。

花廳水榭中，茶代酒，雖有十丈塘池水隔，阮青仍是十分小心，緊緊掩閉着門窗！

阮青的一張臉，早已消失掉在樓外時的溫文和笑意，鐵青而泛怒，低低的威嚴的怒斥崔嵐道：「你叫我說你什麽好，也不自己算算自己的年紀，五十八啦，還和年輕時一樣，沾上女色就酥骨頭，這下子可好，闖出大麻煩來了吧！」

崔嵐人是低着頭，話可不軟，道：「這本是順風順水順手的事，反正，非要古毅老兒的命不可，那妞兒又不是眞的是他女兒……」

阮青沉聲道：「老二，你可是認爲所作的很對？」

崔嵐答話很快，道：「說老實話，小弟是爲了怎樣下手對古老兒，方能不使對方生疑一節而苦惱，最後看到那個妞兒，才觸通靈機，借故調戲而引起較搏，那知道偏偏喪門星下凡，姓杜的小兒會這麽巧的正趕上！」

阮青聽到這裏，怒火消了不少，道：「原來如此，這是可以諒解的，不過現在橫裏殺出來個杜萬里，叫人輕重不得，惱火萬分！」

「陰陽學究」于三手，適時嘻嘻一笑道：「對付一個出道不久的毛孫子，不困難，要緊的是先解決古老兒這個討厭物，交待好老爺子那邊才是正經。」

阮青道：「大主意于兄你拿，我們聽用。」

于三手臉色一正道：「老爺子那兒是怎麽說的？」

阮青道：「老爺子傳來消息，說古毅似已獲得某些證據，前來杭州，就爲暗偵本堡！」

于三手果斷的說道：「老爺子料事如神，事不能遲，最好，今夜下手，斬草除根！」

崔嵐猛地抬頭道：「于先生，斬草除根是包括那小妞兒了？」

于三手雙目中陡地射出寒光，直罩着崔嵐道：「崔二弟有心惜玉憐香？」

別看崔嵐敢對阮青直爭而言抗，對于三手，却有些畏懼，期期地說道：「一個小妞兒，又不是古老兒的門下，殺和留似乎……」

「似乎關聯太大！」于三手沉聲道：「崔二弟，你怎不想想，這女子若非古毅親信，她會陪着古毅闖這龍潭虎穴？斬殺古毅，必須乾淨，屍骨無存，留那女子，必生後患，你該懂得才對！」

崔嵐語塞，垂首不言。

阮青道：「如今杜萬里和古毅同住『康家店』，並且在一個廂院中，祇怕下手時非……」

「簡單！」于三手道：「崔二弟在黃昏前，令人送去一紙約柬，相約杜萬里今夜三更，西門外『林家廢園』一分生死，天羅、地網馬家兩位老弟及赫飛七弟，先一步廢園埋伏，以四人之力，必能誅彼於園中，其餘兄弟二鼓出動，三更行事，擄古毅及那女娃，也去廢園，一可接應崔二弟，再者在廢園也方便處置古毅！」

阮青輕拍雙手含笑道：「好辦法，不過擒下古毅後，要仔細一搜他身畔及居處，看是否他眞已握有不利我等的證物！」

衆人頷首，事遂商定。

崔嵐立刻寫好戰帖，言明時地，令人送往杜萬里寄居的「康家店」。

×　×　×

「杜小哥，帖上寫些什麽？」

臥靠床頭，面色蒼白，已失一臂的古稀老人古毅，低聲詢問。

古毅看過，順手放於床頭旁邊，香風吹襲，紅酥手拈去雪柬，接着一聲冷哼道：「這必定是那個叫『陰陽學究』于三手的人，想出來的詭計！」

杜萬里淡淡地掃過那芙蓉面，道：「就算是，姑娘，武林約戰柬帖，既已接下，不容退縮，況且……」

「當然不能够退縮，也沒有人叫你退縮，你儘管去你的，別當古爺斷了條手臂，我是個女子，就眞的會束手任人宰割？哼！」

這姑娘好大火氣，看來杜萬里不僅是在一件事上得罪了她。

古毅却沉聲道：「英英，妳怎能對杜少俠這樣說話？」

杜萬里尚未接言相勸，姑娘已開口道：「您老就會怪我，奈何人家少俠一心揚名……」

杜萬里對人向無這好的耐性，只因和古毅結識相談，有了好感，次日古毅遇禍，杜萬里又巧救了他，古毅遂坦誠說出他前來杭州的原因，這原因，促使杜萬里决定把事弄個清楚明白，並作主移居同一廂院之內。

日間杜萬里赴阮青之宴，席間一切是有心而爲，不過杜萬里遇事祇憑己意，不顧後果，古毅隨行少女，姓齊字英英，有一身不俗的功夫，心思尤細，智慧過人，是位當事者，也正因爲齊英英是當事者，古毅才答應相伴同行。

杜萬里退席而歸，英英就曾嘲諷他不顧事理，不應忽忽絕然拒人而回，此正良機，大可乘機相交，暗偵內情等等。

杜萬里笑而不言，對奇美而英挺的英英，更不似普通男子那樣慇問寒暖，而英英自杜萬里仗義出手，芳心已許，但天性高傲，杜萬里大而化之的言行，使英英錯當箇郎無我，所以遇上機會就冷嘲幾句。

別看杜萬里個性奇特，對大事却不會莽撞，聞言已知英英必有善策，壓下業已湧起的怒火，道：「姑娘若有三全之策，說出來就是。」

英英一肚皮氣火，被這句話說的烟飛雲散，低語頻頻，果然是上上之策。

×　×　×

坍塌廢置已三十年的林家園，據說曾有過極度輝煌的繁榮，它之所以坍廢，並不是林家家道中落，也不是已無族衆居於杭州，而是曾經發生過一件兇案！

兇案怎地，時隔三十年已無人談及，不過自那時起，園爲官家暫封，直到今朝坍塌得一無是處止，林家子孫好像已經忘記這份產業似的，始終不再聞問。

廢園已無片瓦完存，青草過腰，狸鼠橫行，斷垣、枯樹、孤柱、危亭，陰森森鬼氣深濃。

時二更，人影飛降，四名，何必問當然是那禿鷹、天羅、地網和閃電手，他們互一示意，各覓隱身之地，靜待獵物自投羅網。

同時，正二更，鬼旋風、神力恨天、霹靂火閃、禿鷹和天雨五位，自「阮家堡」飛騎而出，城根下馬，早已有人相待牽馬他往。

他們，飛身入城，直撲向「康家店」，目的地是康家店的「西廂」，目的物是兩個人，重傷殘廢的古毅和齊英英！

同時，也是二更正，在袁魁、呂秉奇、宋星明、公孫洛和彭承剛剛離開阮家堡，正飛騎馳奔杭州城中的　兒。

「康家店」的一名叫「王阿三」的伙計，到了「阮家堡」正門，向守門漢子遞進去一張回帖，候在正門外，靜等回示和「打賞」。

「阮家堡」此時身懷奇絕功力的，只有阮青一個人了，那位「陰陽學究」于三手，據說動心眼論計謀，眞有「三手」，談較搏武技，一竅不通。

于三手剛剛睡下，當然還沒有睡着，阮青已令人急請書房議事，他十分不耐煩的去了。

阮青沒講話，祇遞給了他一張回帖，帖上寫的是由阮堡主轉交崔嵐，具名的赫然是杜萬里。

帖文妙極，寫着——閣下投柬約搏，適巧在下外出，由古老丈代收，不巧在下正三更另有他約，特令店家代爲知會，地點如約，時改四更，祈諒不情。

「糟了！」于三手駭然驚呼道：「好個陰損的杜萬里，竟已看破妙計，堡主火速前往康家店接應，遲恐無及！」

阮青早已料到此事，苦笑出聲道：「先生，還來得及嗎？」

于三手愕然無語，阮青接着又道：「何況阮某乃以仁厚樂善傳名天下，如果前往接應，十數年辛苦一旦化爲烟雲，老人家那裏，怎生交待！」

于三手急的直搓手，阮青不中聽的話出口了，道：「妙計乃先生所定，解鈴尚須繫鈴人，況先生身懷奇絕功力，無人知曉，前往接應正是最佳人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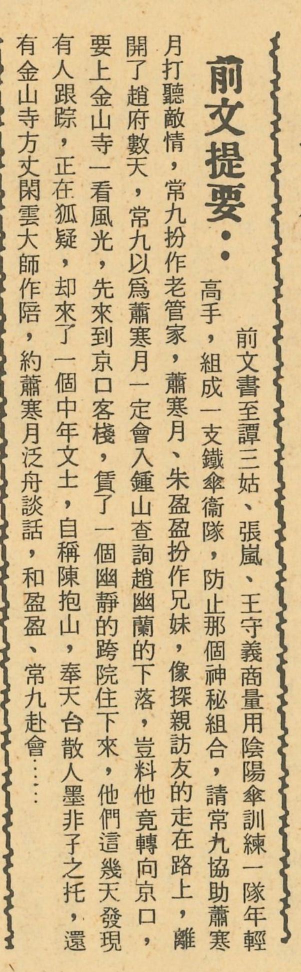
于三手冷汗倐忽流下，他沒開口，只是盯注了阮青一眼，然後，急轉身飛步而去。

阮青對業已消失的于三手的背影，陰森而猙獰的一笑，喃喃自語道：「老夫榻下，豈能容爾甜睡，只憑這件事情，于老兒，已足能要了你的老命！」

果如于三手乍閱回帖時說的話，事情「糟了」！

（未完·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譚三姑、張嵐、王守義商量用陰陽傘訓練一隊年輕高手，組成一支鐵傘衛隊，防止那個神秘組合，請常九協助蕭寒月打聽敵情，常九扮作老管家，蕭寒月、朱盈盈扮作兄妹，像探親訪友的走在路上，離開了趙府數天，常九以爲蕭寒月一定會入鍾山查詢趙幽蘭的下落，豈料他竟轉向京口，要上金山寺一看風光，先來到京口客棧，賃了一個幽靜的跨院住下來，他們這幾天發現有人跟踪，正在狐疑，却來了一個中年文士，自稱陳抱山，奉天台散人墨非子之托，還有金山寺方丈閑雲大師作陪，約蕭寒月泛舟談話，和盈盈、常九赴會……

白羽門圍攻畫舫　老方丈維護羣豪

墨非子道：「至少，我們可以肯定他現在還活在世上。」

閑雲大師感喟地道：「他不肯現身，生亦茫茫……」

蕭寒月再也忍不住了，道：「大師、道長，找家師有什麼重要大事？」

墨非子苦笑一下，道：「令師如若不現俠踪，江湖這場大刼只怕很難有人能挽回了？」

常九突然接道：「道長三十年來依然名動江湖，以你的聲望、武功，難道就不能挽救這一塲江湖刼難麼？」

墨非子看看常九，道：「不但貧道無能，就算閑雲大師出山，只怕也力難從心……」

蕭寒月接道：「道長說明詳情，晚進如能効力，願代家師一盡心意。」

閑雲大師道：「蕭施主說的對，你就把所知內情，告訴他吧！」

墨非子目注蕭寒月道：「蕭施主出現金陵以七煞劍招拒敵，想必已盡得劍帝眞傳了？」

蕭寒月暗自叫了一聲慚愧，忖道：他只傳了我半年武功，得了他多少絕學，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聽說，一個人習練武功，也和讀書一般，需要十年光陰，才能登堂入室，我這半年所得，自然是有限的很……

但他心中明白，絕不能據實說出，那會使墨非子大失所望，但又不便說謊，只好含糊的說道：「家師武功，浩瀚如海？晚進學到了他老人家多少武功，自己也不太清楚！」

閑雲大師點點頭，道：「道兄，這件事……」突然住口不言，流目四顧。

畫舫上的人，個個都有一身武功，亦自早有警覺，聽得快舟破水的聲音，只是未想到來人的身份罷了。

蕭寒月轉身望去，只見四艘快舟，已然分由四面，團團把畫舫圍住。

每艘快舟上，有兩個黑衣大漢操舟，船頭上站着一人，正東方位上，站的一個玄衣少女，正是白玉仙。

操舟的大漢，都是第一流的馳舟能手，四艘快舟，停在畫舫四面，保持一丈左右的距離，隨江流，畫舫移動，但距離一直不變。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蕭公子，金陵一別，想不到這麼快這裏又見面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蕭寒月心中暗暗叫苦，忖道：如在船上動手，必然船翻落水，那就只有與波神爲伍了。

「原來是白姑娘……」蕭寒月暗提眞氣，準備應變。

朱盈盈低聲道：「蕭大哥，這個女人認識你？」

那夜，她被譚三姑點了穴道，一夜睡到天亮，不知道趙府中發生的事情，也未見過白玉仙。

白玉仙冷笑一聲道：「放着金枝玉葉的郡主不幹，混入江湖，當心玩完了一條命……」

朱盈盈一怔，道：「妳認識我也不要緊，我早已不是什麼郡主了，我跟蕭大哥闖蕩江湖，已經是江湖中人了。」

白玉仙道：「那很好，殺了妳，就不算得是殺官造反了？」

蕭寒月低聲道：「盈盈，妳別理她，由我來應付！」

朱盈盈一片天眞，不知身處險境，點頭一笑，不再說話。

白玉仙嫣然一笑，道：「蕭兄的魔力不小，竟然使一個刁蠻的郡主，變得像一隻柔順的羔羊。」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白姑娘是爲追在下而來，和兩位方外高人、朱姑娘都不相關連，請姑娘劃下道來，蕭某一定奉陪。」

白玉仙淡淡一笑，道：「蕭兄錯了，今夜之會，蕭兄不是正主……」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你們是……」

白玉仙接着道：「是爲這兩位世外高人而來。」

蕭寒月望了閒雲大師、墨非子一眼，滿臉困惑之色。

閒雲大師合掌當胸，低喧一聲，道：「除了白姑娘之外，其餘三位，兩位是老衲昔年老友，北面的一位，老衲雖然未見過，但老衲如未看錯，他應該是白羽令門中人了？」

正北方位上，一個三十五六的中年文士，冷冷笑道：「大師好眼力，區區古上月，正是白羽令門中人。」

正南方位上一個銀髯飄飄的高大老者，接道：「你這個老和尚，六十年未入塵俗，不管江湖中事，想不到晚節不保，八十多歲了，却捲入江湖是非之中，你叫我這個故舊老友，如何交代？」

正西方位上，一個枯瘦的老人，歎口氣，道：「向兄，老和尚是被人拖下水的，罪魁禍首，一定是牛鼻子老道？」

閒雲大師道：「阿彌陀佛，老衲八十多歲了，還沒有主見，故人好意，老衲心領，不用爲老衲開脫。」

白髯、高大的老者搖搖頭，道：「老和尚，聞老弟已經給你台階，那就正好借機會下去吧！難道，咱們五六十年的交情，眞的要鬧的翻目爲仇不成？」

閒雲大師道：「蘭因絮果，唯人自找，兩位故人的月夜追踪，究竟是爲了什麼？」

枯瘦老者怒道：「老和尚，你這不是明知故問嗎？我和龍兄，化了無數口舌，才把你養生修命的京口，劃作禁區，不准人打擾，你儘

可以守着金山寺，作你的方丈，只要你不沾江湖是非，保證你金山寺是一片淨土，這份交情，何等深厚，你眞的是一點都不領情麼？」

白玉仙目光轉動，看了那白髯老人和枯瘦老者一眼，道：「向老，聞老，不用心急，閑雲老方丈，從未挿手江湖中事，想來也不會在老邁之年，按不住心猿意馬，但他既然是墨非子多年老友，泛舟夜飲，不過是稍盡地主之誼，但望大師一番解說，今夜之事，自會烟消雲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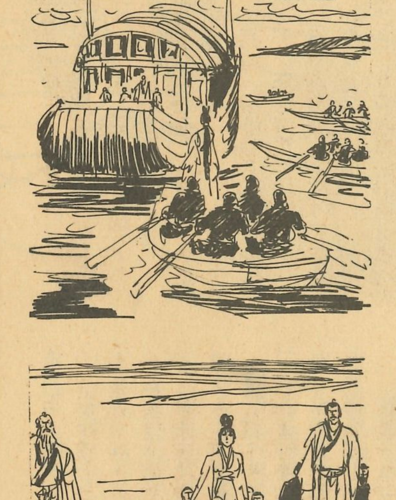
一直未講話的墨非子，突然開口，說道：「不錯，閑雲大師是高僧，也是貧道多年知交，諸位有什麼事，儘管衝着貧道來，和閑雲大師無關。」

閑雲大師笑笑道：「他們既然找上來，只怕今日之局，很難善了……」

白玉仙淡淡一笑，道：「大師是一代高僧，咱們無意爲難，只要大師給我們一個交代，此事就和大師無關了。」

蕭寒月冷笑一聲，道：「白玉仙，你們找的是我蕭寒月，蕭某跟你們走，不許招惹大師，道長……」

來人中，以白玉仙的年紀最輕，但看上去，她却似是這羣人中的頭頭。



只見她舉手理一下被江風吹亂的鬢邊秀髮，微微一笑，道：「蕭公子，小妹心中有一件疑惑，不知蕭兄肯否賜教？」

蕭寒月道：「說！」

白玉仙道：「在金陵趙府，小妹記得傷了你，你怎的還能活下去？」

蕭寒月道：「也許，妳的暗器不够歹毒，或是功力不够深厚……」

「不是！沒人能够逃過冰魄銀珠的寒毒……」白玉仙說道：「但蕭公子中了寒毒，却能安然無恙，個中之秘，蕭兄你肯否指點小妹一二？」

蕭寒月心中忖道：趙姑娘醫道通神，解去冰魄寒毒。但兵不厭詐，彼此既是敵對相處，自不能實說實話，當下冷笑一聲，說道：「姑娘傷了蕭某，料定蕭某必死無疑，但很不幸，蕭某還活着，這說明我能對付你的冰魄銀珠，至於蕭某用什麼方法對付它，似乎用不着詳細的告訴妳白姑娘了？」

「說的有理……」白玉仙古井不波的說：「蕭公子，冰魄銀珠的事不再提它，至於今夜之事，我希望你不要多管，向中天，聞百奇都是閑雲大師的多年老友，他們的事用不着咱們晚一輩的人管，蕭兄以爲然否？」







「不然……」蕭寒月冷冷的說道：「閑雲大師爲了請我蕭某江中賞月，吃頓素齋，才引起了諸位的誤會，這件事，在下豈能不管？」

這時，古上月突然開口道：「白姑娘，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可就是蕭寒月？」

蕭寒月轉頭看去，只見他腰中微微隆起一圈，分明是藏了很多的暗器，無怪閑雲大師一眼就瞧出了他的身份，觀察的入微，判斷的正確，當眞是老謀深算，常人難及。

只聽白玉仙冷冷笑道：「蕭公子的事，不用古兄晉言，玉仙自有處置。」

古上月應了一聲，不再多言。

江湖上盛傳白羽令門中人，是如何的霸道、難纏，招惹上他們，就如寃魂，不死不休，但竟對白玉仙唯命是從，這個女人，不知是何等身份，竟有如此的權勢？

但聞白玉仙高聲說道：「向老，聞老，兩位既是閑雲大師多年的好友，最好能動之以情，勸得大師跳出是非外，也免得傷了你們數十年老朋友的和氣。」

向中天、聞百奇是古稀之年了，但對白玉仙竟然也十分敬重，躬身應是，一派拘謹小心的神情。

蕭寒月回顧了常九一眼，低聲道：「想法子把畫舫靠岸。」

常九微微頷首，站着未動。

他心中明白，必須在暗中行動，但以白玉仙警覺之高，和對方佈下的陣勢，想把船靠岸，也絕非易事。

常九會水，但却不精，如想在大江河上有所行動，自知沒有這份能耐。

這件事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墨非子和閑雲大師身上，心中念轉，人却悄然移動到陳抱山的身側，低聲道：「陳兄，水中功夫如何？」

陳抱山苦笑一下，道：「似今夜情形，風平浪靜，我大概自保不會淹死，和人在水中交手，可就沒有這個能耐了。」

常九道：「墨非子和閑雲大師呢？」

陳抱山道：「這就不清楚了，不過，我知道金山寺中和尚，有很多水裏高僧。」

常九道：「我相信蕭公子的劍術，足可克敵制勝，只要咱們能把畫舫靠上岸，那就不用担心了。」

但聽聞百奇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和尚，聽到白姑娘的話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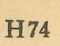
閑雲大師笑道：「聽是聽到了，但我不懂白姑娘話中含意？」

向中天道：「大和尚，我和聞老兒，實在不願和你翻臉，但你也該給我們老哥倆留步餘地……」

閑雲大師突然一整臉色，冷冷說道：「向中天，老衲今夜宴客江上，被你們圍住不放，要老衲給你留一步餘地，但你可曾給老衲留一點情面麼？」

聞百奇吁一口氣，道：「白姑娘，我們已經盡了心意，大和尚執迷不悟，公事公辦，白姑娘請作裁决吧！」

這幾句話，說的十分明顯，雙方交情已盡，再下去，只有動手一途了。



蕭寒月眼看已成僵局，今日之事，似是只有放手一拚了，霍然站起身子，正要發作，閑雲大師連連揮手，道：「蕭施主請坐，今宵他們是衝着老衲來的，老衲如若應付不了，再勞施主帮忙。」

目光轉動，望了兩個小沙彌一眼，低聲道：「照顧船艙。」

兩個小沙彌一躬身，退入艙中。

兩個操舟的中年和尚，各握一槳，凝神戒備，只待閑雲大師命令下，立刻行動。

白玉仙歎息一聲，道：「看來，今夜是很難和睦解决了！」

蕭寒月未理會白玉仙，却回頭望了朱盈盈一眼，只見她臉色一片平靜，微笑如花，似是完全沒有感覺到危險存在，心中黯然，忖道：今夜我蕭某死不足惜，只怕要連累了這位金枝玉葉的郡主葬身魚腹了。

閑雲大師仍然坐着不動，但一襲寬大的僧袍，却突然膨脹起來。

墨非子緊鎖的眉頭，突然一下展開了，他一直在担心閑雲大師，這位空門高僧，一直未沾惹過江湖是非，墨非子和他交往了幾十年，還是弄不清楚他武功成就如何？眼下看到他行若無事中，竟然使寬大的僧袍全部脹起，那分明是一種上乘氣功，心中憂慮盡消。

閑雲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白羽令門中的暗器，是天下一絕，諸位之中，如若沒有把握閃避的，請躲在老衲身後。」

蕭寒月低聲道：「盈盈，白羽令門暗器歹毒，躲在大師身側。」

朱盈盈略一猶疑，緩步行了過去，金鞘銀柄的「銀月飛霜」，早已握在手中。

原來，她早明瞭處境險惡，隨時可能和人動手，才這麼暗作戒備。

常九心中忖道：可惜把那柄陰陽傘放在客棧中，忘記帶來了？

他知道白羽令門暗器的厲害，自知是不易讓避，緩步行在了閑雲大師身側。

四艘快舟，突然又向前移近了數尺。

墨非子突然橫行了兩步，和蕭寒月並肩而立。

幸好蕭寒月帶了寶劍，手握劍柄，目注白玉仙，高聲說道：「這位白姑娘，善用一種目力難以發現的暗器，中人之後，奇寒攻心，片刻之後，就能把人凍僵，諸位多多加以小心才是。」

閑雲大師道：「諸位施主，一定要攔截貧僧，只好憑仗手段了。」

白玉仙、向中天、聞百奇、古上月，都算得武林中第一流的頂尖高手，目睹閑雲大師眞氣鼓起僧袍，有如一座巨大的石岩一般，矗立在甲板上，都知道是一種極爲精湛的奇功，但却瞧不出，屬於什麼武功？

古上月低聲道：「白姑娘，事已至此，一切的言語，似是都無法解說清楚了……」

白玉仙冷笑一聲，道：「閑雲大師，福禍無門，唯人自找，金山寺的衆多僧侶，都可能被你今宵之錯，招來殺身之禍！」

閑雲大師只是冷冷的看了白玉仙一眼，未再回答。

此時此刻，已到了多言無益之境。

白玉仙右手突然一揮，首先發難，月光下，一點晶光，直射向蕭寒月。

對閑雲大師的佛門奇功，白玉仙似是並未放在心上，她心中最大的敵人，還是蕭寒月。

蕭寒月也施展出了快劍，拔劍揮出。

但聞噹的一聲，似是有物被擊落。

那只是一粒如小沙之物，幾乎是肉眼難見，但蕭寒月却能準確的把它擊落。

墨非子臉上突然泛起一抹喜色，道：「好劍法……」

但聞尖嘯一聲破空，寒星飛掣，五支白羽箭，射向畫舫。

閑雲大師道：「不可封擋。」右手揮出，一條黃色的長虹，直捲過去。

五支蛇頭白羽箭，竟然有三支被那長虹牢牢的捲住，拋落江心去。

敢情，那黃色長虹，只是一條黃色布巾，被閑雲大師以深厚的內力凝成暗勁，化柔爲剛，但剛中有柔，蛇頭白羽箭，雖然內裏藏着各種奇毒變化，但碰上了這種布巾，却失去了作用。

另兩支白羽箭，分別擊向墨非子和蕭寒月，被他們一閃避過。

此時，月光如畫，視界清明。

古上月道：「好！再接古某幾支蛇頭白羽箭。」

左手疾揚，又是兩支白羽箭飛了過來。

蛇頭白羽箭，暗藏各種毒物，但外形看去，都是一樣，使人想不出應付之法。

兩支白羽箭，到了畫舫上面，前面一支，突然一慢，後面却追了上來，雙箭撞在一處。

但聞砰然一聲輕震，爆洒出一片流螢般的綠光。

閑雲大師急急喝道：「小心陰燐毒火！」

大袖揮動，一股暗勁，反擊過去。

墨非子一揚手，打出一記劈空掌，爆散的燐火，大都被擊落江中，但有兩點，落在甲板上，竟然熊熊的燃燒起來了。

蕭寒月暗暗吃驚道：「燐火有如此强烈的燃燒之力，一爆數十點，當眞是極難防護的歹毒之物。」

江面上一平如鏡，蕭寒月長劍二度揮出，削起了甲板上燃燒的兩片綠水，甩向古上月。

本只是兩點流螢般的燐火，但落地之後的片刻燃燒，已然化成手掌大小的兩片火光。

（未完．卅一）

前文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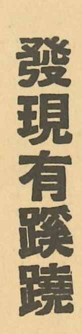
前文書至齊雲飛看過趙老七的劍，知道他不是殺人兇手，見史斌潛伏窺伺，又起疑心，因他和帮主等人去河西，只死剩他一個，向他盤問當時的情況，胡姬就是當時跟黃彪帮主同來的，齊雲飛聽完史斌的話，又去找了環錦玉，調查白夫人與胡姬的關係，對白夫人有謀殺親夫的嫌疑，然後再去找新任的帮主孟石根，認爲胡姬失踪，黃彪、潘元濟、安容之死，看來是四宗案子，但死者都是中劍而死，與河西之行有關，河西之行只有個史斌還生存，對以上的懷疑，孟石根請他繼續調查。齊雲飛和關笛夜探後園，發現史斌走入白夫人的住處……

齊雲飛傳奇故事

胡姬

《九》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查日誌手筆　發現有蹊蹺

這句話連名字也不叫，顯得十分親熱熟絡，但屋內只有三個呼吸聲，肯定是對史斌說的，齊雲飛心中冷哼一聲：「好一對狗男女！」

史斌道：「忙着籌辦安堂主的喪禮，所以來遲了！」

白籠紗道：「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打算搬去信陽住，你看如何？」

史斌聲音有點焦急：「爲何要離開這裏？我都不怕，你怕什麽？」

齊雲飛聽得暗暗冷笑。「眞是色胆包大，恬不知恥！」

白籠紗嘆了一口氣，道：「我是一個婦道人家，留在這裏有甚麽意思？」

「只怕你去信陽，閑話更加難聽！」

「要我回家小妹更加受不了！」

「其實留下來也不錯嘛，這裏到底是本帮的重地，外人不敢來，再說也有我照顧你！」

白籠紗道：「表哥，小妹有一句話要說，只是又不知該不該說……」

史斌道：「你我不比別人，有何說不得的？」

齊雲飛在外面聽見，心頭一跳，暗叫一聲：「原來他們是表兄妹！」

只聽白籠紗道：「此處有何安全可言？先是你表妹夫，繼而是安堂主，都先後讓人殺死了，兇手在那裏，連個鬼影都找不到！你也要小心，表哥，下一個可能會對你下手！」

史斌道：「怎地你也這般說？」

「誰這般提醒你？」

「齊雲飛？」

「咦，他倒聰明啊！」白籠紗道：「表哥，你想想看，去河西的　那些嘍嘍不算，只剩下你一個！唉，也不知是誰作的孽，總是胡姬不祥，帶來的災難！」

齊雲飛一呆，暗道：「這樣說來，他倆跟這件事倒無關了！」當下繼續留神聽下去。

「齊雲飛認爲胡姬是兇手刦去的，確有此可能！」

不料白籠紗一口否認。「不對！假如是兇手刦走的，他已得到手，還來殺人作甚？須知胡姬失踪了好幾個月，你表妹夫才被殺的……除非……」

「除非什麽？」

「除非胡姬抵死不從，最後自殺身亡，那人才把一腔怨恨發洩在你們幾個人身上！」

齊雲飛聽後，暗暗點頭：「這女人果然不如表面上的簡單！唔，會否是她連他表哥也瞞住了，却怕我來調查，所以要搬去信陽住，她爲何要去信陽？那是史斌的家鄉？」

史斌擊掌讚道：「表妹眞乃巾幗不讓鬚眉也！」

「小妹身邊還有一對兒女，萬一有事可是個累贅，所以還是走爲上着，小妹請你來正是要商量這件事！」白籠紗道：「同時你可以此爲理由，與小妹一齊回家，避避風頭！」

史斌道：「你主意雖好，但此刻愚兄又怎能抛下弟兄不顧，回家納福！」

白籠紗說道：「你護送前任帮主夫人母子回鄉，責任很重大，怎可說是回家納福！」

史斌不語，白籠紗續道：「表哥你不必考慮了，須知此處隨時都有危險！」

「但現在已加強防守，料不會再有危險！」

白籠紗忽然問：「那齊雲飛的人怎麽樣？」

「武功與機智都是上選，江湖上風傳他放蕩不羈，但仍不失俠客本色，料可以信任！」

齊雲飛聽見他們正在討論自己，更加凝神而聽，關笛等得不耐煩，悄悄走了過來。輕聲問道：「如何？」

她聲音雖輕，但仍被屋內的人聽見，史斌喝道：「誰！」

齊雲飛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道：「在下齊雲飛打擾兩人交談，深感歉意，請兩位繼續，在下立即引退！」

話音剛落，廳門拉開，史斌臉色十分難看，冷冷地道：「齊雲飛，你豈不知此處是誰的住所，擅自闖進，是何意思？」

關笛忙道：「史叔叔，是姪女陪他來的！」

白籠紗聲音自史斌身後傳來：「少俠與姑娘稾夜造訪，莫非有要事？」

「非也，剛才在下與關家妹子在絕色樓上搜索，忽見牆外一條黑影橫掠，向這邊飛來，只道是那個刺客又再來光顧，是以抛下一切，趕過來探視，不料却是史堂主，實乃一場誤會，尚請夫人原諒！」

史斌道：「你不嫌魯莽麽？」

關笛道：「史叔叔你這就錯了，所謂救人如救火，難道要等調查清楚進來的是什麽人，然後才來得麽，若來的是兇徒，夫人豈不危險，而且齊大哥爲了避嫌，把姪女也帶來，證明這只是誤會。」

齊雲飛道：「在下不知道史堂主與夫人是表兄妹，見你飛進院子裏，你說在下急不急？」

史斌臉色稍霽，道：「但後來既然知道眞相，便立即離開！」

白籠紗接口道：「少俠宅心仁厚，俠義爲懷，未亡人感激不盡！」

史斌道：「我這小表妹是史某介紹給黃彪帮主的……」

齊雲飛更窘，忙道：「在下並無他意，兩人請進去吧，在下要再到絕色樓去了！請！」

白籠紗在史斌身後閃出來，仍是那套雪白的衣裙，襝衽一禮，道：「少俠機智過人，未亡人有一個問題欲請教一下！」

齊雲飛道：「請教二字實在當不起，夫人有話但說無妨？」

「少俠認爲未亡人是否該留下來？」

齊雲飛心頭一動：「這女人是在試我，有沒有聽到他們的交談，還是另有他意？」當下裝作一副惘然地道：「夫人準備去那裏？」

「信陽，我表哥家鄉？」

「此處不大安全，夫人到那裏避避本也適合，只是路上的安全，却更加令人担憂！」

史斌道：「表妹，齊少俠担心得有道理！」

白籠紗再問：「那麽齊少俠認爲未亡人該如何辦？」

齊雲飛心想：「這問題可難辦，我提議她留下來，或去信陽都一樣危險，萬一發生事故，可担當不起！」當下道：「夫人爲何不與貴帮之新帮主商量一下？也許他有辦法也未定！」

白籠紗雙眼閃過一絲神采，道：「如此不敢再躭誤少俠的寶貴時間了！」

齊雲飛與關笛同時抱拳道：「夫人請早點歇息告辭？」

兩人重新翻牆到後園，關笛道：「嘿

，就算是表兄妹也該避嫌嘛，直入直出的，不用通報，怎怪得咱們？」

齊雲飛笑道：「咱們連一表三千里的關係沾不上一點邊沿，要不要避嫌？」

關笛擂了他一拳，道：「要避要避，孤男寡女躲在小樓之內，瓜田李下之至，傳將出去，教我日後如何嫁人？我這就去，大哥你請呀！」

齊雲飛伸手一攔，笑嘻嘻地道：「怕什麼？大不了假戲眞做罷了！」

「你莫亂『放火』，把人燒死不用賠！」關笛小鼻一皺，道：「你怎捨得那個江南四大美人之首的柳三小姐呀！」

齊雲飛道：「快走快走，錯過今日以後再避嫌！」來至樓下，齊雲飛抓住她的腰帶，輕喝一聲起，一眨眼便已在樓上。

關笛把火熠子幌亮起來，走進小廳，齊雲飛道：「寢室愚兄已查過，到書房去吧！」

書房內有座燭台，上面尚有半截蠟燭，關笛把它引亮，收起火熠子，道：「這書房的書不多嘛！」

齊雲飛道：「而且這些書都是新的，分明是不久之前才買來的！」

關笛伸手到書架上，胡亂抓了一本出來翻動，齊雲飛道：「也許是黃彪買來給胡姬看的！」他也隨手抓起一本書，一看却是一本山川誌。他只掀了幾頁便拋下，關笛問道：「大哥，是不是所有的書都要看？」

「看書的作用不大，假如有他們的書信、筆記之類的文件，也許便能找到了綫索！」

關笛對着那些書，大感頭痛，道：「大哥，你在這裏慢慢看，小妹到樓下客廳看看！」

齊雲飛道：「你要小心，有事須即刻呼叫！」

關笛應了一聲，舉着火熠子下樓。齊雲飛見那巨大的書桌上放着一疊書，筆筒有三枝毛筆，墨硯紙也擱在一旁，而且尚有一灌清水，證明胡姬或黃彪經常會寫點東西，他認定必可在書房內找到一絲綫索，便抓起第一本書來看。

只見扉頁上寫着五個字：武林名人錄！齊雲飛心頭狂跳，立即把其打開，他迅速翻了一下，裏面所記錄的武林名人的確不少，包括大門派的精英，各地成名英雄，帮會首領等等，應有盡有，有的詳細，有的則頗爲簡單，掀到齊雲飛那一欄，他立即停下，仔細閱讀。

下面所述有些符合事實，有些則與事實有一定的距離，而年紀則差之極遠，上面寫明齊雲飛已年近三十哩，大概是以其武功的深厚來推測吧。但其他方面的則基本上準確，如他與某人在某地比武得勝，獨闖三刀堂，愛好流連舞榭歌台，愛上江南杏園的柳三小姐等等，最後一行是，長年穿白衣，使劍、英俊洒脫，頗得江湖上的姑娘鍾愛！

齊雲飛不由失笑，那些字十分娟秀細小，顯然是出自女子之手，難道是胡姬所書？

他再翻了一遍，上面還紀錄了杏園梅園各人的資料，齊雲飛不由又停下來閱讀，奇怪的是梅園梅北山的的小妾溫七娘一欄下面，沒有一個字，只有一個「×」的記號。

齊雲飛心中之驚訝，實非筆墨能喻，暗中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她要黃彪派人去殺死溫七娘？」細思一下×覺得沒有道理，因爲自己由梅園回來，且見過溫七娘，而當時胡姬已失踪，黃彪與潘元濟已死！

那麽這個×有什麼含意，齊雲飛百思不得其解，不過有此發現之後，他又提起興趣，繼續看下去，直至他再由記載少林寺的高人首頁開始重看時，才發現在慧光一欄之下，有一句奇怪的評語？可憐、苦命的人，令人懷念的人！

這是什麼意思？胡姬難道認識慧光大師？

齊雲飛腦海中立即浮上在梅園見到慧光的情景來，很自然又想到溫七娘！對，當時他倆曾經一齊出現，而且扶梅北山到內宅療傷，直至次日慧光才離開。

溫七娘疼愛丈夫，聞梅北山受傷趕了出來，絕不奇怪，慧光是出名的高僧，他與溫七娘一齊扶梅北山進去療傷，也沒有不對的地方……噫，這些都是發生在胡姬失踪和黃彪被殺之後，跟那個×應沒有關係！

可是齊雲飛在這刹那間，却覺得溫七娘與慧光之間，似有一種無形的關係！他合上書本，閉目思索回憶，當晚他倆在一起的情況。

齊雲飛記憶力過人，當時的情景和各人的神情對話，仍可記得八八九九！

×　×　×

溫七娘問道：「大師，外子的傷勢如何？」

慧光面色木然，搭住梅北山脈搏的手指，竟然微微發抖。

溫七娘聲音一變，道：「你，你爲何不開腔？」

梅北山哈哈一笑。「七娘，生死由天，你莫打擾大師！」

慧光放下手……

溫七娘急道：「懇請大師贈藥……誰不知少林的療傷聖藥，天下馳名！」

×　×　×

這一切都十分正常，連齊雲飛也想不出自己是憑什麼，硬要把他們拉在一起！

是溫七娘出現太突然？其實又不是突然！

是慧光來得太突然？他有解釋，雖然勉強一點，但出家人慈悲爲懷，也不算奇怪！

齊雲飛腦海中又泛上次日在梅林碰巧撞見慧光與溫七娘的情景來，當時溫七娘似乎先對慧光說了一番話，而慧光才道：「阿彌陀佛，女施主不必客氣，此乃貧僧應爲之事，請回！」

當爲之事是指的是什麼？是爲梅北山療傷！大概是如此。

齊雲飛記得那天慧光大師後衣盡濕，神情疲乏之極，以他內力之深，竟亦幾乎翻不過圍牆，對，奇怪之處就在這裏。

慧光太賣力了，雖說出家人慈悲爲懷，但他三番四次表示自己有急事要去辦，只是恰好路過而已。

梅北山骨折，但並無生命危險，即使

傷勢不輕，他大可以把療傷方法告訴柳舞風，由柳舞風代勞，而且梅園之內，不乏高手，根本用不着他如此耗神！

當然是慧光大師是得道高僧，明知以內力療傷不但費神耗精，而且有生命的危險，他抱着「吾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也是有可能，但他弄得那一副萎頓的精神，又怎麼能趕去數十里外辦事。

忽然一個念頭闖上心頭，關丫頭說史斌與白籠紗雖是表兄妹，也該嫌避，爲何他是出家人却不避嫌，而與溫七娘一齊爲梅北山療傷？

雖說室內尚有一個梅北山，但在療傷後，他必沉睡如死，如此豈不等於是孤男寡女，而且他可以叫溫七娘出去，叫梅北山的任何一個兒子進去協助他！

難道慧光與溫七娘眞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關係？

齊雲飛又覺得這樣想，是冒瀆了慧光大師，當下立即收拾心情，抓起第二本閱之。

這一本記載的十分雜，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醫術、各門派的武術名稱、藥物、門派帮會之間的仇怨關係等等，幾乎包羅萬有。

這本册子的字跡與武林名人錄一樣，證明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換而言之，極有可能是胡姬寫的，齊雲飛又再泛上另一個疑問：「胡姬記載這許多東西，又要手下講各種各類的故事給她聽，她是求知慾特別強，還是另有野心。」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才放下册子，再拿起了第三本，這一本記載的東西，與第二本是大同小異，但有關江湖上的傳聞却更多了，也有一部分是古代聖賢的名言摘錄。

齊雲飛對這部分最感興趣，不由仔細看起來，這一看，便解決剛才那個疑問，摘錄的全是有關行軍的戰術，人與人的關係處理，攻心計，運籌帷幄，決戰千里等等的卓見，由此證明胡姬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這個發現雖然使齊雲飛對胡姬有所瞭解，但對她的失踪以及黃彪被殺之事，却毫無帮助！

齊雲飛合上第三本册子，掀開最後那一本，第一頁入目便是一行行草，圓緣爲何還不回來？

這八個字像冷水傾入熱鍋中，齊雲飛一顆心幾乎被炸開了，這一行是男人手筆，如沒意外必是黃彪所書。

黃彪寫出這句話，說明了二件事，第一件：胡姬名叫圓緣，白籠紗不是說她曾聽黃彪叫她圓圓麽？那麽，圓圓必是圓緣之誤？

第二件：證明圓緣（胡姬）離開後園，黃彪知道的，她的失踪是到了外面之後才發生的。

圓緣爲何要離開此處？爲何會失踪，黃彪爲何肯讓她出去？他與她之間有什麽協議？

這幾個問題，像走馬燈般在齊雲飛腦海中飛旋，他無暇再細思，又掀了一頁，第二頁又只是一行字寫着：她發生了什麽事？

這句話，顯得黃彪十分關心圓緣的安危。

第三頁却是兩行字：她已去了九天了，以前從沒去這麽久的，眞令人担心。

齊雲飛直掀到第四頁：今日已是第十二天了，她還不回來，不能怪我食言，要派人去找她，希望能找到她，但天下茫茫，她去那裏？

此頁，黃彪焦慮之情已溢於言表。

以後幾頁，寫的都是類似的話，直至圓緣出走一個月，黃彪如此記載，圓緣她爲什麽要騙我，我爲她拋棄妻子，達兩年半，只差半年便可依約娶她，她偏偏在這時候悄悄離開！

齊雲飛心頭狂跳，忖道：「原來黃彪還未得到胡姬，不知他們之間有什麽協議，不過這協議肯定是以三年爲期，黃彪若辨得到的，圓緣才肯嫁給他，如今圓緣失踪，看來與此有關，而且是她自行失踪的，難怪孟石根他們四處找不到她。」

齊雲飛忙再掀下去，次頁的字大而無力，完全失去行氣，我知道我上了她的當，她一定不會回來了，我不如去籠紗那裏吧。」

此頁至此而止，齊雲飛繼續看下去，不行，我苦苦熬了兩年，不見了十多斤肉，爲的是什麽，豈能功虧一簣？兩年半都這般熬過去，何妨再等幾天？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正想繼續看下去，忽然下面傳來關笛的叫聲：「大哥，快來！」

聲音大而急！齊雲飛大吃一驚，拋下手中書，雙脚一頓，原式不變，自椅子上飛了起來，半空轉身，落在門口，向樓梯口奔去，叫道：「小妹，什麽事？」

關笛沒有回聲，齊雲飛一顆心幾乎跳出口腔，幾個起落躍落樓下，叫道：「小妹小妹！」

關笛的聲音自廂房內傳來，聲音低而啞，聽來十分奇怪，齊雲飛飛身過去，朗月斜照，窗牎上一片銀白，把廂房內也映亮，却不見關笛的影子。

「小妹，你在那裏？」

關笛的聲音自一隻大衣櫃傳來：「大哥，我在這裏！」

齊雲飛連忙走到大衣櫃前，探頭向內一望，只見下面有燈光閃動，原來在櫃底下有一條地道。

這刹那齊雲飛心頭又是一陣狂跳：「兇手是由此地道進出的！」

關笛叫道：「大哥，你還不下來。」

「好！」齊雲飛跳了下去，只見地道沒有盡頭，關笛滿臉興奮，手提火熠子，立在那裏，「小妹，你怎會找到這條地道的？」

「小妹覺得一個丫頭的寢室，不可能放着一具這麽大的衣櫃，所以便對它留心起來，終於被小妹發現這條秘道！」

齊雲飛心頭狂跳，道：「不知道這條地道去那裏！」

「何必問，你若有胆的便跟着本姑娘走。」

齊雲飛忙道：「且慢，此去吉凶難卜，你上去吧，愚兄一個去就行！」

「不，你老是看不起我，」關笛拉着齊雲飛的衣袖，撒嬌地道：「就算有事，

有你還怕誰?」

「話不是如此說,萬一兇手躲在暗處呢。」

關笛截口道:「這樣小妹更該跟着你,所謂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嘛,再不行也有人去討救兵?」

「好吧,不過……」齊雲飛道:「要不要先去通知孟帮主他們一聲?」

「大哥你藝高胆子却比我還小,好好的一份功勞,你要拱手白白送給別人麼?莫忘記人家寃枉你,看你不起,你應該好自爲之。」

「大哥,說不過你,不過你可得小心!」齊雲飛見她沒帶兵器,便解下自己的佩劍,道:「拿着。」

關笛接過劍,心頭一暖,瞄了齊雲飛一眼,感激地道:「大哥,你眞好。」

齊雲飛哈哈一笑,奪過她手上的火熠子道:「走吧,別賣口乖!」他轉身先行,關笛立即跟上。

走了一陣,那地道倏地一轉,兩人的投影鬼魅似的一掠,關笛嘴上說得硬,心中見地道黑黝黝的,加上在地底寒氣迫人,着實有幾分害怕,便趕了上去,側着頭問道:「大哥,你不生我的氣!」

「誰說我生你的氣。」

關笛道:「不是單指今日,以後呢?假如我得罪了你,你會不會生氣?」

「會,一定要生一肚子的氣!」

「人家跟你說正經的,你,你就是不疼我?」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小鬼頭,你又要使什麼花槍,什麼詭計,你肚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你道我不知道麼?」

他邊說邊行,一對眼睛不離正前方,生恐黑暗中會有人撲出來,過了一陣,不見關笛答話,他有點奇怪,道:「你怎不說話。」

不料關笛好像變成啞吧一般,就是不開腔,齊雲飛忍不住轉頭看她,火光下,只見她腮邊掛着兩行清淚,好一副楚楚可憐的模樣!

「喂,你怎地哭了。」

「人家眞的把你當作大哥,敬你愛你,你却老是跟我嘻皮笑臉的,說話沒一句正經,敎人怎不生氣。」

齊雲飛心頭一頓,忙道:「好啦,是愚兄不對,愚兄向你道歉,並保證以後絕不生你的氣!」

關笛破涕爲笑,道:「眞的,只怕你後悔!」

「唉,你把齊雲飛看成了什麼人,這又不是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我爲何要後悔!」

關笛喜道:「大哥,這下我才眞的相信,這世上你是最疼我的!」

齊雲飛轉頭望了她一眼,見她臉上感動的神色中還帶着幾絲狡猾的笑意,他心頭不由一動,却道:「別顧着說話,還是留意周圍吧。」

那地道又轉了幾次彎,接着便緩緩向上伸延,終於來到盡處,關笛道:「不知上面是什麼地方。」

話音剛落,齊雲飛手上的火熠子已「噗」的一聲熄滅,原來燒盡了,他隨手把它拋掉,道:「小心!」雙手在黑暗中摸索。

關笛也在牆上摸索,約莫過了兩頓飯工夫,齊雲飛才找到機關,把出口打通,他猛吸一口氣,把眞力貫注在雙臂上,解下劍鞘,輕舞着護在頭上,躍了出去。

上面沒人偷襲,朗月西墜,銀光餘暉洒在大地,樹木都泛着光,這是郊野,竹林之中?

齊雲飛雙眼如電向四週細看了一下,肯定附近沒人埋伏,這才仔細看出口,原是一座墳墓,出口正好被墓碑遮住,十分巧妙又隱蔽。

「小妹,出來吧。」

關笛也走了上來,齊雲飛把墓碑移回原處,關笛道:「大哥,咱們不回去。」

「光明正大回去不好?順便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兩人走出竹林,見遠處有堵城墻,關笛脫口道:「這是濮陽城!」

齊雲飛道:「這兒如此方便,而又隱蔽,兇手必是由此出入無疑!」

關笛道:「但兇手又怎知道本帮有這條地道?」

「對啊——」齊雲飛不由沉吟起來,半晌才道:「看來連孟石根他們也未必知道有此秘道!」

「所以小妹也贊成大哥的看法,本帮必有內奸!」

「內奸?那會是誰?」

關笛拉着齊雲飛的衣袖,道:「大哥,咱們快回去把這一切告訴新帮主,再跟他們研究……」

「啊,我知道誰是兇手了!」齊雲飛忽然失聲叫了起來!

關笛急問:「兇手是誰?」

「便是那天在濮陽城內,興隆客棧外,偷襲愚兄的那個幪面黑衣人!對,他的兵器是劍!」齊雲飛越說越興奮:「那夜他由此潛進後園,到內堂殺安容,然後又由此出來,再到客棧外等候機會暗殺愚兄!嘿嘿,幸而我命不該絕!」

關笛跺足道:「他到底是誰?」

「我怎知道?」忽然一道電光在齊雲飛腦海裏掠過,他喃喃地道:「莫非他是圓緣僱來的殺手?」

他越想越覺得有理,聲音也越來越響。「不錯,一定就是圓緣僱來的殺手!嗯,但她爲何要殺安容和潘元濟?」

關笛問道:「圓緣是誰?」

「她便是胡姬!」齊雲飛拉着關笛的小手,道:「咱們快回去吧!」

兩人展開輕功向黃龍帮總舵馳去,齊雲飛邊走邊想:「她爲何要殺安容和潘元濟?她恨他們帶黃彪去河西麽?但她來黃龍帮根本有益無害呀,黃彪還未得手,她又有何損失?所以她沒有殺害他倆的道理,除非另有一個不知的原因!」不過那是什麼原因却不容易猜測了。

兩里餘路的脚程,不一忽便到達了,在黃龍帮總舵外面當值巡邏的帮衆見他倆自外奔來,都十分驚奇,齊雲飛也無暇向他們解釋,點個頭便拉着關笛進去了。

由於有了發現,兩人都十分興奮,到了裏面仍不停地向內跑去,齊雲飛道:「小妹,你去把他們都叫到絕色樓去!還有,最好通知白籠紗也去!」

「那你呢?」

「絕色樓上尚有一些綫索,我在那裏等你們!」齊雲飛言畢便趨前而去。

到了絕色樓的書房,他拿起黃彪的日誌,繼續看下去,下面那幾頁記載的都是描繪黃彪焦慮及憤怒的心情,可是字裏行間對圓緣又充滿棧戀及希望之情!猜想由胡姬失踪一直到黃彪被殺之前,黃彪都一直生活在失望及自我安慰之中,又恐奇跡出現,圓緣會突然回來,所以他又不敢把眞相告訴他人,心情之痛苦,可想而知!

齊雲飛忽然有個感覺,假如這件事與胡姬有關,那麽她實在太殘忍無情了!

日誌的最後一頁,字跡又較前整齊,也許他已絕望,心境反而比較平復,而且那頁紙寫得滿滿的。

「圓緣已離開一百二十八日了,看來她是不會來了!這些日子裏,我都在想,她這樣做是爲了什麽?她是有目的的,現在想來,當日她臉上的方巾跌落地上,分明是她自己弄的手脚!她目的何在?」

齊雲飛看至此,也發生相同的一問:「她費盡機心,目的何在?」

「這兩年多來,她武功大進,我遠非其敵,而這件事如此窩囊,敎我如何向潘叔叔他們說去?只有繼續瞞下去,就讓天地、圓緣與我知道吧!」

齊雲飛心頭又是一跳:「原來她不但學武,而是武功高強,黃彪也遠非其敵,那就更加奇怪了……」

「一百五十日屆滿,我便決定把她忘記,回到籠紗那裏去,這些日子我太對不起她了……但願我能忘記她,收拾情懷,專心處理帮務!」日誌至此爲止。

齊雲飛苦笑一聲:「黃彪如此痴戀她,何況還未得手,一百五十天怎能把她忘掉!」

心念未了,樓下已傳來一陣脚步聲及火光,他連忙走出去,果見孟石根等人都來了,劉應全正在開鎖,孟石根抬頭問道:「少俠,關丫頭說你已知道兇手是誰,是眞是假?」

「雖非十足,也有九成,諸位上來,先看幾本書,然後再聽在下解釋一番!」

鎖打開,羣雄走進樓,齊雲飛走進書房,未幾孟石根便上樓來了,齊雲飛每人派一本書,道:「你們先看看!」

卜仁清、史斌等人見他神態充滿信心,不敢多問,依言看書,看後又互相交換,不久,關笛便帶着白籠紗上來了。

齊雲飛把黃彪的日誌交給白籠紗,道:「白夫人,此乃尊夫之手跡否?」

白籠紗只看了一頁,便花容失色地道:「不錯!」

「既是尊夫之物,請夫人閱之,嗣後再研討之!」

天亮,曙光自窗口照了進來,羣雄亦恰好把書全看了。齊雲飛這才把樓下廂房大衣櫃底下的秘道,以及自己與關笛踏遍秘道,直至盡頭,出口是一座墳墓的事詳細說了一遍。「孟帮主,這條秘道你知道否?」

孟石根搖頭,說道:「孟某完全不知道!」

齊雲飛目光落在白籠紗臉上,白籠紗道:「未亡人也不知道!」

劉應全忽道:「小弟記起了,當日這裏是後花園,黃大哥在此建了一座房子,說是夏日要來讀書的……」

史斌道:「小弟也記得,那房子的位置便是此樓……」

劉應全接口道:「你們還記得否?當後花園建成之後,那工頭却被大哥殺死,小弟問他原因,大哥支支吾吾,說那工頭漫天開價……」

孟石根隨即說道:「不錯,黃大哥並不是好殺的人,一定是怕那工頭把秘密洩漏……」

卜仁清截口道:「但這件事連咱們這六位老兄弟也瞞住,似乎不够意思!」

齊雲飛道:「不是不够意思,他是怕一旦你們造反,聯合起來對付他,他若收拾不了的,可利用那地道溜之,不過他一定把此事告訴黃彪,黃彪又把這件秘密告之圓緣……」

史斌說道:「那圓緣不像是個兇殘的人……」

齊雲飛又重提在興隆客棧外被襲之事,問道:「趙兄,你那天見到的刺客是穿什麼衣袴的?」

「緊身黑衣褲!」趙老七毫不思索地道。

齊雲飛再問:「他身裁如何?」

「他身材頎長挺拔!」

「不錯,一切符合!看來殺死黃彪、潘元濟和安容都是此人所爲!」

「咱們都不知道這條地道,此人又怎會知道?」卜仁清道:「少俠對此是否已有答案?」

「他是胡姬僱來的,胡姬知道這條地道絕對不奇怪,而且她必定經常由此出入到外面去遊玩,不過一般只去幾天便回來!」齊雲飛侃侃而談。「胡姬要殺人,自然會把這件秘密告訴殺手!」

卜仁清擊掌讚道:「少俠分析得合情合理!不過那妖女來蠱惑黃彪帮主,不知是何居心?」

齊雲飛說道:「這一點在下還不知道,不過從這些書看來,這女人野心極大,她來貴帮,可能因爲黃彪有被其利用的地方!」

孟石根道:「孟某現在已完全相信少俠是清白的,令義妹已可恢復自由,不過兇手還未抓到……」

史斌道:「可否請少俠代勞?當然咱們也有責任,不過少俠智勇雙全,非咱們能及……咳,如需要人手的,本帮上下都可任由少俠……」他本想說任由齊雲飛指揮,但說了一半才猛地醒起,這件事該交由孟石根決定,是以連忙住口轉頭,望向孟石根。

孟石根輕咳一聲,道:「敝帮的帮主及堂主被殺,這妖女與本帮已成水火,不共戴天,若是爲了捉拿那妖女的,本帮弟兄願供少俠驅使!」

「各位既然如此看得起在下,在下敢不盡力乎?」齊雲飛道:「其實現在就算你們不求我,在下也要追查下去!」

劉應全問道:「爲什麼?」

齊雲飛說道:「因爲在下好奇心一向是很重,我也很想知道這女人在弄什麼玄虛!」

白籠紗忽道：「少俠莫高興太早，須知這些都只是忖測而已，是否如此，仍待證實，也許胡姬也是身不由己！」

齊雲飛一怔，訝然問道：「夫人此話怎說？」

白籠紗不慌不忙地道：「胡姬背後可能還有人！」

這刹那，齊雲飛的腦海中忽然泛上溫七娘的影子來。暗道：「胡姬在溫七娘名下劃了一個×，是不是表示她痛恨她？莫非溫七娘控制着她？啊，對啦，胡姬的武功是不是慧光敎的？」

孟石根見他沉吟不語，問道：「少俠，你在想些什麼？」

齊雲飛道：「這些書我想帶在身上，待找到胡姬之後，再交還給貴帮！」

孟石根道：「沒問題，少俠請便！」

齊雲飛道：「現在待在下帶諸位到地道內去看看！」

衆人在齊雲飛與關笛的帶領下，在地道裏走了一遍，返回絕色樓，史斌道：「既然知道兇手能够來去自如的原因，事情便好辦得多了，把這出口封住，便可以一勞永逸！」

劉應全道：「如担心還不够安全的，再派幾個兄弟來這裏防守便萬無一失！」

孟石根道：「少俠下一步準備如何辦法？」

齊雲飛道：「下一步自然要到外面去……暫時還沒有詳細的計劃！」

卜仁清道：「就算少俠要到外面去捉拿兇手，但此刻也該吃飯了！」

× × ×

齊雲飛不見關笛吃飯有點奇怪，走去她居所找她。「小妹，你爲甚不吃飯？」

過了半晌，關笛才打開門來，一身打扮齊整，抿嘴道：「你還不去換件衣服，你那件白袍，昨夜錦玉巳替你趕起了！」

齊雲飛謝了一聲，拿起新衣到屏風後換，口中仍問道：「你怎不吃飯？」

「誰說我不吃？我不喜歡跟他們一起吃罷了！」

齊雲飛換好衣服走出來，道：「小妹，我走啦，以後你有孟帮主他們照顧，我也放心了！」

關笛道：「誰讓你一個人上道？」

「你也要去？」

「當然啦，要不然抓到胡姬，誰把她送回來？」

「愚兄送回來！」

「你送回來，功勞是你的！我送回來，功勞便是我的！」

「誰跟你爭什麼功勞？」

「瞧呀，你既然不跟我爭，便把這功勞讓給我吧，要不然你妹子幾時才能混上個堂主？」

齊雲飛哈哈大笑，忽然心頭一動，若有所覺，心頭有點不悅，關笛道：「大哥，你答應過我的，絕不生我的氣！」

齊雲飛頗有上當的感覺，不過他挺光棍，輸了便認命，當下道：「好吧，女堂主請啓程！」

關笛「噗嗤」一笑，抓起一個包袱，再掛上一柄柳葉刀，跟齊雲飛出去。他們先到聚義廳向孟石根等人告辭，孟石根等人直送他倆至大門外，只見兩個帮徒拉着兩匹白馬，一高一低，都十分神駿。

「好馬！」齊雲飛讚了一聲，「這是胡姬之父養的吧！」

史斌喟然道：「正是！少俠若不嫌其不祥的，便送與你代步！」

齊雲飛笑道：「不祥的是胡姬，不是馬，在下何懼哉！」他翻身上鞍，見上面掛着一包東西，訝然道：「這是什麼？」

孟石根道：「些少盤川敬請笑納！」

「好，用剩的，再還給你！」

「不必客氣！」

史斌道：「少俠若太客氣的話，便反而顯得見外了！」

「如此在下也不婆媽，就此告辭！」

齊雲飛回身抱拳，黃龍帮羣雄紛紛回禮。

關笛也跨上馬背，齊雲飛雙脚一挾，率先催馬竄前，關笛揮鞭在後急追。

馳了兩盞茶工夫，關笛見齊雲飛向西而馳，忙問：「大哥，你準備去那裏？」

「去梅園找溫七娘！」

「溫七娘與這件案子有關？」關笛十分驚奇。

「一定有！」齊雲飛語氣十分堅決。

關笛道：「你有證據？」

齊雲飛不由語塞，把馬速放緩，關笛提出的問題，十分重要，沒有證據，怎能去梅園撒野，別說要人了，只怕連自己的安全也成問題！

關笛見他不作聲，乃再問道：「到底怎樣？」

「去，去了再見機行事，咱們就當作去拜訪梅北山，問他的傷好了沒有，諒他們也不會拒人於千里！」

兩人向西急馳，到了下午巳馳了將近百里，馬匹雖然神駿也乏了，便坐在樹林裏歇息了半個時辰，然後再上路。

這次他們怕馬兒太累，只讓畜生慢行，又走了二十餘里路才停下過夜。

次日一早，兩人再度上路，午後巳來至湯陰，關笛道：「大哥，前面有座樹林，咱們讓馬兒歇歇吧！」

齊雲飛應了一聲，拍馬先行。林內的草一片綠油油，令人心曠神怡。他跳下馬，讓馬兒去吃草，忽然背後傳來關笛的叫聲：「大哥，快來！」

齊雲飛不知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便轉身射出樹林，只見關笛好好的坐在馬背上，舉手指着前方，道：「大哥，你看前面那人像不像是韓大哥？」

齊雲飛不由笑出聲來：「丫頭，你不是犯了相思病吧！」

關笛粉臉漲紅，嗔道：「人家跟你說正經的！」

齊雲飛轉頭向她手指所指的方向望去，果見前頭有人一騎孑孑而行，不過因爲那人是向前行的，而且距離又遠，他根本無從辨別馬上騎客是否韓鐵衣！

關笛道：「小妹追上去看看！」

「喂，你不怕讓人笑話麽？」

關笛充耳不聞，拍馬馳前，齊雲飛怕她遇險，只得入林拉馬，再上鞍追前。

如雷的馬蹄聲驚動了前面那騎客，他轉頭向後看了一眼，關笛歡呼一聲：「韓大哥！」催馬更急。

齊雲飛在馬臀上加了一掌，那馬悲嘶一聲洒開四蹄奔前。齊雲飛抬頭一望，只

見關笛巳接近前面那騎，而且那人把馬也停了下來，心中忖道：「莫非眞的是韓鐵衣？他不是要去河南？怎地又來河北？」

馬行甚速，眨眼便把距離拉近了，那人一回頭，果然正是韓鐵衣！

「韓兄別來無恙乎？」

韓鐵衣臉上有尷尬之色，道：「齊兄，你我當眞有緣，兩番都在此碰上了！」

齊雲飛把馬拉停，笑嘻嘻地道：「不是小弟碰上你，是我義妹發現你的，剛才我還以爲她在發白日夢哩！」

關笛伸手過來，在齊雲飛的大腿上擰了一把，齊雲飛大聲呼痛，又問：「韓兄要去那裏？」

「小弟並無去處，隨便走走而已！」

關笛忙道：「那就跟咱們一道吧！」

「你們準備去何處？」

齊雲飛哈哈笑道：「若小弟没猜錯的話，目的地應該是一樣！」

韓鐵衣臉上一紅，道：「齊兄你胡說什麼？」

齊雲飛笑道：「小弟胡說什麼？不瞞你，小弟要去梅園，你呢？」

韓鐵衣反問一句：「齊兄去梅園有何貴幹？」

「自然有要事，嗯，黃龍帮胡姬的事，你是知道的……」

「她巳失踪了好幾個月！」

「正是與她有關的，韓兄請借一步說話！」

三人又來到路旁的一座小樹林裏，韓鐵衣跳下馬道：「齊兄有什麼話要說？」

齊雲飛道：「韓兄有空聽小弟講故事否？」

關笛趕緊道：「當然有啦，反正由現在開始，他便要跟咱們了！」

韓鐵衣囁嚅地道：「在下並沒這樣說過……」

「但你反正沒個去處，咱們帶你去梅園走走不好麽？」關笛側着頭，噘着小嘴道：「難道你自己一個敢去？」

韓鐵衣臉上發熱，不敢看她，轉頭道：「齊兄口才素來甚好，講的故事也一定異常精采，小弟自然愛聽！」

齊雲飛這才由黃彪去河西排解「天水帮」與「鐵旗帮」的糾紛，巧遇胡姬說起，一直說至他在書房內發現那四本册子及大衣櫃下有一條秘道爲止。足足說了半個時辰，韓鐵衣聽得入神，就連關笛也很多地方至此才一清二楚。

齊雲飛道：「所以小弟認爲溫七娘一定與這件事有關，即使無關，她也應該認識胡姬！」

韓鐵衣道：「齊兄可否借那幾本册子讓小弟閱一下？」

「有何不可？」齊雲飛解下背囊把册子傾出來，取起那本武林名人錄，掀至梅園那一頁，指着一處道：「請韓兄看！」

韓鐵衣道：「果然有些奇怪，唔，這是什麼意思？」

齊雲飛道：「小弟也猜不出是什麼道理！」

關笛忽道：「大哥，史堂主說胡姬的母親是漢人，會不會就是溫七娘？」

齊雲飛與韓鐵衣一齊跳了起來，同道：「這種話怎能亂說！」

關笛囁嚅地道：「小妹認爲胡姬在溫七娘的名下，畫了一個×的記號，肯定是對她沒有好感！」

齊雲飛道：「這一點愚兄同意！」

關笛續道：「你想想胡姬剛來中原不久，她認識多少人？爲何不在別人名下劃×，單只在溫七娘名下劃？除非她認識她！還有一個可能便是溫七娘是她生母，後來溫七娘離開回人，再嫁給梅北山！」

韓鐵衣道：「她若巳嫁過人，梅北山怎還會要她？」

關笛盯了他一眼，不悅地道：「你怎知道梅北山不會要她？」

韓鐵衣抓抓頭，囁嚅地道：「我，在下是猜……」

齊雲飛道：「咱們不知道溫七娘是幾時嫁給梅北山的，如果她年紀輕輕便嫁到梅家，她是胡姬之母的可能性便很低！」

韓鐵衣道：「齊兄，有一件事不知你知道否？」

「什麼事？」

「溫七娘與擷紅的生母霍雙娘是表姐妹！」

「哦？是擷紅告訴你的？她倆是什麼表？」

韓鐵衣道：「六年半前，小弟在瘦西湖問她，她說她也說不上，甚至她娘親也不知道，直至她大姐柳採月嫁給梅松堅，兩家成了親家，霍雙娘有一次與溫七娘談起才知道的！」

「眞巧！表姐是柳舞風的小妾，表妹則是梅北山的如夫人！」齊雲飛道：「一表三千里，很多時表親根本算不清！」

韓鐵衣道：「擷紅還說她娘跟溫七娘長得很像，梅北山與柳舞風也曾爲此而飲了一夜的酒！」

齊雲飛讚道：「眞風流也！」

關笛小鼻一皺，道：「你們不談她便不行？」

韓鐵衣忽然道：「有人！」

齊雲飛抬頭問道：「在那裏？」

韓鐵衣道：「在林外一閃即沒！」

齊雲飛長身而起，飛出樹林，路上行人兩兩三三，却不見有什麼値得思疑的人！他看了幾眼，重新入林，只見韓鐵衣以背對着關笛，關笛小嘴噘得老高，齊雲飛暗覺好笑，輕咳一聲，韓鐵衣連忙回頭問：「你追到人沒有？」

齊雲飛道：「也許有人要入林解手，見到咱們改去別處！韓兄，你認爲咱們該如何辦？直接去梅園指名要見溫七娘？」

韓鐵衣道：「這怎行，如果她矢口不認，咱們奈得她什麼何？」

關笛冷笑一聲：「即使溫七娘嫁給梅北山時巳非完璧，但當時梅北山既然不發作，他現在也不會承認，你們這樣只是去找死而已！」

齊雲飛與韓鐵衣互換了一個眼色，都覺得關笛年紀雖小，但對人情世故却甚爲瞭解。

「小妹，難道你要我半途而廢？」

關笛道：「自然不能半途而廢，不過小妹又想不到什麼好辦法！」

齊雲飛道：「所以只能見步行步，到了梅園後再說！咱們以拜訪爲名，相信梅園不會拒人于千里！」

韓鐵衣道：「梅北山好客，照理不會拒絕！」

齊雲飛道：「那就走吧！」

三人拉馬出林，忽見地上有兩具血淋淋的屍體，三人都是一怔，一個漢子忽然指着他們三個，叫了起來：「就是這三個，殺人的就是他們！」

關笛叱道：「臭漢子，你胡說什麽，誰殺人！」

那漢子邊走邊退，道：「你這丫頭也有份！」

路上的行人都圍了過來觀看，那漢子叫得更大聲，韓鐵衣不由怒道：「你親眼看見咱們殺人的？」

「是的！」那漢子縮在人堆後。「我親眼看見的！」

韓鐵衣喝道：「咱們在何處殺人？」

「就在樹林內！」那漢子道：「諸位大哥，剛才我進去解手，正好看見他們在殺人，嚇得俺屎流尿滾，跑了出來，不想他們這般大胆，還把屍體抛出林來！」

關笛冷笑一聲：「我看你這一對狗眼眞有問題，不如等姑娘替你挖下來，看看是什麽做的！」

那漢子叫聲更大：「你們聽，她連俺也想殺哩！好狠的女強盜！」

齊雲飛覺得事有蹊蹺，忙道：「小妹，別跟他胡纏，咱們上馬走吧！」

關笛道：「豈有此理，怎能讓這瘋狗亂吠亂咬，我要把它弄個水落石出！你們讓開！」

那些路人見她年紀雖小，却兇巴巴的，更加相信，便叫了起來：「你還要殺人哪！」

關笛大怒，一手一個把他們推開，忽然後面閃出兩個中年和尚來，合什道：「女施主莫再逞兇！」

關笛道：「你倆好糊塗，快滾開，否則莫怪姑娘不客氣了！」

「阿彌陀佛！請小施主放下屠刀！」

關笛氣得直跺足，一咬牙，發狠向那兩個和尚推去，豈知竟推之不動，齊雲飛與韓鐵衣臉上變色，連忙搶前。「小妹快退！」

只見左邊那個皮膚黝黑的和尚，左手忽然翻起，飛快地扣住關笛的腕脈！

齊雲飛喝道：「請大師放手！」右掌印向其脅下！那和尚反應極快，把關笛向懷內一拉，齊雲飛那一掌便變成拍向關笛的後背！幸而他反應快，急切間連忙撤招換式，雙脚一錯，忽然一拳攻打右邊那個矮胖的和尚！

「阿彌陀佛，施主眞是死性不改啊！」矮胖和尚身子一退，右臂如弓横在胸前，恰把齊雲飛那一拳格住。「我佛慈悲，賜我伏魔降妖之力！」

韓鐵衣忽然自旁迫進，齊雲飛打那矮胖和尚目的只在聲東擊西而已，見韓鐵衣加入戰圈，正中下懷，忽然滑步退開，改打那皮膚黝黑的和尚！

與此同時，那個皮膚黝黑的和尚關心同伴安危，呼道：「師弟小心！」

話音剛落，齊雲飛的右拳已掃至，和尚右臂舉起迎敵，那知齊雲飛的左手忽然在右肘之下穿出，一指劃在腕脈上？

那和尚只覺手臂一陣酥麻，齊雲飛已把關笛拉開，笑道：「和尚，如今咱們可以放手一鬥了！」

那和尚臉色一沉，道：「貧僧今日便領教了！」僧袖挾風掃過來。

齊雲飛叫道：「來得好！」一掌拍出，一股罡風把對方袖管的攻勢拍散，和尚左袖落空右袖又來，拂向齊雲飛的下盤。

齊雲飛閃開，不料和尚變招也快，左拳忽在袖管中穿出，斜擊齊雲飛左後脅！

齊雲飛一個「怪蟒翻身」閃開，再起時，手上已多了一柄長劍，叫道：「和尚小心，劍來了！」

韓鐵衣見齊雲飛掣出武器，也拔刀應戰。四個人分兩對厮殺，那兩個和尚內功十分深厚，但招式却不太精純，而且路子甚雜，到了六七十招，便雙雙落在下風。

齊雲飛道：「咱們絕無殺人，和尚你們好糊塗，快退吧，莫中了人家奸計！」

兩個和尚不答，咬牙苦鬥，齊雲飛不由怒火高升。「你們要找死，莫怪少爺！」話音一落，劍芒突盛，一柄劍好像化成十柄八柄般，連刺那和尚前身十個大穴！

這一招乃齊雲飛之師門絕招，名喚「十面埋伏」，他不想殺人，只用了七分，但求讓對方知難而退！

那和尚忽然一退一轉，雙臂由內向外一甩，幾縷指風襲前，使齊雲飛不敢立即追前，齊雲飛却叫了起來。「這是少林寺的『羅漢脫袈裟』，你們是誰？」

「阿彌陀佛！」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宏亮的佛號，齊雲飛轉頭望去，只見一個老和尚如流水行雲般走過來，赫然是慧光大師！

（未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大財團

賭運奇佳

黃益是賭場的老闆，他正束着眉梢瞪住監視系統的螢光幕，陪伴着他一起的却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是應邀而來的，因爲這是隣埠一間合法的賭場；而黃益則是他以前在江湖道上認識的一位好朋友。由於雙方都是桌球好手，因此更加投契。

黃益神色凝重，並非因爲賭場近來頻頻輸了好大一筆錢，而是担心其中另有內幕，更担心這局面會持續下去，後果就會不堪設想。

在他的辦公室之內陳列了許多螢光幕，那是一個相當完整的監視網，其中一具較大畫面的，可以直接由黃益用遙控方式，選擇和放大他要了解的每一角落，以及調較大特寫鏡頭等等。

現在黃益和游天虹從大螢幕上見到的，正是賭場大堂上輪盤賭桌的情景。

有三十多瓣的輪盤，是被賭徒們認爲「最難賭」的賭博方式之一。那粒小小的圓珠子可以在任何一個小方格停住，要是能剛剛買中了那一瓣，彩金就是三十多倍，問題却是：有經驗的賭徒們都知道，要在三十多瓣之中選中一瓣，根本就毫無根據，惟有依靠個人的運氣。

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圍在輪盤桌旁的人都是最少的，但是今天却例外。不！或者不能說今天，其實昨天開始已經出現了這種熱鬧的場面，爲什麽會這樣吸引呢？

一個年約二十餘歲的年青人，中等的身裁，微彎的頭髮，挺直的鼻子以及非常吸引的眼神，再加上翩翩的風度以及含蓄的微笑，這一切正是千萬少女心目中白馬王子的典型。

引起懷疑

圍在賭桌四周的人都注視着這位英俊青年，因爲他的運氣實在太好了，有人約略估計一下，他由昨天下午開始到現在爲止，也最少已經贏了數十萬元。

對一間賭場來說，莫說數十萬元，即使數百萬元也是一個小數目，那麼黃益爲什麼又會這麼樣緊張，急急把千門奇俠游天虹由隣埠請來？

「我並非輸不起，只是担心被人出千。」黃益把畫面調較爲「特寫」鏡頭，讓游天虹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這位幸運兒的眞面目，然後他又問：「在江湖道上，你可曾見過這個人嗎？」

游天虹毫不考慮地就答道：「不！我以前從未見過此人。」但是，他很快的就說：「不過，在他身邊出現的那一位女子，我却似曾相識。」

黃益於是又把鏡頭調較，焦點集中到那女郎的身上。

那女子樣貌看來也很是正派，大約未夠二十歲，絕對不像是歡場中人。

黃益很關心地望住游天虹：「認得她是誰麽？」

游天虹一邊很認眞地回憶，一邊抓看頭皮說：「一峕之間，我眞的想不起在什麽地方見過她。」

黃益知道游天虹賦性風流，因此又特別提醒他：「會不會是模特兒、舞小姐或者交際花、電影女明星之流？」

「不！不會是舞小姐，更加不會是女明星啊。」游天虹沉吟道：「大概是在一些社交場合，但我不敢太過肯定，到底是印象不深，否則我早已想起她的來龍去脈了。」

黃益有點失望地把視綫移回螢光幕之上，只見眨眼之間，那年青人的面前又多了一堆籌碼，他身邊的人都用非常羨慕的目光注視着他，他身畔的女郎有些情不自禁地，捉住他的手臂，輕輕地搖曳着。他却輕吻着她的秀髮，悠然自得。

游天虹忍不住笑道：「黃老闆，算了吧，人家只是勝在運氣好，說不定他身邊的女郎給他帶來好運呢？」

「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絕不是那麼小器的人。」黃益說道：「這次我把你請來，目的只有兩個，一是起清這傢伙的底子。只要他不是騙徒老千，我再輸一大筆給他也絕不皺眉，其次就是要憑你的經驗看看，賭場中的荷官們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游天虹由走入這間辦公室至到現在，大約也有大半個小時了，也和主人家黃益一直在注視着眼前那一系列的秘路電視傳眞系統。所以游天虹雖然未親臨賭場了解，但却早已目睹一切了。

就憑螢幕所見，游天虹自問看不出什麼可疑之處，尤其是輪盤這種賭博，那粒圓珠子的滾動力十分强，經常當輪盤轉動時賭徒仍可下注，直至荷官按响鈴鐘才停止下注。

因此游天虹很小心地想了一會兒才說道：「你是不是一定要我查下去？」

「是的，不怕對你說，我明知你很忙，但爲了賭場長遠利益計，希望你本着朋友道義的立場，替我追查一下，」黃益又說：「坦白說吧，我們開賭場的人，都計算過『機會率』，機會率越高的，派彩越低，相反，機會率越低的，彩派自然越高，好像這位年青人的運氣，我個人絕不相信，但偏偏我們又找不出破綻，所以才會寄望於你。」

游天虹又忍不住笑了：「你好像要我從雞蛋裏面挑骨頭呢！」

游天虹口裏雖然這麼說，心裏却對這件事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因此，他終於也答應黃益，暫時留下來調查這件事。

× × ×

賭場之內，一度變得十分哄動，那對年青男女變了衆所矚目的人物。

那男子已被查出是來自大城的，登記的姓名是「繆仁傑」，就住在賭場大酒店一間豪華套房之內，但最令人感到意外的還是那女郎。

原來賭場方面一直以爲他們是一對，豈料細查之下，發覺實情又並非如此；那女子在酒店另一間房的登記名字叫何小瑩。

唯一最可疑的就是，他們兩個人不但同時來自大城，而且日期也一樣，只是入住酒店的時間方面稍分先後而已。賭場的人亦因此産生疑心。

不管人家怎麼想，繆仁傑這位幸運兒現在已是大贏家，他好像贏飽，不想再贏下去了，所以就帶着身邊的女友到餐室那邊去。

最失望的並非游天虹，而是那些跟風下注的人。

跟風的人雖則不是每一次都贏，但是到底也因爲跟隨繆仁傑而贏了不少錢，事實上繆仁傑本身也不是每一次下注都贏的。

相反賭場方面却可以暫時舒了一口氣。

繆仁傑帶着那女郎到餐室坐下之後，雙方都叫了一些吃的、喝的。

那女郎叫何小瑩——這是她在酒店旅客登記表上塡下的芳名。

何小瑩嫣然一笑道：「你的運氣眞不錯，假如你再賭下去，我眞担心整間賭場遲早也會是你的呢！」

「哈哈，別開玩笑了。」繆仁傑處處表現出一派紳士風度：「其實，這全都是托你的洪福！」

「你眞會開玩笑，這關我什麼事，運氣只是屬於你個人的。」

「不！有些事情，我不說出來，你是不會明白的，在未遇上你之前，我在這裏根本沒有贏過錢。」

「眞的？」

「我怎麼會騙你呢？所以，這些戰利品，你也應該有一份才算公道。」

她微笑瞪住他問：「那麼！你打算分給我多少？」

「嗯！」他把口袋裏面的籌碼全部都倒了出來：「讓我先算一算吧！」

「不要浪費時間了，」她終於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我根本不需要這一筆錢，所以我也不想分賬。」

「唉！」他忽然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個世界眞的是太不公平啊！」

她感到愕然地反問：「爲什麼你又會這麼說呢？」

「可不是嗎，其他賭徒都極之渴望能像我們一樣，希望大大地贏一筆，但多數輸了，你說，這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他又輕輕嘆息着。

「但是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不希望贏錢，却又要跑到這裏來賭？」

「你問得好，賭徒們都有特强的好勝之心，都希望賭贏了，但是，我却不是正式的賭徒，我之所以跑到這兒來賭，無非想打發一下時間而已。」

「然則，你是——」

「我是來此渡假的，因爲太無聊了，所以才兌換了一些籌碼去玩輪盤，但是，我絕對想不到自己的運氣會這麼好啊！」

賭場方面因爲懷疑繆仁傑出千，所以派有一些人暗中跟踪監視，但是當他們偷聽到這一男一女的交談過程之後都感到莫名其妙。

當初他們以爲這一男一女是老搭檔，想不到他們却是互不相識，聽他們剛才那一席話，彼此認識大概也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何小瑩笑道：「既然我們都不需要這一筆錢，偏偏却又贏了，怎麼辦呢？倒不如交還給賭場吧！」

繆仁傑道：「別開玩笑了！賭場每天的進賬難以計算，又怎麼會稀罕這區區之數？不過你放心吧，我總有辦法把這些錢花掉的！」

這時候侍者已送來飲品，繆仁傑一邊慇懃地欵待何小瑩，一邊說道：「說起來也眞笑話啊，我們認識了兩天，我還未知道應該怎麼樣稱呼你。」

「你可以稱我何小姐，也可以叫我小瑩，你呢！你貴姓？」

「姓繆，很少人姓的姓氏，但父親却偏偏替我改了仁傑這名字。」

「仁傑這名字有什麼不好？」

「仁傑是個好名字，但加在繆字下面讀起來就不大好聽啊！」

「嗯——繆仁傑，這又有什麼不對呢？」

「繆仁傑當然沒有什麼不對，但却很容易令人聽起來變了謀人寺呢！」

「哈哈，原來如此，」何小瑩也忍不住笑了：「還好你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是傑，而不是寺。」

繆仁傑自已也哄笑了一陣。

然後他又一本正經地問：「等會兒你有什麼節目？」

「沒有啊！」何小瑩聳聳肩：「我是來此散心的，但豈料這裏除了賭博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好玩。」她忍不住又問：「你呢？你有些什麼安排？」

「沒有。」繆仁傑道：「也許我會到醫院去一次。」

「什麼事？你不舒服麼？」

「不！只是我有個嬸母在那裏留醫，想趁此機會去探望她一下而已。」

「是不是那間山頂醫院？」

「是的，」繆仁傑道：「要是你沒有約朋友的話，可否陪我去一次？」

「我在這裏根本就沒有朋友，我絕對想不到探病也變了一項節目呢！」她笑了。

另一方面，負責暗中監視繆仁傑和何小瑩他們的賭場密探，也及時把他們探聽到的一切有關資料，反映給賭場老闆黃益知道。

黃益特意請來的老千剋星——千門奇俠游天虹也知道了。他正在翻閱一疊「紀錄咭」——那是一個輪盤賭檔的兩天以來的全部詳細紀錄。也就是說：這一桌輪盤在這兩日之內，每一次所開出的號碼，盡在這一疊紀錄咭之內。

講到賭博，游天虹雖不至樣樣皆精，最低限度也不會是門外漢。

游天虹翻閱了那疊紀錄咭之後，做了一個小小的統計，發覺有四個號碼的數字似乎有些可疑，憑他個人的記憶，繆仁傑經常在這四個「幸運號碼」上面贏錢，而且令到許多跟風客也同樣贏錢。

那四個號碼就是：「3、8、13、32。」

原來現代的賭場，每一賭檔都印備有各類專用紀錄咭，以紀錄下該賭檔的每一次開彩資料。表面上看來這是賭場方面替各投注人設想，讓他們更易於選擇下注；亦即所謂有助於「捉路」。

其實，賭場方面本身也正好留個紀錄，以資參考。

剛才游天虹坐在黃益的辦公室之內，面對閉路電視時，已細心留意到繆仁傑贏錢的過程。所以現在他翻閱此等紀錄咭時，配合了自己的記憶，再仔細加以分析，終於也有了一些結果。

於是他回頭問黃益：「那一桌輪盤可以暫停嗎？」

「可以。」黃益是賭場的老闆，所以他的回答十分爽快，但是他很快又問：「爲什麼要暫停，是不是你發現了什麼疑點？」

「是的，的確有些可疑，」游天虹把手上一張輪盤開彩的紀錄咭遞了過去：「這上面被我用紅筆圈住的幾個號碼，必然被繆仁傑視作幸運數字。」

黃益接過紀錄咭細看：「你是否担心有人在輪盤上面做手脚。」

「不錯。」游天虹說道：「你是大老闆，我猜你未必管得了太多的瑣事。但是，我却提議你翻查一下，這張輪盤賭桌最近有沒有修理過？」

「嗯！謝謝你提醒我——」

黃益話猶未完，已把手指伸到他的辦公桌上的一角去，他按下了內部通話機，透過秘書，把一名總管召到他的辦公室來。

那名陳總管正是負責賭場內一切大小事務的。

黃益親自介紹游天虹給陳總管認識，游天虹於是開始追查各種賭具的修理紀錄。

現代的賭具雖然有不少是用機械操作的，畢竟機器也會壞的，所以維修是必要的。陳總管是個很精明的中年人，一向極爲黃益器重。

游天虹問及輪盤維修的事，黃益未必知道，但陳總管却是對答如流。他說：「那一桌輪盤的確修理過。」

游天虹立刻又問：「大概是在什麼時候的事？」

「一個星期之前。」陳總管的記憶力似乎很好。「主要是修理人員要在軸心加些機油，可以說是例行的檢修。」

游天虹回頭去問黃益：「我知道這兒通宵營業的，有沒有辦法讓我看看那一張賭桌？」

黃益和陳總管都明白游天虹的意思，因爲賭場是一日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幾乎任何時刻也有人下注，所以游天虹要檢查一下那張輪盤賭桌，除非有另一張輪盤賭桌代替。

黃益望望陳總管。

陳總管也不等老闆開腔問他，他就會意地說：「每天凌晨三四點左右，我們總會讓一部份賭桌暫時休息數小時的。」

游天虹道：「但是我不想等到凌晨三四點，現在我就想看看，可以嗎？」

「嗯——」陳總管想了想，道：「可以的，我們可以把一張後備的輪盤桌搬出來。」

黃益提醒他：「那張後備桌可沒有損壞的吧？」

「沒有啊！」陳總管說：「只要稍爲清潔一下，就可以由貨倉搬出來應用。」

「那好極了。」黃益命令着說：「你快些去叫人準備一下。最好先找個藉口，切勿嚇怕了賭客們。」

陳總管奉命離去。

黃益這時却忍不住問道：「你可是懷疑有人在賭桌上做手脚？」

游天虹瞪住那些傳眞畫面，若有所思地說：「你也聽過十賭九騙這句話吧？雖然你開賭場公公道道，不會存心欺騙賭徒們，但是這是鈔票流動的場合，利之所在，自然有人動腦筋、做手脚。因此我的忖測並非沒有根據的。」

「嗯，你似乎提醒了我。」黃益道：「只要有人在輪盤上面做手脚，自然便可以呼風喚雨！」

「當然，我的講法並非百分之一百準確，但看見那年青人贏的這麼容易，我以爲他絕對不會是單靠運氣。」游天虹又說：「賭輪盤賠率很高，萬一有人要從中做手脚，只要在那顆圓珠子之內加進一些金屬，再在桌子下面設法控制它，要贏錢自然是易如反掌的了。」

「你的想法很合理。」黃益道：「那顆走珠裏面，萬一給人鑲了金屬，那麼，那三十幾個小方格之內，必然也有一些會給人安裝了機關。」

「所以我們必須徹底檢查一下。」

不久，陳總管入來了。

他向黃益報告：「老闆，後備輪盤賭桌，很快就可以清理好。」他又回頭問游天虹：「游大俠，你打算在什麼地方檢查那張輪盤賭桌呢？」

游天虹毫不考慮地說：「越少人注意的地方越好。」

黃益道：「叫人把可疑的輪盤賭桌搬到我的冷氣桌球室去吧！那兒算得上是賭場的禁區，等閒人不輕易進來的。」

陳總管應命退了出去。

黃益和游天虹二人於是由一系列的螢光幕上，監視着賭場中的工作人員，看着他們如何調換一張輪盤賭桌。

本來這是常見的事，但是一些敏感的賭徒已想到其中奧妙，只是沒有人去理會而已。

黃益親自帶着游天虹來到三樓——這是他口中的「禁區」地帶。等閒人要上來，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爲那些保安人員一定會阻止。

這兒有桌球室、蔴雀房、蒸氣浴室以及按摩房等等。是黃益用來招待貴賓和私人朋友專用的。所以這兒的設備自然也是最好的。

黃益急於要知道是否被人「出千」騙了大筆賭欵，所以親自指揮陳總管等人，利用一些

工具把那一張輪盤賭桌拆開。

游天虹一邊在旁協助，一邊已小心觀察過那一顆圓珠子了。

那顆圓珠子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但經游天虹運用指力將它捏碎之後，他似乎找出了答案。

游天虹於是對黃益道：「這東西給人塗上了一層磁粉，因此，這張輪盤賭桌亦肯定已經被人偷偷做過了一點手脚。」

輪盤拆開、翻轉，但却又看不出有什麼破綻。

在場圍觀的人之中，包括了黃益、陳總管以及一些賭場中的工作人員，看見這情形都難免感到有些失望。只有游天虹仍在反反覆覆地檢查。

他叫人取來一支撬筆，把輪盤的夾層撬開，果然發覺其中夾進了一些金屬片；此等東西似無關重要，但看游天虹的態度却顯得非常之重視。

游天虹又用剛才那一顆捏碎了的圓珠子，試放到那些金屬片附近，圓珠子立刻自動向金屬片靠攏。在場的人都看得明白，這就像磁和鐵一樣。

游天虹再把正面反過來，只見夾層中鑲有金屬片的，正是游天虹所講的那四個小方格「3、8、13、32。」

黃益面色驟然一沉：「嘿！果然是有人做了手脚！」他立刻又回過頭去，瞪住陳總管問：「是誰負責維修這些賭具的？」

陳總管也感到事態十分嚴重：「是我們公司裏長期僱用的木工組人員。」

「快叫人去把他們都找來！」黃益咆哮着說。

陳總管明白到責任重大，親自去找木工組的人。

游天虹趁這時候對黃益說道：「你雖然損失了一筆錢，但能及時發覺也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假如不是我堅決地追究下去，相信你們賭場損失的，一定不祇這數目。」

黃益又嘿嘿地說：「眞看不出那傢伙如此斗胆，竟敢串通木工組的人作怪！」

游天虹又想起在黃益辦公室裏面的情形；當時從螢光幕中所見，黃益曾派人暗中跟踪繆仁傑。因此游天虹若有所思地說：「要是他作賊心虛的話，此刻他可能已離開了本埠。」

黃益向身邊一名助手示意着說：「快去查查看，我要知道那傢伙現在在甚麼地方？」

助手會意地退了下去。

游天虹知道黃益乃江湖中人，不但在本埠有面，即使在大城也是富紳名流。所以對方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大概也不簡單。

這裏二樓「禁區」之內，本來一片平靜的，現在卻變得熱鬧起來。只見黃益的一班得力助手穿梭似的上上落落，出出入入。

不久，陳總管在數名保鏢的陪同下，已把木工組的三名男子帶上來。

三名男子之中，年紀最大的中年人乃管工，其他二名年青人是木工。但根據總管說，尚有壹人已經放假去了。

那人叫史堅如。木工組的管工證實，負責維修輪盤賭具的人正是他。其他二名年青木工也異口同聲說：他們一向分工合作，史堅如最擅長修理輪盤。

黃益分別聽了各人的口供之後，說道：「他雖然正在放假，但是，他在這裏一定有註册登記的，快些派人到他家裏去找他。」

陳總管立刻帶了數名彪形大漢，在木工組管工的陪同下，匆匆離去！

不到幾分鐘光景，黃益的一名助手又回到了他的身邊：「老闆，那姓繆的小子原來跑到醫院去捐錢呢。」那助手對黃益說道。

黃益雙眼一翻：「捐錢？」跟住面色一沉：「嘿！他媽的，這算是甚麼？」

游天虹苦笑搖頭：「看來我又做錯了！」

黃益回頭瞪住他，反問道：「爲甚麼你會這麼說？」

游天虹說道：「可不是嗎，你瞧！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未必是一個老千，而可能是一名俠士！」

「俠士？」黃益又是一怔！

「古代有一種人專門做一些刦富濟貧的事情，被人稱爲俠盜。現在我們這位對手繆先生可能就是屬於這一種人吧。」游天虹用開玩笑的口吻說。

黃益却很認眞地說：「我開賭場，是正正當當的，每年必須向當地政府付出數以千萬元計的專利稅，此外又得從收益之中取出若干做公共福利建設，更要養活數以百計的員工以及數以千計的員工家屬。我總算是個正當商人吧？你怎麼可以拿我去跟那些爲富不仁的人比較呢？」

「別太認眞啊，剛才我只不過跟你開開玩笑而已。」游天虹又說：「我們再談回正題吧，那姓繆的年青人把贏來的錢捐給本市醫院，大概只是一種做作，目的無非做給他的女友看看——老子不稀罕，贏來的都是多餘的。」

那名男子是黃益的助手，他插嘴說：「是的，據跟踪他們的人說，那女子一直在他的身邊。他們到了醫院之後，似乎還去探望過一些病人呢。」

「果然是個一流的好演員！」游天虹回憶着說：「如果我沒有記錯，那女子曾在一次上流社會的派對中出現過，難怪我一直覺得好面善啊！」

黃益道：「游老兄，不管怎麼樣，這件事你一定要爲我查個清清楚楚。只要有證有據，我就報警！」

游天虹感到有些意外地說道：「賭桌被人做了手脚，難道你不去報警麼？還等什麼證據呢？」

「我不是那麼小器的人，我一定要查明眞相和來龍去脈。」黃益又對其他助手說：「叫人修理好這一張輪盤賭桌，放回賭場去，我們要找的人可能還會陸續出現。」

游天虹却回頭去問那名前來報訊的男子：「那姓繆的和那女子現在何處？」

「剛才仍在醫院院長室裏面，現在可能已經離去了。」那男子回答道。

游天虹正想說什麼，又有一名助手匆匆入來對黃益說道：「老闆，剛接到電話，那個休假的木工史堅如已被找到了，但據陳總管在電話中說，史堅如倒斃在他的家裏，似乎已死去了好一段時間呢。」

刹那間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游天虹立即有了反應：「快叫陳總管報警。」然後他又說道：「帶我去找那個姓繆的傢伙。」

黃益那名助手答應了，但却等着黃益的指示。

黃益這時候沒有留意助手的表情，氣得呱呱叫地道：「這傢伙好大的胆子，竟敢殺人滅口！」

游天虹反問道：「你怎麼知道那木工是他殺的？」

「嗯——」黃益怔了一怔，說：「他們可能是同黨，明知遲早事發，所以才會殺人滅口啊！」

「如果是他殺的，他一定還有其他同黨，因爲你一直派人跟踪住他，他又如何能分身？」游天虹分析着說。「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設法查明白這件事。」

黃益有些生氣地說：「我要通知警方，禁止這個人離開本市。」

游天虹道：「此乃法治之區，除非你有證據，否則恐怕警方已無濟於事。」

黃益並沒有理會游天虹的忠告，匆匆跑去撥電話給他的局長朋友。

黃益這一間賭場是合法的，每年都繳了數以千萬元計的專利稅給當地的政府。所以由市長以至警察局長都變了他的好朋友；現在既然知道他被騙，自然不會坐視。

於是港口碼頭，很快就有人把守住。

但是，當黃益進一步派人到醫院去調查過之後，却又有點莫名其妙。

原來繆仁傑單是捐給那間教會醫院的善欵，已是一百萬元的整數；這數目已超過了他在賭場中所贏得的總額。

游天虹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就對黃益說道：「我勸你還是快些收回成命。否則，萬一事情鬧大了，不但影响賭場的聲譽，你也可能有痲煩。」

黃益面色很難看：「我絕對不會怕痲煩，你也明知我自小嚇到大的。」

「我也知道你在江湖上認識不少有頭有面的人，可不知你老兄有沒有聽過『利現金』這個綽號呢？」

「利現金？」黃益果然怔住了！「你是說利格時先生吧？」

「對了，利格時的綽號，許多人也知道叫做『利現金』，只要他一個電話，隨時隨地可以調動數十億元的現金。他亦因此而譽滿東南亞。」游天虹說。

「嗯——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會忽然之間提起他！」黃益又說：「我雖然不直接認識利格時，但也知道他沒有兒子的。難道你以爲那姓繆的小子是他的親人麼？」

「不！你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游天虹說道：「我說的是與他在一起的女子。」

「你指那個姓何的女子？」

「是的，她雖然在酒店旅客登記紀錄中用的是『何小瑩』，但是我終於也想起了她的樣貌來了。如果我沒有記錯，她應該是利格時的獨生女兒利可卿。」

「不會吧！」黃益說道：「爲什麼她要改名換姓？」

「暫時我也無法回答你這個問題。」游天虹道：「但是，這件事似乎很有趣；最低限度已經引起了我的興趣來了。」

「你是個風流種子，這點，我早就已經知道了。」黃益道：「但是，利現金的女兒，聽說素性是很刁蠻，我勸你還是不要去動她的腦筋！」

游天虹忍不住笑道：「我不會動她的腦筋，但我却怕別人去動她的腦筋！」

「你的意思是——」

「不怕坦白對你說吧，我正担心繆仁傑的最後目的並非志在贏你這區區數十萬元，而是爲了追求利家大小姐。」

「嗯！那你打算怎辦？」

「天機不可洩漏。讓我先撥個長途電話好嗎？」

「隨便好了。」黃益做了一個手勢。

× × ×

這是一間頗高級的夜總會。

游天虹入座時，這兒幾乎已經客滿了。眼前雖然有幾張桌子還未有人，但也給「留座」的牌子佔據着。

游天虹雖則沒有留座，但他却懂得用鈔票去找門路。結果一張小圓桌上面放置的「留座」紙牌給人拿開了。

游天虹坐下來之後，一直留意着另一桌的一男一女，他們正是繆仁傑和何小瑩。

小舞台上正有一些不知名的歌星在演唱，每次唱完了一首歌曲之後，照例換來一陣零零星星的掌聲。

然而繆仁傑和何小瑩自始至終都沒有理會第三者，包括了台上的表演者，以及身邊的侍者。他們一直在喁喁細語，似有傾吐不完的心事。

游天虹在黯淡的燈光底下，一再小心辨認清楚；他總覺得自己沒有看錯，對方正是利家大小姐利可卿。於是他寫了一張紙條，交給一名侍役代他傳送過去。

何小瑩瞥了那張紙條之後，初步有了反應，她遙望過來，當視綫與游天虹接觸了之後，游天虹立即含笑點頭爲禮！

可惜何小瑩的粉臉之上連一點笑容也沒有。她不知對侍役說了一些什麼，只見那侍役帶着那字條回到了游天虹的身邊來：「先生，對不起，那位小姐說，她根本不認識你。」

字條交回到游天虹的手上，他面上的笑容，也隨之消失了，換來的是一陣難堪與尷尬；要不是剛才他已悄悄地付過了一點額外小賬給侍役們，恐怕這刹那間，還要接受他們的嘲諷呢。

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自斟自飲。

× × ×

「他是誰？」

「我根本不認識他，怎麼知道他是誰？」

「可能只是認錯人。」繆仁傑又呵護備至地問何小瑩：「要不要召來侍役結賬？我們可以另找地方消遣的。」

何小瑩道：「不用吧，我覺得這兒的情調可不錯啊！尤其是有你在身邊，我不怕狂蜂浪蝶。」

「是的，女人長得太過漂亮，實在也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你有沒有留意？除了剛才那個單身男仕之外，似乎還有另一桌人對我們十分注意呢。」

何小瑩會意地，跟隨繆仁傑的視綫移向另一個角度。果然，那邊還有一桌五男一女，最少就有三個男人的目光都極不友善，正盯着他們。

何小瑩忍不住問道：「你一個也不認識他們麼？」

繆仁傑苦笑搖頭：「不怕坦白對你說，我跑到這兒來渡假，是爲了避開太多公事上的朋友。以爲只有這樣才可以寧寧靜靜地鬆弛幾天；想不到這次我極有可能因爲贏了一點點錢而惹來痲煩。」

「嗯——你可能猜對了。他們可能是刦匪，在賭場中目睹你贏了不少錢，所以便暗中跟踪我們。」

「如果他們自始至終，都一直在跟踪我們的話，那我反而不担心，因爲他們一定發覺我們已把贏來的錢，都捐給一間教會醫院，自然不應該再打我們的主意。」

何小瑩又若有所思地望望游天虹那邊：「你以爲他們會不會是同黨？」

「看情形是不大可能吧。」繆仁傑表現得一片冷靜：「不過無論如何你也不必担心，不會有事發生的，放心吧！」

繆仁傑說完又站立起來，表示要離座去撥個電話。

就在繆仁傑離座之後不到數秒鐘，游天虹就跑到了何小瑩的身邊來：「利小姐，你似乎太健忘，也太大胆了。如果令尊大人知道你在這複雜的都市裏遊蕩的話，他一定會担心得要死啊！」

何小瑩瞪了他一眼：「你是誰？」

「不要裝蒜了，我們曾在一次派對中認識；你心中也知道我是誰。愛管閒事是我的特性。要是你仍否認是利家小姐的話，我只好撥個長途電話到大城給令尊大人。」

何小瑩面色一沉，聲音也變得極不友善：「自始到終我也弄不清楚你到底想怎麼樣。如果你再騷擾我，我也會撥個電話，不過卻是撥到本市的警局去！」

游天虹有點無可奈何地苦笑：「好吧！既然你把我好人當賊辦，我也只好以欣賞的心情，看着你如何上釣。」

由於繆仁傑就快要回來，游天虹只好離開了。

剛才的情形，繆仁傑當然見不到，因為他正在電話間裏面。但是，另一桌那幾個男子卻目睹一切。不過，他們並沒有理會，只是從中監視而已。

繆仁傑終於回來了。

夜總會裏面的燈光忽然變得暗淡，樂隊演奏出一首慢節奏的舞曲。

繆仁傑很有禮貌地邀請何小瑩與他共舞。

那一桌五男一女的客人之中，也有一男一女很有默契地，雙雙進入舞池中去。他們沒有交談，卻有意無意地接近繆仁傑和何小瑩。

繆仁傑和何小瑩有如情侶一般，在舞池中相擁共舞，沉醉在柔和的爵士音樂中。

「我眞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話去感激你才好。」繆仁傑有如愛情小說中的男主角，更似文藝電影裏面的多情種子。「在我記憶中，我從未試過這麼快樂。」

「這有甚麼值得稀奇？再說，你也不該感謝我啊；你要感謝賭場才對。」何小瑩在舞步輕移中說。

「不！你以為金錢才可以令一個人快樂麼？如果你以為我快樂是為了在賭場裏贏了錢，了你之後，心情才變得愉快的。」

「但是說起來又似乎有些滑稽，我至今仍未知道你的來龍去脈呢。」

「這只不過是遲早問題，你不是答應過我，以後我們仍要保持連絡麼？」

「那是以後的事。世事瞬息萬變，誰也不知道明天以後將會有些甚麼事情在我們的身上發生。」何小瑩忽然感慨地嘆了一口氣！

「是的！這世界變化莫測，人世間的悲劇亦往往由此而來。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無論我的身份是甚麼，不管以後我在何地，我也不會忘記你；你將會是我生命中最難忘的女性！」

「這不是有些像傳奇小說嗎？你還弄不清楚我是個怎麼樣的女人呢？」

「相逢何必曾相識！」他輕輕一笑，認眞而不輕薄，這正是許多女性所喜愛的笑容。「我是個相信緣份的人，我們同是來自大城的遊客，但為什麼雙方卻在此相遇？除了『我們很有緣份』之外，我實在找不到其他解釋。」

她卻開玩笑跟他說：「如果我是個女騙子呢？」

「我一定甘心受騙，絕不後悔！不過我一向有很强烈的自信心，所以我深信我沒有看錯人，你絕對是個好女子；當然更不可能是個女騙子。」

「我奇怪你的闊綽，贏了數十萬元，却捐一百萬元。你一定很富有，是不？」

「那又未必！」他笑得更含蓄、更迷人，「你這麼聰明，其實早就應該看出我這種賭徒的性格；我對於金錢看得並不太重要。」

「只有富人才不稀罕金錢，所以我猜你很富有，大概也不會錯吧。」

「我並不太富有，却僥倖有一份相當安定

「你仍然須要上班工作？」她出奇地瞪住他。

「你以為我不用上班工作麼？」他又笑了笑。「我明白你心裏怎麼想；你大概以為我是個富家子，甚至是個只會吃喝玩樂二世祖之流吧？」

「無可否認，我的確這麼想過。」

「那你就錯了，我是個百份之百的受薪階級，只不過職位稍高，待遇較好而已。」

「那麼，你一定是經理級。」

「差不多啦！」

她又感到有些迷惑：「有些受到重視的受薪階級，本是有權分紅的，你大概屬於這一類吧。但是，能夠一次過捐一百萬元給一間醫院，看來你可能是有目的的。」

「這點我不否認。」他含情脈脈地瞪住她，然後捉住了她的玉手：「我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

就在這時候，音樂停了。在舞池中跳舞的人都紛紛返回自己的座位去。

一名侍役很有禮貌地走到何小瑩的身邊：「小姐，請到那邊第二號電話接聽電話。」

何小瑩一怔，她心裏奇怪：誰會曉得她在這裏？可能是游天虹那傢伙吧？

但是，她回頭望望，游天虹此刻已不知所蹤。

於是她問．「是什麼人撥電話到這兒來找我？」

「是個女性。」侍役說道：「她要找這一桌枱子的一位小姐聽電話，這裏只有你一位小姐，所以我相信我沒有弄錯吧。」

至此，何小瑩更加相信是游天虹從中作怪。除了他，還有誰能淸楚她現在所坐的枱子編號？

但是她沒有把她的想法告訴繆仁傑，反而跟隨住那名侍役去聽電話。

就在走廊的盡頭處，何小瑩進入一間電話間去。

她剛拿起聽筒，就聽到了一個女子的聲音傳過來：「你是利小姐吧？」

她一度以為對方是她的母親，却想不到一切並非她想像的。

對方不等她回話又說道：「利先生和利太太都很掛念你，你最好立刻離開那男子返回大城去！否則，警方會當你是失踪少女一樣，把你抓回去。那時候，場面一定非常之尷尬。」

「你是誰？」何小瑩終於忍不住氣地說：「我想你一定弄錯了，小姐。我姓何，不是姓利。」

「不要裝蒜了，你的芳踪我們一直瞭若指掌；你即使改名換姓，亦難逃我們的耳目。利小姐，請聽我的忠告，早些返家去吧。不要害人害己；大概你也不想見到有人被控『拐帶富家女』這麼可怕的罪名吧？」

「嗯！你這算是什麼？算是恐嚇嗎？」何小瑩心裏更加生氣。

「要是你認為我這番說話是恐嚇的話，那你可以置之不理；但到頭來有麻煩的將會是你的男朋友——那個姓繆的小子，我看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你們認識才不到幾天，竟然打得火一般的熱。嘿！小姐，我勸你還是要小心一些好！」

「如果我是利家大小姐，你這番說話的確很有價值，也說得有些道理。可惜我不是利小姐，只是個姓何的。所以你最好還是省回一些氣力吧！」

說完，何小瑩也不再等對方有反應，就匆匆將電話掛斷了。

何小瑩正想回到座位去，却發覺有幾個男

人團住繆仁傑，他們不知道正在說些什麼。看情形繆仁傑好像有些麻煩，不過他却表現得十分之鎭定。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何小瑩帶住複雜的心情，回到了繆仁傑的身邊，她還未開腔發問，就有一名陌生的男子對她說道：「小姐，你可是跟這位先生一起的吧？」

「嗯！是的。」何小瑩瞪住對方，反問道：「你們是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

那陌生男子道：「我們是本市警方人員，有些事情要請兩位回去談談。」

繆仁傑苦笑着對何小瑩說：「他們懷疑我出老千，騙了賭場的錢。不過你放心好了，我行得正企得正，不會有事的，就跟他們回去一次吧！」

既然是警探，他們當然不可以拒絕，惟有無可奈何地，跟對方一齊離去。

就在這時候，一度失踪的游天虹又再出現了。

游天虹走到了何小瑩的身邊，含笑問道：「利小姐，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帮得你的？請隨時吩咐！」

「嘿！又是你這渾蛋！」何小瑩把所有的賬都算在他的身上，包括了剛才接到那個陌生女人的電話在內。她狠狠地盯實游天虹反問道：「我眞想知道，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只希望你冷靜下來，切勿被感情蒙蔽。」游天虹又說：「我剛才才知道你跟令尊大人嘔氣，所以才會改名換姓跑到這兒來。我担心有人乘虛而入，所以才好心提醒你。趁未鑄成大錯，希望你還是早些回家去吧！」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你好像吃錯了藥似的。嘿！」說完，她頭也不回的，就跟住警探們走了。

警方的車輛就在門前等候。毫無疑問，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

×　×　×

在警車上，繆仁傑不但可以和何小瑩坐在一起，還可以自由交談。

警探們對他們十分尊重，不像對待一般疑犯一樣。繆仁傑感慨地輕輕嘆息道：「我以為與你相識是緣份，想不到却惹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

「我猜一切只不過是出於誤會，不會有事的。」何小瑩安慰着他：「這件事起源於你贏得太多，假如他們眞的這麼小器，傳了出去恐怕再也沒有人肯到這兒來賭了。所以你根本不必担心什麼。」

「我根本沒有出千騙過任何人，所以我當然不會怕。」繆仁傑又說道：「我感到難過的，只是剛才那男子對你提出的警告，彷彿我是個愛情騙子一樣。」

「那傢伙是個瘋子，我根本不認識他，你又何必理會他呢？」

警車終於停下來。

繆仁傑和何小瑩被數名警探帶到警局裏面去。

一名警官立即對繆仁傑警誡：「我們現在有理由懷疑你串同一名姓史的木匠在輪盤上面做了手脚，蓄意行騙賭場；另一項控罪則是告你串同其他不知名人仕，謀殺木匠史堅如。你暫時可以不答辯，但是你現在所講的每一句說話將被我們列為將來之呈堂證供之一。你明白嗎？」

繆仁傑和何小瑩聽了這一番說話之後就嚇了一跳！行騙、出千還是其次，殺人却非同小可。繆仁傑仍然强作鎭定地說：「我一點也不明白，因為我根本不認識姓史的，也沒有所謂同黨，當然更加沒有出千行騙賭場。」他又對那位警官說：「我可以撥個長途電話到大城去麼？我知道在法律上我是有權通知我的律師，以及我的家人。」

那位警官向身旁一位中年人遞了一個眼色，好像向他徵求意見。繆仁傑和何小瑩冷眼旁觀，也可以看得出這個中年人不似是警方的人；可能是賭場派來的代表吧。

那中年人拉長了面孔，瞪住繆仁傑說：「你不要以為律師是萬能的；我勸你在未上法庭之前，好好的與我合作，供出其他同黨之所在，這樣你可能還有一綫機會。否則，我怕你會後悔不及呢。」

繆仁傑有些生氣地說：「你們這算是什麼？是不是打算迫供？假如你們準備用非法手段來對付我的話，我怕後悔的只是你們，絕對不會是我！」

繆仁傑態度的突然轉變，不但令到那位警官和他身邊的中年人感到意外，也令到何小瑩吃了一驚！因為這兒到底也不是大城，沒有人知道這班人會用一些什麼手段去對付他們。

那中年人與警官耳語一番之後，警官立即吩咐他的下屬：「把他們分隔開！我要對他們進行個別盤問。」兩男兩女的便衣警探，分別將繆仁傑和何小瑩押進兩間不同的房間裏去。

當何小瑩被分隔開之後，她開始感到孤獨無援，因此她也向警官提出，要致電通知家人和找律師。

那位警官說道：「我先要看看你的旅遊證件，確定了你的身份之後才決定對你採取何種行動！」

何小瑩一邊打開她的手袋，一邊說道：「我不怕對你直說吧，我的眞姓名叫利可卿，何小瑩只是我的化名；也算得是別名。所以我的護照上面也有這個名字。我的父親是大城有名的大商家利格時。只要你知道他的綽號叫利現金，相信你們再也不會控我串謀行騙，或者向賭場出千吧？」

警官順手把一本遞過來的護照打開，裏面果然貼有何小瑩的近照，證明護照的確是屬於她的；上面也有「利可卿」的名字。

那警官為之呆住了一陣！

這時門外有個人入來，與警官耳語一番，只見他的態度立刻就改變過來：「對不起，利小姐，剛才只是一場誤會而已；這件事已被我們查出，根本與你無關，請不要見怪！」

利可卿輕輕一笑：「那麼，我那位姓繆的朋友呢？」

「嗯！」警官一怔，「我們只知道市長有電話來，要我們放你；至於你的朋友——」

「我可以向你保證，他不會是老千。」利可卿不等他說完就說。

「利小姐，這件事牽涉重大，我作不了主的。」警官說道：「你還是先走吧。只要我們證明你的朋友沒有騙人，我們一定會放他的。你放心吧！」

利可卿沒有辦法，只好走了。

她要求見見繆仁傑，但被拒絕。

出到門口，游天虹已開着一輛車子在那裏等她。

「利小姐，請上車吧！」游天虹親自開了車門，讓利可卿登車。

利可卿有點猶豫，後面却有二名男子挽住公事包走過來；其中一名是律師，另一人是利可卿也認識的，他正是利格時的一名得力助手費羅。

費羅一邊與利可卿招呼，一邊也跟游天虹打招呼。

費羅又對利可卿說道：「這位游大俠是你爸爸的朋友；這次他帮了我們很大的忙。」

利可卿不以為然地瞪了游天虹一眼：「你

到底是什麼大俠，連人家的運氣你也不相信，反而帮住賭場胡扯，這又算是什麼呢？」

游天虹當然明白她的意思：「我不會怪一個意亂情迷的當局者，但事實上我們已發現了足夠的證據，證明有人出千；賭場的輪盤被發現給人做了手脚。」

「那並不等於就是繆仁傑做的；他根本不稀罕那些贏來的錢。」利可卿又用責備的口吻對游天虹說道：「你無中生有，無端端令到事情變得複雜起來了。」

「一個替輪盤做過手脚，裝上機關的木匠被人殺死，這難道也是無中生有麼？」游天虹很不服氣地反唇相稽。「何況據我所知，你認識這姓繆的男子，也只不過是這幾天的事。」

利可卿生氣地說：「這是我的私事，根本就用不着你來管！」

說着，她突然回轉身去，頭也不回地就走了！

費羅很焦急，立刻追上去：「大小姐，不要生氣啊，一切已成過去，我們還是先回家去吧；利先生很掛念你呢。」

「要回去你自己回去好了，我不要你管。」利可卿的脚步沒有停下來，朝住警局方向走回去！

費羅哀求着說：「求求你，不要令我們難做好嗎？游天虹先生絕對是個富有正義感的好人，要不是他通知你爸爸，我和胡律師也不會以最快的方法趕來將你保釋。」

「誰稀罕你替我保釋？」利可卿十分生氣地，以雙手叉腰，說：「你最好就是快些給我滾！」

費羅怔了一怔！面對着這位刁蠻小姐，他幾乎一籌莫展。為了要向老闆交代，他只好低聲下氣地說：「大小姐，利先生和太太都很掛念你。你也在這裏玩夠了，還是跟我們回大城去好嗎？」

利可卿「哼」一聲，根本也沒有再去理睬他，就急步往警局裏面走！

就在這時候，警局裏面也有幾個人走出來！其中一個正是繆仁傑。

利可卿感到意外地驚喜，幾乎就要撲上去擁抱他。還好在衆目睽睽之下她總算忍耐得住，只是親切地問：「你怎麼啦？我正替你担心呢。」

繆仁傑却輕鬆地對利可卿笑了笑：「根本就沒有事，只是他們亂攪一通。」然後他又介紹身邊的人給利可卿認識：「這位是我們公司的法律顧問和他的助手，這幾位則是我公司的同事。」

好大的一堆人，聲勢顯得十分浩蕩。

繆仁傑又望望費羅：「對不起啊！」他對利可卿說：「對於這件事我即使不追究，我公司方面也要他們道歉。」他又親切地問：「他們有沒有難為你？」

利可卿回頭向費羅遞了一個眼色：「舅父，你先回去吧！我跟朋友說幾句，就會到府上去拜候和多謝你和舅母的。」

「嗯——」費羅事前眞的也想不到她有此一着，當堂有點不知所措。

舅父？費羅那裏是她的舅父；他只是他父親的一名心腹助手而已。正因為這樣，利格時才會派他帶人來找他這位寶貝女兒。

但是，利可卿似乎已被繆仁傑深深地吸引住了。

當時她也沒有再去理會費羅的反應，穿住繆仁傑的手臂，就雙雙登上一輛豪華房車去。

費羅企圖追過去時，那輛豪華房車已絕塵而去！

費羅無可奈何，惟有朝住對面馬路旁邊一輛大房車打出了一個手勢。那大房車之內坐了數名彪形大漢，分明是直接受費羅指揮的。所以當費羅打出手勢之後，他們立即對利可卿和繆仁傑展開追踪。

這一邊，游天虹正呆立在汽車旁邊，怔怔地望住絕塵而去的汽車。咀裏却忍不住問他身邊的胡律師：「我知道你認識許多富有人家，剛才那年青人，你可認識他？」

「我雖然不直接認識他，但我却知道他是繆隆的兒子。」胡律師反問道：「你可聽過繆隆的大名？」

游天虹搖搖頭。

胡律師又說：「那麼，興隆集團呢？我相信你一定聽過『興隆集團』這名堂吧？」

「嗯——」游天虹喃喃地說：「繆隆就是『興隆集團』的大老闆？」

「對了，你猜得不錯啊！」胡律師道：「這是大城裏新興的大集團，但你一定想不到：那位公子哥兒正是繆隆的兒子吧？」

「怪不得他出手這麼闊綽啊！」

胡律師道：「是的，我也是剛聽到的，聽說他贏了數十萬元，却捐出一百萬元的整數給本地一間醫院。」

游天虹仍然有點兒不服氣地說：「要是他看中了利小姐的話，這可能只是一個局。」

「你仍在懷疑他是個老千？」

「是的，最低限度他也是情場上的老千。」

胡律師半開玩笑地說：「希望你們不是情敵，否則，我站在朋友的立場上不妨忠告你：切勿跟他對立！」

游天虹却認眞地回頭瞪着他：「這是什麼意思？」

「對於財經界的事情，你可能不大注意。但大城裏面許多大商家、大財團都對興隆集團的出現感到震撼不已！繆隆這班人不但來得十分突然，也非常之神秘，甚至沒有人能摸清他的底子。」

在這刹那間，游天虹彷彿也想起了一個傳說中的故事。

故事的內容極富傳奇性，大概是講一幢辦公大厦的管理處，某日來了三個女子。

這三個女子的衣着十分平凡，所以看在那些勢利眼光的管理員的眼中，幾乎連瞧也不想多瞧她們一眼。

然而，這三個女子之中，其中一個長得很年青貌美，另一個却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這才引起了管理員的注意。不過最先開腔說話的，却又不是她們兩個，而是一個戴上了近視眼鏡的中年女人：「請問這裏有沒有辦公室出租？」

「你們想租寫字樓麼？」照當地人的省慣，他們喜歡稱辦公室為「寫字樓」的，難怪那名管理人員以既好奇，又帶看一些鄙視的眼光瞪住對方。

當時他的心裏也在想：這些婦人竟然也學人做生意，大概想租一個細小的單位吧。所以他就顯得很冷淡地說：「你們還是到別處去問吧，我們這裏的單位最少也超過一千平方呎，而且租金也是全市最貴的。」

豈料那中年女子用手輕輕托了一下她的眼鏡，然後慢條斯理地說：「我根本沒有問到價錢，只想知道有還是沒有，你只要告訴我就行了。」

那管理員仍然瞧不起她們，隨即把視綫移到他手上的報紙去。「沒有！」他冷冷地說。

就在這時背後却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什麼事？」

三個女人固然回過頭來，就是那名管理員也急忙地抬起頭來說：「嗯——經理……她……她們……」

原來這男子並非別人，却是這幢辦公大厦

的租務經理，難怪那管理員感到不安了。

那女子也不等管理員說下去，她就說道：「我們是想租一個辦公室。」

想不到眼前這租務經理也同樣有點瞧不起她們。他說：「地方是有的，但我們要整層出租，同時要按金，介紹費之外，還要簽租約。」他又打量了這三個女人一眼：「你們是那一間公司的？」

那戴眼鏡的女子說：「我們是一間新成立的公司。暫時租一層，將來擴充時，再多租一兩層也說不定。」

「新公司？」租務經理以極之睨視的目光瞪住她：「是什麼公司？做什麼生意的？」

「興隆公司。」

「嗯——這名字似乎還未聽過呢。」

「既然是新公司，自然你未聽過，這又有什麼稀奇呢？」那女子又問：「可以帶我們上去看看那地方嗎？」

「不！暫時還不可以。」

「那為什麼不可以？」

「嗯——原因很多，第一、我們的租客都是大有來頭的。你們這一間既然是新公司，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你們的來龍去脈。第二、我們要收數以千計的介紹費，這是沒有單據的，只當是茶資。這裏先要講清楚。」

「這些都不成問題，因為我們是正式註册成立的新公司，閣下可以去政府有關部門查一查。至於介紹費，只要租成了之後，我們一定照付如儀。」

「嗯——」那位租務經理很小心謹慎地想了想：「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第三個原因。」

「那又是什麼原因？」

「我所講的單位，租客仍未遷出。」

「你的意思是說：根本就沒有空置的單位，對不？」

「對啊！」

那女子於是有些生氣了：「那你又何必浪費時間？」她回頭與二名女同件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就匆匆離去。

她們步到馬路旁邊，再翻閱一下手上的一份報紙，其中一頁分明印上了辦公室出租的廣告，上面所印的地址也正是這裏。

三個女人之中較年青的一個很生氣地說：「這算是什麼？分明瞧不起我們。嘿！」

但是，那徐娘半老的貴婦却說道：「聽說這個地方的人都是如此這般的。」

戴眼鏡的女人說：「那，我們該怎麼辦呢？老闆一定不高興，他可能會怪我們辦事不力呢！」

那貴婦却輕輕一笑：「等着瞧好了；我們一定會在這一幢著名的辦公大樓辦公的。」

這件事似乎就這樣不了了之。

大約不到一個星期左右，那幢著名的辦公大樓突然傳出易手的消息。這件事立即震撼了當地的工商界。

原來這幢三十三層高的辦公大樓，屬於當地一個大財團所有。由於地位適中，設備一流，加上迷信的傳說「這裏風水很好」。所以租金是出名的貴。許多大企業，大公司都在這裏設下了辦事處。

這是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樓宇易手本來也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是這幢三十三層高的辦公大樓由於身價高，名氣太大，一旦易手就令人連想到以下幾件事：一是買主，二是價錢，三是樓宇本身的「前途」問題。

由於它的身價數以億元計，新買主應該是個大有來頭的人；最有可能是一個新的財團。同時又由於近年商業繁榮，辦公大樓租金奇昂，於是又令人想到新買主會不會把它拆掉，進一步建成更高的商業樓宇？

然則，新業主不但要負担現有租客的龐大補償搬遷費，同時亦要擁有巨額資金才可以。

憑此種種連想，令人覺得這新財團不但資金雄厚，氣勢也非常迫人；正是來勢洶湧，非同小可。

不久之後，當地果然就出現了一個名為「興隆集團」的大財團，他們不單祗用現金購下那幢三十三層高的著名商業大樓，更加以無比驚人的魄力，分幾路進軍地產、旅遊以及酒店業。

彷彿平地一聲雷，只在極短時間之內，當地工商界人仕固然知道了興隆集團的存在，也對這新興勢力的來龍去脈引起興趣。而一般市民也都對「興隆集團」這大名留下了極深刻印象。

因此，當興隆集團的股票宣佈上市之後，大批市民漏夜在辦事處內外排隊申請配售，好像只要獲得這種新股票的配額，就穩可賺到大錢似的。而事實上，獲得該集團股票配售的人，在短短不到一個月之內，已獲利一倍以上。

至此，「興隆集團」這名堂更是無人不知。

儘管如此，工商界的人對這一股新勢力的來龍去脈仍然諱莫如深。許多人仍然摸不清這個集團幕後人的底子。

有人說：興隆集團的後台老闆是東南亞某小國一位總統夫人。由於該國局勢不穩定，所以有計劃地，將大批資金偷運出國，為將來鋪後路。

又有人說：這個集團的資金來自南洋一帶華僑。由於近年以來，東南亞一帶紛紛排華，所以僑胞們便成立了這個新集團，來到本市投資。

以上兩種傳說似乎都有可信之道，而且聽起來也覺順理成章。

但是，由於集團的資金十分龐大，大到令財經界人仕亦為之側目，於是又有以下一個更加驚人的傳說。

人們都知道「金三角」是個甚麼地方，那是泰國與緬甸之間的盛產罌粟地帶——「罌粟」也就是可以製造鴉片，提煉成海洛英等毒品的植物。

「金三角」那位「毒品大王」不但有一隊全副武裝的軍隊，他的手段也十分厲害。他有辦法把毒品偷運到世界上每一個角落。所以世界各國政府對這個人都感到非常之頭痛。

任何人都知道毒品的價錢很貴，所以「毒品大王」每年的收入自然也是非常之驚人。那麼，他的錢又有些甚麼出路？

最新的傳說，就是有人懷疑「興隆集團」的龐大資金是屬於「毒品大王」所有。

到底那一種傳說是眞的？根本就沒有人知道；即使是該集團的高級職員，看來也未必會知道。

× × ×

晚上的海傍，靜得連海水拍岸的聲浪也可以聽到。

繆仁傑開着的車子已經停了下來，就停在海堤的旁邊。利可卿則有如小鳥依人般，倚偎在他的身旁。汽車的馬達聲早已停止了，他們雙雙瞪住黑沉沉的海面，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兒隣埠不比大城那麼熱鬧，這一帶海傍更加靜得令人有點寂寞。雖然不遠處有着另一輛汽車暗中監視，但繆仁傑和利可卿根本就沒有注意到。

他們心裏，彷彿都不約而同地想着同一件事，就是彼此的身份問題。

「我終於也明白了，為什麼你不稀罕那些錢財了。」利可卿終於忍不住，首先打破了沉寂。

（未完．一）



新派脱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竺秋蘭叫岳少俊上前將索毅夫拏住，將他翻了一個觔斗，索毅夫要少林無住大師保證他安全離去，才將霍萬清、史傳鼎的穴道解開，宋文俊才讓他離去，衆俠亦拜辭回去。只有岳少俊、竺秋蘭留在莊上，宋文俊設筵欵待，霍萬清要求岳少俊協助，去探賊巢，並想將臥底的賊黨清除，首先向潛入的春梅丫頭下手，却難以對付，幸岳少俊出手拏住她，但此時厨房的崔嬷嬷又將竺秋蘭拏住，只好交換人質，看着他們乘船離去。霍萬清領隊跟踪，追尋他們的下落，希望能救出老莊主，在秦履峯一座小廟停下，利用獵犬上前偵察，這時是三更時分……

金鐵口助戰　小廟現賊踪

宋文俊、岳少俊、竺秋蘭三人，更不怠慢，同時飛身而上，越過圍牆，跟着飄落地面。

霍萬清才一落到地上，他抱着的小黑犬，後腿一蹬，躍落地上，一路亂嗅，往大殿上奔去。

霍萬清藝高胆大，朝身後三人打看手勢，舉步跨上大殿。

就在此時，只聽一個壓低的聲音說道：「四位施主三更半夜，進入小廟，不知所為何事？」

霍萬清沒想到黝黑的大殿上，隱伏着人，心頭暗暗一怔，急忙回頭看去，只見大殿左首，站着一個身材高大的灰衲僧人，雙手合十，一雙炯炯目光，黑夜之中，有如兩點明星，盯注着自己。

這就略為抱拳，說道：「老朽霍萬清，大師父怎麼稱呼？」

反正已被人家覷破行藏，以金牛神的名望，自然只好報出萬兒來了。

灰衲僧人聽得似乎微微一怔，說道：

「施主原來是天華山莊的霍總管，貧衲廣明，諸多失敬。」

他不待霍萬清開口，合十道：「霍總管夜蒞小廟，不知有何見教？」

霍萬清說道：「老朽是追踪兩個人來的。」

廣明問道：「不知霍總管要找的是什麼人？」

霍萬清一手捋鬚，暗自沉吟道：「既然追到此地，那也不用客氣了。」

一面徐徐說道：「老朽是追踪一名丫頭和一個廚下燒火的老嬷子來的。」

廣明臉色微沉說道：「霍總管大概弄錯了，小廟佛門清淨之地，怎會窩藏貴莊逃婢？」

霍萬清道：「老朽一路追踪至此，如何會錯，貴廟當家大師可在？」

廣明寒着臉色，冷冷的道：「荒山小廟，只有貧僧一人。」

竺秋蘭微哂道：「大師好像知道咱們要來，守在這裏的了。」

這話是暗中提醒霍總管，這和尚的話，不可盡信。

廣明聽得不期一怔，一時竟然答不上話來，橫目道：「女施主此話怎說？莫非諸位要恃強搜索麼？」

霍萬清洪笑一聲道：「不錯，老朽正有此意。」

廣明冷哼道：「天華山莊，被天下武林推為盟主，主持的是天下公道，霍總管率衆夜闖小廟，事無佐證，竟然以強凌弱，不怕傳出武林，貽人口實麼？」

霍萬清道：「老朽若無佐證，也不會深夜闖來了。」

廣明似想發作，但却又忽然忍了下去，冷冷的道：「貧僧廟小僧孤，敵不上天華山莊人多勢大，但跑遍天下，都得佔一個理字，霍總管堅持要搜小廟，貧僧自然阻攔不住，小廟地方不大，霍總管要搜儘管去搜，只不知搜不到什麼的時候霍總管又當如何？」

霍萬清道：「老朽自當向你大師父賠罪。」

廣明冷笑道：「太湖君廟，雖說小廟，但佛門清淨，清規素嚴，霍總管給貧僧按上一個窩藏良家婦女，貧僧就是跳下黃河也洗不清，賠罪又有何用？」

竺秋蘭道：「大師父這不是故意拖延時間吧？」

廣明佛然道：「女施主這話就不對了，和尚廟窩藏婦女，這是何等罪過，霍總管不把話說清楚了，豈能隨便搜索？」

霍萬清道：「大師父之意呐？」

廣明道：「霍總管搜到了人，貧衲生死，任憑處置，若是搜不到人，那也很簡單……」

他忽然住口，沒有再往下說，宋文俊道：「有話你儘管說。」

廣明看了宋文俊一眼，問道：「這位施主是誰？」

霍萬清道：「是敝莊少莊主。」

廣明道：「那很好，有天華山莊少莊主在這裏，就更好辦了，依貧僧看來，少莊主自然是這位霍總管引來的了，若是搜不到窩藏的人，這裏是太湖君廟，貧僧只要霍總管留下一對照子，以謝太湖君廟，這不算過份吧？」

竺秋蘭哼道：「大師父出家人，說的好惡毒！」

「阿彌陀佛！」廣明合十道：「誣衊小廟窩藏良家婦女，豈不是更惡毒麼？」

霍萬清道：「好，老朽答應了。」

廣明冷笑道：「霍總管不後悔麼？」

霍萬清道：「霍某是什麼人，說出來的話，豈會後悔？」

廣明退後一步，合十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霍總管請吧！」

宋文俊道：「霍總管。」

霍萬清道：「公子不用說了，咱們找人要緊。」

說罷，揮了揮左手。

那小黑犬躍進大殿之後，待往後進竄去，但因霍總管站停下來，牠一直蹲着不動，這時霍萬清左手一揮，牠不待吩咐，立即邊嗅帶奔往後進奔去。

廣明冷笑一聲道：「霍總管原來有畜牲帶路。」

霍萬清沒有理他跟着擧步，直奔後進，宋文俊、岳少俊、竺秋蘭依次魚貫而行，廣明也跟在幾人身後一同隨後進來。

小黑犬一路嗅着進來，絲毫沒停，穿過後殿，是一個小天井，後面一排小屋，已是廚房，柴房。

天井西首，道木門，門上鎖着一把鐵鎖，敢情好久沒人開啓，鎖上長了鐵銹。

小黑犬一直奔到木門，又用雙爪抓着木門。霍萬清站停下來，回頭問道：「大師父，這外面是什麼地方？」

廣明道：「那是小廟後山了。」

霍萬清道：「麻煩大師把它打開。」

廣明道：「霍總管不是要搜索小廟麼？這外面已是秦嶺峯了，小廟的範圍，就到此爲止。」

霍萬清道：「那你就打開來讓老朽看看。」

廣明道：「霍總管只怕看不到了。」

霍萬清道：「爲甚麼？」

廣明道：「貧僧方才不是說的很明白麼？後山不是小廟範圍之內，霍總管在搜不到人，就該把照子留下了再出去？」

霍萬清怒聲說道：「大師父不肯開門麼？」

廣明道：「霍總管可是想賴了麼？」

宋文俊道：「這後山眞的不屬於貴廟的麼？」

廣明道：「不是。」

竺秋蘭道：「如果有人從廟中逃出去呢？」

廣明道：「小廟後山，並無通道。」

竺秋蘭冷笑道：「後山既無通路，何用裝上這道木門呢？既無通路，而你們廟中又開了這道門，那就是說這道門的外面，仍然是太湖君廟的範圍之內了，大師父不肯開門，大概是心虛吧。」

廣明輕哼道：「貧僧何用心虛，只是這道門已有多年不曾開啓了，諸位一定要出去瞧瞧，把鐵鎖扭斷了就是。」

霍萬清沒有作聲，伸手一扭，鐵鎖果然應聲而落，手掌上還沾了不少銹蝕的鐵屑，當下也並未在意，伸手推啓木門，小黑犬如飛的縱了出去。

門外是一片空曠的草地，雜草叢生，果然已在太湖君廟的圍牆之外，除了一道高聳的峭壁，也果然並無通路。高峯插雲，峭壁平滑如鏡，縱然有一等輕功，也不易攀登而上。

峭壁前面，左右各有兩張長形的石凳，敢情是給遊廟的人休息之用。

此時雖在深夜，但星月之下，已可一目了然，自然隱藏不住人了，但小黑犬怎會把大家引到了這裏來的呢？

霍萬清心頭止不住暗暗起疑，不覺朝小黑犬看去。小黑犬縱出木門，在草叢間亂嗅亂尋，一路朝峭壁下嗅去，但只嗅到一半，就伏在草叢之間，不嗅不動，好像在草叢中發現了甚麼？

霍萬清看得奇怪，忍不住擧步走了過去，這一走近，才發現小黑犬敢情是中了暗算，伏着不動，極可能已經死去。

再擧腳一撥，小黑犬四肢已僵，隨着翻了過來，只要看牠一聲不作，就伏地死去，顯然是中了極厲害的毒藥！

霍總管冷哼一聲道：「廣明大師父，你用什麼毒藥殺了小黑？」

廣明站着不動，冷冷的道：「霍總管今晚怎麼了？可是找不到人，怕賠了一雙照子，故而亂入人罪，又給貧僧扣上一項毒殺家犬的罪名？諸位都在這裏，第一個跟着貴莊的狗，走出來的可是霍總管你，貧僧走在最後一個，腳步都未移動，如何能使毒藥？」

他確實是隨看大家身後，最後一個走出，此刻還站在岳少俊和竺秋蘭的身邊。

霍萬清冷哂道：「大師父不用狡辯了，出家之人，怎會說出江湖切口，要老霍留下照子？老朽這對照子，可沒有瞎。」

廣明大笑道：「霍總管這話就不對了，你們是追查貴莊逃婢來，可不是追查貧僧底細而來，就算貧僧說了一句江湖切口，貧僧承認昔年曾在江湖上混過，但佛門廣大，放下屠刀，可以立地成佛，這事與貴莊逃婢無關。」

竺秋蘭冷笑道：「只怕大師父並未放下屠刀吧？」

廣明道：「女施主，古人說得好，捉賊捉贓，小廟是否窩藏了貴莊逃婢，總得拿出憑據來呀！」

竺秋蘭道：「霍總管，小黑一路追踪至此，忽然遭毒斃，事出離奇，咱們先搜搜再說。」

廣明站在一邊，冷冷的道：「貧僧早已說過，諸位儘管請搜。」

其實這裏，方圓不過十丈，一面是陡立的峭壁，一面是高聳的圍牆，中間一片草地，雜草沒脛，一望之下，就可一目了然，自然藏不了人。

霍萬清估計那座峭立的石壁，平整光滑，還生了不少苔蘚，看去約有十丈上下，就是輕功最高，也難攀登而上。

何況石壁以上，也是一座光禿禿的巉岩，寸草不生，無處可以藏身。

但除了這座大石壁，實在沒有使人可以懷疑的地方，他緩緩走下壁下，擧手輕輕敲了兩下，只覺石質堅硬，並無異處。

竺秋蘭也走了過去，低聲道：「霍總管可是懷疑這堵石壁麼？」

霍萬清道：「老朽也說不出來，但看小黑一路嗅着朝石壁跑來似乎有蹊蹺！」

竺秋蘭道：「我看這和尚有可疑！」

霍萬清微微點頭，攢眉道：「但事無憑證，咱們……」話未說完，忽然口中「咦」了一聲，倏地轉過身去，瞋目喝道：「好個禿賊，也敢在老朽身上下毒？」

竺秋蘭問道：「霍總管你怎麼了？」

霍萬清擧起右手說道：「老朽……這手……」他伸出右手，星月之下，但見整隻手臂，色呈烏黑，顯然是中了劇毒！

宋文俊喝道：「賊禿，果然是你！」

廣明迅疾後退了數步，大笑道：「霍總管，這是你自己找的，與貧僧何尤？」

岳少俊喝道：「你還想走麼？」

廣明退了幾步，已經站停下來，冷然道：「貧僧爲甚麼要走？走不了的，應該是諸位才是！」

就在他說話聲中，只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四五條人影從牆頭飛掠而下。

那是五個黑衣蒙面人，手中各自握一

柄青鋼劍掠落地，立時向四人圍了上來。

宋文俊看得大怒，一面回頭說道：「岳兄、竺姑娘，快護霍總管退下，這些人由兄弟來對付他們。」

接着冷笑一聲，說道：「就憑你們這幾個見不得人的東西，還能攔得住本公子麼？」

揮手一劍，朝他面前二個黑衣人掃攻過去。

那二個黑衣人中右首的一個很快向後閃開，

左首一個毫不含糊，青鋼劍起處，泛起一片青芒，封開宋文俊的劍勢，立還顏色，一劍反腕刺出，兩人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惡鬥。

岳少俊、竺秋蘭護看霍萬清緩緩退到石壁下面，讓霍萬清倚壁坐下。

這一陣工夫，金甲神霍萬清已經神志恍惚，功力全失，只是還能行動，和自己坐下而已。

廣明冷冷的道：「霍總管已無抵抗之力，剩下你們三個，還能逃得出去麼？依貧僧相勸，還是束手就擒的好。」

竺秋蘭手中暗掏了一把暗器，口中嬌叱道：「賊禿，你能把我們怎樣，不信，你自己過來試試！」

廣明微哂道：「妳是賣花婆婆竺三姑的女兒，手裏有些破銅爛鐵，也想在佛爺面前賣弄麼？」

竺秋蘭道：「不錯，你知道就好，敢不敢過來試試？」

廣明哼道：「連竺三姑都自身難保，妳丫頭有多少道行。」

說到這裏，擧手一揮，喝道：「你們去把這兩個小輩拏下了。」

四名黑衣人沒作聲，迅速的身法閃動，撲了過來。

竺秋蘭因宋文俊就在前面和一個黑衣人動手，手中雖握了一把暗器，却不敢動手。

岳少俊搶先出手，「嗆」的一聲，撤出軟劍，劍光如匹練般洒出，封住了三個方位。

竺秋蘭也跟看短劍出鞘，刷的一聲，攻向另一個黑衣人。

但聽一陣金鐵交鳴，撲來四人的四柄長劍，盡爲兩人劍勢震開。

這時宋文俊和那黑衣人已激戰了十幾個回合，宋文俊知道對方人多勢衆，自己這邊，霍總管中了毒，只剩下三個人，和對方衆寡懸殊，利在速戰速決。

因此一上手，就連使殺着，劍發如風，十分神速，差不多他攻出二招，黑衣人才能還擊一劍。

但黑衣人劍勢沉穩，雖然不如宋文俊快速，門戶却守得十分嚴密，儘管宋文俊劍招有如電閃雷奔，一時之間，也無法攻得進去。

宋文俊口中大喝一聲，手腕一振，接運五劍，把對方逼退了兩步，突然身形一個急旋，不進反退，長劍倏轉，一道劍光，閃電般攻向岳少俊側面的一個黑衣人。

這一劍去勢奇速，那黑衣人冷不防背後會有人襲來，口中慘嘷一聲，中劍倒地不起。

宋文俊一擊得手，劍勢橫掃，人已迅快的轉入了己方陣地，和岳少俊一齊並肩作戰。

這時候，被宋文俊逼退了兩步的黑衣人，也欺了上來，和其他兩個黑衣人聯手攻上。

宋文俊、岳少俊兩支長劍，力敵三個黑衣人，已然綽有餘裕。

竺秋蘭揮動短劍，和一個黑衣人動手，她兵刃比對方短了將近一尺，無形中就吃了虧，被逼得左右閃躲，只能招架，無力還攻

那黑衣人沉笑道：「小丫頭，你接看了！」

長劍一翻，「拍」的一聲，把竺秋蘭短劍壓到一側，身形一轉，左手一探，直向竺秋蘭右肩「肩井穴」上抓來。

竺秋蘭格格笑道：「你來得正好！」

左手揚處，指縫間突然飛射出兩絲銀芒！

雙方相距極近，自然不易躲閃，黑衣人雖然黑布幪臉，但兩個眼睛，却露出兩個窟窿，兩絲銀芒，恰好不偏不倚，射入黑布窟窿之中。

那黑衣人大叫一聲，棄了長劍，雙手掩目，痛得一個觔斗，栽倒地上，滿地亂滾，痛昏過去。

那三個黑衣人聽到同伴慘號，稍一分心，被宋文俊劍鋒一轉，又刺倒了一個。

五個黑衣人，已有三個受傷倒地，剩下兩個，雖在揮劍惡鬥，心頭已虛，劍勢自然沒有先前的凌厲。

廣明也沒有料到宋文俊等三人武功竟有如此高強，心中也不禁暗暗震驚。

宋文俊因父親被賊人劫持，對賊黨銜之入骨，一柄長劍，使得風狂雨暴，記記都是殺着。

激戰之中，賣了一個破綻，長劍突然一振，貫注內力，左右一搖，一劍直刺出去。

但聽「噹」「噹」兩聲，和他交手的黑衣人長劍悉被震開，一劍直入，透腹而過，當場氣絕。

剩下的一個黑衣人，那裏還敢戀戰，捨了岳少俊，向後躍退，但他堪堪縱起，又是一聲慘叫，被竺秋蘭揚手打出的一枚「子午釘」擊中，仰跌下去。

廣明看情形不對，正待轉身開溜！

竺秋蘭大聲叫道：「快截住他，不能讓他逃走！」

柳腰一擰，正待追去，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他走不了的。」

只見那木門走出一個人來，擋住了廣明的去路。

那是一個身材高大，長眉善目的雲衲老僧，一手持着鑌鐵禪杖，朝廣明逼去。

竺秋蘭看清此人，不覺喜道：「是無住大師！」

廣明疾退數步，心頭暗暗吃驚，凜然道：「大師不要逼人太甚。」

無住大師低宣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爾等劫持盟主，不是更過份了麼？」

廣明一臉俱是氣憤之色，說道：「霍總管誣衊貧僧，窩藏天華山莊逃婢，如今大師兄又說貧僧劫持盟主，這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貧僧那裏得罪了諸位，硬要把這些罪名，加諸貧僧的頭上。」

無住大師道：「那就要問你了。」

竺秋蘭冷笑道：「本來咱們搜不到人，眞還相信與你無關，但方才你指揮同黨，妄想把咱們拏下；狐狸尾巴已經露出來了，還想賴麽？」

廣明道：「那是貧僧幾個徒弟，他們忍不住諸位一再的脅迫貧僧，才含憤出手的。」

竺秋蘭道：「那麽毒斃小黑犬，和在霍總管身上下毒，又作何說？」

「唉！」廣明嘆了口氣道：「這是冤枉貧僧，貧衲若要下毒，怎會不把你們三位一起毒斃了，豈不省事？」

他這話說得倒也有道理，竺秋蘭一時無法反駁。

宋文俊道：「不是你下的毒，那會是誰？」

廣明微哂道：「宋少莊主既沒看見下毒的人是誰，貧僧自然也沒看見了，宋少莊主問我，貧僧又去問誰呢？」

只聽木門有人應聲道：「你都不知道，怎麽不來問問兄弟呢？」

隨聲走出來的，赫然是狼山一狽索毅夫！

廣明臉上不禁飛過一絲喜色。

竺秋蘭哼道：「姓索的，又是你！」

索毅夫含笑道：「這叫做山轉路不轉，咱們才會在這裏又遇上了。」

宋文俊逼上一步，喝道：「姓索的，你說，是不是你下的毒？」

索毅夫陰笑道：「少莊主看到兄弟下毒麽？」

竺秋蘭道：「不是你，還會是誰？」

索毅夫道：「毒藥倒是兄弟的，但兄弟可沒下在霍總管身上。」

宋文俊道：「那是誰下的？」

索毅夫道：「霍總管自己。」

宋文俊橫劍道：「你還狡辯？」

索毅夫乾笑一聲道：「兄弟是跟着諸位身後來的，兄弟趁諸位在大殿上說話之時，把毒藥抹在鐵鎖上，這不是霍總管自己伸手去摸來的麽？」

宋文俊道：「解藥呢？」

索毅夫悠然道：「解藥就在兄弟身上了。」

無住大師道：「善哉，善哉，索施主有解藥就好。」

索毅夫道：「大師可是要兄弟交出解藥來麽？」

無住大師道：「貧衲正是此意。」

索毅夫微微搖頭道：「兄弟可並不是送解藥來的。」

竺秋蘭道：「那你做什麽來的？」

索毅夫譎笑道：「兄弟是請諸位立即離開此地。」

宋文俊目光逼注，冷然喝道：「姓索的，你聽說過殺鷄取卵，這句話麽？」

索毅夫道：「少莊主之意，是要殺了兄弟，取解藥了，這就大可不必。」

宋文俊倏地逼上一步，冷喝道：「你可要試試？」

索毅夫道：「兄弟可以交出解藥，但諸位必須立即離開此地。」

宋文俊道：「咱們爲什麽要離開？」

索毅夫道：「這是條件，諸位可乘原船離開，等諸位下了船，兄弟立時奉上解藥。」

宋文俊還沒開口，竺秋蘭道：「你好像不希望我們在這裏停留了？」

索毅夫道：「諸位找到此地，使兄弟極爲難堪，兄弟當然不希望諸位在這裏停留了。」

宋文俊冷然說道：「要是我們不離開呢？」

索毅夫道：「少莊主要這麽說，就太使兄弟爲難了。」

宋文俊道：「你爲難什麽？」

索毅夫道：「諸位下船之時，諸位幾個朋友，兄弟也好叫人護送他們下船，如是諸位不肯離開這裏，兄弟就不知道該如何處置好了？」

無住大師一怔道：「索施主說的是什麽人？」

索毅夫陰笑道：「大師可要看看他們麽？」

說到這裏，舉手連擊三掌，喝道：「來人哪，把他們推出來。」

宋文俊不知他說的是誰？心中還暗暗納罕。

竺秋蘭低低的叫了聲：「糟糕！」

岳少俊問道：「蘭妹，知道他說的是什麽人嗎？」

竺秋蘭聽他當着許多人面前，叫自己蘭妹，心頭一甜，臉上却燒得熱烘烘的，一時還未答話。

只見那道木門中，已經魚貫走出七八個人來！

不，走出來的雖有八個人，但其中四人，却是被另外四個人推着走出來的，一個推着一個。

被推着走出來的四個人，赫然武當遊龍劍客史傳鼎，終南派飛虹羽士陸飛鴻，八卦門甘玄通，六合門禿頂神鵰孟逵仁，他們一個個闔着眼皮，身不由己的被推着走出。

推人的則是四個黑衣蒙面人，他們裝束和方才四個蒙人一般無二，顯係一黨的賊徒。

飛虹羽士，甘玄通等人，在八大門派中，已可說的數一數二的高手，絕不可能輕易落在狼山一狽的手中。

無住大師看得身軀猛然一震，沉聲道：「索施主，你把他們怎麽了？」

索毅夫陰笑道：「大師看到了，這幾位身上並未負傷，只是……」

他一臉詭笑，口氣一轉，續道：「諸位若肯離去，兄弟自會把他們送上船去，當然也會奉上解藥的。」

無住大師凜然道：「你在他們身上使了毒？」

竺秋蘭道：「大師，他使的不是毒藥，是迷藥。」

正在此時，只見靠壁瞑坐的霍萬清忽然睜開眼來，口中暴喝一聲：「廣明賊禿，霍某先劈了你！」

喝聲中，身形已從地上彈起，宛如大鵬凌空，朝廣明當頭撲去，人還未到，雙掌交擊，掌風劃起一片尖嘯之聲，勢道淩厲絕倫！

廣明沒想到金甲神身中劇毒，居然突起發難，一時駭然驚異，急忙縱身向旁側閃避數尺，讓開霍萬清撲擊之勢。

身形一矮，反手呼的一拳，迎擊出去，此人避敵還擊，出手拳勢，也相當剛猛，一看即知武功非凡。

霍萬清落在地上，洪笑一聲道：「賊禿，你再接霍某幾招。」

雙掌揮舞，接連劈出八掌。

他外號金甲神，素以掌力雄厚著稱，這八掌着着迫攻，宛如巨斧開山，迅快凌厲，兼而有之。

廣明大笑道：「霍總管賜教，貧僧當得奉陪。」

僧袍飄動，脚下連連移動位置，雙拳有守有攻，把霍萬清一氣呵成的八掌，完全封架開去。

立時展開反擊，但見拳風呼呼，縱橫交擊，一個廣明的人影，瞬息之間，幻化成四五個之多。

好像有四五個廣明，圍着霍萬清動手一般！

兩人掌來拳往，片刻工夫，已動手相搏了二、三十招，仍然不分勝負。

宋文俊、岳少俊等人，都不禁看得聳然動容，目光投注廣明的身上，不知他使的究竟是什麽拳術？

霍萬清臉上也神情微變，忽然之間，好像想到了一個人，感到驚訝無比，因此不斷的增強掌力，全力迫攻。

看看廣明的武功路數，是否就是自己心中想到的人？

但見兩人越打越快，各自爭強搶先機，廣明四五個人影，更是此進彼退，揮舞着雙拳，搶攻不已。

鬥到酣處，忽聽霍萬清洪笑道：「原來你是昔年橫行川陝九指羅漢祝祥符，居然來到江南，搖身一變，當了賊禿！」

廣明大聲笑道：「霍總管想得起貧僧來歷，足見高明，那就試試貧僧的奪命九招如何？」

隨着話聲，右手一探，摸出一支鐵筆來。

霍萬清道：「你有什麽看家壓箱的本領，只管使出來讓霍某見識見識。」

他口中雖是說得稀鬆，但心却絲毫也不敢輕視對方。

要知九指羅漢祝祥符，乃是昔年川陝巨盜，據說他原是唐門弟子，因犯了門規，被斷去一指，逐出門牆。

後來又投入一位異人門下，學了一套怪異的分身術，更是目空四海，目中無人，仗着一支鐵筆，到處爲惡。

積案如山，自然在川陝立不住脚，却不料他出家當了和尚，而且潛來江南，在秦履峯太湖君廟，當了住持。

廣明既然說出「奪命九招」，那九招自然非同小可！

霍萬清掌勢一變，雙掌當胸，目注對方，以靜制動。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廣明喝聲甫出，右掌推出一支鐵筆，左手突然張開。

方才他雙手握拳，還看出缺少了一個指頭，這回左手五指箕張，果然少了一個大拇指。

只見他右手起處，拳握鐵筆，突出一招「畫龍點睛」，疾奔霍萬清眉心。

霍萬清眼看廣明點來，立即向身左閃，右手探處，化掌爲爪，順着對方筆勢，抓向他執筆右腕。

那知就在他手爪抓出的同時，突覺幾縷尖風，已然襲到脅下，心頭不禁大駭，他幾乎沒有看到廣明的左手的出手。

不知這幾縷暗勁，是怎樣發出來的？急忙右手一圈，收了回去，同時也運集內力，抗拒襲上身來的暗勁。

等你收回右手，運勁抗拒之際，忽然消失，但廣明點出來的鐵筆，手腕驀地一振，洒出兩點筆影，已然由上而下，快若掣電，襲向左右「將台穴」。

觀戰的人，看得都覺得奇怪，不知霍萬清抓出去的手，何以半途撤回？

這一撤，豈不是成了挨打的局面？

霍萬清自然更爲駭異，此時兩點筆影，距胸前已不過數寸，封架已然不及，只好微一吸氣，向後疾退數尺。

廣明發出一聲陰森的冷笑，鐵筆一振，直欺過來，人還未到，手中一支鐵筆，突然幻起七八支鐵影，挾着絲絲尖風，像風吹雨絲，迎面飄洒而來。

霍萬清無法封架，只得再次向後疾退三步，但在疾退之時，力貫掌心，連環劈出兩掌。

這兩掌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掌風呼呼，宛如兩團狂飆，一先一後，勢如雷奔，捲撞出去。

廣明居然不退反進，口中大喝一聲，風飄雨洒的筆影，忽然合而爲一，有若一支尖錐，直向掌風中刺入。

這是他把勁急的力道，集中一點攻來，勁勢銳利無匹，但聽「嗤」的一聲輕嘶，霍萬清一掌劈出的一團掌力，立時被他貫穿！

要知所謂掌力，就是由他數十年苦練的氣功所凝結的力道，試想勁氣凝成的一團力道，被對方筆尖透過，集中一點的尖風貫穿了，這一團氣，自然一破而洩，這和吹大了汽球，碰上針尖，立時會爆破的道理一樣。

霍萬清陡覺第一掌力道被對方破去，這一變故，自然大出意外，心頭這份震驚，自然非同小可！

差幸他數十年的修爲，內功精深，掌力收發隨心，發覺不對，一道掌風，帶轉擊出的力道，身隨掌轉，往左側旋出，一道掌風，朝廣明攔腰橫掃過去。

廣明又是一聲冷笑，那振腕點出一支鐵筆，隨着笑聲，又化作點點筆影，漫天飛洒！

不，這一瞬間，由一個廣明，又幻作成四五個廣明，各自振腕揮洒，漾起點點筆影，圍攻而上！

他奪命九招，果然變化莫測，人筆難分，環繞着霍萬清身側，倏忽進退，指指點點，專找你全身大穴下手。

霍萬清到了此時，也豁出命去，雙掌開闔，施展出鷹爪門的絕藝，忽指忽掌，忽劈忽抓，攻守迎拒，全力週旋。

兩人這番搏鬥，當眞出生入死，激烈異常，看得雙方的人都爲之摒息凝神，目不稍瞚，就在這時候，竺秋蘭的耳邊，忽然響起了一個極細的聲音說道：「喂，竺小妹，妳身邊有沒有帶着黃豆、白米？我是說像黃豆、米粒般極小的一類東西。」

那聲音極細極細，竺秋蘭聽不出這說

話的人是誰？他人在那裏？

心中方目一怔。

只聽那聲音又道：「妳娘隨身經常帶着十七八種暗器，我想妳竺小妹身上，也一定不會少到那裏去，這樣，隨便妳什麽，揀小一點的，取四顆出來，揑在掌心裏，別讓人家看到，聽我叫妳打誰，妳就打誰……」

竺秋蘭心中暗暗納罕，抬目四顧，又看不到什麽人，但心中已經有些明白，這說話的人，一定躲在暗處，而且絕非賊人一路。

那聲音又道：「喂，喂，竺小妹，妳別東張西望好不好，狼山一狽比鬼還精，莫叫他看出來了。」

那聲音接着又道：「哦，老哥哥我叫妳把小玩意取出來，揑在掌心，妳怎麽還沒取出來呢？要知道這時候金甲神大戰羅漢，好戲上場，大家都聚精會神的瞧着他們，時間稍縱即逝，再過一回，就救不了人啦，我的姑奶奶，眞急死人！」

這人聲音雖然很細，聽起來却是十分清楚！

竺秋蘭聽他口氣，有些滑稽突梯，不覺抿嘴一笑，就依着暗暗掏出四顆鐵菩提子握在掌心。

那聲音好像看見了一般，低笑說道：「這才對，哦，竺小妹，妳認不認得武當那個姓史的小子，還有兩個道士，一隻禿鶥？」

「妳認識他們的話，那就準備好了，聽你老哥哥的口令。」

竺秋蘭當然認得遊龍劍客史傳鼎等四人，聞言暗暗吃驚，忖道：「他要我用暗器打他們？這人到底是誰呢？他自稱老哥哥，那一定是和我很熟的人，但自己却一點也想不出來？」

她臉上這一猶疑，那聲音立時看出來了，嘻嘻的笑道：「竺小妹，妳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老哥哥怎會叫妳用暗器去打四個昏迷老小輩呢？老哥哥不是告訴過妳爲了救人麽？救人，自然要打那四個蒙了臉的小子了。」

竺秋蘭笑着點了點頭。

那聲音又道：「好，妳現在總算明白了，不過這四個小子站在昏迷不醒的老小輩身後，不能打他們正面，那就得取他們背後的『靈台穴』不可了。」

這話聽得竺秋蘭又是一怔，那四個蒙面黑衣人，是押着史傳鼎等四人走出來的，他們四人面前，站在史傳鼎等四人，面向着自己等人。

使用暗器，正面當然打不着他們，因此只能打他們的側面，但這說話的聲音却要自己打他們背後穴道。

自己在他們對面，又不是站在他們背後，打背後穴道，叫自己如何打得着？

她心念轉動之際，那聲音低笑道：「他們不是一排站在門前嗎？要打他們背後穴道，就得把暗器打得高一些，越過圍牆，再從木門中穿射出來，就可以打到他們背後，也不致被人發現了。」

竺秋蘭越聽越奇，暗器從對面打過去，要越過圍牆，再從木門中穿出來，打到他們背後。

這還是什麽暗器？成了封神榜上的法寶啦！

只聽那聲音低笑道：「竺小妹，妳可是不相信麽？不相信妳就把四顆一齊打出來，老哥哥自會助妳一臂之力，不過妳要注意，打得高些！」

竺秋蘭當然不相信，心中暗道：「我就打出去，看你怎麽辦？」

心念轉動，纖手一揚，把掌心四顆鐵菩提子，一齊朝四個蒙面黑衣人頭頂上空打去。

鐵菩提子是最細小的暗器，脫手飛出，激射而去，如果在大白天，還可以看得清楚，但此時是在黑夜之中，那裏還能看得見？

不知越過圍牆之後，是否還能再從木門中穿射出來，正好打在四個蒙面黑衣人背後的「靈台穴」？那就不得而知了。

定睛看去，四個蒙面黑衣人好像是一無所覺，依然挺胸凸肚的站在那裏，一動不動。

只聽那聲音低笑道：「好了，好了，總算全打在他們『靈台穴』上了。」

竺秋蘭心中半信半疑，自己把四顆鐵菩提子打得那麽高，他如何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呢？

這時，翟萬清和廣明已打出百招之外，拳掌交加，掌風如濤，還是不勝不敗之局。

突聽右首石壁上，有人「喂」，「喂」的叫了起來，說道：「你們兩個到底打完了沒有？吵得我老人家想打個盹，都打不成！」

索毅夫聽得一怔，仰首喝道：「是什麽人！還不給我下來！」

竺秋蘭心知就是方才在自己耳邊說話的那人，只不知這人是誰？

只聽那人道：「下來？你說得倒容易，這條路又小又狹，天又黑摸落的，什麽都看不見，叫我怎麽爬得下來？」

竺秋蘭「哦」了一聲，急忙叫道：「宋少莊主，原來這座大石壁右側，果然有一條小路！」

那人又道：「誰說不是，上面還有一個黑黝黝的洞窟呢，我只是爲了一時好奇，才……跟着他們背後爬上來的，只是那洞窟太黑了，我不敢……呃……」

他話未說完，突然「呃」了一聲，就沒有吭聲！

不，一團黑影，骨碌碌的從山崖上滾了下來，接着砰然一聲，摔落地上。

宋文俊、岳少俊聞聲掠出去，縱了過去。

索毅夫一揮手道：「你們還不攔住他們？」

他這話是朝着四個蒙面黑衣人揮手示意，但四個蒙面黑衣人却恍如不聞，一動沒動。

索毅夫怒聲：「你們是死人，還不給我攔住他們？」

四個蒙面黑衣人依然恍如不聞，站着沒動。

竺秋蘭心中已經明白，這麽看來，自己打出去的四顆鐵菩提子，果然都打中了他們的穴道。

照說這話的人，武功應該極高，怎會從崖上摔下來呢？

看他摔到地上，就直挺挺躺着沒有爬起來，就是沒有摔死，八成也摔成了重傷，這怎麽會呢？

索毅夫眼看四個黑衣漢子不聽自己指揮，心中雖怒，但此時無暇多責，正待跟着宋文俊、岳少俊身後掠去。

無住大師手拄禪杖，倏地跨上一步，沉聲道：「索施主，你最好站着莫動。」

索毅夫道：「怎麽，大師可是想和兄弟動手？」

宋文俊、岳少俊一下掠到那人身邊，岳少俊俯身一看，那人撲倒地上，一動沒動，雖然沒看清他的面貌，但一看到他的身形，覺得十分眼熟。

尤其是那件已經洗得發了白的竹布長衫，心頭不禁咚的一跳，失聲道：「會是老哥哥！」

宋文俊問道：「岳兄認識他。」

岳少俊道：「他就是賽管輅金鐵口老哥哥了……」

宋文俊道：「他是中了賊人的暗算，你看，這是一支丟手箭，插在『鳳凰入洞穴』上，八成……」

誰說不是，一支和竹筷差不多的丟手箭，端端正正插在他左胛「鳳凰入洞穴」上。（背部胛骨縫內）

岳少俊正待伸手去拔。

宋文俊急忙伸手一攔，說道：「岳兄使不得，此名『鳳凰入洞』，位在肺尖，拔箭之前，如不先準備好藥物，一旦拔出箭來，人會流血不止。」

岳少俊道：「那該怎麽辦？」

宋文俊道：「咱們先看看他是否有救再說。」

岳少俊伸手朝金鐵口胸口一摸，只覺心脈已停，連身子都有些凉了，不禁含淚道：「老哥哥，只怕已經沒有救了！」

只聽耳邊有人道：「別哭，人死不能復生，哭有何用，還是上去再說。」

岳少俊拭拭淚，抬頭道：「宋兄要上那裏去？」

宋文俊說道：「兄弟沒有說要上那裏去？」

岳少俊道：「方才不是宋兄勸我不要哭，上去再說麽？」

宋文俊道：「沒有，兄弟幾時說要上去？」

岳少俊道：「方才明明有人在兄弟耳朵邊說的。」

宋文俊道：「這裏只有兄弟和岳兄兩人，兄弟沒有說話，可能一定是岳兄聽錯了。」

岳少俊聽得一呆，口中忽然「哦」了一聲道：「對了，方才老哥哥曾說上面有一個洞窟，莫非春梅和崔嬷嬷就躲在那洞窟之中，老哥哥這支丟手箭，就是她們放的。」

宋文俊劍眉一挑，緊了緊手中長劍，說道：「不錯，咱們上去。」

岳少俊道：「但是，老哥哥該怎麽辦呢？」

宋文俊道：「人死不能復生，此刻只好就讓他先躺在這裏，等咱們找到賤婢，回頭再來掩埋不遲。」

岳少俊想想也有道理，點頭道：「好吧！」

兩條人影，一先一後，騰身躍起，朝石壁右側飛掠而上。

再說竺秋蘭，眼看宋文俊、岳少俊朝跌墜下來的那人掠去，正待縱身跟去，只聽耳邊又響起那個低沉的聲音說道：「竺小妹，妳別過去。」

竺秋蘭聽得不期一怔，忖道：「難道從崖上跌下來的，不是他麽？」

只聽那人又道：「妳岳大哥已經替他收屍去了，妳過去也沒用，咱們還是辦正事要緊。」

竺秋蘭不知這說話的人躲在那裏，也不知他說的辦正事，是什麽事兒？

只好望着天空眨眼。

那人說道：「妳想向我辦什麽事兒，對不？咱們剛才不是那四個渾小子制住了麽？但四個老小輩還沒救下呢？」

竺秋蘭只是靜靜的聽他說話，沒有開口，心想：「你要我如何去救？」

那人好像猜得到她心裏想些什麽，接着低笑道：「妳是賣花婆的獨生女兒，妳娘老走江湖，妳身邊總帶着妳娘的獨門解藥『百里香』吧，給他們去聞上一些，不就結了麽？」

他沒說賣花婆婆昔年善使迷香，却把賣花婆婆的獨門迷香「百里香」說成了獨門解藥。

這無他，賣花婆婆近十年來已經不再使迷香了，因爲使迷香究竟是江湖下五門的玩意。

賣花婆婆近年來棄邪歸正，力爭上游，昔年的玩意，自然不肯再使，但女兒行走江湖，「百里香」解藥身上不會不帶。

因爲這是專解迷香，迷藥的藥，寧可備而不用，以防萬一，這人好像對江湖上的事兒，十分熟悉，只是沒有說明而已！

竺秋蘭被他說得臉上微微發熱，但也點了點頭，表示她身上確實帶了「百里香」解藥。

其實豈止解藥，就是「百里香」她身上也有。

「那就好，妳快過去給他們聞上一些吧！」

那人又道：「別怕，只管大大方方的過去好了，妳看，狼山一狽不是跟那老和尚幹起來了麽？」

要知這三處事情，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發動的，作者只有一支筆，只好分開來敍述了。

如今再說無住大師攔住索毅夫，兩人相待了一陣，索毅夫臉上陰晴不定，徐徐說道：「大師不讓兄弟過去看看從崖上失足跌墮下來的是什麽人麽？」

「阿彌陀佛。」

無住大師低宣佛號道：「索施主，不用操心，宋少莊主和岳施主不是已經過去了。」

索毅夫抬目看去，瞥見兩人捨了從崖上墮地之人，雙雙躍起，朝崖上撲去，不由心頭一急，怒聲道：「無住大師，索某因你是少林寺有道高僧，故而對你容忍三分，你以爲索某怕了你，這就想左了。」

無住大師冷然道：「貧衲用不着索施主容忍，索施主敢刦盟主，再假扮盟主，怎會怕貧衲區區一個出家之人？」

（未完・十四）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瀟湘客．文
可　飛．圖

魔魔斷魂簫

簫聲驚天地

斷魂簫的崛起江湖，是最近三年以內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他是何許人，甚至也沒人知道他是男人還是女人。

當然，三年以來，也有不少的人見過他，但那些見到過斷魂簫的人，有些說是一個老頭兒，有些說是一位青衫文士，也有些說是一位不辨男女的蒙面人……眞的算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但那些見到過斷魂簫的人，他們的說辭中，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斷魂簫手中的那枝簫——一枝長約三尺，通體漆黑，烏光晶亮的洞簫，以及他那獨特的殺人手法。

據傳說，斷魂簫這個人，是一位性格頗不穩定，介於正邪之間的人，他平常所殺的人，固然絕大多數是武林敗類和江湖宵小，但有時候却也會不分青紅皂白，殃及正派人物。

至於他那獨特的殺人手法，就是一曲簫音了。

他的簫音，可剛可柔。

剛的時候有如金戈鐵馬，隱含無限肅殺。

柔的時候，却像是巫峽猿啼，嫠婦夜泣，凄清得令人不忍卒聞。

不論是剛也好，柔也好，除非他沒存心殺人，否則，簫音一起，準有人送命，即使那個人想逃，也逃不了！不是逃不了！是兩條腿已不聽指揮。

倩影震江河

也由於斷魂簫是那麼一位武功高深莫測，而又神秘得不可思議的怪人，因而一般江湖中人，都只好暫時稱他為斷魂簫。

金風送暑，丹桂飄香，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

地點是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華北重鎮歷下城（即今之濟南）旁，大明湖濱的千佛山山巔。

北國的仲秋，已有頗深的寒意，兼以今宵雲彩特多，一輪明月，一直是以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態，在雲層之中躲躲閃閃地。

因此，儘管是中秋佳節，但前來大明湖賞月的騷人墨客們，却是稀少得可憐。

但也有例外的，那就是千佛山山頂，正獨自迎風卓立的那一位。

那是一個年約三十開外的駝子，虬鬚滿頰，身裁魁偉，即使是駝着背，也比一般人要高出大半個腦袋。

他，身着一襲竹布長衫，腰間懸着一個特大的酒葫蘆，神態威猛，面容冷肅，目光中並隱含着濃厚憂鬱。

看情形，這位駝背怪客，決不是獨樂其樂，前來賞月的雅士，而顯然是一個別有懷抱的傷心人。

是的，如果是有心人，就不難發現，這位駝背怪客到歷下已經七天了。

白天，他在茶樓、酒館、客棧……等公共場所中，到處閑逛，晚上，就獨自站在千佛山頂，一直到天明之前才離去。

為誰風露立中宵，誰能夠解答這一個秘密呢？

一直在雲層中半露半遮的月亮，已經偏西，但這位駝背怪客，却仍然屹立山頂，如非是那颯颯秋風吹得他的衣袂飛揚，眞會以為他是一尊石像哩！

忽然，他猛一旋身，凝注十五六丈外，一處高可及人的荒草叢，沉聲喝問：「誰？」

「老朽石中英！」

隨着這話聲，一位形容憔悴，年約半百的黃衫老者，由草叢中站起，並向駝背怪客面前緩步走來。

駝背怪客冷然地問道：「你來幹甚麼的？」

石中英在駝背怪客對面丈遠處站定，尷尬一笑道：「老弟台是在生我的氣？」

「生你的氣，你說得多輕鬆！」駝背怪客冷哼一聲，道：「我恨不得一掌劈了你這個老混蛋！」

石中英苦笑道：「應該，老弟台，老朽今宵是以贖罪者的心情而來……」

駝背怪客截口冷笑道：「贖罪？你向誰贖罪？」

「自然是向紫烟姑娘贖罪。」

「你，一手毀了湯紫烟，也毀了你的胞弟石中玉，並間接助長呂家堡的邪惡勢力，這滔天罪惡，你能贖得了嗎？」

「我想，目前，還不算太晚。」

「你打算用怎樣的方式去贖罪？」

「老朽準備先向紫烟姑娘說明當年事實的眞相，讓她振作起來，然後，聯絡俠義道人士，對呂家堡同申天討。」

「你這是要別人去拚命，又怎能算得是贖罪？」

「老弟台，你就不能容許老朽戴罪立功嗎？而且，自老朽明白當年事實眞相之後，一直饋寢難安，深感活着已是多餘，所以，今後，只要有拚命的機會，老朽決不珍惜一副臭皮囊。」

「這才像句人話。」駝背怪客接道：「對了！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石中英苦笑着反問道：「你呢？」

駝背怪客苦笑道：「看來，這也算是智者所見略同。」

石中英長嘆一聲道：「這兒是紫烟姑娘和中玉定情之處，據江湖傳說，最近三年來，每屆中秋節深夜，千佛山頂就會傳出令人鼻酸心碎的凄絕簫音，可是，却沒人見過那位吹簫的人，老朽認為，那吹簫的人就是湯紫烟，同時，也就是最近三年來，崛起江湖的斷魂簫，所以，老朽才老遠地趕來，可是，今宵却沒聽到簫音，只是遠遠地看到有人站在山頂，却沒想到是你老弟。」

緊接着，又注目問道：「老弟台，你是否也和老朽一樣的想法呢？」

「唔……」

「你已見到紫烟姑娘了嗎？」

「沒有。」

「奇怪，她今宵怎麼不來？」

「誰知道哩……」

駝背怪客漫應着，緩步走向一座個多人高的巨石前。

那巨石的一面，顯然是被一種利器削平，顯然平整而又光滑，上面以金剛指力寫着：

在天願作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理枝

每一個字都有海碗大小，有如龍飛鳳舞，而且字跡入石半寸，足見此人不但書法高明，金剛指力更有精湛的造詣。

落欵是兩行較小的字跡，乙未仲秋月圓之夜，石中玉，湯紫烟敬題。

石中英目注那兩行字跡，禁不住目蘊淚光，喃喃自語着：「這是舍弟的親筆，已經十五年了，可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

駝背怪客忽然向他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式，低聲說道：「有人來……」

話聲才落，一陣輕快落步聲，已迅疾地逼近。

沉沉夜色中，但見一行幽靈似的幢幢人影，已到達十丈之外。

月亮似乎也愛湊熱鬧，此時，突然雲破月來，清光瀉地，視界為之豁然開朗起來。

冷月清輝照映下，那一行不速之客，已在丈遠外站定，一字橫排。

一共是九個人，六男三女，當中是一個身着紫色勁裝，肩插長劍的中年婦人，論姿色，此人頂多只能算是中上之姿，但一雙眼睛，却別具一股勾魂攝魄的媚力，看情形，她是這一行人的首領。

紫衣婦人兩旁，是兩個勁裝佩劍，年約十七八歲的靑衣少女。

六個男的，則一律是腰跨單刀，一身黑色勁裝，年約三十左右的彪形大漢。

雙方一打照面，駝背怪客與石中英二人，都禁不住臉色為之一變。

紫衣婦人却首先嬌笑道：「喲！二位大哥雅興不淺呀！」

駝背怪客冷然接着說道：「誰是妳大哥！」

紫衣婦人嬌笑如故道：「林大哥，你是中玉的朋友，我是中玉的渾家，叫你一聲林大哥，是天經地義的事呀！」

緊接着，却將目光移注石中英笑問道：「石大哥，你說是嗎？」

石中英也是冷冷地接着道：「我沒有妳這樣的弟妹。」

紫衣婦人道：「石大哥不認我這個弟妹，總該有個理由吧？」

「妳自己心中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才問你呀！」

駝背怪客搶先冷笑道：「呂勝男，我問妳，十五年前，妳是用甚麼手段，將石中玉由湯紫烟身邊搶走？」

呂勝男（紫衣婦人）笑道：「林大哥，你這一問就够奇了，石中玉不是三兩歲的娃兒，怎能由我任意將他由別人身邊搶過來哩！再說，當年的婚事，是由這位石大哥所一手促成，即使其中有甚麼秘密，你也該向我這位大伯請教才對……」

石中英截口怒叱一聲：「住口！」

呂勝男道：「喲！石大哥，幹嗎發這麼大的脾氣呀？」

石中英喝道：「妳……妳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大伯！」

「誰說不是，不但是我，還有你的弟弟，你的外甥，每一個人都是念茲在茲地懷念着你，我們都在奇怪，最近這十一二

年以來，你為甚麼突然不去我們呂家堡玩兒了，還有你這位林大哥，自從我和中玉成婚以來，就一直不曾見過你……」

駝背怪客冷然一哂道：「我林化民算是甚麼東西，怎配去威鎮江湖的呂家堡作客！」

呂勝男嬌笑道：「林大哥，以你和中玉的交情來說，這話是否顯得近乎太過份了一點？」

林化民（駝背怪客）冷笑道：「呂勝男，別拉近乎，我駝子不吃這一套！」

呂勝男媚目在對方二人臉上一掃，嬌笑道：「二位大哥包涵，現在，我也一片至誠，恭請二位大哥，前往呂家堡小作盤桓，可否賞我薄面呢？」

林化民冷笑着反問道：「妳此行就是專誠為了恭請我們兩人而來？」

「這個……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二位大哥，我此行是另有所為……」

「為了甚麼？」

「二位大哥，是為誰而來，我也是為誰而來。」

「妳這算是不打自招……」

石中英也插口怒叱道：「呂勝男，對於湯紫烟，難道妳過去所加諸於她的苦難還不夠，妳還要……還要來折磨她。」

石中英鬚髮怒張，顯得無比的激動。

但呂勝男却是淡淡地一笑道：「石大哥誤解了，呂勝男此行雖然是為了湯紫烟而來，却絕無一絲惡意。」

林化民插口笑道：「絕無惡意，那必然是一片好意了，是嗎？」

「當然！」

「說說看？」

「我以為，過去的事，不論誰是誰非，都不用提了，如果傳說中的斷魂簫果然是湯紫烟的化身，並每年的中秋節都到這兒來，我準備把她接回去，效娥皇女英，共事石中玉，也算是給她精神上的一項補償。」

「哦！如此說來，妳可眞是一片好心了？」

「此心可矢天日——怎麼樣？二位大哥可以從旁助我一臂之力嗎？」

「沒興趣，也無能為力。」

「那麼，去呂家堡作客的事呢？」

林化民冷笑道：「呂勝男，別枉費心機了，我們已都是年紀一大把的人，還會上妳的當嗎！」

呂勝男嬌笑道：「如此說來，我只好效法張飛請客——硬來啦！」

林化民冷笑道：「早點現出狐狸尾巴來，不是可以省去一番唇舌嗎？」

呂勝男道：「這叫作靈貓戲鼠，我呂勝男就喜歡這個調調兒。」

微頓話鋒，扭頭向一旁的彪形大漢喝道：「鐵衛四五六七號聽令！」

四個彪形大漢一齊恭聲應喏着：「屬下在——」

呂勝男沉聲接道：「兩人伺候一個，限你們百招之內，擺平他們，記着，要活的！」

「是！」

「林大俠，石大俠，十五前年就已是成名的大俠，不可輕敵。」

「屬下知道……」

四個彪形大漢的話聲未落，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已雙雙怒叱一聲，同時發動。

而且，他們打的是擒賊擒王的主意，雙雙撲向呂勝男。

石中英使的是一枝鐵鐗，林化民使的却是那隻特大的酒葫蘆。

這兩人聯手合擊之勢，是何等威勢，何況他們打的又是先發制人的主意。

但那四個彪形大漢，既已奉命出擊，自然不會容許他們得逞。

因此，這兩位才一撲出，就被對方四人分別截住，兩人對付一個，四五號截住林化民，六七號截住石中英，立即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而呂勝男却已退立二丈之外，「格格」地嬌笑道：「二位大哥，不是我過於小覷了你們，憑你們這等角色，想跟我交手，還差得太遠哩！」

呂勝男的話，似乎並未誇張。

因為，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的武功固然相當高明，但那四個彪形大漢的身手也非常矯捷，何況又是以二對一。

在一片霍霍刀光中，起手五招，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就被迫退了三大步。

以一個在十多年前就已成名的高手，居然在兩個無名小卒面前被迫得節節後退，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但武功這一項玩藝，講究的就是實力，技差一籌，就只好認命。

如果心中不是滋味，身手上就必然更不爭氣。

目前的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就在此種情況之下，于二十招當中被迫退了一丈有奇。

偏偏呂勝男更是在一旁得理不饒人地，嬌笑道：「二位大哥沉住氣，還有八十招哩！我一定叫他們在一百招上，才讓你們躺下來。」

接着，又揚聲笑問道：「四五六七號，聽到沒有？」

那四個彪形大漢同聲同答道：「聽到啦！」

呂勝男又嬌笑道：「二位大哥，該放心了，我呂勝男說話，一向就是言出必踐，我說過要請二位去呂家堡作客，也一定會作到，不過，遺憾得很，當二位進入呂家堡時，將是沒有手足，也沒有舌頭的人了……」

她的話是帶笑說的，而且語音清脆，頗為悅耳。

可是，她那話中的含義，却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林化民一面奮勇撐持着，一面切齒怒叱道：「妖婦，好歹毒的打算。」

呂勝男笑了笑道：「這也算不了什麼，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這樣作的。」

「迫不得已，是誰強迫了妳？」

「就是這二位大哥呀，你們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我又不便要你們的命，只好用這個笨法子，讓你們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寫，才能保住我的秘密。」

石中英忍不住插口問道：「妖婦，就算妳的歹毒計謀能夠實現，中玉面前，妳又如何交代？」

「這簡單得很呀！石大哥眞是老實人。」呂勝男嬌笑道：「我只要向中玉說，你們是被仇家弄成那個樣子，是被我適時

救下的，我敢保證，到時候，中玉一定非常感激我哩！」

林化民氣極之下，反而苦笑道：「石中英，這就是你當年犧牲湯紫烟，替你弟弟拉攏的好弟妹！」

石中英也苦笑道：「老弟，老朽悔恨已遲，目前，我們打點精神應戰吧！」

呂勝男忽然揚聲問道：「四號，還剩多少招？」

四號揚聲答道：「還剩下三十招。」

呂勝男嬌笑道：「二位大哥，不能再退啦！再退，就掉下懸崖了哩……」

就在此同時，忽然一縷簫音，嬝嬝地劃空傳來。

確如傳說中所說的，簫音淒清已極，如怨如訴，如慕如泣，令人聞之沒來由地，感到悲從中來，而有盡情一哭的衝動。

這神秘的簫音一起，呂勝男首先臉色為之一變。

相反地，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却是精神大振地，將頹勢暫時穩定下來。

呂勝男臉色一變之下，立即沉聲喝道：「八號九號聯手上，限你們十招之內，將那兩個放倒下來！」

「遵命。」另兩個彪形大漢恭應着飛撲而出。

那神秘的簫音，仍然不斷地傳來。

不過，到目前為止，現場中還沒有任何一人受到簫音的傷害。

呂勝男又向兩個青衣女郎低聲說道：「你們兩個，在這兒掠陣，如有什麼情況，立即長嘯示警。」

「是……」兩個青衣女郎的「是」聲未落，呂勝男已循着簫音傳來的方向飛撲，像一道經天長虹似地一閃而逝。

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力敵呂家堡的兩個高手，本已捉襟見肘，節節敗退，儘管由於聽到簫音而精神大振，暫時穩住頹勢，但每人再加上個高手之後，又立即顯得岌岌可危起來。

但他們求生的意念非常熾盛，尤其是那神秘的簫音，更於無形中給予他們有莫大鼓舞。

所以，儘管情況危殆，他們却仍然在竭盡一切力量，拚命撐持着。

那兩個奉命在旁掠陣青衣少女，忽然揚聲地喝道：「鐵衛們加點勁，以防夜長夢多。」

「姑娘請放心……」

「十招之內，屬下們準會將他們兩個人放倒……」

就當那些彪形大漢們同聲回答之間，驀地傳來一聲嬌叱：「打！」

如響斯應，「打」字入耳，兩組鬥塲中，已各有一個彪形大漢應聲倒下。

這種情形，對正處於危境中的林化民與石中英二人而言，其內心的振奮，是不難想像。

因此，他們兩人在壓力驟減，極度興奮之下，竟然如有神助似地，各自大奮神威，將當面的兩個強敵，擊倒了一個。

三對一變成了一對一，林化民、石中英二人，頓時將片刻之前所受的屈辱，一股腦兒發洩出來，而將剩下的一個對手，迫得連連後退。

也由於這片刻之間的變化，實在太意外，也太快速了，快速得使那掠陣的兩個青衣女郎，來不及採取行動，就連續倒下了四個。

當她們回過神來，雙雙一聲嬌叱，分別向林化民、石中英二人撲去時，但覺眼前人影一幌，香風拂處，登時全身勁力盡失，像兩段木頭似地，各自就着凌空飛撲之勢，摔落在地面上。

幾乎是在此同時，那剩下的兩個彪形大漢，也雙雙畢命。

呂家堡的六個鐵衛，和兩個青衣女郎，全都躺下了。

除了最近倒下的兩個彪形大漢，和兩個青衣女郎，僅僅是眞力被封閉之外，其餘四個，都是被林化民的酒葫蘆和石中英的鐵鐗砸破腦袋，算得上是死狀奇慘。

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等於是作了一個非常可怕的惡夢。當他們由夢境中醒過來時，現場中却多出一位綽約多姿的紅衣女郎。

不！說她是個女郎，似乎還是略嫌早了一點。

因為，儘管她的身裁，已和一般妙齡女郎不相上下，但由她那張稚氣未脫的臉蛋兒去判斷，她的實際年齡，絕對不會超過十五歲。

所以，嚴格說來，她只能算是一個女娃兒罷了。

但她却是那麼美得出奇，使得林化民、石中英二人目光一觸之下，立刻為之楞住了。

紅衣女却是落落大方地，向着他們兩人檢衽一禮，嬌笑着道：「二位伯伯受驚了。」

她的語聲中，還有着一半的童音，因此，聽起來更感到格外的清脆悅耳。

林化民首先以訝異的語聲問道：「姑娘……妳——？」

「妳」什麼呢？他實在接不下去。

因為，在他的下意識中，這位及時前來將他們救出險境的，應該就是傳說中的斷魂簫，却想不到這位斷魂簫，是這麼一個稚氣未脫的女娃兒。

試想，這些話，教他怎能問得出口。

但紅衣少女却不讓他為難，立即截口嬌笑道：「二位伯伯請等一等，等我打發走了這些人之後，咱們再作詳談。」也不等林化民有所表示，立即走向那兩個青衣女郎身前，揚指凌空連點，兩個青衣女郎立即挺身站了起來，睜着一雙充滿着駭異的眼睛，在紅衣少女的週圍身上身下，滴溜溜地直轉。

紅衣少女抿唇笑問道：「服氣嗎？」

「服氣？」青年少女之一訝問道：「服氣怎樣？不服氣又如何？」

紅衣少女道：「服氣了，就帶着那兩個還活着的大個兒，乖乖地滾開，不服氣，我可以給你們一個公平一搏機會，咱們再打一架。」

她雙手叉着腰，極力模仿着大人的姿態和語氣，但她所說的話中，却仍然脫不了娃兒們的口吻。

兩個青衣女郎低聲交談了幾句之後，仍然由最先發話的那一個說道：「不用打了，藝不如人，不服氣也不行，不過，我想請敎妳一些問題，可以嗎？」

紅衣少女道：「問吧！越簡單越好，而且，我不願回答的問題，妳最好是不要問。」

「人家怎知道妳哪些問題是不願回答的呢？」青衣女郎心中苦笑了一下，口中却平靜地問道：「妳……是不是傳說中的斷魂簫？」

「這問題，我不願回答。」

「那麽，妳看到我們少堡主嗎？」

「妳說的就是方才走的那個女人？」

「那是我們呂家堡的少堡主。」

「我已經看到。」

「有沒有跟我們少堡主交手？」

「我爲什麽要跟她交手？」紅衣少女那新菱似的嘴唇披了一下，一臉的不屑神情。

「我們的少堡主去哪兒了，妳可知道嗎？」

「不知道，不過，我敢斷定，現在，她至少已在十里之外了。」

另一個青衣女郎插口接道：「一定是被斷魂簫引走了，方才，少堡主一走，那簫音也若斷若續地，逐漸遠去，我們都沒注意到。」

「唔……」原先說話的青衣女郎點了點頭，又注目紅衣少女問道：「我可以請問芳名嗎？」

「這個是可以的。」紅衣少女嬌笑着接道：「我姓石，叫小玉。」

「原來是石姑娘，謝謝妳！」

「我不能再躭擱了，你們該走啦！」

石小玉正式下逐客令。

「好！我們走。」青衣女郎苦笑着，當她替那兩個被制住穴道的彪形大漢俯身解穴時，却又禁不住驚「咦」地一聲說道：「石姑娘，妳方才點穴，使的是兩片枯葉？」

石小玉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是含笑反問道：「不可以嗎？」

「當然可以……」青衣女郎苦笑着，偕同另一青衣女郎和那兩個彪形大漢，即待離去。

石小玉連忙喝道：「慢着！」

「石姑娘有何吩咐？」

「將那四具屍體帶走。」

「是！」自送青衣女郎那拙人帶着他們同伴的屍體，垂頭喪氣地離去之後，林化民立即笑問道：「石姑娘……」

石小玉截口嬌笑道：「不！林伯伯，你應該叫我小玉才對。」

「小玉？」

「是的，我叫石小玉，你是我的伯伯，當然該叫我的名字，我娘說，這位石伯伯，還是我嫡親伯父哩！」

「啊！」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同聲問道：「令堂是——？」

石小玉神色一整道：「家慈姓湯，上紫下烟。」

石中英喃喃自語着：「湯紫烟？妳就是湯紫烟的女兒？怪不得我一見到妳就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緊接着，却又注目問道：「那麽，妳父親呢？」

石小玉茫然地反問道：「我父親？」

石中英接又問道：「妳父親叫什麽名字？」

林化民禁不住在心中苦笑着：「這眞是當局者迷，居然會有這麽一問……」

但石小玉的答話，更令人啼笑皆非，只見她搖搖頭，凄凉地一笑道：「我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自己父親是誰？」

石小玉道：「我娘一直不肯告訴我，不過，她老人家方才說過，你是我的親伯父，待會就可以揭開我的身世了。」

「方才，妳和令堂就在暗中注意着我們？」

「是的。」

「那麽，她當時爲什麽不出來見我們，難道她不知道我和妳這位林伯伯，都是爲了找她而來？」

「這問題，我也問過……」

「令堂怎麽說？」

「我娘說，有一個很厲害的對頭要來，所以，她老人家暫時不出面，等對頭來了之後，由她老人家將對頭引走，然後，由我將兩位伯伯，引導到事先約好的地方去。」

「眞是謝天謝地，石家總算有了後人，而且是這麽一位非常出色的姑娘……」

石中英顯然是興奮過度，而顯得有點語無倫次。

林化民畢竟比較冷靜一點，爲了使石中英的情緒有一個緩衝的餘地，因而直接向石小玉問道：「小玉，我有一個問題，必須要先行問問妳。」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有話請儘管問好了。」

林化民道：「小玉，方才，妳點那兩個大個兒的穴道，果然是用兩片枯葉？」

石小玉點點頭道：「是的。」

林化民道：「飛花摘葉，傷人於無形，那至少須要一甲子以上的修爲才能辦得到的事，妳年紀輕輕的……啊！對了，妳今年幾歲？」

「十三歲半。」

「十四歲還不到，妳這一身功夫，是怎麽練出來的？」

提到練武的經過，石小玉禁不住眉飛色舞地，嬌笑道：「林伯伯，我娘說我一生下來，就每天用靈藥洗練筋骨，而且還經常以各種稀世靈藥當飯吃，所以，我的體質也異於常人，二位伯伯請看，我現在不是已長得和一般大人一樣了嗎！」

石中英雙目中充滿了興奮的熱淚，連連點首道：「是的，一個十三歲半的孩了，能長得這麽高大，並有着這麽一身高明武功，如非是親眼見到，說出去，恐怕誰也不會相信。」

石小玉秀眉一揚道：「伯父，林伯伯，我娘說過，我已盡獲老人家的眞傳，只是火候與江湖閱歷還嫌不足，不過，由我保護兩位伯伯，前往約定的地方去，我自信決不會出什麽錯漏！」

林化民一翹拇指道：「賢侄女豪氣干雲，猶勝鬚眉，林伯伯絕對相信妳。」

石小玉偏着頭，向石中英笑問道：「伯父？你呢？」

石中英含笑點首道：「伯父也十二分的相信妳。」

石小玉道：「那麽，我們走吧……」

她的話聲未落，一個陰冷語聲，遙遙

傳來：「走？還走得了嗎！」

話到人到，人影閃處，微風颯然，他們面前丈遠處已多出一高一矮兩個黃衫人來。

這兩個不速之客，高的像一根竹竿，矮的像一個冬瓜，不但高矮不太調和，長相也頗爲奇特。

高的一個，既瘦且長，似乎全身刮不下四兩肉來，但一雙眼睛却特別大，骨碌碌地，像一對牛眼。

矮的一個却全身都是肉，胖得連頸了沒都有了，但眼睛却特別小，小得只現一條縫。

但他們兩人也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同樣的鬚髮花白，年紀總在五旬以上，也同樣目光陰冷，同樣的臉色蠟黃。

石小玉畢竟童心未泯，一見面就嬌笑道：「嘻……妙啊！一根竹竿加上一個矮冬瓜……」

林化民連忙悄聲說道：「小玉不可輕敵，這是黑道上兇名昭著的兩大煞星，枯竹客和矮冬瓜。」

枯竹客、矮冬瓜，不但長相怪異，武功也非常高明，而且生性狡詐，對於吃得住的對手，决不放過，吃不住的則設法避開，不碰頭，萬一避不了，而冤家路窄，也一定千方百計地避免交手，因而江湖上難得聽到他們的敗跡，算得上是兩個非常難纏的煞星。

同時，由於他們的長相奇特，「枯竹客」與「矮冬瓜」，成了名實相符的綽號，因而一般人知道「枯竹客」與「矮冬瓜」，至於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却反而沒有人去過問了。

枯竹客首先冷笑一聲：「知道咱們的來歷，還不快點跪下領死！」

這當兒，剛剛離去不久的兩個青衣女郎和兩個彪形大漢，也飛快地趕回來，站在一旁。

石小玉並不理會枯竹客，却先向那去而復返的四個嬌笑道：「你們四個，放你們走，又趕回來，本姑娘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待會，可得留點記號才能走啦！」

一旁的石中英在暗笑着：「這孩了，不讓別人叫她姑娘，她自己却老氣橫秋地，稱起本姑娘來……」

枯竹客怒叱一聲：「老夫的話，你們沒聽到！」

石小玉嬌笑道：「聽到了怎樣？沒聽到又如何？」

枯竹客道：「聽到了，就乖乖地給老夫跪下……」

石小玉飛快地截口接道：「你先跪下來讓本姑娘瞧瞧。」

石小玉年紀雖輕，却聰明絕頂，也刁鑽已極。

她，話聲才落，人影一幌，已箭疾地向枯竹客身前撲了過去。

由表面上看來，她是想先發制人，給對方一個措手不及，但事實上，她却是在快要撲到枯竹客的後面，像浮光掠影似地那麽一幌，那男女四人，已一齊直挺挺地，跪在當塲。

她這一手，可以說是出乎所有的人的意料之外。

尤其是枯竹客與矮冬瓜二人，被窘得老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一時之間，竟然說不上話來。

說來也難怪，憑他們兩個的身份和地位，還沒交手，就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女娃兒面前栽了一個大觔斗，即使是臉皮再厚，也掛不住了啦。

何況，最先要人家跪下的是自己，結果首先跪下的却是自己這邊的人……

但刁鑽而又捉狹的石小玉，却是得理不饒人地，嬌笑道：「嗨！老傢伙，他們已經乖乖地跪下啦！」

枯竹客全身骨節一陣爆响，鬚髮怒張地冷笑道：「小雜種！老夫也一定先叫妳跪下來，再慢慢消遣妳。」

石小玉向他扮了個鬼臉道：「老傢伙，沉住氣，我娘說，臨陣發怒，是兵家三大忌，連這點道理都不懂得，難道你這一大把年紀，都活到狗身上了。」

一旁的矮冬瓜向枯竹客打了一個噤聲的手式，然後向石小玉笑問道：「小姑娘，令堂是誰？」

石小玉嬌笑道：「我娘就是我娘呀，你連這個都不懂，你該改名叫大笨牛才對了。」

這時，枯竹客已向那跪在地下的男女四人面前走去。

他的用心很明顯，是想將那跪着的四人穴道解開。

石小玉連忙喝聲道：「老傢伙，動不得！」

枯竹客沒好氣地問道：「爲什麽？」

石小玉道：「如果你要他們四個變成殘廢，你就儘管下手。」

這一來，可使枯竹客將信將疑，趦趄不前地楞在當塲。

兩個跪着的青衣女郎之一向枯竹客苦笑道：「方才，兩個鐵衛的穴道是我解開的，似乎並沒什麽出奇之處。」

石小玉搶先說道：「方才我用枯葉點穴，使的是普通手法，這回可不同，不過，如果妳自己想變成殘廢的話，我也不阻止妳。」

枯竹客冷笑一聲，說道：「好！老夫且姑妄信之……」

話沒說完，却突然向一旁的石中英，林化民二人身前飛撲過去。

但他才撲到中途，却被一聲嬌笑，和一道寒氣森森的刀光所截住，而不得不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枯竹客的意思，是想出其不意，先將林化民，石中英二人制住，略爲爭回一點面子。

却沒想到，石小玉的反應非常快速，迫得他不得不無功而退。

此時的石小玉，手中已多出一把軟綿綿的，却是寒氣森森的緬刀，向着枯竹客嬌笑道：「老殺才，少在本姑娘面前要花樣！」

緊接着，却扭頭向石中英，林化民二人說道：「二位伯伯請退到五丈外去，靜觀侄女兒耍狗熊。」

「好的……」石中英，林化民二人同聲應着，向後面退去。

在他們兩人的心中，也同時感到無比的興奮。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由於

石小玉片刻之前的以枯葉制穴，以及目前所表現的一切，使得他們兩人已對石小玉充滿了信心。

同時，他們對石小玉的機智和心思的愼密，也暗中由衷地讚許。

他們已深深領會到，石小玉一開始就制了那四個的穴道，由表面上看來，是要給兩個老傢伙難堪，但實際上却全是爲他們兩人着想。

因爲，石小玉担心他們兩人不是那四個的對手，她自己要應付兩個老魔，可能不易分身帮忙，所以才先發制人，乾脆將那四個制住，以免除後顧之憂。

石小玉並接着說道：「二位伯伯請當心，可能他們還有人會趕來。」

林化民搶先笑道：「賢侄女請放心，我們兩個，還不至於如此不中用……」

枯竹客冷然截口道：「小雜種，妳是不是斷魂簫的女兒？」

石小玉俏臉一寒道：「老殺才，你記着，一聲小雜種，兩記耳光！」

「作夢……」

那「夢」字的尾音未落，香風微拂，「劈啪」兩聲脆响，枯竹客已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但枯竹客的反應也非常快速，兼以他身裁高，手臂長，於雙方快如電光石火的一觸之間，居然將石小玉的衣袖撕下了一截來。

而且，乘機反擊，如影隨形地跟踪而上，並怒叱一聲：「小雜種，老夫非得擠出妳的蛋黃來不可……」

話聲中，一擊得手而退的石小玉，忽然挾着一道寒芒再疾同身。

枯竹客被兩記耳光摑暈了頭，沒想到對方手中還有一把堪與寳刄媲美的緬刀，直到寒氣侵肌，要想臨時應變，却是爲時已晚，而只有閉目領死的份兒了。

但他兇殘成性，明知自己已難逃一死，却仍然打着與敵偕亡的如意算盤，拳腿齊出，一齊擊向石小玉的致命要害所在。

但實際上他是白受了一場虛驚，也白忙了一陣。

因爲，石小玉的緬刀，並未傷及他的毫髮，而他那「臨死掙扎」的拚命攻勢，也完全落了空，只不過臉上又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石小玉一手持着緬刀，一手叉腰，臉寒似水地嬌叱道：「老殺才，我說過，一聲小雜種兩記耳光，決不打折扣，有種，你儘管叫。」

也許是石小玉第二次的兩記耳光打得更重一點，使得枯竹客暈頭轉向，同時在羞憤交迸之下，因而一時之間，既沒反擊，也答不上話來。

一旁的林化民揚聲說道：「小玉，方才那麼好的機會，爲何不宰了他？」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請放心，這老殺才跑不了的，同時，方才他說過，要我跪着聽他的問話，現在，我要他們兩個跪在我面前，等我問完話後，再看情形，作適當處置。」

緊接着，目光在對方兩人的身上一掃，嬌聲叱道：「兩個老殺才聽着，如果不服氣的，可以亮兵刄，咱們好好較量一番，否則，就乖乖地跪下來，聽候本姑娘問話……」

枯竹客氣極之下，截口怒叱一聲，道：「放屁！」

說實在的，憑枯竹客與矮冬瓜二人的身份，居然會受辱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也難怪他會生氣。

但石小玉童心未泯，一見對方氣成這個樣了，不由「咭」地一聲嬌笑道：「我早就說過，兩軍對壘，不能生氣，既然你們不服氣，還是早點亮傢伙吧！」

一直冷眼旁觀的矮冬瓜，忽然插口邪笑道：「老夫的傢伙亮出來，只怕你吃不消……」

石小玉雖然外表已像一個姑娘家，但實際上却還是一個大娃兒，對於矮冬瓜那語意雙關，意在言外的下流話，自然聽不懂，也不會生氣。但一旁的林化民却忍不住地怒叱一聲，「矮冬瓜，你這無恥下流的老賊，居然……」

矮冬瓜截口笑道：「林駝子，別縮在龜殼中吹大氣，有種你就滾過來！」

石小玉冰雪聰明，由林化民的怒叱中，已領會出矮冬瓜的話不是好話，因此，她俏臉一變，向林化民說道：「兩個老殺才，再不亮兵刄，我可不管什麽江湖規矩，要主動強迫你們下跪啦！」

矮冬瓜邪笑道：「人雖小，口氣與胃口可大得出奇，好，妳既然要見識老夫的傢伙，老夫不教妳失望就是……」

「嗆」地一聲，已亮出一枝長達四尺的喪門劍來。

這頭怪物，人特別矮，手中的劍却特別長，就像是小娃兒捧着大人用的手杖似的，顯得頗爲滑稽。

因此，童心未泯，本來是寒着一張俏臉的石小玉，入目之下，禁不住爲之「咭」一聲，笑了出來。

矮冬瓜咧咀笑問道：「怎麽樣？老夫這傢伙，還够意思嗎？」

一旁的林化民揚聲喝道：「賢侄女，先宰了這個無恥老賊！」

石小玉嬌笑道：「林伯伯，我要先叫他跪下……」

話聲中，人已箭疾地撲了過去。

寒芒閃處，傳出一陣震耳金鐵交鳴之聲，石小玉的緬刀，被對方的兩股兵刄架住了。

枯竹客使的是一枝判官筆，兩個老魔還落了下風，因爲，他們兩人都被震得手臂發痲，退了一步。

對兩個老魔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很丟人的事。

但淫邪成性的矮冬瓜，却依然要在口頭上討便宜，他老臉一紅之下，旋即邪笑道：「待會到了床上，老夫自然要先行跪下。」

一旁的石中英沉聲喝道：「小玉，給他掌咀！」

就這說話之間，石小玉已抽刀搶攻，「唰！唰！唰！」一連三刀，已將對方兩人迫退八尺之外，並揚聲嬌應道：「侄女遵命……」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刀光劍影中，傳出兩聲脆响。

這，當然是矮冬瓜挨了兩記耳光。

而且，矮冬瓜所挨的這兩記耳光，顯然比方才枯竹客所挨要重得多。

因爲，隨着「啪啪」兩聲脆响，矮冬瓜已像一個肉球似地，「滾」出丈遠之外，如非是他手中那「手杖」將身子支持住，很可能會當場倒了下去。

但「手杖」的支持，也不過是刹那之間的事，但見人影一幌，嬌叱隨傳：「跪下！」

此刻的矮冬瓜，可眞聽話，但聽「蓬」地一聲，應聲跪了下去。

石小玉的身形，快得像一陣旋風，矮冬瓜才應聲跪下，她的人已回到枯竹客身前，一面絕招連展坤，將枯竹客迫得連連後退，一面嬌笑道：「老殺才，你的同伴已經跪下了，你還好意思站着嗎？」

她的話說得很輕鬆，但招呼上却一點也不含糊。

那「嗎」字的尾音未落，枯竹客已矮了半截，直挺挺地跪在當塲。

兩個老魔一受制，樂得石中英大姆指雙翹地，笑道：「小玉，眞要得……」

性如烈火，却鱉了一肚子悶氣的林化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更不怕人家譏諷他打落水狗，像一陣風似地撲了過去，分別給兩個老魔挨了一頓耳光，才長吁一聲，說道：「痛快！痛快……」

兩個老魔被先後兩頓耳括了摑得臉上青一塊，紅一片，咀角更是沁出殷紅鮮血，整得不成人形，只有目射恨火，一口鋼牙咬得「格格」作聲坤，却是莫可奈何。

石小玉將緬刀納入腰間的蛟皮刀鞘中，一手叉腰，嬌聲叱問道：「兩個老殺才，服不服氣？」

枯竹客恨聲怒吼着：「你們聽着，除非立即殺了我們，否則，今宵所受的屈辱，我必然在你們身上，連本帶利，加倍索還！」

石小玉嬌笑一聲道：「別作夢了，老殺才，我暫時不會殺你，告訴本姑娘，你們在呂家堡是什麽職位？」

枯竹客哼了一聲，沒接腔。

石小玉嬌叱道：「老殺才，快答我所問！」

林化民搶先笑道：「賢侄女，如果妳要問的僅是這個問題，林伯伯可以代爲回答，這兩個，在呂家堡中，是八大護法中人。」

「哦！」石小玉接道：「林伯伯，聽說一般江湖帮會中護法，地位都很崇高，是嗎？」

「不錯。」

「地位崇高的職位，武功也一定很高明，爲什麽這兩個老殺才，却會如此差勁呢。」

「賢侄女，不是他們的武功太差勁，而是妳的身手太高明了啊！」

石小玉笑了，笑得好美，好甜！

林化民笑問道：「賢侄女，妳還要問他們一些什麽？」

石小玉訕然一笑，說道：「我……我不知道。」

「這眞是孩子話，」林化民心中笑着，口中却漫應道：「那麽，打發他們走路吧！」

石小玉忙道：「不……不能這麽便宜他們，我說過，要留下記號的。」

林化民性烈如火，嫉惡如仇，他口中的所謂「打發他們走路」，意思就是要宰了那些人，但石小玉不懂得這些，所以，她這一說，倒眞是便宜了那六個。

因此，林化民只好苦笑道：「好，這些小事，伯伯可以代勞……」

他倒是劍及履及，說話間，繞着那六個跪着的人，飛快地一轉，一片痛呼聲中，已每人給撕下一隻耳朶來，然後向石小玉笑道：「賢侄女，請解開他們的穴道，叫他們滾蛋！」

「好的。」石小玉嬌應着，只見她也是繞着那些人飛快地一轉，才嬌聲叱道：「滾！」

那六個呂家堡的人，雖然受了屈辱，也吃了不少苦頭。

但此情此景之下，却仍然是如獲大赦似地，一個個挺身站起，抱頭鼠竄而去，連塲面話也顧不得說了。

石小玉嬌笑一聲，道：「二位伯伯，我們走吧！」

當她的目光掠向石中英，却不由一楞道：「咦！伯父，您是怎麽啦？」

原來此時的石中英，正目蘊淚珠，呆呆地凝注着石小玉在出神哩！

直到石小玉發出驚咦，石中英才含淚笑道：「孩子，伯父太高興了，也太慚愧了。」

石小玉嬌笑道：「眞嚇了我一大跳，我還以爲我作錯了什麽事哩！」

不等石中英開口，又立即接着說道：「二位伯伯，我們快些走吧！等久了，我媽會心焦的……」

在石小玉的引導之下，一行三人，於黎明之前，進入歷下城北郊的一個小村落中。

這是湯紫烟，石小玉母女的臨時棲身之處，是一個三合院的西廂，一明一暗客廳，陳設雖然很簡單，却是窗明几淨，纖塵不染。

當他們進入室內時，湯紫烟還沒回來，石小玉不由「咦」了一聲道：「怎麽娘還沒有回來？」

林化民道：「是不是遇上了痲煩，我們該去接應一下才對。」

石小玉苦笑道：「如果娘是遇上了痲煩，我們去也帮不上多大的忙。何況，我們又不知道她老人家現在在哪兒。」

林化民焦急地說道：「那麽，我們該怎麽辦呢？」

「等。」石小玉嬌笑道：「我娘說過，天亮之前，一定回來，而且，我也相信，她老人家，沒有解決不了的痲煩。」

窗外有人嬌笑道：「丫頭別的沒長進，吹的功夫，倒是精進了不少。」

隨着話聲，但覺微風颯然，燭影微搖，室內已多出一位着青色衫裙，青布包頭的中年美婦來。

這就是近三年以來，以神秘的斷魂簫身份，在江湖上神出鬼沒的湯紫烟。

她的面貌，與石小玉有八成近似，是那麽嬌，那麽美。

但令人遺憾的是：她面部的輪廓所顯示的，似乎已超過了她的實際年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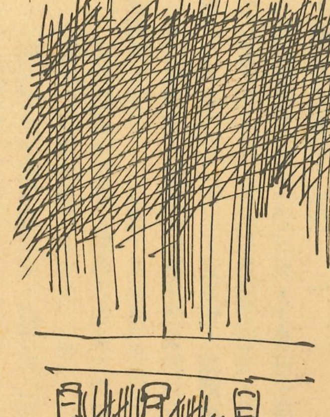
尤其是，那青布頭巾邊緣露出來的頭髮，更是一片銀白。　（未完・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海匙

馮嘉・文
可飛・圖





龍宮寶貝　引出是非

那個地址也並不很遠，車行幾分鐘就到達了。

那是一間海邊的木屋。

這種海邊的木屋在這個地方是特色之一，相當流行，有些遊客會特別爲了這些木屋而來管理，不過這些屋子建設的目的則並不是爲了美感，而是爲了實用。這裏的環境不太好的人，多數都是住在這種海邊的木屋中，也許是因爲涼快一點，用不着裝冷氣機，自有海風解熱，亦可能是因爲拋棄垃圾廢物方便一點，祇要向窗外一丟，丟進海中就行了吧？除此之外，司馬洛就想不出有什麼其他的優點了。

明珠所住的那間屋子則是海邊的木屋之中比較漂亮整齊的一間了。屋前還用竹籬圈出了一塊小小的園地，園地裏植着一棵爬籐，爬上屋頂，籐葉籐枝就在屋頂上遍佈着，當陽光猛烈地晒在屋頂上時，是必然可以阻隔不少熱力的。

司馬洛的車子在小園的外面停下來時，就看見屋子的窗內，燈光忽然熄滅了。司馬洛下車，走到門前去敲門，叫道：「明珠？明珠？」

沒有人應，不過由於燈是忽然熄了的，他就知道情形一定有點不對，而且燈即使沒有熄，他亦是可以感到覺得出來的。亦是可想而知，有人先他而來，他非特別留心提防不可。

他剛剛伸手去一扭門時，門就開了，而且這門乃是向外面開出來的。這門猛然向他的身上撞過來。幸而司馬洛則是夠機智的，及時跳後，沒有給撞塌鼻樑，不過肩部則還是閃避不及而給撞了一下。這一撞使他踉蹌地跌向後面。

一個人從屋內衝出來。

這是一個皮膚黧黑而身裁高大的人，一如那個酒保所講的。

趁着司馬洛還沒有站穩，他就一拳向司馬洛的牙床擊過來。司馬洛又是僅可避過了，祇是給他的拳頭擦過顴骨的皮而已。但這一下的力量仍使司馬洛狼狽地倒下來。

那人跨過司馬洛的身子就想逃走，但是面對着司馬洛這樣一個人，逃走雖然是明智之舉，卻不是容易的事情，司馬洛伸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和貝茜來到一座珊瑚小島上，潛水下去找到一條破船，他們是來尋寶的，卻是找錯了對象，貝茜險被八爪魚抓去，二人再依照地圖，坐小型飛機再偵察，原來他們是受船王的兒子夏明委托，尋找一條沉船內的夾萬鎖匙。司馬洛好奇，答應了他的要求，但尚未找到目的物，再去找夏明不在家，此時夏明被人刺殺帶傷來找司馬洛，司馬洛和貝茜捉住了三個兇徒，夏明傷重死去，臨死前請司馬洛去找紅梅酒吧的明珠，司馬洛依言去紅梅找明珠，據酒保說有一個本地人去家裏找她了，司馬洛覺得不妙，連忙趕去……

出腳去一勾，他便仆倒下來了。

雖然說這個人是體形笨重的，但是他的行動卻是並不笨重。他好像身上有彈簧似的，一跳便跳了起來，手上已經彈開了一把彈簧刀。

司馬洛正要向他撲過去，把他制服的，這時也不由得怔住了。

那人猙獰地微笑着，刀子向司馬洛一揮。在月光之下刀鋒閃得很耀眼。司馬洛又連忙跳後閃避。

那人的刀子連續揮動幾次，角度和位置不同，使司馬洛不能不一再地跳後。司馬洛首先是要試出這個人的功力如何，然後才能決定用什麼方式去將之制服的。

但是這個人的目的卻又並不是要制服或者解決司馬洛。當司馬洛退後，距離他比較遠時，他卻忽然一轉身就逃。

「唏！」司馬洛叫着連忙追在後面。

這人此擧是大出意料之外的。司馬洛以爲他會一直進攻下去，所以祇是作着抵抗的準備，沒想到他卻會一轉身就逃的。

司馬洛連忙開步追趕，已經遲了一點。那人衝到對街，進入了一條小巷中。司馬洛追過去，那人已經不見了。

司馬洛也不再追了，因爲這裏的屋子是亂建一通的，分佈的情形是那麼複雜，那人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轉彎，也可以在任何一個黑暗的地方躲起來，落後了那麼多，就相當難追得到了。

而且，他是來找明珠的，這個有刀子的人從明珠的屋子裏逃出來，這使他更關心明珠的安全了。於是他折回來，走向明珠的屋子。

當他踏入屋子的門內時，他有一種可怕的想像，假如依照一般電影或者小說的邏輯，他現在很可能是發現明珠的屍體躺在地上了。

他鼓起勇氣踏進去，張開眼睛。

他的想像錯了。

屋中並沒有死人，而且連活人都沒有一個。看來根本就是沒有人在家。

這是一間女人獨居的屋子，一看就知道，因爲到處放着的都是女人的用品，女人的用品亂丟着，亂七八糟的。

內衣，褲子、零食，紙巾之類，到處都是雜亂無章！

即使這是一個不愛齊整的女人，屋中不常收拾，亦不會亂到這樣，就像經過一場風暴似的，因此必然是剛才那個持刀的大漢在這裏曾經大事搜索，把這裏的東西都翻亂了。

司馬洛來到，驚嚇了他，他不知道是什麼來頭，於是就走爲上着。

但那人是來找什麼呢？

他來找的東西有沒有找到呢？

憑那酒保所講，那人來得比司馬洛早不了多少，因此那人大概沒有時間作怎樣徹底的搜索的。

不過總而言之，那人看樣子是初步已把全屋都搜過了，由於屋子實在亂得很，而且這屋子又並不大。

床頭几上本來豎着一隻相架亦已翻側了，差一點就會掉到地上。司馬洛隨手把這隻相架拿起來看。

相架的照片，是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女郎的照片，眼睛很大，有一頭長而黑的頭髮。

看來這個就是屋子的主人了。

因爲住在這裏的是女人，除非擺着男人的照片，那就會是她的男朋友。擺着的是女人的照片，那就多數是她自己了。

這不過是一種普通的推論。

司馬洛正在看着這張照片的時候，一個女人的聲音說：「這就是我了！」

司馬洛連忙抬起頭，看見門口站着的就是照片中的女人了。這是謊不來的事情，不過照片卻是在說謊。因爲照片與人，面貌是一樣了，年齡卻並不是一樣。

她的年紀比照片中人大得多，雖然也未曾到人老珠黃的程度，不過絕對不及照片中人那麼富於吸引力了。這也難怪，女人要放一張照片，當然是用自己在「全盛時期」的照片的。

「你是明珠嗎？」司馬洛問。

「是的，」明珠的態度很冷靜，既不喜悅，也不表示憤怒，似乎她是一個經歷過風浪的人，「你最好告訴我一個充份的理由，解釋你爲什麼搗亂我的屋子，不然我要報警了！」

「我——我並沒有——這不是我幹的，」司馬洛急急地爲自己辯護着，「是剛才來的另一個人。」

「是嗎？」明珠的聲調仍是冷酷的，「什麼另一個人？」

「我不認識這個人——」司馬洛解釋起來亦甚爲狼狽，「他——呃——你還是先坐下來，讓我們好好地談談這個問題吧。我看我先得對你解釋我的來意，讓你明白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他在凌亂之中把一張椅子搬起拉過來給明珠，說：「請坐下來，我們談談吧，明珠！」

明珠沒有坐，她祇是把兩臂抱在胸前說：「說吧！」

「夏明叫我來的。」司馬洛說。

「夏明？」明珠的眉毛抬一抬，還是保持着那冷酷的態度，「這個理由並不夠好！假如是夏明叫你到我的屋子來偷東西，那更是非報警不可了！」

「你爲什麼認爲我是來偷東西的呢？」司馬洛奇異地問。

「這個人，」明珠又不屑地說：「難道他還會有什麼的好事做的嗎？哼！」

「原來你與夏明之間的關係是攪得那麼糟的嗎？」司馬洛說。

「總之你用他的名字是哄不倒我的，」明珠說：「我不會再相信他，而且我也已經忘記了他了！這隻狗！」

「你這樣批評一個死了的人，未免過份一點吧？」司馬洛說。

她忽然一震，就要跳起來似的：「你——你在說什麼？」

「噢，」司馬洛說道：「當然你還不知道夏明是已經死了的。你不會那麼快知道。」

「你——你在開玩笑？」明珠的眉頭皺着，狐疑地打量着他。

「這件事的確很難馬上就令你相信，」司馬洛說：「不過我看，最佳的方法就是打電話到警察局去問問。即使我是騙你的，警察局也不會騙你的！」

司馬洛所提供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而他的外表，打扮及態度都不像是在說謊的。

「死——死了？」明珠的臉顫着，就像是蠟製的皮膚而遇到了熱力，隨時都要溶化。

「是的，」司馬洛說：「實在我也不很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不過他曾在死之前，叫我來找你，他叫我把龍宮寶貝還給你的。」

「你是說——你是說龍宮寶貝？」明珠望着他，這件東西的名堂似乎使明珠更相信了。

「是的，」司馬洛說道：「有這件東西？」

「他——說還給我？」明珠的眼睛好像正在望着空氣中一些祇有她自己看得見的東西，「他是這樣說的？」

「他是這樣說的，」司馬洛點點頭，仍然誠懇地說，「他託我找回來，一定要找回來還給你！」

「他——他還記得我？」明珠問着，這一次，她是在椅子上坐下來了。

「似乎他最記得的就是你，」司馬洛說：「因爲死之前最後提的人就是你！」

「死——死了？」明珠說：「怎麼會死的？他又不是很老，又不是有病——」

「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說：「你似乎大致也可以猜到他是死於暴力的了。他是給殺掉的。」

眼淚巳經開始沿着明珠的臉流下來，這時她又勃然地問道：「殺死的？誰？發生了什麼？」

司馬洛總算能够從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裏找出了一瓶酒，替她斟了一杯讓她喝下去。然後他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她。

他雖然並不清楚明珠是怎樣一個人，但既然是夏明在死前叫他來找她的，那他也不怕告訴她了。而且，他也總得從一個人的身上着手的。明珠亦不見得就會向警方告密而透露司馬洛知情不報，這對她是並無好處的。

當他講完了之後，明珠流淚流得厲害了。簡直是嚎啕大哭起來。司馬洛祇好在旁邊等着，等她哭完。一個女人哭的時候你插咀也是沒有用，祇有等她哭完了之後你才能够清清楚楚，講你要講的話。她哭的時候不會聽你的。

終於，在司馬洛再遞給她一塊紙巾，讓她把淚抹乾。她這時總算巳哭完了，臉上的脂粉，巳給淚水弄得一塌糊塗，不過此時她巳經沒有心情料理自己的容貌，她亦還未有機會照鏡子。

「他——仍然想着我，」明珠哽咽着說：「他——簡直是爲了我而死的。」

「他是爲了龍宮寶貝而死的。」司馬洛說。

「爲了龍宮寶貝也就是爲了我。」明珠仍然含着淚。這樣說着的時候，她又忽然嘩然大哭起來了。

「等一等，明珠，等一等，」司馬洛沒好氣地說：「你先不要哭好不好？我是願意幫助你們的，我也是願意完成夏明的遺志的。但，你得先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才行。」

他起先推測明珠可能是夏明的合作人，這件龍宮寶貝不管是什麼東西，夏明自己不能活着拿到手，也希望能够交給他的合作人，如此而巳。但是明珠却有如此激動的表現，那就並不簡單，顯然是有感情的因素在其中的了。

「龍宮寶貝——」明珠又嗚咽着說：「本來是我的。」

「是你的？」司馬洛說：「這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

「這是我的傳家之寶，」明珠說：「夏明花掉我的錢，把我的一切值錢東西都賣掉了，龍宮寶貝是最後一件——我——我猜當你愛錯了一個男人的時候，就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了，不過——他也總算沒有忘記我。」

司馬洛又嘆一口氣：「明珠，假如你相信我講的話，你就知道我是一個局外人，我是不知道你們那許多事情的，所以，請你還是從頭訛起好不好？」

於是明珠這才啣着淚，告訴司馬洛她的奇怪的故事。她告訴司馬洛她是一個孤女，父親死了之後，她就別無親人了。不過她也許總算比別的孤女好些，因爲她的父親並沒有完全不顧她。他留下了給她一筆相當可觀的財產。

後來，明珠邂逅了夏明。

夏明是船王的兒子，她以爲他是可託終身的。當然她也不是爲了貪圖他家裏有錢，由於她自己又不窮，她祇是給夏明的甜言蜜語和溫柔體貼的手段哄倒而愛上了他。

但是，明珠以爲錢不會是問題，問題却偏偏就是在錢上。夏明後來開始花她的錢，而明珠亦開始明白夏明實在是怎麼回事了。

到了太遲的時候明珠才明白夏明的底細。不過夏明的老頭子是個大富翁，然而夏明本身却是沒有錢的。他們父子簡直如敵人一樣，夏明休想能從他的父親手上拿到一個錢。他平時揮霍的錢都是借來的，自己也做點生意，左拉右蓋，總之就是不够他花用。究竟夏明父子之間的關係何以會如此惡劣，明珠可不知道了。總之夏明的確是個窮鬼，這一點則是事實。

然而，這個時候的明珠巳經愛上了夏明。

通常，當一個女人爲一個男人而顚倒時，她可能比男人爲女人顚倒時更糊塗。明珠就是這樣、她對自己的錢毫不保留。

夏明很快就把她的錢花掉，而值錢的東西也賣光了。甚至連她的最後一件珠寶「龍宮寶貝」亦給他押掉。

龍宮寶貝乃是一條鑲滿了寶石的金龍，由於這是她傳家之寶，她極力反對賣掉，賣掉就買不回來了。於是夏明拿去押了錢。押掉了，是可以贖回來的。

「當然，」明珠訥道：「這實在也是自欺欺人吧了。到什麼地方去拿錢贖回來呢？」

「你肯定他是押掉而不是賣掉的嗎？」司馬洛問道。

「他——他說是的，」明珠說：「而且她是押給他的父親。他祇押了一個很低的價錢。不過低一點也好，贖回來的希望也大一些。」

「唔，」司馬洛說：「押給他自己的父親，却偏偏還押得少。」

「你也大概知道的，」明珠說：「他的父親是那種標準的奸商，損人利己的，自己的兒子，講到生意上頭時，還是要佔便宜的。」

「唔，」司馬洛說：「有時人愈有錢，反而就是愈難相與。」

「本來我也不肯拿出來的，」明珠說：「但我還是受夏明的哄。夏明對我說，他有一件生意正在進行着，生意一成功，他就可以把東西贖回來了。」

「唔，」司馬洛說：「這是最老套的謊話了，大概就祇能用來騙騙女人。」

「我就是一個女人，」明珠說：「我所以給他騙倒了。不過實在這也是因爲我對他還存有希望。我希望他眞的是做生意，有本錢，生意做得好，也算是有自己的事業。」

結果就是錢拿到了手，夏明並沒有去做什麼生意，而祇是繼續去花天酒地。之後，到錢花光了之後，他的人亦失踪了。

「我知道他明白我的身上巳再搾不出一個錢來，」明珠說：「於是他就這樣把我丟下了，不要了。」

「而以後你還要謀生。」司馬洛說。

「是的，」明珠說：「我是要吃飯的，而我除了樣子長得還好看之外，我又沒有別的本事，我就祇好選擇了這一門靠美麗的職業，到酒吧裏去做酒吧女郎。」

「這並不是很好受的職業，」司馬洛說：「清苦一點，難道日子不能過？」

「當然我也可以去做女工，」明珠說：「用不着拋頭露面，但是我要賺錢。我要多賺一些錢，因爲我需要錢去把龍宮寶貝贖回來！」她又飲泣起來了，「我爸爸生前是最愛這件東西的，有這件東西在身邊的時候我可以想起自己唯一的親人。沒有了它，那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假如明珠是編出一個故事來騙人的話，那她倒是編得眞不錯，而說起謊來亦是演技甚佳的。

對於這件事情，司馬洛實在知道得不够多，無法分辨眞假，暫時亦祇好相信她了。他同情地嘆一口氣，問道：「那麼夏明的老頭子方面又如何呢？他肯讓你贖回這件東西嗎？」

「是去求過他的，」明珠說：「他也很同情我的遭遇，不過講到錢，他就與人情分得很清楚了，錢就是錢，他不能够把東西白白還我，他可以等我，但是我一定要拿錢去贖才行，我是要本利清還才能得回的。」

「本利清還？」司馬洛詫異地說：「難道你是說，他還要收利息的嗎？」

明珠點頭，欲語還茹的。

「有話說出來好了，」司馬洛說：「你知道我是可以帮你的呀，怕什麼呢？」

「我沒有錢請你，」明珠說：「夏明答應給你酬勞，而你實在一分錢也沒有拿到。」

「我並不是因爲沒有拿到夏明的錢才來找你拿的，」司馬洛說：「我是爲了担心你的安全而來的，有些事情——並不是爲了利益來做。我看你也許不相信，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總之，」明珠聳聳肩，「你明白我沒有錢的就是了。而且，我亦不知道請你做什麼好。」

「譬如保護你，」司馬洛說道：「你的安全是值得担心的，剛才那個人可能沒有找到他要找的東西，他一定會再來找你的。」

「我也不知道我這裏有什麼東西值得找的，」明珠說，「値點錢的東西都沒有，讓他全部搬走好了！我才不在乎呢！」

「讓我們先談清楚吧！」司馬洛說：「我們剛才說到哪裏？對了，你要付他利息。」

「是的，」明珠說：「而且不是贖的時候才付。按期要付，而且簡直是高利貸一樣，我目前這工作的收入也僅能够付利息吧了。」

「那你是不容易儲到錢贖回這件東西了？」司馬洛說。

「難一點了，」明珠說：「我猜，他根本就是不想讓我贖回這件東西的，他也喜歡，他想吞沒，就是這樣簡單了！」

司馬洛聳聳肩，嘆一口氣。

「我猜，」明珠又說：「另一方面，他也是恨我的。他恨我維持過他的兒子一個時期的生活，這段時期之內，他的兒子用不着去求他拿錢。以前夏明爲了拿到他那一筆非薄的零用錢，祇好聽從他的指揮，讓他指東指西的。怎樣辛苦的事情都要去做，有了我之後，用我的錢就不理他了。因此他恨我。眞奇怪，他們是父子，却像生下來就是仇人似的。」

「看來夏明不是忘記了你，祇是不敢見你，」司馬洛說：「爲了這件龍宮寶貝。也知道他的父親失踪，認爲這正是把東西拿回的好機會，祇要他有保險箱的鎖匙，他就可以走進他父親的寫字間去把這件東西取出來。那東西就是收藏在那保險箱裏的吧？」

「是的，」明珠點着頭，「照夏明對我所講，他父親是一切東西都是收藏在那座保險箱裏的。那座保險箱很堅固。」

司馬洛想了一陣之後，說道：「就是很堅固的保險箱，也不一定要用鎖匙才能打開的。」

「你說什麼？」明珠奇異地看着他。

「哦，沒——沒有什麼，」司馬洛吶吶着說：「對了，明珠，還有一個問題！你知道還有甚麼人，要奪取這件龍宮寶貝嗎？」

明珠搖搖頭：「我不知道。爲什麼會有人要奪取呢？以前都沒有。」

「夏明顯然是因爲這件龍宮寶貝而死的，」司馬洛說：「他臨死之前也是這樣說，要我趁那些人還未拿到之前……，似乎有些人誤會你是巳經得回了這件東西之類。而且除此之外，又還有這個來搜你的屋子的人，你可知道這些是什麼人嗎？」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明珠說。

「你有什麼猜想嗎，明珠？」司馬洛問。

「沒有，」明珠又說：「我跟夏明失去了聯絡巳經很久。我對這件事情毫無主意。」

「但夏明死前明明是這樣說的，」司馬洛說：「他說別讓他們搶到手的！」

「司馬洛先生，」明珠的眼睛淚盈地望着他，「你眞能替我取回那件龍宮寶貝嗎？」

「我相信我能的。」司馬洛說。

「你會去把它偸出來？」明珠問。

「我看祇好如此了，」司馬洛說：「本來，欠債是應該還錢的，不過看情形，夏明的老頭子根本就不打算把龍宮寶貝還給你，他錢那麼多，不會在乎那區區一點利息的，他不過是給你一個難題，使你不可能儲够錢向他贖回來吧了！」

「我猜也是這樣的，」明珠又飲泣起來，「但我還不能證明。我還是要繼續付利息，假如不付利息，我就絕望了。我要直等到我够錢向他贖了，而他還是不肯還給我，那時我才能够死心的！」

「但現在你不用担心了，」司馬洛說：「我會替你把東西找回來的，我從來不

喜歡人家做高利貸生意，尤其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要給你多少費用呢？」明珠問。

「用不着。」司馬洛搖搖頭說。

「沒有人不爲錢而做事的。」明珠說道。

「不一定是爲了錢，」司馬洛說：「沒有人會不爲了一個目的而做事的，我的目的就是夏明，夏明也算是已經給了一個目的，他的做法是相當值得敬佩的了。而且，他爲了你，既然生命也付出了，那我爲你服務一下，也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吧了。」

明珠又哭起來了：「我不相信！」

「爲什麼不相信呢？」司馬洛問。

「我——就是不相信有人會對我這麼好，」明珠說着，用手背去抹眼淚，因爲她的手帕也已經全濕了，「我碰到的人都是有目的的。你還是告訴我你要研究的究竟是什麼吧，司馬洛先生。」

「不錯，我也是有目的的，」司馬洛嘆一口氣，「不過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從你的身上得到什麼，明珠，我祇是因爲受了夏明之所託，而我答應了他。他是死在我面前的，我認爲我應該替他做成這件事情。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你滿意了沒有？」

明珠垂下了眼皮。「我——我希望你說的是眞話。」

「你不相信也不要緊，」司馬洛說：「你大可當我這個人沒有出現過好了。」

「不，不，我相信你。」明珠誠懇地說。

「多謝你的信任。」司馬洛帶着諷刺地說。

「但，」明珠又說：「你還沒有找到那艘沉船，你怎麼拿得到龍宮寶貝呢？這東西是收藏在那隻非常堅固的保險箱裏面的。」

司馬洛又微笑：「我已經說過了，保險箱不一定要用鎖匙才能够打開的。」

「那即是說，」明珠奇異地看着他，「你是一個竊賊了？」

「唔——」司馬洛聳聳肩，「我也不大喜歡這樣的稱呼。從來亦是甚少有人說我是一個賊的。」

「你——是有能力做到這件事情的？」明珠仍然顯得不大相信地看着他。

司馬洛點點頭：「起碼我可以去試一試的。」

「假如你替我做到的話，」明珠的眼中又湧出淚水來，「那我——眞不知道應該怎樣答謝你好了！」

「我已經把我做這件事情的理由對你解釋過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也不想再累累贅贅重複許多次！」他取筆來，在一張紙上寫下了一個地址和一個電話號碼，又說：「你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到這個地方來找我，事情有了眉目時，我亦會盡快通知你的，你放心好了！」

「謝謝你，司馬洛先生。」明珠感激地緊執着那張紙。

「這個已經談好了，」司馬洛說：「讓我帮助你收拾一下這個地方吧。弄得亂七八糟的，看了也不順眼！」

「不必了，」明珠嘆口氣，「讓我自己來吧，反正女人的屋子，你也不懂得收拾！」

「也許是的，」司馬洛說：「既然這樣，那我就先走了，我也得回去計劃一下的。」

司馬洛向明珠告辭了，便離開了她，踏入黑夜之中。但他並沒有眞正離開。這就是爲什麼他不堅持留下來帮助明珠收拾，他要留下來看清楚一點情形。

他逗留在陰影裏，讓明珠的屋子留在他的視綫之內。他在最接近的一間店子裏找到了一個電話，打了一次，然後又出來，躲在黑暗中，遠遠地監視着明珠那個小屋子。

在他走了之後，明珠就把門關上了，他通過垂着簾子的窗。可以看到人影不停地在屋內幌動着，顯然明珠是正在忙於收拾她那給翻亂了的屋子。

司馬洛並不相信她這樣就會安全，因此他認爲他是不適宜這樣快就離開的。

假如他的所料並不差，就會有兩種不同的發展，一就是明珠會再出去做一些什麼事情，一就是還會再有人來找明珠。他認爲多數是後者。

過了一會之後，一陣汽車的聲音自遠而近。他看見有一部車子在距離他不遠的地方停了下來，車頭燈光照亮了一下司馬洛所站的地方便又熄掉了。車上下來了一個女人，放輕着脚步走到司馬洛的面前。

這個女人就是他的女助手貝茜。

「怎麼了，司馬洛？」貝茜走到他的面前，低聲問。

貝茜就是司馬洛打電話叫來的。

司馬洛對明珠的那間屋子一指，說：「我要你監視着那間屋子，剛才有人進入去搜過，那人可能會再來的，我另外有事做，不能够老是等在這裏。」

這當然也就是多一個人的好處了。可以分工合作，不致於讓重要的綫索溜走失去。

「好的，」貝茜說：「我在這裏替你監視着好了，不過你得先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不然我也不懂得怎麼做好的。」

自然，另一方面，貝茜亦是要滿足她的好奇心的。

司馬洛把經過情形告訴了貝茜。

「哈，」貝茜說：「一個很動人的故事。你就這樣相信了。」

「就是不相信也得裝作相信了，」司馬洛說：「這樣才能够着手做事的，而且，你也不要吃醋好不好？」

「假如是對夏明一往情深的女人，」貝茜微笑說：「那我吃什麼醋呢？」

於是，司馬洛就離開了。不過，他當然並不是直接去開那收藏龍宮寶貝的保險箱。

司馬洛這個人做事是很謹慎的，應該謹慎的時候他會很謹慎，現在，他就是要去作進一步的調查，先把這件事情查個清楚，他一定要有了充足的資料然後才能够決定採取什麼行動，以及如何行動。

司馬洛首先去找的就是一個專門出賣情報的人，在每一座城市之中，都有不少這種人的，這種人對自己的城市的情形知道得多，亦願意出賣他們所知道的，祇要你懂得找，你是不難找到這種人的，普通人不懂得如何去找！那當然是毫無辦法了。司馬洛這個古靈精怪的人，當然是懂得如何去找這種人的，他做這種工作，很多時候就是要靠這種人供應情報才能成事。

他亦很容易的就找到了。

他去的是一座下級的酒吧。

他在那裏流連了一小段時間，打量着在酒吧中出入的人，後來就走到一個卡位去，坐下來。

那個卡位是已經有人佔據的了。那是一個水手打扮，又乾又瘦的小個子，司馬洛坐下來，他並沒有表示反對，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似乎司馬洛不過是來這裏搭一搭位子坐的人，但當然他心裏則知道並不是那麼簡單，因爲別處亦是有空的位子可以坐，司馬洛偏偏要到他這裏坐下來。

這個人雖然是作水手打扮，不過看他的膚色就知道他並非一個水手，或者是已經許久許久沒有航海了，不然，他就也沒有本來知道那許多陸上的情形。

司馬洛對他說：「我請你喝一杯酒如何？」

「多謝？」那人說着，也毫不客氣，就叫侍者替他拿來一杯酒。司馬洛付了帳，然後說：「我想知道關於夏明兩父子的事情。」

「這是很搶手的情報了！」那人說：「既然夏明現在已經死掉了！」

「你也知道夏明已經死了。」司馬洛詫異地看着他。

「消息是傳得很快的，」那人說：「你想知道關於他們的什麼呢？」

「你所知道的一切。」司馬洛說。

「呀，全餐，」那人說：「那是相當貴的了。」

他的眼睛一面在狡猾地閃動着。

「我是出得起錢的，」司馬洛說着，從桌子下面塞過去一捲鈔票。

「很好，很好，」那人點着頭，「現在你開口問好了。」

「夏明的父親夏雨水，」司馬洛問道：「他到哪裏去了呢？」

那人搖頭：「沒有人知道，夏雨水祇是忽然之間失踪了，但又沒有人能够報警說他失踪，因爲也沒有人敢斷定他眞是失踪了。你也知道那些富翁們是怎樣的，說不定他怪癖忽發，決定到一個沒有人找得到他的地方去渡假之類呢？總之，就是他自己公司裏的人亦無法聯絡到他。他們決定假如再過一個月還是沒有消息才採取行動。」

「那麼夏明又如何呢？」司馬洛問。

「夏明又如何呢？」那人小心地說。

「你知道夏明是爲什麼被殺的嗎？」司馬洛問道。

「有很多謠言！」那人說：「但我猜主要還是爲了錢債。」

「他欠了一些惡人的錢？」司馬洛問道。

「是的。」那人說。

「是誰呢？」司馬洛又問：「他欠誰的錢呢？」

「你叫我證明我是辦不到的，」那人說：「不過，我知道殺他的兇手是畢虎的人！」

「畢虎？」司馬洛問：「畢虎是什麼人？」

「一個專放高利貸的人，」那人說：「你明白的。」

「唔，」司馬洛說：「這種放高利貸的人，假如不還錢的話，就祇有用武力去催了。」

那人聳聳肩，又說：「是的，這種情形，你也是明白的。」

「還有呢？」司馬洛又問道。

「除此之外，」那人說：「他還跟一個叫司馬洛的神秘人物來往，不知道在攪些什麼鬼，這也是不會帮助他長壽的事情了。」

司馬洛邊忍住才沒有笑出來，這簡直是在曹操面前說曹操了，不過他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人的情報來源也相當不錯，他講得出司馬洛這個名字來，就證明他不是亂說一通的，他知道有司馬洛這個人，而不知道司馬洛這個人是什麼樣子，也不能說他不能幹。

因爲許多事情都是耳聽，而不必憑眼睛去看的，假如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親眼去看過，那一天廿四小時都不够了。

「除此之外，」司馬洛又問道：「夏明在此地還有些什麼朋友呢？」

「他還有一個情婦，」那人說：「你大概也明白的，像他這樣一個男人，不會沒有一個女人跟他身邊的。」

「哦，情婦？」司馬洛裝痴作呆地說：「你是指在酒吧工作的那個嗎？那個叫明珠的？」

「不，不是，」那人輕蔑地揮揮手，「不是明珠，明珠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了，明珠的錢花光了之後，他們就沒有繼續來往，他現在的情婦是露露！」

「露露又是誰呢？」司馬洛問。

「一個本地黑女，」那人說：「美麗，有錢，差不多就是明珠的翻版，就祇有一點不同的。」

「什麼不同呢？」司馬洛又問。

「露露的算盤打得很精。」那人說：「每星期就祇有那麼一點錢給夏明花，他不够用，那是他的事情了，這是聰明的做法，祇有這樣做才能長久，錢一花光，夏明的人就不見了，很難留得住。」

這也是一個頗有道理的講法，有些人的算盤也正是這樣打法的，有些女人，你就是不能把她的錢吸乾。

司馬洛嘆一口氣道：「但是夏明現在還是失踪了，而且他還是永遠失踪了。」

「露露倒也很有人情味，」那人說：「我聽說她打算出面領回夏明的屍首，而且以妻子的身份爲他舉行葬禮。」

「唔，」司馬洛說：「人死了還這樣做，也算得是情深一往了，除此之外，你有聽過龍宮寶貝這件東西嗎？」

那人皺着眉頭搖頭。「這個……倒沒有聽過了，這是什麼呢？」

「算了吧，」司馬洛聳聳肩。這人不知道的情報，他亦不打算免費供應，免得這人又賣給別的人，這個人既然可以把情報賣給司馬洛這個他所不認識的人，亦可以賣給任何人了。

那人又說：「不過，我倒可以告訴你一件事情，夏明這一次的死亡，倒是可以

弄清楚他的父親夏雨水，是否眞正的是失踪了。」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

「假如兒子死了，」那人說：「做父親的，怎麼可以不出來處理一下身後事呢？假如夏明還是不出現，那他的安全倒是眞的值得担心了。」

「也許吧，」司馬洛說：「假如夏雨水不是有什麼不測，那他是很快就會出現了，是嗎？」

「這是情理之常了。」那人說。

司馬洛呷着酒，尋思着。

那人又問道：「先生，你還有什麼要問我的嗎？」

司馬洛想了一想之後搖搖頭說：「暫時沒有什麼了！」

那人滿足地微笑着，很高興任務已完成，鈔票亦已穩入袋中，這倒是很容易賺的錢，祇要經常保持消息靈通就行，不過就可惜，並不是常常都有生意上門的。

兩個人分手了，司馬洛回到他那部車子，坐在那裏，沉默了一會，又把車子開動了，這一次，他却是直向夏雨水那間公司駛去了。他仍然很小心，沿途留意着是否有人跟踪他。但是照他所知則是一直沒有，他安然到達了目的地。

這是一座熱帶的海島，熱帶是常受風災威脅的，高的建築物不多，大部份都是矮屋，由於高的建築物是必然受風災威脅的，但夏雨水那座寫字間大厦却是有十二層之高。在這裏，十二層高的建築物算是很有氣派的建築物了。

夏雨水這公司的名字在這裏也是很有氣派的，很有氣派亦很有地位。

司馬洛的車子在門口經過了二次，察看着周圍的環境，他注意到這大厦的門口有一個守衞在看守着，全座大厦都已黑了燈，顯然工作人員是已經全部下了班了。

看來進去不會是一件難事。

司馬洛坐在車上動着腦筋，考慮着應該採用什麼辦法進入這座大厦。

後來，他把車子在街口的轉角處停下來，下了車，向那座大厦走過去，他決定就從正門走進去，有時，這反而正是最佳的辦法，由於他看出那個守門人此時是已經睡着了。

這也難怪，守夜是一種單調無聊的工作，而心裏又預算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一如多年來一樣，那是很容易就會瞌睡着的，尤其這是熱帶，人已是習慣懶惰了，而天氣亦是使人很容易有睡意的。

他祇要放輕一點脚步走，那個守門人大概有不會給吵醒的。

司馬洛輕着脚步走到那座大厦的門口，從那守門人的面前閃過，由於他的脚步是全無聲音的，那人果然沒有發覺，仍然在那裏瞌睡着，發出着輕微的鼾聲。

司馬洛閃進了樓梯間，拾級而上。

這一部份是比較辛苦的，大厦雖有升降機他也不能用，因爲升降機是停在樓下的，雖然沒有鎖上，但是假如那看守人萬一張開眼睛看到升降機升了上樓上，就會起疑心而跟着上去查究了。

司馬洛拾級上到了四樓，那裏就是夏雨水的總公司的所在了，他就像一個鬼影似的沿着走廊潛行，摸到了門口，閃進去，再摸到了一個門口，又閃進去。

這個門口的裏面也就是夏雨水的私人辦公室了，司馬洛首先一件事就是把那厚厚的窗簾拉攏了，因爲他需要燈光，但是又不能夠讓燈光外露，這厚厚的燈光就是足以遮住窗子而使燈光不外露的。

遮好了窗簾之後，司馬洛開了燈，便看見了那座巨大的保險箱了。

這也就是明珠所講的那座很大堅固的保險箱。這保險箱的確是很大的，大到佔據了一邊牆壁，堅固與否是另一回事，起碼有一個最大優點就是，這東西是搬不走的。

司馬洛站在前面，小心地察看着，運用着他對於保險箱的豐富知識加以研究。

看着看着，他不禁微笑起來。

這座保險箱是太古老了，外表已相當陳舊，也許曾經再噴過一次漆，但是新噴的那層漆油亦是已經開始剝落了的。

看來這保險箱的年紀是眞的相當大了，連號碼鎖都沒有，要用鎖匙去開的，稍爲新一點的也是用號碼鎖了。

這樣一隻保險箱，實在是太容易了，相信就是用他隨身帶着的那一串相當普通的百合匙也能打開的！

然而司馬洛却是一個謹愼的，他並沒有就這樣動手去開。

他現在正在動的是腦筋，他是正在想，這樣一間大公司，這樣一座大保險箱，假如貴重的東西，怎麼會用這樣簡單的鎖呢？堅固是堅固了，但是稍有本領的竊賊都不會是用鑿破的方法來開保險箱，而必然是向鎖上做手脚的，因此堅固並不很有用，而這裏又不是一個守衞森嚴的地方，一個很起碼的小偸也可以潛進來，開了保險箱，把裏面的東西全部帶走的。因此，一定是有點古怪。

對於太容易的事情，司馬洛總是不肯完全相信的。他在想，這有兩個可能性，一就是這保險箱另有一些外表看不出來的防盜設備，二就是裏面放着的是一些根本不值得偸的東西，假如是第二個可能性，那亦都是說龍宮寶貝根本就不是收藏在這座保險箱裏了。

司馬洛花了差不多半個小時去研究這座保險箱，祇是研究，始終沒有動手去開。關於這座保險箱，似乎有一個地方是他應該記得的。

太古老了，他幾乎忘記了世界上還有人使用這一型的保險箱，不過他的記憶力是很好的，在腦海中搜索了一番之後，他便醒起來了，終於，他在保險箱的右下面，接近着地板的地方找到了一行鑄在那裏的小字，看清楚，他便恍然而悟了。

他並不動手去企圖打開這隻保險箱，亦不打算逗留下去，他祇是把燈熄了，把窗簾拉開，又把那裏面的各物都弄回原狀，然後就離開了那裏。

當他走出大厦的門口時，那個看更人還是坐在那裏瞌睡着，司馬洛輕着脚步走，仍然可以順利地過了這一關。

司馬洛走到街口，上了他的車子，開走了。

他那車子的吵鬧馬達聲使那大厦的看更人一驚而醒，但是這個看更人却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因爲進來的人已經走了，又沒有留下什麼綫索。於是他在心裏埋怨着這些人開車的不負責任，隨即便又睡着了。

× × ×

另一方面，貝茜則仍然是在黑暗之中監視着明珠的屋子，這本來是不適宜女人做的工作，不過貝茜是一個特殊的女人，與普通女人不同，所以她是可以勝任的，這工作是很乏味的，假如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那眞要把人悶死了，不過她亦不是第一次做這工作，因此她亦是忍得住那悶氣的，幸而不是冷天，而這裏是熱帶地方，冷極都有一個限度，不然的話，那才是眞難熬呢。

她看見明珠的窗口雖然仍亮着燈，不過屋中已全無動靜，顯然明珠是已經把屋中收拾好了，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司馬洛所担心的事情似乎不會發生，不然，等了這麼久爲什麼還不發生呢？對方要再來的話就應該快些來了。也許——

正在這樣想着時，身後忽然傳來一些異聲。貝茜嚇了一大跳，連忙轉過身來，作出了一個準備抵抗的架式，但是她看見這來者是司馬洛，司馬洛已經到達了她的身邊了。

「你這人！」貝茜嬌嗔地埋怨道，「一來一去都像一隻鬼一樣的！」

「這叫藝高人胆大呀！」司馬洛哈哈笑着，「有沒有發現？」

「沒有呀，」貝茜說：「你呢？」

「我這算是有所發現，但亦算得是沒有發現，」司馬洛說：「我去看過夏雨水那座保險箱了，那是一座很老式的老爺保險箱，是要用鎖匙打開來的。」

「夏明不是說過要找尋保險箱的鎖匙嗎？」貝茜說：「那當然是要用鎖匙才能夠打開來了，既然是那麼古老，那麼你當然沒有什麼困難就把它打開來了。」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說。

「爲什麼呢？」貝茜問。

「因爲，」司馬洛說：「那是一座史坦茲保險箱。」

「史坦茲保險箱？」貝茜問。

「是的，」司馬洛又微笑着，「你雖然也算是這一行的專業人才，相信也沒有什麼印象吧？這是一種很舊式的保險箱，很舊，是在我出世之前就已經有了的，而今日幾乎是已經絕跡了，假如不是看到箱角那招牌，我也記不起有這東西的，這東西少人用，是因爲它實在太貴了。」

「那亦即是說它是沒有可能打開的了？」貝茜問道。

「不是不可能打開，」司馬洛搖頭，「而且很容易打開，祇是不容易逃過警察的捕捉吧了。」

「我不明白。」貝茜皺起眉頭看着了他。

「很簡單，」司馬洛說：「這保險箱裏有一個防盜系統，是自己用電池控制的，有電綫通入地底，與警局聯絡。」

「這也不是什麼難以應付的困難呀，」貝茜說道：「防盜設備，大多是這樣的了。」

「這一個辦法是不同的，」司馬洛說：「除非我們能夠把保險箱整座抬起來，否則就碰不到那電綫，因爲那電綫是在保險箱底下直通出去的，但是假如不把這電綫破壞，那我們用任何工具去挑那匙孔，都會觸動這防盜系統，那時警方就馬上會知道而趕來了。」

「那插進鎖匙又如何呢？」貝茜問。

「祇有插進原來的鎖匙才不會觸動這防盜系統，」司馬洛說：「就是另配一條鎖亦不行，那種金屬的質地與這種防盜系統配合的。」

「那即是說，」貝茜說：「我們是非要找到那條海底的鎖匙不可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猜夏明也知道這一點，他祇是不說出來吧了。他說什麼那些高級職員會制止他，那恐怕是謊話了。也許他亦是打算拿到了鎖匙之後偸偸跑進去開保險箱的。」

貝茜嘆一口氣：「那麼我們豈不是又回到了開頭的地方了嗎？」

「差不多吧。」司馬洛聳聳肩。

「那麼我們明天又要開始坐飛機去找了。」貝茜說。

「看來我們是要如此了。」司馬洛說。這樣說着的時候他忽然一按貝茜的手臂：「不要做聲，有人來了！」

貝茜亦同時看見了。有二個大漢從陰影裏出來，走到明珠那間屋子的門口，其中一人敲門，在街燈的燈光之下，司馬洛和貝茜都可以看到，又是兩個皮膚黧黑的本地人大漢。

「他們是誰？」貝茜低聲問：「是剛才來搜屋子的人嗎？」

「很可能是同一路的，」司馬洛說：「讓我們過去看看吧！」

那兩個人敲門，明珠把門打開了，而明珠還沒有機會開口說什麼，就給那二個人推回了屋內，那二個人衝進去，然後門又關上了。

司馬洛與貝茜好像二個鬼影似的悄悄跑過去，閃到了屋後。

那裏，有一隻窗子的窗簾是並沒有完全拉上的，還開着一綫，他們可以通過這窗簾縫而望進屋內。

司馬洛和貝茜就通過這窗簾縫望進去，先看看屋內正在進行着一些什麼事情。自然，屋中的聲音，他們亦是毫無困難可以聽得到的。

他們可以看到，那二個衝進屋中的大漢都是兇神惡煞，貌非善類的，即使不應以貌取人，亦可以憑他們的動作而知道他們是來意不善，正是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雖然還未動手打人，却已把明珠逼得退到了屋子的一角落，而且這角落又很接近那隻窗子，司馬洛簡直是一伸手進去就可以碰到她的了。

因此，他們講起話來，司馬洛與貝茜也是特別可以聽得清楚。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明珠恐懼地看着他們，吶吶着問道。

「那件寶貝，龍宮寶貝，」其中一個大漢說：「我們要得到它！」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明珠恐懼地說。

「我們要得到它，」那人說：「而且我們亦不是要白搶你的，我們不惜代價，我們可以出錢。

「出錢也沒有用，」明珠說：「這東

西不在我的手上呀！」

「但夏明說是在你的手上的！」那人說。

「他這樣說？」明珠表示迷惑了，「他沒有理由會這樣說的。」她搖着頭，「他也明知道不是在我的手上的呀！」

「讓我告訴你一件秘密吧，」那人冷冷地說：「你知不知道，夏明是怎麼會死的？」

「你——你告訴我吧。」明珠說。

「我看你也聽過畢虎這個名字了。」那人說道。

明珠沒有回答，不過她顯然是知道的。司馬洛固然已聽過，而她既然是幹上了這一個行業，雖然未必會與這個人有什麼交易，也不會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夏明就是向畢虎借錢，」那人說：「借了很多，他說他可以把龍宮寶貝給畢虎。明明說東西是在你這裏，他要用錢來哄你。但是期限到了，他却拿不出東西來，而且他還避開不與畢虎見面。但是在這個地方，沒有人能够借了畢虎的錢而這樣對畢虎的。所以——」他並沒有說完這句話，不過他亦用不着說，也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了。

「他向畢虎借錢？」明珠表示十分詫異，「但是爲什麼呢？露露不是有錢的嗎？」原來明珠對夏明的近況亦不是不知道的。

那人吃吃笑着：「是的，露露是有錢的，但是露露却不像你那麼笨，所以她不會由有錢人而變爲窮人。你以爲夏明要多少她就會給多少嗎？不，她祇是有限公司祇肯給這麼多，他不够用，就要自己想辦法。」

這個講法是與司馬洛所聽到的一樣。

「但——但——總之那件東西不在我這裏。」明珠吶吶着說。

「是的，不在這屋子裏，」那人獰獰地笑着，「但是在你的手裏！這是夏明說的！他說給他一些時間，他就可以從你的手中騙過來了。但這顯然不過是一種借錢的藉口，他知道可以從你手上騙到錢，但就是騙不到那件東西，因此他根本就沒有企圖與你聯絡，是嗎？畢虎認爲已經等得太久了，不想再等！」

「於是畢虎就叫人殺了他？」明珠問道。

這句話則得不到回答。這是那人不願意直接回答的話，總之祇要明珠明白他的意思，就行了，也用不着回答的。

明珠又問道：「那麼，是畢虎派你們來找我的了？」

「別問這些愚蠢的問題吧！」那人說：「我已經向你提供了許多值得考慮的資料，現在輪到你告訴我一些事情了，那件龍宮寶貝怎樣了？」

「那件東西怎樣呢？」明珠也反問。

「我告訴你吧，明珠，你最好就是乖乖地把龍宮寶貝拿出來，我們又不是強要你的，我們是向你買，你可以開一個價，價錢高一點也不要緊，但是你要賣給我們，明白嗎？」

明珠迷惘地看着他們，好一會，才小聲地說：「爲甚麼你們這樣急於要得到它呢？」

「這是我們的事情，」那人說：「你用不着問這許多！」

這時明珠也忽然大表反感了。她說：「你們也實在欺人太甚了，即使東西是在我的手上，我又爲甚麼要給你們呢？你們這是毫無理由地強買，假如我不賣給你們，難道你們又會殺死我嗎？」

那二個人哈哈大笑起來了。

「我知道，」明珠說：「你們是做得出這種事情的，你們已經殺了夏明，爲甚麼不能殺死我？很好，來吧，你們殺我吧！殺我呀！」

「不，不，」其中一個人說：「我們不會殺你的，明珠，我們不但不會殺你，而且我們還會保護着你。」

「保護着我？」明珠說：「講得眞好聽！也許你們的意思其實就是把我捉到甚麼地方去關禁起來吧？」

「不！不！，明珠！」那人說：「我們是眞的會保護着你的，我們不但不會殺你，而且我們還會保護着你，使你長壽，使你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不過——」他看着他的同伴狡猾地微笑着。

「不過——」那另一個人接下去說：「你的孩子，我們却就不敢保證了！」

明珠全身一震，差點跳了起來似的，吶吶地說：「你們在說甚麼？」

「你的孩子，」那人說：「你跟夏明生的孩子！」

明珠的臉上的肌肉劇烈地抖顫着，她還是堅持地說：「我不知道你們在講些甚麼！」

不過，她的語氣則是對自己的話也是毫無信心的。

「我們說的就是你放在碧嬸嬸那裏養着的那個孩子！」那人又得意地哈哈笑着，「現在，孩子已經不在碧嬸嬸那裏寄養了！」

「有人把孩子接走了！」另一人說。

「他——他在哪裏，」明珠倉惶地問：「你們——你們把他怎樣了？」

他們果然是抓到了明珠的弱點，這亦是一個女子的弱點，女人的母性總是值得利用的。果然，這樣一威脅，明珠的抵抗的意志也就開始崩潰下來了。

「孩子很好，」那人說：「我們把碧嬸嬸也接走了，碧嬸嬸這位老人家是很會照顧孩子的，所以他們都生活得很好。不過，假如我們拿不到龍宮寶貝的話，恐怕他們就不會好得怎麼了！」

「你——你得把他還給我！」明珠尖叫着向前一撲，但是另一人馬上執住她的手臂而把她拉開了。

「你要拿回孩子也不是不可以，」那人說：「不過，你要依我們，我們才能依你的。你祇要開一個價錢，我們成交，你就可以馬上得回你的孩子，而且你亦馬上可以富有起來！」

「但是——但是——」明珠焦急地叫道：「這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情，東西眞的不是在我的手上！我說的是眞話！」

那人仍然露着獰獰的神情，慢慢地搖着頭說：「我不相信你，明珠，我們是比較相信夏明的。」

「夏明——他是常常說謊的！」明珠抗議地說道。

「有時，」那人說：「一個常常說謊的人亦會講眞話的，假如他講的是有道理的，那就值得相信了，夏明說龍宮寶貝是你的傳家之寶，不是嗎？傳家之寶，你當然是十分重視的了，那怎麼又會不在你那裏呢？」

「但是它已經……」明珠吶吶着。

「別說謊了吧！」那人說道：「一件傳家之寶，你當然是死抓在手中不肯放的了。」

「你不明白……」明珠這樣說着時，忽然又改變主意，不再否認下去了，因爲她開始清醒過來，在慌亂之中，她總算還保持着一點清醒。她想到，假如使對方相信東西已經不在她的手中，或者把眞相說出來，而對方相信了的話，那對她更沒有什麼好處，因爲那時她的利用價值可能被認爲已經完了，那麼她自己與及他的孩子就可能會更危險。因此她終於說：「我暫時拿不到手，我收藏在別處，我是需要一點時間才拿得出來。」

那人祇是看着她，殘酷地微笑着。

「你也看見的……」明珠抗議地道：「我住的是這樣一個地方，難道我會是收藏在家裏？就是告訴你也不相信啦。」

那人微笑：「唔，這才像話一點，你收藏在什麼地方呢？」

明珠到底是在那種地方工作相當時日，她也是懂得滑頭的手段的，需要的時候她亦搬得出來，她不屑地冷笑着：「我恐怕不方便告訴你了。」

「很好，明珠，」那人考慮了一下之後說：「我們是可以給你一點時間的，再等一等也不要緊，你需要多少時間呢？三天够了吧？」

「不——不行——」明珠搖着頭，「三天時間太少了。我看——我需要兩個星期。」

「我們沒有兩個星期。」那人說。

「但我實在沒有辦法，」明珠說：「有些事情不是說做就做的！譬如——譬如，你的錢在銀行裏，銀行要白天才開門的，要你現在就去拿錢的話，怎樣逼都是沒有的。」

「那你是放在銀行裏了？」那人說：「銀行的保險箱？」

「也許是，也許不是。」明珠說。

「那麼一星期吧，」那人說，「不能够再多了！」

「好吧，」明珠點頭：「我就試一試好了。但——我怎樣跟你們聯絡呢？」

「你用不着找我們，」我們自然會來找你的了。」他微笑，「你祇是落力一點做我們要你做的事就行了。」

另一個人也說：「而且，你亦最好不要去報警之類，大驚小怪的，因爲，這也是對什麼人都沒有好處的事情，我們現在又不是來強搶你的東西，我們祇是要來向你買一件東西吧了，這不算是犯法的事情吧？」

明珠含淚點頭，冷冷一笑：「你們倒也是很懂得講法律的呢！」

這時在窗外，司馬洛用手肘碰碰貝茜低聲說：「看來他們快要走了，你負責跟踪他們吧，查出他們是要到什麼方去！」

貝茜點點頭。　（未完・二）

大帥夫人

·本文承自62頁·

唐阿邦吸了一口氣，道：「像你這樣的人，我也很願意和你做朋友。」

朱公子道：「可惜我們相逢得並不是時候，我們現在就要分手了，但在我離去之前，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唐阿邦目光一閃：「關於雲玉霞？」

朱公子搖搖頭，道：「不是雲玉霞，是晶晶之死！」

唐阿邦的臉色倏地變了：「你知道些甚麼？快說！」

朱公子道：「我在兩天之內了，花三千塊去追尋這件事情的眞相。」

唐阿邦道：「懸賞尋兇，這法子有效嗎？」

朱公子道：「那要看這筆錢是否用對了地方，是否找對了人。」

唐阿邦吸了口氣：「結果怎樣？」

朱公子道：「我找到了兩個人，他們都認識顏中秦和顏中楚。」

這兩兄弟，一個眞的是瘋子，另一個却只是裝瘋殺人。

唐阿邦道：「他們知道些甚麼？」

朱公子道：「逼小顏裝瘋殺人，把晶晶殺死的人，就是鬼狐莫烈夫，也就是大帥同胞骨肉兄弟！」

唐阿邦陡地呆住。

「他爲甚麼要這樣害晶晶？」

「理由太簡單了，晶晶一直都勸你放棄殺手生涯，所以就成爲了鬼狐的眼中釘了！」

唐阿邦不等他說完，已像一支箭般向外面標了出去！

× × ×

鬼狐的確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但他的辦法却太兇太絕太狠！

他已做到了「六親不認」的地步，但結果，他還是沒有達到他的夢想。

他還沒有完全鞏固自己的勢力，就已死在唐阿邦的拳頭下！

殺鬼狐，對別人來說，難乎其難，但唐阿邦却很輕易就找到了他，也很輕易就殺了他。

鬼狐死後，上海又冒出了一個威風八面的年輕人，他就是尹秦揚。

據說，他在七八天之內，就已組織了一個很厲害的帮會，而背後支持他的人，就是紗廠大老闆柯祐興。

唐阿邦聽見這消息後，心裏很不高興，立刻去找尹秦揚，叫他不要燈蛾撲火，還說衞天坤就是前車可鑒，但尹秦揚不聽，這年輕人已變了，他再也不是純樸的鄉村少年。

唐阿邦很失望，只好黯然離去。

兩天後的淸晨，火車站出現了一對男女，在他們的身邊還有一個少年，他們都要離開上海。

「邦叔叔，以後我要跟你姓唐，可以嗎？」

「姓甚麼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聽媽媽的說話。」

（全文完）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和葉映紅躲在密室之中，而崑崙五子在上面到處搜索方敏的踪跡，却始終找不出，忽聽崑崙五子中有人大叫，說是龍吟子，青昊子均死於劇毒之下，至今爲止，只剩下崑崙三子，而他們也把這些賬全算在方敏身上，方敏要解釋也無機會，徒呼無奈，而崑崙三子離去後，方敏，葉映紅幾經艱險才得於脫離困境……酒樓前，方敏又遇見尚金花等人，葉映紅見方敏對尚金花情有獨鍾，醋意大發，故意生事，引起雙方一場大戰……尚金花要與其父尚培離去，方敏追至，却被老道士阻攔……

七孔刀淬毒

因此方敏已將伸出的手，又立即縮回來，道：「七孔刀便是七孔刀，有什麼好看的？」身子一閃，便想從側邊繞過去，下樓去追趕尚金花。

但是他這裏身形甫動，老道士如影附形，也向側一移，仍然是攔在他的面前，道：「將你手中的七孔刀給我看一看！」

依然是那句話，而且語氣也依然是那麼平靜。方敏心中一怔，暗忖這老道如此怪異，不是絕世高人便定是一種極是邪門的內功，因爲自己這柄七孔刀差不多祇要一經亮出，不等動手，一干武林中人便已然大驚失色，但他却面上毫無驚慌之色！因此便向後退出幾步道：「道長不知如何稱呼？爲何一定要看我手中的七孔刀？」

難解釋疑團

老道士面色一沉，道：「我要看看你是否偷了我的東西？」

方敏更大惑不解，笑道：「道長此言，可就不對了，我與道長尚是初次見面，怎會偷了你的東西？」老道士道：「是與不是，一看七孔刀便知道，快拿來！」

方敏見老道士漸漸地不講理起來，心中大是不服，道：「不拿來又怎樣？」

老道士一笑，道：「本來我不願意和你動手，但此事事關重大，你不給我，我就要動手搶了！」方敏見他講得輕鬆無比，雖曾見他和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比試輕功，連馬算子都抓他不住，可知他功力一定不凡，但方敏心中却也未免不服，暗忖難道眞的那麼容易，說動手搶，便容你搶了去？也一笑道：「如此再好沒有！」

老道士「哈哈」大笑，笑聲一點也不做作，回過頭去，向七禽大俠馬算子道：「老馬，常言道初生之犢不怕虎，這句話當眞一點也不錯！」

笑瞇瞇地向方敏道：「小娃子，準備好了沒有！」方敏見他行動間氣度甚高，大約眞是在自己的七孔刀上面發現什麼可疑之點，因此才要看個究竟，早知如此，他第一次開口時將刀交過，也可避免與他動手，但此時已出口，自然不好意思再說什麼，凝神貫氣道：「晚輩準備好了！」

老道士笑一道：「那我就動手了！」

方敏右手緊握刀柄，左手放在腰際軟銀杖的活扣上，準備萬一七孔刀護不住時，還有軟銀杖的殺着可使，道：「請！」

那老道士又向方敏看了一會，突然向前一步跨出。那一步，又快又怪，竟是向方敏身邊一斜跨而來，方敏一楞，不知道他要做什麼，老道士右脚剛提起，尚未落地，已經轉過身來，左臂一揮，逕向方敏右腕一提，倒轉刀柄，便向老道士手心的「勞宮穴」撞去。

老道士「啊」地一聲，道：「小娃子，你如此年紀，武功造詣已然若是，將來前途，非可限量，但這一撞，雖然又快又穩，却是氣力未逮，若是對方手臂一縮，後力不繼，便難以乘勝制敵！」一面說，一面果然手臂一縮，方敏七孔刀刀柄，離他手心，尚有半寸，招式已老，一如老道士所言！

方敏爲人本極聰明，立即悟到老道士

所說的，是上乘武功之道，趕緊一縮手，道：「多謝前輩指點！」

老道士呵呵一笑道：「我向你拿刀看，却便宜了你。」

方敏知道老道士那幾句話，雖是針對剛才自己倒轉刀柄那一撞而言，但實則上却幾乎在任何場合，都可以適用，立即想起和葉映紅在塞外初見時動手的情景來，若是早明此理，不出十招，便可勝葉映紅！就憑他這一句話的指點，已然獲益匪淺，如此高人，豈可與之相鬥？剛待罷手，手上一緊，定睛看時，七孔刀已被老道士食中兩指夾住。方敏見他所夾之處，正是七孔刀鋒利無比的刀鋒，忙道：「道長小心！這刀上有劇毒！」

老道士一笑道：「小娃子心腸倒好，和你那師傅溫老魔婆不一樣，可惜！」方敏見他也如此稱呼溫婆婆，心中又不免有氣，手腕上剛一運勁，突然一股大力，自刀柄處撞來，五指不由自主一鬆，七孔刀便已到了老道士的手上，簡直一點考慮的餘地都沒有！

急切間，方敏大吃一驚，左手一按，已解了軟銀杖的活扣，銀虹陡生，「呼」地一杖，向老道士當頭壓下。兩人相隔極近，方敏這一杖去勢又急，待到軟銀杖出手，方敏才猛地省起：啊！不要誤傷了這位前輩高人，但想要收勢，已自不及，軟銀杖夾着雷霆萬鈞之勢疾壓而下，到離老道士頭頂尚有尺許時，老道士才像突然驚覺，揚起了手中拂塵。拂塵上的馬尾，被方敏軟銀杖上帶起的勁風，吹得四下飄拂，眼看這一杖，非被壓中不可，但突然之間，拂塵上的馬尾，突然收成一束，向上捲來，將軟銀杖狠狠纏住。

老道士順手向下一拉，方敏便覺得下盤不穩，急沉眞氣，以免傾跌時，手上一鬆，軟銀杖已然被脫手拉下，那老道士也不將杖接在手中，馬尾一鬆，便「嗆啷」一聲，掉到了地上。

兩個照面之間，方敏兩件兵刃便一齊失去，知道這道士武功之高，已臻絕頂，絕對無須與之抗拒，連軟銀杖都顧不得拾，便向後退了開去，剛一站定，恰好老道士向他望來，面上隱有不愉之色，道：「小娃子，剛才我還道你心腸頗好，和溫老魔不同，如今看來竟也是大同小異，剛才那一杖，若是換了旁人，怎能接得住？」

方敏心中一怔，暗道：難道溫婆婆果然是行事狠毒之人？不然何以連這個前輩高人，都如此說法？他心中只顧想心事，却忘了替自己辯護剛才那一杖，祇因爲七孔刀驟然脫手，一時情急，才使出的，並非有意傷人，一杖壓下之後，心中還曾好生後悔來着！

老道士一面說，一面橫刀審視，映着日光，祇見七孔刀上，泛起一陣藍殷殷的光芒，不由得一驚喝道：「好小娃子，果然是你偷去的！」

方敏被他一語驚醒，道：「什麼東西是我偷去的？」

老道士一提七孔刀，道：「看你貌相，生得頗是忠厚正直，原來却是和溫老魔一樣，外觀慈祥，內心狠毒，我已數十年未開殺戒，不能因此破例，但却要將你交給崑崙派處置，溫老魔若是敢尋崑崙派的麻煩，祇叫她來尋我好了！」

方敏本來對這老道士，心中極是尊敬，但如今一則他「溫老魔」長，「溫老魔」短地稱呼他心目中至親至愛的溫婆婆，心中已然不快，二則聽說他要將自己交到崑崙派手中，更是氣憤難忍，三則這老道士講話顚倒，誰又曾偷了他什麼東西來？因此抗聲道：「道長，你話可得講清楚些，崑崙派人，正恨我切骨不錯，你要將我交給他們，技不如你，無話可說，但我師傅溫婆婆不是什麼老魔，我也未曾偷過你什麼東西，可不要胡言亂語！」他講到後來，因爲心中氣憤，語氣已然極是嚴峻。

老道士面色也變得嚴肅起來，掛在他口角的笑容已然消失，道：「照你說來，在其他地方找到天下罕見的藍蛛不成？」

方敏一聽「藍蛛」兩字，心中猛地一怔，道：「你說什麼？藍蛛？」

他心中已然記起那晚上的事，他在古墓之中，曾殺了兩隻窮兇極惡，色作殷藍的大蜘蛛，還是關在金綫籠中，顯然是爲人所蓄養，因爲身上別無暗器，却是以七孔刀將藍蛛連籠剁成兩半的，難道就是因爲殺了藍蜘蛛，所以刀上便沾上了劇毒，傷人立斃麼？又難道這樣醜惡劇毒的毒虫，竟是這樣一位高人所蓄養的？心中急切無比，祇等老道士的回答。

老道士道：「不錯，你可是偷了我的藍蛛，以毒液塗在刀上？」

方敏却答非所問，道：「你那藍蛛，是養在貴陽城外，一個古墓之中的？」

老道士道：「你倒反問得好，除了那處，還有什麼地方？如今你將藍蛛搬到什麼地方去了，還不快說？」

方敏怒道：「道長，看你模樣，也是前輩高人，却如何蓄養了這般劇毒的物事，若非用來害人，要牠們來何用？」

老道士笑容重現道：「想不到你倒是行俠仗義之人，但我問你，你將藍蛛的毒液塗在七孔刀上，却又是爲了什麼？」

方敏見他一口咬定是將藍蛛的毒液塗在刀上的，心知急也無用，便耐着性子，將如何無意中進入古墓中誅了兩大藍蛛一事，照實說了。

老道士一直微笑不語，等方敏講完，道：「你在金絲籠中，就是見到了那兩隻大藍蛛，並沒見到有小藍蛛麕集籠邊？」

方敏道：「不錯！」

老道士突然長嘆一聲，回過頭去，道：「老馬！我祇當江湖上，自從宇內四邪自視一代宗主，雖然仍要作惡，但已不像往年那樣終年在江湖上行走，武林中爲害已然不如以往之烈，多少可得幾年太平，怎知他們的門人，行事之狠辣，却猶在乃師之上，令徒所中那一下血手印，功候尚淺，看來也不是紅掌老兒自下的手，如今溫老魔之徒，說謊時居然一臉正氣，唉，祇怕武林中又無安寧之日了！」

他一連向馬算子說了兩次話，馬算子皆無回答。

上一次，他話講得甚快，方敏也沒有留意馬算子正在幹什麼，此時聽說馮瑩中了一「血手印」，已然一驚，向馬算子看去，祇見馮瑩依然面如紙金，躺在桌上，馬算子則雙手按在她的前後心上，神色緊張已極，身上，頭上冒出騰騰的熱氣，可

知他正在將全身功力，運到最高的境界，那分明是在馮瑩療傷。見了這種情形，方敏心中已然大惑不解，雖然那道士後來說他撒謊時一臉正氣，也顧不得還嘴，足尖一點，便向馮瑩處竄去，但竄出尚衹一步，便覺得似乎面前有一股無形的牆，將自己的去路擋住，那股力道，凝滯已極，幾同實物，定睛一看，正是那老道士搖臂所發，將自己的去路攔住。方敏急道：「馮姑娘受的是什麼傷，你爲什麼不讓我過去看一看？」

老道士道：「正要問你哩！你既以藍蛛的毒液，塗在七孔刀上，那麼霹靂子石雷，必然是爲你所傷的了？」

方敏爲人老實，叫他說謊，他自然不會，但硬要他認他未曾做過的事，他却也是不肯，道：「霹靂子石雷，確實是我所傷，但是我和你所說，以刀殺蛛，却是事實，而且在傷霹靂子石雷之時，我也根本不知道七孔刀上，已然含有劇毒！」

老道士「嘿」地一聲，顯然他心中對方敏所說的話，沒有一句相信，道：「那時尚在那所巨宅之中的，還有誰？」

方敏毫不遲疑，道：「尚有馮姑娘，崑崙六子，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葉姑娘和那個——」

他本來想講還有那個在門上，天花板上穿一個圓洞，用可怖的一隻眼睛望住自己的那個金毛怪人，但老道士已打斷了他的話頭道：「够了，老馬，我所說的話，可沒有錯！唉！祇惜我一生浪跡江湖，祇是未曾收得一個好徒弟，而宇內四邪，却幾乎皆得傳人，當眞是邪勝於正麼？」

馬算子正在全身貫注本身功力，來驅走馮瑩所中血手印之毒。當然無暇回答。

當葉映紅向馮瑩下手之際，正是牆壁倒下，混亂之極的時候，馮瑩雖然機靈，也想不到會有人在這個時候，對自己下毒手，因此一血手印恰好被印在背心，當時就暈了過去。

也算她命不該絕，馬算子和那老道士，兩人在城中來回追逐，也來到了那巨宅之中，一見所有陳設皆是紫色，也是一呆，繼而，馬算子便發現愛徒馮瑩倒在瓦礫堆中，那老道士也發現崑崙六子中的石雷也死在一邊，他一眼便看出，石雷正是死於他所養的藍蛛之毒，一驚道：「走方郎中，令徒也是中了藍蛛之毒麼？」

馬算子已經看清馮瑩是中了一血手印，在背心那鮮紅的手印之旁，已然發出了絲絲紅色的脈胳，再遲來半刻，便自無救，道：「不是，她中了一血手印！」兩人見事情嚴重，自然停止了追逐，馬算子順手在馮瑩口中塞了三粒靈丹，托起她便向外走去，這才一直來到那酒樓之中爲馮瑩救治，當他們到達酒樓下面時，剛好尚培的銀刀穿窗而下正向馬算子頭上跌下，馬算子心中因馮瑩受傷，大是不樂，一拂袖將那柄銀刀以內家罡氣，反拂而上，是以穿窗進樓時聲勢才如此猛惡。

當馬算子和那老道士在那所巨宅中的時候，祇是在大廳中略爲逗留了一下。

他們走後，青昊子和龍吟子才來，因此他們祇知道石雷已死，却不知道青昊子和龍吟子兩人，也莫名其妙地死去一事。

卻說方敏見老道士一嘆再嘆，暗忖聽他講話的口氣，倒是一個正派中的高手，儼然以武林之憂，爲其個人之憂，若不是有大氣度大見識的人，絕不會講出這樣的話來，但是他卻又養着那兩隻藍蛛，又硬派自己是武林敗類，卻又不像是武林高手，一代宗主所爲。他卻不知道人家養着那兩隻藍蛛，大有用處，而他自己既在魔母溫魂門下，當然已難免令人家猜他不是好人！當下呆呆地站了一會，拾起了軟銀杖，道：「道長，這柄七孔刀，相煩你還了給我，我還有事啦？」

老道士卻是不理不睬，將刀夾在脅下，走向馮瑩和馬算子處，雙手一搓，又倏地分開，又覆在馬算子的手臂之上，轉眼之間，馬算子身上熱氣輕減，緩了一口氣，才能騰出神來講話，道：「牛鼻子你知道這小娃子是誰？他便是老方的兒子！」

老道士「啊」地一聲，道：「原來如此，難怪石雷死在他的七孔刀下！」又向方敏飄了一眼，便不再理會，專心運內力去與馮瑩療傷。

方敏在他那一眼之中，已然猜到老道士心中，定然想到了自己的母親早年是黑道上的人物，所以才生出自己這樣的兒子來。心中有氣，也不想解釋，暗忖由得他們怎麼去想，我祇將崑崙聖書取到，再和尚金花一齊，回到旋風島上去。

若是尚金花嫌旋風島不好，則天下之大，有的是洞天福地，找上一處，作爲久居之地，永不在江湖走動，所有是是非非，也都惹不到我的身上，任由得你們怎麼去想我不是好人罷！他想得確是不錯，怎奈你不找人，人家要找你，天下雖大，豈眞有一塊安寧的土地？

當下他見那老道士不理自己，跨前兩步，手一伸，便抓住了七孔刀的刀柄，想將刀從那老道士的脅下抽了出來。刀雖有毒，他也不能丟棄，怎知那刀夾在老道士的脅下，猶如生了根一樣，一任他用盡生平之力，也不能抽動分毫，方敏心中不禁暗暗吃驚，若是他自己的東西，他此時一定已經寧可放棄不要，但那七孔刀卻是溫婆婆的心愛之物，他知道溫婆婆知道了七孔刀被自己失去之後，雖然一定不會責怪自己，她心中卻是一定會感到難過，而方敏卻正是不希望婆婆的心中，有任何難過，因此才抽之不已，但開始時還祇不過是抽不動，過不一會，突然一股大力，反撞而到，竟將他撞出幾步去！向前看時，老道士和七禽大俠馬算子也一齊鬆手，馮瑩則「嚶」地一聲，呻吟了起來，含糊叫道：「敏哥小心！」敢情她中了血手印，昏迷過去之時，心中祇惦記着方敏的安危，並不知道方敏被葉映紅救了去，更不知自己昏迷之後，事情的變化，一有知覺，便立即叫出了「敏哥小心」這四個字來。

馬算子一怔，道：「阿瑩，你叫誰小心？」

馮瑩朦朧中像是聽得師傅的聲音，睜開眼來一看，祇見師傅和一個從未見過的老道士站在一起，而遠處則站着方敏，面上神情極是尷尬，身已不在巨宅之中，奇道：「師傅……你怎麼知道我受了傷？」

馬算子忙道：「阿瑩，你中了血手印，經我和極樂道長兩人合力，才將你體內之毒逼出，但你若不養靜，仍有可能將一

身武功廢去，快別講話閉目養神要緊。」

馮瑩點了點頭，但仍向方敏叫了一聲：「敏哥！」不過她這一聲，方敏未曾聽見。

一則馮瑩眞氣雖未全散，但是重傷在身，氣息微弱，聲音低微。二則，方敏一聽馬算子口中講出「極樂道長」四字來，已然驚得呆了。

眼下偌大酒樓之中，除了馬算子師徒和自己以外，就是那個老道士，「極樂道長」，自然指的是他，難道這樣一個老道士，就是天下無人不知，已被公認爲武林至尊的極樂眞人，武當派的宗主？

因爲極樂眞人的名頭，實在太響亮，是以方敏才會不相信眼前這樣一個普通的老道士，便會是他。但方敏又立即想到他的武力，確是高到不可思議，旁的不說，自己的力道，已可抵擋得住一刀斷五岳單窮的玄鐵大刀，但是却不能從他脅下，將七孔刀抽出，於此亦可見一斑，除了武當極樂眞人之外，誰還眞有這樣高的功力？看來江湖上的傳說，極樂眞人正在武當山上，閉關不出一語，祇不過是誤傳而已。但是他養着藍蛛做什麼？

方敏一旁發呆，極樂眞人已然回過頭來，又向方敏望了一眼，道：「小娃子，你說祇是將藍蛛殺死，想必死蛛仍在古墓中了？」

方敏剛本想以他的武功地位，怎麼還會蓄養藍蛛，又見他問起，便道：「當然！」心中的疑惑，却又更深了一層，暗忖他如此重視藍蛛，倒像是這種毒物，還有很大的用處似的，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要知道方敏本身，爲人正直，將己之心，比人之意，自度絕不會去養這種毒物，非但不會養，見到了立即誅殺，猶恐不及，而正派中的第一人物，極樂眞人却會對這種邪惑的物事，大感興趣，豈非異事？因此他心中才疑惑不已。正就是憑着一點疑惑，後來竟挽救了一場武林浩刦！這是後話，表過不提。

極樂眞人一笑，道：「好！祇要死蛛仍在，我便可放你自行，否則，却不免將你送到崑崙派手中，你可敢和我同去古墓一行？」

方敏心中坦然，道：「前輩既然如此吩咐，我有什麼不敢？」

極樂眞人又道：「老馬，令徒須要靜養，我那古墓處再好不過，何不前去？」七禽大俠和馮瑩，名是師徒，親逾父女，正愁找不到清靜地方爲她養傷，回去北天山路又太遠，一聽極樂眞人如此說，喜道：「好！」托起了馮瑩，走在前面，極樂眞人向方敏看了一眼，方敏心道：「他是怕我走在最後，會趁機溜走！」便大步踏步跟在馬算子後面，極樂眞人走到樓梯上，心內又是一動，暗忖自己認作了什麼壞事都幹的人，因此才這樣對付自己，也就放過不再深思，唯獨那藍蛛一事，仍是疑慮未去。

三人魚貫下了樓，祇見掌櫃的和店小二兀自在櫃內簌簌發抖，馬算子道：「掌櫃的，樓上的傢俬或有損壞，這裏有十兩銀子作爲賠損！」手一探一揚，「叭」地一聲一隻元寶便嵌在柱上。來到街上，行人盡皆趨避，馬算子心急爲愛徒覓得療傷之地，也不理會那麼多，一直出了城。

那一條路，方敏前晚曾跟極樂眞人和馬算子走過，不消多久，便翻過了那個高坡，來到了那座古墓之前。一來到墓前，方敏便是一驚。

他清清楚楚地記得，當他誅了藍蛛，離開之時，曾將石碑推回原處，但此時那石碑却整個地倒在一邊，不但倒在一邊，而且斷成了兩截，那斷痕異常奇特，不像是被人一掌砍斷，因爲若是一掌砍斷，裂處必有石紋，但又不像被削鐵如泥的寶劍寶刀所斷，若是如此，斷口一定平整，如今那石碑斷口，却像是被什麼鈍刀，用力硬生生砍斷的一般。

方敏一驚之餘，不由得「啊」地一聲，叫了出來，祇聽得極樂眞人在背後冷冷地道：「又有什麼話要講啊？」

方敏聽出他這句話中的意思，是指自己又要編造些什麼故事，來騙他相信，方敏自度以誠待人，却不料會得不到人家的相信，心中也不免有氣，「哼」地一聲，將要講的話，全都忍了下去，但心內確實奇怪不止，不知道自己離開之後，又有什麼人到過這古墓之中，自己離去的時候，特地將入墓的石碑移動，就是怕被黑道上人物，發現墓中有藍蛛這樣的毒物之故。如今可謂前功盡棄了！一面想，一面跟着七禽大俠馬算子，踏進古墓中去，才下了幾級石級，便覺得情形大是有異，用力嗅了嗅鼻，鼻裏便聞到了一股異樣的幽香，那股香味，奇特得令人難以形容。祇覺似麝非麝，說不出來的舒服，但同時也使人感到說不出來的訝異。

方敏心內越想越奇，因爲上次自己下這古墓中，誅殺藍蛛之時，古墓中並無這種氣味，難道那麼香的味道，竟會是藍蛛死後所發的麼？

那石階雖然爲數甚多，但不消片刻，便已到了墓底。七禽大俠馬算子走在前面。本來，馬算子身材甚是矮小，未必能將方敏的視綫遮住，但因爲他手上托着馮瑩，因此便令得方敏看不清墓中的情形，祇聽馬算子突然「咦」地一聲，尚餘一級石級，却不跨下，回過頭來道：「牛鼻子，你說此墓中向來沒有人，怎麼會有一個女子，躺在石室中？」

極樂眞人也是一楞，道：「不會吧，咱們下去看看！」

馬算子這才向前一躍，方敏也跟着來到了石室之中，果然，石室的一角上，躺着一個女子秀髮如雲，面向牆壁，看不清臉面，但是方敏一見那背影，便是一怔，脫口道：「葉姑娘，你怎麼會在此處？」

馬算子此時也已將馮瑩輕輕地放到了地上，令她倚牆席地而坐，剛要向那女子走去，聽得方敏如此說法，停住了脚步，疾轉過身來，沉住了聲音問道：「你說這女子是誰？」

方敏也正想弄明白馮瑩所中的那一「血手印」，是否葉映紅所下的毒手，他若不是一個光明磊落之人，此時必然會因爲馮瑩中了「血手印」，而代葉映紅隱瞞身份。

但他不是這樣的人，因此據實答道：「她便是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

馬算子面色即一沉，又轉問馮瑩道：

「阿瑩，是不是她？」馮瑩轉過頭去，向那躺在地上的女子背影，看了一眼，葉映紅曾和她在那所紫色石室的後花園中惡鬥，並還在月洞門口，以寒玉七削了她一隻手指去，她自然認得出葉映紅的背影，點了點頭，道：「我右手小指，便是她削去的。」

她因爲未曾親見向自己暗算的人是誰，所以也不講那「血手印」正是她所發，馬算子道：「這就是了，除了她以外，誰還會下這種毒手！」方敏急道：「馬老前輩，還要問清楚才是！」

馬算子道：「這個自然，我豈會胡亂怪人？」跨前一步便來到了那女子身旁。

此時，方敏祇替葉映紅担心，却忘了自己的事，直到極樂眞人「哼」地一聲冷笑，道：「你且莫待人高興，且看看石室中有沒有死藍蛛再說！」方敏猛地省起，四面一看，不但不見了死蛛，連那兩隻金絲籠，也不見了踪影，不但如此，他記得以七孔刀將藍蛛殺死之後，還留了一地似血的藍色液汁，但如今石室地上，却是乾乾淨淨，什麼痕跡也沒有！

方敏心內更是大異，一時之間，答不上話來，剛抬頭向極樂眞人看去，祇見極樂眞人臉上，閃過了一絲其怒無比的怒容，目中竟隱隱射出幾縷兇光！但這副怒容，却在一刹那間便轉了過來，祇是沉着臉，又大有一代宗主的氣度。若是祇照他剛才的怒容來看，則根本不像是正派中的高手模樣！

方敏見到了極樂眞人這般模樣，一面心中奇怪，一面道：「那死蛛在我離開時，確是在此的，不知——」才講到此處，祇見極樂眞人衣袖拂起，一股大力，當胸撞到，方敏萬料不到極樂眞人會突然的向自己以這樣巨大的力量來襲，一個踉蹌，便被大力湧出，急忙想收勢時已自不及，「蹌蹌蹌」向後直退出七八步去，「砰」地一聲，撞在石壁之上。

若不是他一見自己收勢不住，知道非和石壁相撞不可，將背部與石壁相撞之力，消去了一大半的話，就這一撞，已經要震動內臟，身受重傷！方敏驚魂甫定，但是尚不待他開口，石室中突然又響起了一陣厲嘯，方敏自然一聽便聽出那陣厲嘯，是自己七孔刀所發，同時，眼前精虹驟生，七孔刀已幻成一道銀光，挾着「呼呼」風聲，電射而至，方敏大驚之餘，想要躲避，那裏還來得及？

祇覺頰邊一涼，「叭」地一聲響，待到覺出並無任何地方受傷時，方才看清，那柄七孔刀已然沒入石壁尺許，而剛好在自己頭旁擦過！

他自然明白這一下非是極樂眞人拋得不準，而是極樂眞人故意如此。

須知相隔丈許，要丟刀中人頭部不難，但是要丟刀恰在人頰旁擦過，事先又未約定，却是極難之事，因爲對方若是一個趨避，便會失算，所以出手之快，簡直不可思議，而且七孔刀並不是什麼削金斷玉的利器，而竟然能入石壁尺許，可知極樂眞人內功之深，簡直也是不可想像，方敏心中佩服，一則却仍以爲極樂眞人身份，不應該一見死蛛不在，便對自己如此威嚇，剛要開口，忽然聽得馮瑩却「咦」一聲，道：「師傅，不是她！」本來馮瑩雖然藉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兩大高手之力，將體內毒氣逼出，身子却依然虛弱不堪，講話的聲音極是低微，方敏不應該聽得見。

但自從極樂眞人將七孔刀發出之後，聲勢之驚人，無以復加，不過七孔刀一插在石壁上之後，石室內却又靜到極點，從極動到極靜，剛好馮瑩一開口，方敏自然聽見，一聽馮瑩說那女子不是葉映紅，不禁轉頭望過去，一看之下，心頭也不禁一跳。

原來那女子看來周身軟弱無力，兩眼似開非開，似閉非閉，也已倚牆席地而坐，雖然體態和葉映紅一般無異，但是面目却截然相反，美貌之極，光是長長的睫毛，襯着似開非開的鳳眼，已然不是其他的美貌女子，所能比擬，更不要說葉映紅的那副醜怪面目了！同時，右手還緊緊地握着一柄長劍，那柄長劍的顏色，也奇怪到了極點，竟不像是五金所鑄，因爲其色碧綠，看來竟像是一條上佳的翡翠，而且形狀也怪，劍身上並無劍脊劍鋒之分，如同一根葱，渾圓修長，極是悅目。

這柄怪劍，也不是葉映紅所有。因此方敏心中，立即認定了這個女子不是葉映紅，也道：「奇了，當眞不是葉姑娘，却不知道她是誰？」轉過頭去，道：「極樂道長，這女子既然在我離去之後，進入古墓之中，死蛛被誰取去，祇要問她一問，便不難明白了！」

極樂道長「哼」地一聲，並不回答，但馬算子却接口道：「不行了，這女子已被人以絕頂內功，震得神經混亂，此時尚昏迷未醒，祇怕醒後，連她自己姓什麼叫什麼，都回答不上來哩，怎能爲你證明你離開時，死蛛尚在墓中，未爲你取去？」

方敏聽得心中駭然，暗忖馬算子號稱老少神醫，所言當然非虛，但不知誰對這樣一個年輕少女，下此毒手，而這個少女，又不知是那一門、那一派的？想了一想道：「那也不怕，這姑娘手中那柄寶劍，如此怪異，馬前輩，可知她是那一派的人物，一追尋，不是照樣可以找到盜蛛之人麼？」

馬算子一俯身，將她手中那柄翠綠欲滴的長劍取了下來，伸指一扣，却又發出淵淵之聲，仔細端詳了一會，向極樂眞人道：「牛鼻子，武林中那一派有這樣一柄神劍，你可曾聽說過？」說着，將劍平托在右掌上，左手中指在劍柄上一彈，那劍便帶起一股寒風，平平穩穩，向極樂眞人飛來！

極樂眞人袍袖一拂一捲，已將長劍裹住，握住劍柄一看，也是講不出名堂來，方敏在一旁也暗暗稱異，心想在旋風島時，溫婆婆閒來曾將天下各大門派的武功長短，和自己細心數說過，那一門那一派有什麼利器，也都詳細說過，却是從來也未曾提到有這樣一柄色作翠綠，形狀怪異的長劍！

極樂眞人看了一會，道：「此劍寶光內蘊，較諸崑崙派鎭山三寶之一的寒玉七首，猶有過之，祇是……非但不知它是那一門那一派所有，連武林至寶中有那麼一柄寶劍，也未曾聽說過。多半是前古奇珍，失落千餘年，重復出世，是以我們認不

出是什麼劍來！」

馬算子道：「牛鼻子說得有理，但這樣一來，此女究竟是什麼人，也就無法知道了！」

極樂眞人點了點頭，順手將那柄翠綠長劍，在石壁上一插。

這一插，任何人皆可看出他絕未用力，但是劍尖却已沒入寸許，極樂眞人一鬆手，長劍便是一陣抖動，但覺碧光繚繞，耀目生花，當眞是見所未見的前古奇珍！

看官，此時在石室中的諸人，皆不知道那個女子是誰，但如果魔母溫魂和紅掌祖師也在此處的話，當然可以認出這個女子，實則上正是葉映紅！葉映紅本來就是一個美麗無比的少女，因爲她常年戴着「葛蛽蓋」，所以才顯得奇醜無比。方敏雖然和她相處日久，却也始終不知個中秘密，世上能知她眞面目的，怕祇有她師傅紅掌祖師，和魔母溫魂兩人！

葉映紅何以會在這座古墓之上，突然出現，她又如何會被人以絕頂內功震蕩，以致神經錯亂，以及那柄翠綠的寶劍，又如何會在她手中，緊緊地抓着，本書以後，自有交代。

却說當下衆人俱都猜不透那美貌少女是誰，也祇好等她醒來，希望她雖受絕頂內功震蕩，但尚不致於什麼都忘得精光！

約莫過了小半個時辰，葉映紅才張開眼來。她一張眼，馬算子便長嘆一聲，道：「不濟事了！」

不但馬算子如此說法，連方敏也看出，因她眼神散亂，顯然心中迷茫已極，根本不知道身在何處，以致自己是什麼人，一骨碌坐了起來，向衆人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道：「各位好啊，儘看着我做什麼？」

她一出聲講話，倒又將馮瑩和方敏兩人，嚇了一跳，原來那聲音嬌脆動聽已極，却分明又是葉映紅的聲音，但終究因爲面目相去太遠，所以兩人却想不到葉映紅就是眼前這個美貌少女！

葉映紅講了一句後，轉過頭去，一眼瞥見了插在牆上的那柄寶劍，突然呆了一呆，像是想起了什麼事情來一樣，才叫道：「好劍啊！」慢慢地向那柄長劍走去。

馬算子低聲道：「別驚動她！看來此女功力甚是深湛，因此雖受絕頂內功震蕩，但是武功祇失了一小部份，腦中也不如我想像中之混亂，看她取了寶劍之後，能否憶起往事來！」

衆人皆屏氣靜息地等着，祇見葉映紅來到長劍旁，一探手，便將長劍取了下來，伸指一扣，又道：「好劍！」

馬算子立即道：「姑娘，這柄劍本是妳的，敢問喚作什麼劍？」

他這兩句話，也是以絕頂內力逼出，聲音綿綿不絕，他是希望以自己的功力，令得葉映紅清醒過來，但葉映紅仍是茫然無覺，一笑道：「尊駕別說笑，我怎麼會有這樣的好劍，眞的，此劍喚作何名？」

馬算子和極樂道長兩人對望一眼，馬算子又道：「姑娘你是什麼人？是那一位朋友門下？」

葉映紅又是一呆，自言自語道：「我是什麼人？我是何人門下？我是什麼人……」翻來覆去唸了好幾遍，才抱歉似地一笑，却並不回答。

馬算子嘆道：「當眞不出我所料，凡是神經大受震蕩之人，雖然會忘掉許多東西，但是一生中重大的事情，却仍是有印象的，這柄寶劍如此神奇，正應該在她腦中留下一個極深的印象才是，剛才她一見這柄寶劍時，曾呆上一呆，怕正是這個緣故，但她終究未能憶起過去來！」

方敏道：「馬前輩，你老人家號稱神醫，難道也沒有辦法麼？」他因爲那少女聲音，體態，沒有一處不似葉映紅，心中隱約感到她可能和葉映紅有點關係，他心腸甚好，對那少女的遭遇，極表同情，再則，死蛛到了什麼地方，被什麼人盜去，也可從她口中，探出消息來，是以方敏希望號稱「神醫」的馬算子，能有辦法將她醫愈。

但馬算子却搖了搖頭，道：「如此病症，祇怕華陀復生，也是無法可想，除非突然間有了什麼她過去極之驚恐，或是極爲歡喜的事，又重現在她的眼前，她才有可能在刹那之間，恢復一切記憶！」

方敏怔怔地望着葉映紅，心中覺得可惜之極，葉映紅却將劍仍插在牆孔之上，自言自語道：「咦？我在這石室中做什麼！我該走了，但我又該上什麼地方呢？」

馬算子心頭突然一亮道：「你們別動，讓我來試一試她的武功是什麼家數！」

向前跨了一步，「呼」地一掌，向葉映紅當胸擊到，葉映紅身子猛地向旁一側，反掌來迎，掌亦極是强勁，馬算子並不退避，「叭」地一聲，雙掌相交，兩人一齊向後躍退，葉映紅叫道：「喂，你這人好沒來由，我與你素不相識，你爲何對我突施偷襲？」

馬算子並不回答她，祇道：「奇了，她學的是那一門內功，我竟試她不出！」

本來，以北天山七禽大俠的見識而論，各大派的武功，一試便知。但是紅掌祖師的內功，乃是偷自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在一間不知多少年來，未有人進入的藏經室中偷來的，世上並無另傳。而武林中除了知道「血手印」功夫，是他的擅長之外，也確乎不知道他的內功是何門何派，葉映紅是他的徒弟，當然內功是和她師傅一個路子，所以馬算子竟然試不出來！

這樣一來，葉映紅的身份，便再也無人認得出了，方敏也祇好暗暗嘆息，心想這樣美貌的姑娘，一定有心上人，她自己自然沒有苦痛，但如果讓她的心上人知道了這種情形，心中不知怎麼個難過法哩！

葉映紅却已一個轉身，向出口處走去，道：「你們這些人，好不講理！」

馬算子忙踏前一步，道：「姑娘，這柄劍——」講到此處，頓了一頓，續道：「是我送給你的，你收了它吧！」

葉映紅回過頭來，滿面喜容，道：「眞的？」

馬算子道：「我那裏會騙你？你拿着用吧，祇是留神別給人搶去，要不要我授你幾招劍法？」

極樂眞人、方敏和馮瑩三人，心中均大是奇怪，極樂眞人道：「老馬，你七禽門的絕技，怎可胡亂傳人？」

馬算子道：「牛鼻子你有所不知，此女不似壞人，那劍又本是她的，但她武功，在神經大受震蕩之後，不免失去一部份

，他的親人要知她下落，唯有憑此一劍打聽，若是她無力護住此劍，落入黑道中人手內，豈非更是麻煩？所以我才想破例傳她兩招劍法，雖然說不上什麼凌厲，但是却有一件好處，那兩招劍法，用來防身，再好沒有，而且此劍鋒利若是，除非眞遇到了高手，劍便不會被對方奪去！」

他話才講完，馮瑩便道：「師傅，你所說那兩招劍法，可是『袖裏飛月』和『海心躍日』那兩招？」

馬算子點了點頭，道：「不錯！」

馮瑩「嚶」地一聲道：「師傅，這兩招去年我要你教我，你都不肯，如今却去教這樣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我可不依！」

馮瑩的氣量，本就窄小，那「袖裏飛月」和「海上躍日」兩招，實則上不但可以在劍法上使用，任何兵刃，甚至肉掌，也可依法而使，效果一樣，稱之為「日月固身絕招」，是馬算子早年闖蕩江湖時，挖空心思，創下的絕招，師門絕技，自己尚未學到，便要傳給別人，馮瑩心中，自然不大高興。

馬算子一笑，道：「阿瑩，你又來小氣了，我不肯授你這兩招，是因為這兩招，祇堪防身，與人相鬭，立於不敗之地而已，却不是上乘武功，若是授了你，你一遇敵，必然使這兩招，却於武功進益，大是無補！」

馮瑩給乃師講得無話可說，但心中仍是不服，道：「師傅，你要授她這兩招，無非是因為她來歷不明之故，但我就不信她身上沒有一點東西，是可以證明她的身份的！」

一言提醒了馬算子，道：「不錯！阿瑩，你且起來，在她身上，搜上一搜！」

馮瑩掙扎着站了起來，向方敏一笑，道：「敏哥，過來扶我一扶！」方敏想不到她不叫師傅扶持，却叫自己去扶她，呆了一呆，才走過去，將她扶近葉映紅，馬算子將這情形看在眼內，暗暗點頭不已，

葉映紅却一步退開，碧劍一搖道：「你們兩人想做什麼？」

馬算子知道是講不明白的，手一伸便封住了葉映紅的「肩井穴」，馮瑩連忙走了過去，在葉映紅上上下下，仔細搜摸一邊，照理，葉映紅身上，東西極多，不但有那七隻鐵箱中取出的物事，還有從馮瑩身上偷來的七禽門掌門令符，更有她姐姐葉映紫在「愛紫亭」中留下的紙條等等，但是馮瑩仔細搜了一遍，却一樣東西也未曾發現，這才嘟起了嘴，道：「我不管了，那怕你將她收作徒弟也好！」她在馬算子面前，原來是撒慣了嬌的，馬算子當然不以為忤，一伸手又解了葉映紅的穴道。

此時，葉映紅不但對自己過去的事，心中茫然，就是對眼前所發生的事，反應也是遲鈍之極，過去的機靈聰敏，盡皆失去，穴道被解開之後，她也不發怒，反倒微微一笑。

馬算子搖了搖頭，道：「我剛才說要授你兩招防身的劍招，你要不要學？」

葉映紅點頭，道：「自然要的！」

馬算子道：「好，你跟我來！」身形掠起，便向古墓之外竄去。

方敏知道他不肯讓本門絕技，隨便外洩，其所以肯慨然贈給那美貌少女，當然是因為同情她的遭遇，心中對他行事，好生敬佩。

馮瑩却心中仍是不高興，一個轉身，仍由方敏扶着，倚牆而坐，極樂眞人向她看了一會，道：「阿瑩，你重傷在身，切忌分神，從現在起，便須閉目養神，要不聞不問才好！」

馮瑩既知他是極樂眞人，自然對之敬佩已極，連忙依言而為。

極樂眞人這才轉過身來，低聲道：「方敏，你究竟將毒蛛藏在什麼地方了，除了一公一母兩隻大藍蛛外，尚有九百九十九隻小藍蛛，你說不說？」

方敏急道：「道長，我確是未曾帶走一隻藍蛛，而且那小藍蛛，我自老遠見到一眼之後，也一直沒有再見到！」

極樂道長一聲冷笑，道：「若不是那女子在石室之中，我也不會相信你的話，但你如今總已誤了我的大事，該怎麼看，你自己說！」

方敏心想，極樂眞人乃是正派中的第一人物，令得武林各派高手，無限崇仰，所說「壞了大事」當然是指死蛛可能被黑道上人偷去害人而言，便答道：「道長放心，我身上要事辦完之後，那怕要費我一生時間，也必然將偷蛛之人除去，免得他為害世人！」

怎知言方出口，極樂道長便「呸」地一聲，道：「誰說的那個！」但一講出來，似知自己失言，改口道：「那也用不着你瞎操心！」

方敏此時，更是發覺極樂道長行事，比馬算子不知要相去幾許，可能他武功勝過馬算子一籌，但如果說人品，却是不及馬算子多多了，但他當然不會講了出來，反問道：「不知道長之意如何？」

極樂眞人沉住了聲音，道：「我化了兩年時間，才養出那九百九十九隻小藍蛛來，却輕易失去，那藍蛛不但於我一人，大有用處，而且關係整個武林，你必須為我再去捉一對大藍蛛回來！」

方敏見講了半天，他仍是關心那一對藍蛛，便道：「那也不難，我本身事完之後，一定替你去捉便了——」

極樂道長面上稍露笑容道：「方敏，你可不要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那藍蛛乃是罕見的毒物，天下祇有滇南高黎貢山，七絕谷，一個萬丈深淵之中才有，捉那藍蛛，須要親身下七絕谷底，才能捉到！」

方敏根本不知道那七絕谷是什麼地方，那深淵又是怎樣的，祇感到既然使得極樂道長的藍蛛失去，再幫他去捉一對，也是應該的事，便道：「不管怎樣艱難，我既已答應，當然該為道長去擒來！」

極樂眞人道：「好，你自己的事，幾時可以辦完？」

方敏一算，離開旋風島之時，曾答應溫婆婆，四個月就回去，如今幾乎已然躭擱了近兩個月，尚未將崑崙聖書取到。但是已然確知崑崙聖書，是在雲南昆明，筇竹寺中，一到那裏，大概可以取到，歸途若然沒有什麼事發生，兩個月後，便可到達旋風島，便道：「在三個月後，就可為道長去捉藍蛛了！」

極樂眞人道：「好！三個月後我在武當山極樂觀中等你，我和你一起前去！」

方敏本來心中着實疑惑，眼前此人，是不是眞的極樂眞人，但一聽他約自己三個月後，在武當山極樂觀中相見，便暗笑自己多疑，想了一想，道：「後輩在這兩三個月中，尚須往返數千里，祇怕難以將藍蛛擒到奉上，可否展期些時？」

極樂眞人一笑，道：「你當是三個月後，我叫你帶了藍蛛，一起來見我麼？」

方敏愕然道：「不然怎地？」

極樂眞人笑道：「你也當眞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憑你一人之力，豈能將藍蛛捉到，須你相助！三個月後，你來武當見我，我再和你一齊前往滇南高黎貢山，七絕谷中，去捉那藍蛛！」

方敏見他講得如此鄭重，便道：「我三個月之後，定來武當謁見前輩罷了！」

極樂眞人道：「這就好，我給你一面令符，你到武當山之後，展視此符，便可直入極樂觀，到我練功之室，不會有人阻你！」一面說，一面從懷中摸出一面竹牌來，那竹牌長才二寸，上面却刻着一個和眼前極樂眞人一模一樣的道士，正在張嘴大笑。

方敏猛地想起了那神情和古墓石上所畫的那個人像，一模一樣，深悔自己見識淺，才誤了極樂眞人的大事，但既而想起三個月後，便可以和這個一代高人，從武當直赴滇南，沿途定可得益匪淺，心中又不免高興，謝了一句收下，墓口已傳來馬算子的聲音，道：「姑娘，你已將這兩招學會，自顧自去吧！」接着，便是葉映紅的答應之聲，馬算子已然走了下來，一入石室，便道：「牛鼻子，這小娃子雖在溫老魔門下，却不類是說謊之人，不要難為他也罷！」

極樂眞人道：「老馬，你號稱神醫，自然知道那藍蛛雖具劇毒，但是也可以毒攻毒，取牠胆汁可以製成解毒的靈丹！」

馬算子道：「我當然知道江湖上祇傳說在武當山上閉關不出，却不料你在這兒養毒蜘蛛，其實藍蛛胆汁雖可解毒，效驗不大，失了也罷，由得這小娃子走罷！」

極樂眞人好半晌才道：「好，老馬，你既然為他求情，難道我還能不聽麼？」

馬算子忙道：「牛鼻子，這是什麼話？」兩人相視大笑，馮瑩在一旁抱元守一，凝神練氣，當眞是不聞不問，連兩人的笑聲，都未曾聽進去，當然未曾聽見極樂眞人和方敏的低聲笑談。

方敏見極樂眞人剛才和自己講得好好的，祇要自己肯和他一起去高黎貢山七絕谷捉藍蛛，便可無事，此事却好像全是看在馬算子的面上，才不與自己為難一般，心中又不免疑雲陡起，祇得自己對自己道，祇怕事關機密，連馬算子都是不被他知道的好，所以極樂眞人才不對他直言？想了一想，也就放過，行了一禮，道：「多謝兩位前輩，晚輩告辭了！」

馬算子道：「咦，那柄七孔刀，你不要了麼？」

方敏回頭向被極樂眞人一丟之力，插入石壁中的七孔刀看了一眼，心中想了一會，毅然道：「這柄刀上，既然沾了劇毒，我不要了！」

馬算子一笑，道：「小娃子，別慷他人之慨，這刀是你的麼？」

方敏道：「不錯，刀是溫婆婆的，但我和她一說，她必定不致於責怪我！」

馬算子面色嚴肅，道：「小娃子，你別太天眞了，刀雖然有毒，你帶着又不用，又有何妨，若是溫老魔知你將刀失去，祇怕你死無葬身之地！」

方敏心中不愉面上也為之變色，抗聲道：「馬前輩，你這話可不對，溫婆婆最疼我不過，豈會以一刀之微加害於我？」

馬算子嘆了一口氣，道：「小娃子，即使你對我的話，全都不信，你將刀帶了，與你又有何損？」方敏才這大步踏走向石壁，用力向後一拉。這一拉，却令得他滿面通紅，原來七孔刀一動都不動！並未因為他一拉之力，豁然而出。

那柄七孔刀，深陷入石壁之中，乃是因為極樂眞人用力一丟，被他內力逼入石壁之中的，並非如削石如泥的寶刃，是以本身的鋒利，穿牆而入，方敏這一拉祇用了四五成力道，自然拉它不出，定了定神，眞氣運轉，力貫雙臂，雙手握住了刀柄，再用力一拉，方將刀拉了出來，但人也向後，退出了三四步！

更奇的是七孔刀的嘯聲，却顯得異常黯啞，橫刀一看，原來刀背上七個圓孔，倒有三個，已壓成了扇圓形！可知極樂眞人剛才一丟之力，大到如何程度，馬算子道：「把刀給我！接過刀去，連捏三下，他是將內家罡氣練成的人，那一捏之力，當然絕大，再將刀還給方敏時，三個孔洞，又已成了圓形。

方敏對眼前這兩人的武功，更是佩服，又行了一禮，才出石室而去。他却不知馬算子以指捏洞，固然必須有極上乘的內功，方能做到，但其中也有取巧之處，因為方敏才用力將刀從石壁之中抽出，那刀嵌在石壁之中，如何緊法，抽出之時，刀身兩旁和石壁摩擦，已然生出高熱，令得刀身稍稍變軟，馬算子才能一下子便將刀孔捏成滾圓，否則，至少也要化上半個時辰的工夫，才能將刀弄圓哩！

却說方敏出了古墓，心想再不能躭擱了，在貴陽城中，生出了那麼多事來，崑崙派還有三大高手，要找自己算帳，不如抄小路繞過貴陽城，逕奔昆明而去也好得多，走出幾里路，向人問明白了小路的途徑，那小路其實根本連路也沒有，全是山地，若是叫人走來，祇怕更是費時失事，但方敏的目的，却是在於避免生事，多躭擱些時候，他此時却還不在乎，再走出幾里，已然一個人也遇不上，索性展開輕功，加緊飛馳，一直到天黑，更是荒山野嶺，景象奇幻，荒涼已極，方敏心想這種地方，若不是有極好的月華，夜間却是無法趕路，不如尋一個山洞，宿上一宵再說。

等他打定主意，要尋山洞過夜時，天色已然十分黑暗，但是在朦朧中，却還可以看清些物事，但附近祇是亂石成堆，並無山洞，又向前走去，轉過了一個山角，却已然天色漆黑，什麼都看不清了。

方敏無法可想，心想祇得就近找一棵樹，就在樹上歇息一晚也是一樣的，抬頭向附近的幾棵樹看去，忽然見到一條長約三尺的碧光，形如大蔥，在一株樹上顫動。方敏心中一動，暗忖難道那少女也來到了這裏？因為這條綠光，看來正像是那柄

形狀奇特的寶劍所發。

向前走了兩步，又停了下來。本來，方敏想結識那位少女，但是繼而一想，如今天色已晚，那少女必定是在樹上休息，自己何必打擾她？但當他停下來的時候，忽然又聽得「唰」，「唰」兩聲，那條綠色的光芒，突然掣動起來，兩堆黑黝黝的物事，應聲而下，顯然是兩大枝樹枝，被削了下來。

接着，便聽到一個憂鬱之極，悅耳之極，令人大生同情之感聲音，喃喃道：「我是什麼人呢？我應到什麼地方去呢？」

此時，方敏祇聞其聲，未見其人，若不是經過日間在石室中的那些事，他一定毫無疑問地叫出「葉姑娘」來了，但他現在却知道在樹上的，並非葉映紅，而是不知被那一個高手，以絕頂內功，震到神經錯亂，記憶盡失，連身份來歷，俱都無法知道的那個美貌少女！

其實，那少女就是葉映紅本人，不過此時連葉映紅自己都不知自己是誰，方敏當然更不會知道。他祇知樹上少女，並未睡着，便出聲道：「姑娘，原來你也走到這條路上來了？」

一言甫畢，一道碧虹，從樹上飄下，正是葉映紅手握那柄奇劍躍了下來，劍上碧瑩瑩的光芒，映得她滿臉都成了青色。

一個人的臉是青色的話，應該是恐怖醜陋之極的了。但葉映紅實在因爲生得秀麗過人，所以雖然劍上的光芒，將她的臉龐，映成了青色，却非但不見難看，反倒更現出一種不是人間應有的美麗來，向方敏望了一眼，道：「你是誰？」

方敏道：「我叫——」他見任何人，都自道姓名「孔七刀」，連在尚金花面前，都是如此說法，但此時，他說了「我叫」兩字之後，突然感到，在這樣一個如此美麗，如此純眞的少女之前，如果有一個字謊言，便是對上天的褻瀆，因此略爲一頓，便接下去道：「我叫方敏。姑娘你想不起自己叫什麼了麼？」

葉映紅面上顯出茫然之色，搖了搖頭，道：「我想不起了。」

方敏想帮她恢復記憶，道：「你姓什麼啊？難道都想不起了？」

葉映紅此時祇覺心中空洞洞地，以往的一切，全都成了一片空白，連一點影像都沒有，越是和她自身有關係的，便越是空白得厲害，呆了半晌，反問道：「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啊？」

方敏心中暗忖，這少女生得如此美麗，以前一定是一個聰慧絕頂的人，現在雖然不致於痴呆，但是却一定大不如前了，着實爲她可惜道：「我們現在是在貴陽城的近郊，再向前去便進入雲南境界了！」

葉映紅對這些事，倒還是記得的，道：「噢，我知道了，貴陽城是雲貴兩地，數一數二的大城市！」

方敏心中一喜，以爲她已可記起自己的事來，但是葉映紅立即反問道：「奇啊！我在這裏做什麼呢？」

方敏心想，這個問題除了你自己以外，誰還能代你回答？祇見對方緊鎖秀眉，像是拚命思索，也不得要領一般，心中不忍，勸道：「姑娘你不必去想了，北天山老少神醫馬算子說，如果你遇到了以前最令你高興，或者是最令你恐怖的事，你便會突然間復原的！」

葉映紅聽得他祇是開導自己，心中頗是感激。神經大受震蕩，（失去記憶一事，並非作書人杜撰至今仍有此類病症，會將以前自己的一切，全都忘去，但是性格、愛好，和一切小動作之類，有時却還會保存下來。）葉映紅以前曾鍾情於方敏，此時雖然認不出眼前那氣度軒昂的年輕人，就是自己的心上人，但是她心中也感到了方敏的可愛。因此嫣然一笑，道：「但願如你所說，剛才我越想越難過，是以才以劍斬樹的！」

方敏一笑道：「難過又有什麼用？」

葉映紅覺得和他越講越是投機，問道：「方俠士，你是那一門那一派的？」

方敏道：「是旋風島主教我武藝！」

葉映紅一聽「旋風島」三字猛地一驚，面上變色。方敏看見大奇，道：「咦？旋風島便怎麼了？你爲何一聽便吃驚？」

葉映紅道：「我祇記得，旋風島三個字，和殺人不眨眼分不開的，大概那旋風島主，是天地間第一惡人吧？」

方敏忙道：「你講錯了，旋風島主，是天地間第一好人！」他口中雖這麼說，但心中却仍不免納罕。

以前，當葉映紅、馮瑩、馬算子等人，向他提起溫婆婆是邪派中出名心狠手辣之徒的事時，他根本連考慮都不考慮。

此時，他心中雖然固執地深信溫婆婆不是壞人，但是却不能不想這個問題了，因爲對方在這種時候，是不可能再講話的，當然更不會惡意詆譭。但是由於他對溫婆婆的感情，實在太好，因此也祇是一想算數，祇當有那一個島，也是叫作旋風島，或是同音不同字，那島的島主却是一個窮兇極惡之人，所以對方才會如此說法。

葉映紅也一笑道：「那怕是我記錯了，殺人不眨眼的人，也不會有你這樣好徒弟的，眞糟糕，什麼事情，不是記不起來，就是記錯了！」

方敏又安慰了她幾句，正想勸她再上樹歇息時，忽然聽得不遠處傳來「轟」，「轟」，「轟」三聲悶響，冒出了三團火光，那火光一冒起，便不熄滅，定睛一看，乃是三個大得不能再大的火把，照得周圍通明，方敏一見連自己也被火光照到，因爲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唯恐被人發現，連忙拉葉映紅，身形閃動，躲到了那株大樹後面，探頭去看。

祇見火光掩映中，一個身材高大已極的人，揮舞着一柄長可七尺的大關刀，風聲呼呼，刀光掠過之處，那粗可兩人合抱，燒得滋滋作響的大火把上所冒起的火頭，全都爲刀上勁風所吹，「嗤嗤」亂冒，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一刀斷五岳單窮！奇道：「咦，她在這裏做什麼？」

葉映紅聽了，立即問道：「這個人兇神惡煞也似的，你也認得她麼？」

葉映紅一講話，方敏才覺得自己仍然握住了人家的纖手，連忙鬆開時，葉映紅也已發覺，兩人相視一笑，俱都紅了臉，葉映紅祇覺得心頭一般說不出來的甜蜜滋味，但方敏心中，却覺得徨恐已極。

在他心中，想要結識葉映紅，純粹是出於一種想帮助這個無依的少女的心理，

絕無情愛之心在內。因爲直到如今爲止，尚金花在他的心目之中，依然佔據全部位置，他不會再去愛上第二個姑娘的，因此才會覺得徨恐，想要解釋幾句，又覺不便啓齒，正在尷尬的時候，祇聽得葉映紅道：「看，那人停住了，啊！原來是個老太婆！」

方敏也轉過頭去，祇見單窮提刀兀立，威風凜凜，宛若天神也似，頓了一頓猛地將刀向地上一砸，正好砸在一塊大石之上，「叭」地一聲，將那塊大石砸得四下紛飛，高聲叫道：「混帳小子，不是看中了我這柄玄鐵大刀麼，怎麼還不來取？」

她也在旋風島上，住了多年，再加天生的大嗓門，功力又高，時值夜間，在深山之中，她那麼一叫，聲勢之猛惡，無以復加。樹上的鳥兒全都被震得「撲簌簌」地飛了起來。餘音在耳際「嗡嗡」作響，方敏低聲道：「這人叫作單窮，力大無比，和我同在旋風島上住過，不知是什麼人那麼大胆，敢來要她手中的玄鐵大刀？」

葉映紅祇是怔怔地聽着，又像知道單窮其人，又像是不知道。方敏話剛講完便聽得老遠一聲尖嘯，一個搖曳不絕，尖利已極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老賊婆！我來了，你急什麼？」語言凄厲之極，初起之時少說也在一里以外，但是幌眼之間，便如洪濤一般，自遠而近傳了過來，接着，一條人影，電也似疾，在一個火把之旁掠過，火頭爲之竄起老高，已然在離單窮丈許開外處站定，身法之快，確是罕見。

方敏定睛一看，祇見來人是一個書生打扮，青滲滲面皮，陰沉沉的中年人，正是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但是却不知怎的，右耳已被貼頰削去。心中更是一震，暗忖他怎麼也來了？而且還會失了一隻耳朵？正想回頭和葉映紅說來人是誰時，葉映紅已然低聲道：「奇了，此人我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似地？」

在她洞庭湖的木排之上，爲白骨神君所傷，在君山養好了傷，離開之後，又幾乎傷在白骨神君的手上，對他的印象，自然異常深刻，但却還不足以引起她恢復記憶，祇是依稀覺得那人面熟而已！

方敏低聲道：「那人乃是宇內四邪之一的白骨神君！」葉映紅又將「白骨神君」四字，唸了幾遍，終於搖了搖頭，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那白骨神君何以突然會在此處出現？此事不但和方敏如今有關，而且，和本書以後的情節發展，有極大的關係，作書人若不在此趁機表明，後文又多一啞謎，是以祇得暫且撇下白骨神君和一刀斷五岳單窮見面以後，發生了些什麼事情不提。

且說白骨神君，當日在君山，找不到葉映紅的踪跡，四處亂闖，居然被他闖到了葉映紅養傷的那個山洞之中，其時方敏已然離開，他一到洞口，便望見洞內似有幾隻大鐵箱在，心中一喜，身形閃動，向前一滑，便是丈許，但到得洞內，定睛一看，七隻大鐵箱，隻隻都已經被打了開來，而箱中却已經空空如也！

白骨神君心中本就怒極，這一來，更是火上加油，試想他兩次得到了七隻大鐵箱，將找到崑崙聖書的希望，全部寄在那上四隻大鐵箱上，但是第一次，七隻大鐵箱被紅掌祖師師徒兩人，在塞外攔路劫去，第二次，又被葉映紅以狡計騙到手中，南北奔走數千里，心血白費，如何不怒，一抬腿「砰」地將一隻鐵箱踢出，「叭」地一聲，撞在山洞壁上，那一腿，他在怪火攻心之際踢出，足用了八九成力，將一隻大鐵箱撞得不復成形，他怒發如狂，一時性起，亂扔亂踢，將七隻鐵箱，全都拆了個稀爛，但是其中有一隻，却撞來撞去，仍有一半，未見損壞。白骨神君能位居宇內四邪之中，當然不是一個祇知一味兇蠻的人。

一見那隻鐵箱有一半竟然未損壞，心中便自大奇，將怒氣平息了一半，將那一半提起一看，祇見比其他幾隻，皆要沉重，乍看是鐵，但有幾處棱角，已被岩石撞損了些的地方，却閃出一種前所未見烏油油的光華來。白骨神君見識本廣，一見那種烏油油的光華，心中便疾閃過兩個字：烏金！

接着，便想起江湖上有關「烏金」的傳說來。白骨神君近年來雖然不很在江湖上走動，但自有一干黑道上人物去奉承他，將江湖上所發生的事講給他聽，再說他徒弟，黑天童勾生生，本身也是黑道上響噹噹的人物，又一直在江湖上行走，因此白骨神君雖然不出深山，却能知道江湖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那烏金，祇有西域才有出產，而武林人士得到烏金的，也僅有昔年崑崙七子之中的凌霄子方仙一人。

這十四隻大鐵箱，相傳是崑崙七子在崑崙派瓦解之前所密封，每人兩隻，箱中放些什麼東西，祇怕除了崑崙七子本身之外，誰都不知道，而那一隻竟有一小半是烏金所鑄，當然是凌霄子方仙的了。

崑崙派之所以瓦解，知道詳情的人，雖然不多，但一般高手，也知道是失了鎭山三寶所致，而且，凌霄子方仙，他之所以在飛雲嶺上自刎，當然是引咎自責之意，因此也所封的鐵箱，也就最值得注意的了！

白骨神君一想及此，心中大喜，力透雙掌，將附在烏金上的凡鐵，盡皆搓去，露出一整塊烏金來，約有一尺見方大小。但等到烏金全部現出之後，白骨神君又不免大爲躊躇起來，這塊烏金，看來是一個整塊，烏金面上，又未鐫着什麼文字，究竟有什麼用呢？

拿着顚來倒去，研究了半晌，居然被他發現在正中，有道其細如髮的痕跡。那痕跡，看來，似乎祇是在烏金表面，淺淺地刻劃而出，但白骨神君以指甲在那痕跡上劃了一劃，竟然將烏金分成了兩半！原來那痕跡是兩塊烏金，凑合在一起所留下來的。

烏金一被分開，白骨神君心中的高興，可想而知，祇見其中有一個小小的凹槽，槽上嵌着一顆蠟丸，取起端詳一會，捏破了蠟丸，祇見丸中是一幅摺得齊整整，薄如冰絹的白絹。

展開一看，白絹上繪着一幅地圖，那地圖並非是山川的地形，看來一格一格，竟像是一個鎭市的街道，而在那麼縱橫交錯，以黑綫劃出的街道之中，有一小塊地方，是染上了紫色。除此之外，一個字



也沒有。白骨神君昔年縱游天下，差不多的名城，盡皆去過，但要憑這樣一張圖，便認出那是什麼地方來，却不是容易的事，翻來覆去看了好一會，未明究竟。但總知道那地圖上的一塊紫色，不但和凌霄子方仙本身大有關係，而且和崑崙派、崑崙三寶，都大有干連！

想起紅掌祖師雖然得了鐵箱中的物事，但從那幅地圖，被保存得如此妥善的情形來看，其重要性，一定遠在其他任何綫索之上，心中高興，陰惻惻地笑了兩聲，藏了地圖，準備找上一個熟悉各地情形的黑道上人物，一起前來辨認，又懷了兩塊烏金，身形幌動，又出洞而去。

他在洞中躭擱了不少時間，因爲發現了鐵箱中的大秘密，全神貫注，自然不知魔母溫魂，在後山和崑崙六子激鬥一事，等到出了山洞，崑崙六子和魔母溫魂，已然分出了勝負，崑崙六子被葉映紅亮出了寒玉七引走，魔母溫魂受傷不輕，也已離開。

白骨神君出了山洞，轉過山頭，剛好來到崑崙六子和溫魂適才的動手之處，若是尋常人，動手比鬥的人早已離去，應該什麼也看不出來。但白骨神君豈比常人？一到附近，心中便是一呆，暗忖什麼人會在這裏動手來着？再仔細一看，更是駭然，因爲有幾塊大石，盡皆裂開，附近一人合抱粗細的樹，也有斷折的，一則可以想見當時動手時的激烈情形，因爲有幾塊大石，二則可以想見雙方武功之高，竟然不在自己之下！

白骨神君當時便自一呆，尋思並世之間，武功能和自己不相上下的，除了宇內四邪，以及正派中的北天山七禽大俠、極樂眞人、崑崙派三風子、凌霄子以及佛門三大高手之外，連單窮也算上，已經屈指可數，曾在這兒動過手的，究竟是誰呢？

一面想，一面來到了一塊裂開了的大石附近，那塊大石，少說也有四五百斤重，此時却已然裂成了七八塊，看來是被人以絕頂內功，生生震裂，憑自己的功力，怕還不容易做到哩！

呆了一會，忽然瞥見日光之下，有精光一閃，走過去一看，祇見一柄約七寸，其薄如紙的柳葉刀，正在草地上，閃閃生光。

白骨神君一見那柄柳葉飛刀，便已認出是魔母溫魂所用，發無不中的暗器，心中不禁大驚。他爲人縱橫江湖，爲所欲爲，什麼人都不怕，但就是對魔母溫魂一人，不能不有所忌憚，因爲溫魂武功高他一籌，而行事之狠毒，則猶在他之上，所以一見柳葉飛刀，便想到溫魂可能在附近，固然見機不好，脚底抹油，逃走還來得及，但究竟難堪，因此才不免吃驚。

不過他一驚之後，却立即定下了神來，同時，感到事情的怪異。那柳葉飛刀，打造極是費工夫，魔母溫魂視若珍寶，爲何竟肯留在此處，不拾了回去？唯一的解釋，當然是因爲走得狠狽，來不及檢拾，難道還有比她更厲害的人物，殺得她狠狽而逃麼？

白骨神君想了一陣，不明究竟，便拾起了那柄柳葉飛刀，又向前走去，不多一會，來到一個山洞附近，突然聽得洞中，傳出了一陣極是輕微的「拍拍」之聲，聽來像是什麼鳥兒在山洞中以喙鑿石壁一般，但間中却又有沉重之極的呼息之聲傳出，白骨神君側耳細聽了一會，已然肯定有人受了內傷，在洞中運氣自療，那「拍拍」之聲，正是眞氣鼓動所發。

白骨神君深知傷後還要將眞氣運到如此程度，若不是內功絕頂之人，萬難做到，心中立時起了歹意，暗忖此人不管是誰，俱是高手，難免將來與自己相遇，不如趁此機會，將他除去！

他連在洞中的是什麼人，都未曾弄清，便想將之除去，其人行事之狠毒，於此亦可見一斑，一打定了主意，便伸手輕輕撥開了山洞口處的野籐，左手揑着柳葉飛刀，還想將殺人的罪名，假借在魔母溫魂身上，怎知定睛一看，山洞中一個白髮蒼蒼，而且慈祥的老年婦人，正盤腿而坐，不是別人，正是宇內四邪之首，旋風島主，魔母溫魂，白骨神君本來力透食中二指，準備一照面便將柳葉飛刀射出，但一見洞中的人，正是溫魂，懾於她過去威望，也不由得楞了一楞。

然而就在他一楞之間，突然刷刷兩聲，兩溜精虹，已自洞中電射而出！

原來溫魂知道自己傷得甚重，若不是立即覓地療傷，更難收拾，因此便就近找了一個山洞，本也防到可能有人前來，因此在盤腿而坐，運氣療傷之前，便提了兩柄柳葉飛刀在手。祇等在山洞口中，一有動靜，不管他來的是人是獸，是親人還是仇人，都先賞上兩刀再說，連看都不看，行事之狠，又在白骨神君之上。白骨神君一將山籐撥開，她已然發現，立即兩刀激射而出。若不是她傷後勁力稍差，白骨神君萬難躲過。

饒是如此，白骨神君一見精虹陡生，中指一彈，將手中一柄柳葉刀，電射而出，「錚」地一聲，與溫魂所發的一柄在半空中相碰，落於就地，人也急忙向後退去，仍不免被另一柄飛刀，貼頰而過，祇覺頰邊一涼，同時一陣劇痛，掉下了一件什麼物事來，知道不好，伸手便摸，一摸就摸了一手的鮮血，敢情一隻右耳，已然爲溫魂所發的柳葉飛刀削去！

白骨神君這一來，心中既驚且怒，在他來說，成名多年，再將一隻耳朵失去，以後見人時，怎生向人交代？那能不怒，但同時，心中却也大爲吃驚，因爲看溫魂的情形，分明受傷不輕，但是所發柳葉飛刀，竟然仍是那麼厲害，可知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依然是個棘手人物。但如果此時不報削耳之仇，恐怕等她傷好了之後，即使自己不去找她報仇，也難免爲她尋上門來，問一個趁人於危之罪！一不做二不休，突然爆出了一陣尖銳的笑聲，道：「好哇，溫老魔，敢情是你！」

魔母溫魂見自己兩柄飛刀，電射而出之後，非但未聞得來人慘叫之聲，及到聽得「錚」一響，分明是柳葉飛刀被人反震回來，心中也是一驚，已知來的定非庸手，連忙運轉眞氣，凝於右臂，睜開眼來看時，祇見洞口人影一閃，身法奇快，更肯定有高手尋到，剛待出聲相詢，白骨神君已然發話，魔母溫魂一聽竟是白骨神君來到，心中便是一陣發涼。（未完・十三）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寧神固本
氣金丹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